三姉妹

徐白譯作ヲ三・柴田錬三郎原著・文星書店出版

三姊妹

徐白譯作之三・柴田錬三郎原著・文星書店出版

三姊妹

徐白譯作之三・柴田錬三郎原著・文星書店出版

三姊妹

徐白譯作之三

原著者　柴田錬三郎
發行人　蕭玉龍
出版者　文星書店
臺北市衡陽路15號
印刷所　榮興印刷廠
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105號
定價　每冊新臺幣20元
初版　中華民國54年12月1日

有版權　內政部登記證
內業版字第44號

徐旨譯作之三

三姊妹

譯者序

這兩件事，連我自己想想也覺得奇怪。第一：我扛過二十幾年的鎗桿兒，現在却要起筆桿兒來，而且一耍居然就是六七年，幾乎由副業變成了本行，大有票友要下海之勢。雖然班超投筆從戎，千古傳爲佳話；至於棄武就文，似乎就沒有什麽光榮的典故可以援引攀附了。想當年，弱冠東渡，負笈扶桑，一心只望學萬人敵，作干城選，幾曾料到今天竟要筆耕餬口，賣字療饑，這眞是那裏說起！

第二：我自幼卽愛看閑書——而聖經賢傳八股策論不與焉。閑書之中，尤其歡喜讀小說。但是，對於翻譯的小說，我一向是深惡痛絕發誓不看的。而我這六七年來耍筆桿爬格子，却專門翻譯日文小說——雖然有時也寫點散文隨筆什麽的。天下事之矛盾，人的命運之不可測，有如是者！

且不管什麽奇怪矛盾，既有格子可爬，稿費可賺，說不得只好就棍打腿往前幹罷！於是，今天也翻，明天也譯，一晃六七年下來，倒也譯了有十幾部長篇小說。但直到如今，只出過一本單行本。因爲我終日窮忙，沒有功夫來料理這些，而況鄭板橋先生說得好：「好看大家看看，否則糊塗覆瓿，聽之而已！」這句話我也頗有同感。所以，除了

朋友們和讀者來問「有沒有單行本」時，覺得不無歉然之外，就一擱至今，幾乎自己也淡然忘之了。

文星書店蕭孟能先生，今之有心人也。他幹出版事業，提倡文化，同時並沒有忘記「網羅散逸，耆拾叢殘」，認爲我這些譯作尚有可取，聽其湮沒，似乎可惜，願意把這十幾部小說全部陸續付刋出版。在神怪與色情作品猖獗氾濫的今天，他還能有此魄力與決心，使我頗有「空谷足音」之感。

尤其是他對於一本刋物的出版，自排印、紙張，以至於封面、插圖，無不細心愼重的從事。對於原著人的意見，更非常尊重，不惜再三徵詢研討，以求盡善盡美。像這樣的辦事態度，在今天一切都是敷衍糊混的時代，實在難能可貴。以他如此的敬人敬事敬業，自能博得作家的欽佩而樂於和他合作了。

現在，這些單行本卽將問世，內容好壞，讀者自有定評，但是我自己似乎也應該寫點什麼放在裏面，纔像這麼回事。雖然我的譯筆不見得如何高明，但既出單行本，則賣什麼，吆喝什麼，亦理合吹騰一番，以符論語祉戒條「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之義焉。

翻譯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不爲不久了，可是，應該怎樣翻纔對？怎樣譯纔算好？却從來沒有個規範可循。直到淸末，嚴幾道先生纔指示出三個字的原則，曰：「信、達、雅」。這眞是從事翻譯的人所當拳拳服膺的金科玉律。可是，再進一步研究，翻譯的對象，種類繁多。這「信、達、雅」三字應如何配合？其比重當如何安排？這就「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譬如說：我們翻譯公文或學術性的東西（條約、契約、議案、書籍、講義等等），爲了對原文忠實，爲了保持原文原語的意義和精神，「信」字占的比例就大，「達」字次之，「雅」則適可而止，不太礙眼就行了。譯出來的東西雖然生硬一點，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因爲我們是辦理交涉或研究學術，「失眞」便一文不值了。

但是，要談到文藝作品，如小說、詩歌、戲劇、隨筆、遊記之類，翻譯起來，「雅」字的行情就得提高，雖不能凌駕「信達」而過了，至少這三個字是應當平均而毫無軒輊的。文藝作品的最大目的在刺戟讀者的情感，引起喜怒哀樂的共鳴，倘若文章欠「雅」，叫人讀來只覺得「別扭、討厭」，看不幾行就要手倦拋書往訪周公，那還能有什麼感動呢！

就拿我來說罷！以前我之所以厭惡翻譯小說，並非否認外國作家的文章價值，而是實在受不了譯文給我的虐待。他們的譯文，語句構造既覺佶屈聱牙，好好一句話，不肯平舖直叙，偏要曲曲折折扭扭捏捏，拐彎兒繞脖子，一句四五十箇字，安上五六個「

的」，外帶一大堆形容詞動詞，叫人沒有法子一望而知，總要在腦子裏翻幾個過兒，纔知道他說的是什麽，這不成了沒事找事，對着書本猜悶兒！而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鈎輈磔格的人名地名夾在其中，都是把一些毫不相干的字硬拉到一起，來湊合發音，使人看了有素昧平生舉目無親之苦。這兩大因素攪在一起，無論它的小說怎麽好，我讀着總覺得刺刺撓撓地不舒服，如同聽外國人結結巴巴說中國話一樣的難受。俗語說：「惹不了你，我還躲不了你！」於是我只好敬翻譯小說而遠之，不敢請教了。

由於我深知翻譯小說之不得人心，毛病出在那些地方，因此，我既捧上了這個翻譯小說的飯碗，我卽立誓不能再虐待我的讀者，所以，我譯小說的步驟是：先把原文忠實地翻我中國話算是初稿。第二步，就着初稿，對照原文，着手修改，盡量把原文的「語感」表達出來。然後，自己把譯文逐句在嘴裏唸着，一面再作第二遍的改削——看看是不是唸得順口？聽得悅耳？而想着不堵心？雖然我的本領不濟，不能像白香山做的詩，老嫗都解，但我却是朝着這個目標不斷努力着的。

我覺得：小說的原文雖是外國人寫的外國文，但現在既由我這個中國人翻譯，翻譯出來又是給中國人看的，一言抄百總：那就得「中國人要說中國話！」我譯日本小說的信條，就是只這八個字。謹以此一言，貢獻給現在正從事翻譯或有意翻譯外國文藝作品的各位先生，作爲參考，或者也可算是愚者千慮之一得吧？

嚴幾道先生所譯各種學術論著，其義法之謹嚴，下筆之不苟，確實值得我們欽敬。他自己曾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眞可以令我輩後生愧煞，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生不逢辰，要靠爬格子趕稿子賣錢吃飯，怎能比得他老人家，倘若「一名之立」，眞的「旬月踟蹰」起來，一家老小豈非有斷炊餓飯之虞乎？所以，說來說去，廢話扯了一大堆，歸根結底，我翻譯的東西，仍然多半是急就之章，眼高手低，心餘力絀，不滿意（連我自己）的地方多的很，沒別的，只有請各位讀者多多原諒！多多給我指正！

徐　白　五二、八、二五、於北投不知非齋

三姊妹

靜靜的早晨，外面正下着雨。

三津枝坐在樓上父親在日的書齋裡，呆呆地望着窗戶外面的庭院。

夾竹桃的枝上還有殘花，離開窗子很近，在雨中微微搖曳着。

這棵夾竹桃，還是父親今年春天栽的，但是沒有等到它開花，父親就去世了。栽花的人，永遠地消逝了，而花却這樣開着。

說起來雖然是一件很尋常而當然的事，但是三津枝却覺得心裡微微地發痛。

父親是五天前去世的。

辦喪事的當中，鬧哄哄地每一間房裡都坐滿了人，現在好像一陣暴風雨過去，今天早晨開始清靜起來了。

三津枝現在已是這一家小規模的江上醫院的主人了，自己想想，忽然感覺到一陣寂寥。

自己到三十二歲的今天爲止，一直把對於初戀的愛人的追憶，深深埋藏在心裡，擔當着生性謹嚴的父親的助手，繼續地帶慣了這箇女醫師的假面具。

醫師這種職業，一直到病人斷氣爲止，是不可失去他的水也似的冷靜的。還有，對於因這病人所引起的周圍的悲劇，也必須看了祇裝不看見。

對於遺族伏在死者身上哭得昏過去的傷心情形，無表情望着他們，這就是醫師的態度。

三津枝初當父親的助手的時候，遇到這種場面：

——啊啊！眞難過！

對於自己家裡這種職業的冷峻，總感覺到難堪的痛苦。

可是忍受着這種痛苦，逐漸地增加了經驗，不知什麼時候起，三津枝也能像父親一樣，不管什麼樣的悲劇，都能目不旁視地面對着它了。

三津枝現在想起來了，連父親臨終的時候，自己也始終是冷靜的。

——我是不是已經心如鐵石，連人類重要的感情喜怒哀樂都失去了呢？

是不是已變成一個縱有理想男性出現在面前，我也不能愛他的女人了呢？自己不由地湧起了這種恐懼。

三津枝想着，自己就這樣天天和病人蒼白的臉，痛苦的呻吟作伴嗎？一年一年的老下去，終於連女人的愉悅也不知道而死。想到這裡，不禁感到一陣微微的戰慄。

這時，聽到最小的妹妹在樓下唱歌的明朗歌聲：

『露露呀露露！快睡罷！
可愛的孩子！快睡罷！
媽媽就在夢裡頭，
也在旁邊守着你哪！』

三津枝跨到走廊裡，探身叫道：

「由香！」

「噯！」

「去叫千鶴姊，一齊到樓上來！」

「OK！」

一會兒，一陣脚步聲，頭一個咚咚咚奔上樓來的，是三小姐由香，二小姐千鶴跟在後面，差不多一點脚步聲音都沒有。

姊妹三個，好幾天沒有這樣不夾一個外人談過心了。

她們的母親，已在十幾年前去世了，姊妹三個都繼承着母親的美貌，而且三個各有各的特徵，走在街上，對面走過來的人，見了她們這樣美麗，誰都要回頭望上幾眼。

三津枝繼承着母親的一見就引人注目的美麗。不過，也帶着父親那彫刻出來似的陰影很深的風貌，所以含着一點大理石一樣的嚴冷，再加上女醫師的沉着，更顯得她的嚴冷難以使人接近。

千鶴繼承的一份溫厚的品格，遠遠看上去，似乎不大惹人注意，可是祇要和她對面坐下幾分鐘，就不能不爲她的氣品所牽惹，她就是這一種類型的少女，性格也是向內而斂抑的。

繼承了母親面貌上的缺點，而反把這些缺點變成有魅力的特長的是由香，大大的眼睛，眼眶稍稍凹進一些，靠着兩道寬寬的直線眉毛，帶點西洋人的樣兒，鼻子微微向上翹着，有一種說不出的愛嬌。

三姊妹共同具有的，是她們的端整美好的嘴唇，和高高的身材。

走進書齋，千鶴很文靜地坐到旁邊的圓椅上，由香却咚的一下坐在父親常坐的轉椅上，把椅子咕嚕咕嚕轉了一轉：

「大姊姊做了一家之主啦。不過，這座書房，還是不要用它才好呀，爸爸那副深刻的面孔，會傳染給大姊姊的……」

父親的爲人，不但對她們姊妹，連對護士，下女，都沒有生過氣發過脾氣，遇到什

麼痛苦，或是不痛快發怒時，常是自己關在這書齋裡，等到他由書齋出來的時候，總已恢復了平時穩靜的表情了。

三津枝笑道：

「做了一家之主，像這樣非用這箇書齋不可的討厭事情，說不定會發生很多哩！」

「不過，爸爸是個失掉愛妻的不幸的孤獨人，所以祇是自己單獨地處理自己的痛苦，可是大姊姊若是遇到不痛快的事，何妨通通倒出來告訴我們呢！哪！千姊！」

千鶴也微笑點頭道：

「是呀！姊姊要這樣纔好啊！」

三津枝溫和地望着兩個妹妹，心裡自己對自己說道：

——我有義務要使她們兩個幸福。

三津枝對她們道：

「實在，爸爸在日，也很窮的，連去年年底買的X光機器，還欠着一點尾款沒有還清呢，到爸爸去世之後纔發現的。」

由香道：

「爸爸的窮，是明而易見的道理啊，動不動就給人家盡義務看病嘛！連對門麵包房

的老頭兒都在說，江上醫院簡直像個施診所。」

「可是爸爸覺得這樣很滿足啊……不過，爸爸對於你們兩個，還是想得很周到的呀。」

三津枝說着，打開桌上的一箇舊式文件匣子，取出兩份銀行的普通存摺，一份的戶名是千鶴，還有一份是由香的。

「嗨！這是印鑑……」

印鑑也刻的千鶴和由香的名字。

千鶴和由香，同時打開存摺來看。

由香大聲叫起來了：

「啊呀！好厲害！三十萬元哪！」

千鶴存摺上，也是一樣，但是千鶴噤住了，沒有出聲。

「爸爸的遺囑說的，我死之後，交給她們兩個，隨便她們怎樣用，你們聽清楚了？拿去罷！」

三津枝說到這裡，忽然腦子裡掠過一陣不吉的預感：

——弄得不好，這筆錢會不會使她們兩個反而遭到不幸呢？

轉念之間，又趕快把這預感驅除掉。

由香誇張地「唔」的哼了一聲，說道：

「三十萬元！爸爸這傢伙，眞叫人感動哪！死了以後還能感動人，爸爸到底不愧爲旗本武士的子孫啊。」

千鶴低倒了頭，在想些什麼，忽然抬起頭來，詫異地問道：

「姊姊呢？……你的存摺呢？」

三津枝笑笑，指着樓下的診療所道：

「我不能再叫爸爸給我存摺了，我不是已經有了爸爸的遺產嗎！」

千鶴很認眞的搖頭道：

「可是，那不行啊！」

由香叫道：

「對呀！大姊姊也應該有權利獲得自由使用的錢呀。對了！千姊拿出十萬，我也拿十萬，給大姊姊存箇摺子，大家每人二十萬，這纔是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精神哪！」

千鶴贊成：

「那好哇！就這樣辦罷！」

「你們的好意，我心領了。……我自己有私房錢，不要緊。」

由香探頭問道：

「私房錢有多少？三十萬？」

「哪有那麼多。……四萬元左右。」

「那不是差的太多了！」

「可是，我和你們不同，我有能掙幾百萬元的本事。」

「不行不行！大姊姊和爸爸是一樣的慈善家，一定又是逢人施診，到後來連藥店的賬也付不出來。」

「你們不要擔心！……倒是你們要注意，以後沒有地方要零用錢啦！我可一箇錢也不給你們呀！不過，吃和住還照以前一樣，房錢也不收，飯錢也不要。」

三津枝故意很莊重地告訴她們。

千鶴嘀咕着：

「不過……我們還是說不過去啊！」

千鶴對於一切的華美，都不喜愛，今年二十五歲了，從來沒有像樣的化過粧。她在

新宿的一家大書店做事，每月七千元的薪水，除了買些心愛的文學書之外，差不多整箇地剩下來。不，剩下來的，大半都給了妹妹由香。

由香和千鶴正好相反，好漂亮，會花錢。她對於她的男朋友，常常請他們吃喝，很慷慨大方，光靠爸爸和千鶴給的零用錢，無論如何是不够的，但是她把錢花的一文不剩，還照樣滿不在乎地在外邊玩，大概她叫人請客的本領一定也不壞，她纔十九歲，年輕胆大，充分享受着青春的快樂。

「那麼，姊姊！這樣好不好？」

千鶴考慮了好久，纔謹愼地提出她的意見：

「過了頭七，姊姊出去從容地旅行一趟好不好？再多停診一箇禮拜到十天，總不要緊吧？」

「贊成！」

由香舉起了雙手。

「這倒……」

三津枝沉思着。

她剛才還想到過，明天起，又要天天忙着看病，心裡正感覺沈重苦悶

現在聽千鶴這麼一說，她想：

——對了。出去旅行……充分咀嚼一下孤獨的自由，獲得新的勇氣回來，這倒不壞呀。

「那麼……去旅行一趟罷！」

千鶴道：「務必，姊姊務必出去玩一趟！」

由香頑皮地說道：

「大姊！……說不定有一段很好的『戀愛的冒險』在等着您吶。」

「姊姊的旅費，我們給拿出來！哪！由香！」

「OK！」

「不！不要。我有四萬塊私房呢……」

三津枝笑起來了，正在搖手，有人敲房門了。

走進房門的，是她們的一位遠親，境六郎。

他是慶應大學的學生，但從來沒有看見他穿過學生制服。夏天一件短袖開領衫，冬天一件茄克，雖然長得很帥，可是生成一副容易聽人打發的臉兒，所以連比他還小的由香，也把他當小孩子似的逗着玩。

三津枝她們，也摸不清這位青年究竟是聰明還是笨貨，常常踱過來串門兒，也不知他什麼時候，就把她們姊妹的皮鞋，擦得乾乾淨淨的，再不就幫她們調整鋼琴的音階，修理洋傘斷骨，眞是非常方便而得用的一個打雜工人。

由香當面給他釘子碰，罵他，他也從不反抗，祇是嘻嘻地笑，可是對於他所不歡喜的人，連理都不理。她們家裡兩個護士，一個嗓子沙啞而好哼謠曲，他從半年之前就不和她講話了，對於吃東西，也是一樣。不管肚子怎麼餓，倘是給他端麵條兒來，他連筷子都不動的。

他家裡靠股票的利息過日子，家境寬裕，母子兩人相依爲命地長到這麼大，這一點對於他，也有好處，也有壞處。

由香一見是他，毫不客氣的道：

「現在正開重要會議……」

六郎連忙道歉：

「對不起！」

鞠了一躬正想退出去，三津枝叫他道：

「啊，六郎！我們談完了。進來罷！」

三津枝不知什麼時候起，常常把六郎和由香聯在一處考慮。想到這兩人幾年之後或者要組織起來的像小孩子做人家家的那種家庭，不由地嘴邊浮起了微笑。

但是，目前，六郎和由香，似乎還僅是一對親愛的哥哥妹妹，沒有越過這條感情線。

六郎走到三津枝跟前，很莊重地鞠了一躬：

「以後，還要請你多照應。」

由香「噎」的笑出了聲：

「阿六！什麼呀？這是：：」

六郎並不介意：

「以後，這裡的主人是三津枝姊姊啦。特地向她致敬的呀！」

「嘿！傻裡瓜嘰的！我可告訴你：爸爸不在了之後，我們纔發現家裡原來窮得很，所以，以後阿六要是身上起了風疹塊子，耳朵裡飛進了小蟲兒，我們可得照樣收診費呀！」

由香一面說着，一面替六郎彈掉肩上粘的樹葉子。

六郎剛纔是奉了由香的命令，去剪院裡的藤蔓的：

「啊啊！好哇。我當然照付嘛！」

三津枝笑着阻擋道：

「由香，眞虧你好意思！六郎幫我們做那麼多的事，一年難得來看一次病，還跟他要診費嗎！要這麼算起來，六郎給我們買的音樂會的門票，不比診費要多幾倍嗎！」

由香還是板着臉：

「那另是一回事嘛！」

三津枝有意無意的問道：

「六郎！你要娶了由香，有把握能和她處得好嗎？」

六郎聽了，毫無反應，祇是嘻嘻地笑。

「六郎！我們想請姊姊出去旅行一趟，你是常出門的，給好好地安排一箇日程行不行？」

千鶴一說，六郎登時眼裡發了亮：

「要去旅行嗎？好哇！我也跟着去！」

這一瞬間，三津枝看見六郎双眸發出一種熱烈的光，不覺凜然一驚。

「哪！我跟了去好不好？」

「不行！」

由香斷然地說道：

「要是帶了阿六去，那眞是大姊到處都要讓人家當笑話講啦，阿六一定把旅館的下女趕得遠遠的，自己替大姊舖床叠被，大姊洗臉的時候，他準在後面替大姊挽着袖子呢！」

「那不好嗎！有什麼要緊！」

「這不好像有閑夫人帶着小鬼旅行嗎！」

「旁人怎麼誤解，我纔不在乎呢！」

「你是沒有神經的，不在乎此。可是大姊怎麼受得了！好容易想舒舒服服地出去旅行一下，這一來就像輕氣球洩了氣，癟啦！」

三津枝聽着他們鬪口，心裡想着道：

——由香是不是有點醋意呢？

假使是這樣，豈不是可以證明由香愛着六郎嗎！

「這一次，請你們讓我一個人淸靜地去旅行罷！」

三津枝的話很斬截，接着又道：

「六郎！又要麻煩你，X光室的暖氣不大靈了，你給看一看罷！」

「就是啦！」

「由香也幫忙去！」

「是！」

兩人走去之後，三津枝不在意似地問千鶴道：

「千鶴！以前老想着要問你……你有愛人嗎？」

千鶴看了姊姊一下，立刻低下頭：

「沒有啊！」

但是她的聲音，微弱得很。

× × × ×

千鶴雖然嘴裡不承認自己有愛人，但是腦子裡却浮起一個人的影子，使她惶惑無主。

這是兩箇多月之前的事。

千鶴在新宿大街上的新宿屋書店做事，黃昏時候，正是書店裡客人最多的時候。

千鶴忽然聽到身旁有兩個同事的女店員，正在竊竊私語：

「眞漂亮哪！簡直是理想的男性的樣本嘛！」

「法國文學專家，詩人，大學副教授，又是美男子……而且，最近太太去世了，又是獨身……」

千鶴被好奇心驅使着，跟着女店員們的視線望過去。

站在那邊的這位紳士，從書架上抽出一冊巴黎新寄到的法國近代畫集，正在翻閱着。

他的臉兒，可以說是希臘雕刻的帶着深濃陰影的一種美貌，從旁望去，側面的臉兒，實在動人。

大概有三十三四歲吧？從他的風采姿態，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是一位著述家。

這位紳士，轉過身，一直向這邊走來了。千鶴不好意思，趕快低眸不敢再去看他。

他把那一本法國近代畫集交給千鶴：

「這一本給我包起來！」

「是！」

千鶴覺得自己答應的聲音也突然變得很起勁，不由臉上發了紅。

「我還要去定書，這一本暫且寄在這裡。」

紳士交了書款，匆匆走向西書進貨部那邊去了。

千鶴呆呆地出了神，望着他的背影半天，纔驚醒過來，趕快動手把畫集包好。

又過了二十幾分鐘，紳士和這新宿屋書店的主人，很親密地一面說着話，由千鶴面前走過，到外面去了。

就在書店的前面，開着一家吃茶店，也是書店兼營的，兩人走進那吃茶店去了。

千鶴隔着窗子望着他們，心裡想：

——等一會，他一定要來取這本書的。

但是千鶴又希望這位紳士和店主談着話，把這本書的事忘掉。這樣一來，她就可以把這本書送過去……

這時，旁邊一位女店員，好像看穿了千鶴的心事一樣：問道：

「千鶴小姐！間木先生是不是把這本畫集忘啦？」

千鶴裝做不在意的答道：

「等一會兒，他會來取吧。」

「你給送去嘛！他和社長在吃茶店裡呢。去罷！」

這位女店員，早已看出：千鶴對於間木俊一郎走了神。它使勁推了千鶴一下：

「快去罷！」

千鶴走進吃茶店，小心地把包好的畫集送過去：

「這，你買的，這一本……」

間木俊一郎回頭看到：

「喲！對不起！簡直把它忘啦！」

笑着把書接過來。

對面的社長介紹道：

「間木君！這位是蜜斯新宿屋，我們店裡第一位美麗的，江上千鶴小姐。」

又告訴千鶴道：

「江上小姐！你認識吧？他是日本著作家裡第一個美男子，間木俊一郎。」

——後來才知道：間木俊一郎和新宿屋書店的主人，在中學大學一直是同班同學。

間木很和氣地指着社長旁邊的位置：

「這邊請坐！」

社長也從旁說道：

「辦公的時候，本來不可以在這裡閑扯，不過，今天是例外。」

叫千鶴坐了下來。

這位社長，年紀雖輕，爲人却很豪爽，性情又急，遇事都是「速戰速決」式。想到什麼事，馬上就說出口來，今天又發了老脾氣：

「怎麼樣？間木君！這位小姐不正是你所喜愛的一種類型嗎？清秀高雅，和你那位去世的太太，不是很有些地方一脈相通嗎？」

「啊啊！對啦。」

間木眼中含着微笑，直盯着千鶴望着。

「那麼，你就和他結婚罷！江上小姐！你現在另外沒有愛人吧？」

社長也望着千鶴，等她答覆。

「我不來啦！社長，你這麼開玩笑，我要走了！」

「哦！等等！現在你要跑了，我就做不成月老冰人啦，我一向在心裡的深處，抱着一箇願望，這一輩子，總想替絕世的美男子和絕世的美女做個媒，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怎麼樣？江上小姐！要找丈夫，像他這樣的條件，很不容易啊！半年之前，太太不在了。留下一個八歲的女兒，除了這一點缺點以外，可以說是當代第一流的……」

「喂喂！好了吧！別叫人家小姐受窘啦！」

間木慌忙攔住了快嘴社長的話頭。

這一天，就祇到這裡爲止。

以後，千鶴每次見到間木俊一郎到書店來，心裡就直發跳。

間木見了千鶴，也總是含着親熱的微笑，和她招呼。

「千鶴小姐！打起精神來！間木先生一定愛上你了。」

每當同事的女店員們悄悄地鼓勵她，千鶴就面紅心跳，不知怎麼才好。

千鶴覺得像自己這樣平凡的人，要說是能獲得著名的法國文學家，而且是稀世的美男子間木俊一郎的愛情，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

但是，事實上，自己的感情却和理智背道而馳，漸漸地祇要一聽到間木俊一郎這個名字，就不能不大受震動。

不過，無論怎樣，千鶴和間木除了那一次見面之外，連兩人在一起談心也沒有談過一回。

因此，姊姊三津枝問她：

「妳有愛人嗎？」

她當然回答：「沒有啊！」

三津枝凝視着千鶴的神態，心裡想：

——總有點什麼！

便很温和地對她說道：

「千鶴！若是……假如，你有了愛人，可得悄悄地告訴姊姊啊！」

——到後來，三津枝想起這一段姊妹談心的經過，就覺得無限的心痛，命運之神，竟叫這一對美麗的姊妹，不得不互相爭奪一個男性，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鍛鍊呀——

千鶴抬起頭來，向姊姊微笑，但這微笑之中，却帶着一種寂寞的陰影：

「姊姊！你看像我這樣的人，男性會愛我嗎？我覺得自己像明治時代的女人一樣，舊式，落伍，一點生氣也沒有，越想越討厭。」

「我認爲：無論世界怎樣的變，男性所需求的，還是自制，温柔，而能忍耐一切的女性，所以，你是最具有被人愛的資格的，要和我這樣好勝而孤冷的女性，由香那種M成份（MAN）比W成份（WOMAN）還多，亂花錢，好動愛鬧的女性比較起來，你眞是一個做得理想的妻子的人啊！」

三津枝誠懇地說着。

「謝謝您，姊姊！」

千鶴很老實的接受了姊姊的意見，回到自己房裡去了。

這時——

樓下的X光室裡，由香和六郎，正在吵嘴。

「阿六！您眞的喜歡我們大姊？」

「啊啊！喜歡呀！」

「卑鄙！阿六的年齡……會迷上比自己大了十歲的女人，眞是怪癖！」

「也好比你迷上了四十五歲的男明星傑姆士斯脫一樣啊！」

「不一樣，絕對不一樣！」

由香猛地抓住六郎胸口，「拍」的打了他一個耳光。

但是，六郎毫不在乎。

旅途

三天之後，三津枝動身去旅行了。

從新宿搭小田原快車的ROMANCECAR到湯本，換BUS上蘆之湖，在箱根旅館住一夜。第二天早晨，由十國峠到熱海，從熱海再經過伊東到修善寺住下。第三天，先到

三津，從那裡搭船到沼津，趁開往大阪的快車。在從前女子醫專的大阪的同學家裡住兩三天，然後坐關西輪船，橫渡瀨戶內海到別府。

這是三津枝預定的路線。

日程是六郎給她排的。並且恐怕她途中匆促。全部行程的CO UPON（車、船、旅館的票子），都給準備好了。

想起來，戰後十年之間，三津枝祇離開過東京一次。那一次是伯母去世，到甲府弔唁過之後，回來的途中，順便到蓼科高原走了一趟。

所以，三津枝搭上ROMACE-CAR——直達箱根湯本，途中不停——車子一開出東京，她就覺得：

——好了！我可自由啦！

不由地滿心喜悅，臉兒上都發了亮。

僅僅一個半鐘頭，就到了湯本。

三津枝越發感覺到興奮而輕鬆！

——對啦！難得自由一下，乾脆不要搭BUS，叫一輛TAXI到旅館罷！

三津枝一面想着，走下車站的石階。

就像預約好了似的，一輛TAXI 靜靜地滑到她面前。

開車的是一個六十歲左右很和藹的老司機，恭敬地問道：

「您上哪兒？」

「到箱根HOTEI 好多錢？」

「一千五百元……」

三津枝稍稍躊躇了一下，點了點頭。

老司機立刻跨出車外，脫下帽子，拉開了車門。

三津枝覺得自己好像貴夫人似的，很端莊的坐進車裡，反倒有點不好意思。

老司機問道：

「您打算由哪條路去？」

「經過强羅，由仙石原繞過去，車費是不是要貴一點？」

「不！沒有關係。」

三津枝也認不清這輛汽車是什麽牌子，祇覺得坐着很舒服，想來大概總是最新式的外國車，司機也放慢了速度，好像在路上滑行着。

在這九十九灣的鋪裝路上，不斷地碰到對面開來的公共汽車，大卡車。

車子漸漸駛向高處，過了强羅之後，從右邊的深谷中，湧起陣陣的濃霧，不久就把視線包遮起來了。

三津枝覺得似乎就要這樣和下界永別而駛進天國的雲中。她的腦子裡，又模糊地浮起死去的初戀愛人的臉。

她回憶：

——和他作最後的離別，經過這條路的時候，是怎樣的光景呢？

這時，前座的老司機，好像聽到三津枝心裡頭的獨語一樣，忽然開口道：

「那一天，也是這麽濃的霧啊！」

三津枝吃了一驚，反問道：

「嗄？你說什麽？」

「您忘了吧！這是十四年前的事了，小姐！那時您還要年輕呢。那一天您也是坐的我的車子。」

「啊喲！」

三津枝噤住了。

「不！也並不是我的記憶力特別好，可是我替您這樣美麗的小姐開車，一輩子就祇

這麼一次。所以，一直到今天，小姐的面貌，我始終沒有忘記。……因此，今天，您從車站一出來，我就想起來了：啊！那一天的那位小姐，今天又來了！」

這位老司機，大概也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三津枝步下石階，他就像約好了似的，把車子開過來了。

三津枝覺得這次偶然碰到這個老司機，可以算是一個小小的奇蹟：

「您居然還認得我！」

「我忘記不了，第一是小姐太美麗了，還有就是您同來的那位先生，說是兩天之後就要出征……聽您二位談話，是這樣的吧？」

「噢！是呀。」

初戀的愛人——境正一，接到召集令，立刻就來找三津枝，說道：

「我希望出發之前，和你兩個人在一起，渡過一天……祇要一天……」

三津枝一輩子都忘不了，正一說這句話時充溢着悲痛決心的臉兒。

三津枝毫不恐懼，馬上就答應了他。

兩人都給家裡留了一封信，悄悄地溜出東京，到了箱根——對了！就坐上這個司機駕駛的TAXI，到箱根HOTEL，渡過了這僅此一夜的結婚生活。

這是十四年前的事，正一二十四歲，三津枝十八歲。

老司機接着說道：「我駕着車，心裡知道後面坐的您二位，爲了戰爭，不得不分離，但是仍竭力忍耐着悲痛，這使得我背上幾乎感覺發疼。說實在話，我也正是那一天早晨，接到我那獨生孩子陣亡通知的呀！」

「是嗎！」

三津枝想起那時正一向她說的話，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正一在車中很堅決地說道：

「我雖希望能够生還……但是，如若戰死的話，那時候，想起今天的經過，也可以瞑目了！」

正一又自言自語道：

「人這樣東西，就是爲了這僅僅一天的幸福，生了下來，而又死掉的吧！」

「啊啊！不要說了！不要再說下去了……」

三津枝伏在正一肩上，嗚咽痛哭起來了。

這位司機，聽到這一對愛人的傷心對話。

他當天接到獨生子陣亡的通知，而又駕着車送這一對被戰爭生生拆開的青年男女，

自然無怪這位司機牢牢記住三津枝的臉兒了。

老司機問道：

「我很冒昧想請問一件事，那位先生，平安地回來了吧？」

「不！陣亡了。在拉巴爾……」

三津枝回答着，但是心裡平靜得很。

十四年的歲月，把悲痛冲淡，變成了平靜。

像自己這樣——過去曾經爲了僅僅一夜的結婚生活，爲了紀念永遠的分離，攀登過這九十九彎的山道，今天祇有自己一個人，又來到這條路上，而居然能保持像水一樣的冷靜，三津枝覺得越發悲慘了。

假使在接到正一陣亡的消息之後，立刻就上這裡來，恐怕三津枝要毫不躊躇地跳下山谷投身自殺了。

十幾年來，拚命努力想忘掉這一段悲痛，一心一意，把身體精神都寄托到女醫師的任務上，而這十幾年來，也沒有碰到一個足以使自己傾心愛慕的男性，於是乎，不知不覺地，把自己造成這樣一個感情冷靜，無論悲傷歡樂都是古井不波的人，想想眞是可憐。

「您眞是不幸啊！」

老司機悄然地說，口吻之中，也含着自己失去愛子的深深的感慨。

三津枝努力用明朗的聲音答道：

「不過……也好！這次出門……居然碰到當年的司機，眞想不到！」

「是啊……日子過得眞快啊！」

「對了！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可又覺得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樣……」

三津枝低低地說着，一面眼睛好像眺望着遙遠的地方，望着外面乳白的霧層。

——六郎把旅行日程交給三津枝的時候，她接過來一看，驚的一震，她想：

——六郎是不是已知道我和正一的秘密了呢？

正一是六郎的哥哥，十四年前，六郎還不過小學校一二年級呢。

——假使他知道這一段秘密，大概是六郎偷看了他哥哥留下的日記吧！

三津枝覺得，六郎替她安排的旅行日程，頭一天在箱根HOTEL過夜，這決不是無意的。

但是，三津枝轉念又想道：

——如若他是有意安排這個日程，要用這寶貴的回憶，把我堅冷如鐵的身體圍裹起

來，使女性溫暖的血能够甦生，那倒不得不感謝地接受他的好意了。

重重籠罩着的濃霧，到汽車開到通往仙石原大草原的平坦大道時，纔漸漸散開。遮掩着右方的高而富球場的霧層，好像揭去灰色的紙似的，繼續褪去，碧綠的草地，白色的房屋，逐漸鮮明地浮現到明亮的陽光之中。

接着，越過植林的山丘，看見濃綠的湖面了。

三津枝忽然覺得似乎自己多年以來，就靠着到這湖畔來的唯一的希望，纔活到現在的。

車子沿湖駛過半周，在箱根HOEL門前停下。

三津枝道：「請你明天十一點鐘來接我！」

「是！」

「明天要上熱海去。」

「好的。」

老司機先跨下車，替她拉開車門，接過手提箱，送到旅館的櫃檯前。

三津枝掏出錢來想付車費，老司機微笑，搖搖頭：

「用不着。」

「那不行啊！哪有坐了車不付錢的！」

「小姐！我的TAXI車行雖小，可是自己開的，不收車費，也不怕有人會來埋怨我。……我能有這麼一位不收車費的客人，也很好呀……」

「這樣，明天也不好再坐你的車了！」

「哪裡話！我得求小姐讓我送您到熱海去呢！」

這位老司機，大概是渡着孤獨的生活的。他一定知道三津枝單身出門旅行，很是寂寞，因而引起了無限的同情。

三津枝接受了他的好意，心裡想：也好！等回到東京之後，寄點禮物給他罷。

「店名叫石本TAXI，電話號碼是三十七號，您要有什麼事的話，請賞個電話就是！」

老司機說過之後，很恭敬地鞠了一躬，走了。

三津枝覺得這是戰後第一次碰到面不相識的人的溫暖人情，很受感動，自己對自己說道：

——還是出來的好呀！

走到櫃檯前面：

「我從東京來的，姓江上，房間留下了沒有？」

職員趕快翻開定房間的簿子：

「是！留着呢！您這邊請進！」

叫過侍役來，給三津枝提箱子。

三津枝跟着侍役，走過長長的走廊，進了一間房間。

太巧了，正是十四年前和正一兩人住過那一夜的第二百三十五號。

三津枝坐在窗前椅上，她背後，女侍正在靜悄悄收拾床舖，拿浴巾，但她坐着動也不動，呆呆地望着前方的湖水，和聳立在碧空中的富士山。

當她走進這間房的一瞬間，就想起來了：

——啊！那一年正是這個房間！

因爲從開着的窗子看出去，湖水配着富士山，完全像嵌在鏡框裡的一幅畫，這和十四年前的印象一點不差。

十四年前的那一天，也是快晴天氣，湖面映着富士山的美麗的倒影。

正一抱着三津枝的肩膊，低低說道：

「太美麗的自然景色，對於現在的我，反而是痛苦的刺戟啊！」

順手就拉攏窗簾，粗暴地抱緊了三津枝，使勁接吻。

三津枝心裡，向這遙遠的人說道：

——正一！現在我一個人到這裏來了。使您感到痛苦的風景，現在還是這樣的美麗啊！

儘管三津枝心裏默祝，並沒有一個人回答她的話。祇在前面湖上，駛出一艘高速的馬達小艇，衝開湖水，拖着白浪，一片馬達和水波的響聲，船上坐的是一對青年男女。他們並沒有被拉上戰場的恐懼，祇是充分享受着青春的自由，在三津枝眼中看來，不能不引起羨慕。

這纔是三十歲的女人的孤獨啊！男子們誰也不知道有這樣一位三十二歲的小姐寂寞地一個人坐在這裏。

因旅行而心上獲得的輕鬆，重又萎縮下去，意識之中，祇剩下一陣冷風吹過的空虛。

這種空虛之感，直到她吃過午飯，出去散步，還在繼續着。

走進旅館前面的古物館，看看古代的文件，關口通行證，告示牌。再到箱根公園走了一趟，繞到關口遺跡，在回頭松的樹下，也徘徊了一會。在兩邊道旁排列着樹齡四百

年的大杉樹，濃蔭蔽天的大道上，又散了半天的步。

但是，三津枝一點也不感覺愉快。

昔日在這一帶往來的人們，都已去世了，而他們所看過的東西，還遺留在這裏。

三津枝想：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她覺得：人世無常，太短促了！

惘然地回了房，又坐在那張椅子上，出神地看着外面漸漸暗下去的風景。

她也忘了吃晚飯，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三津枝一直就這樣坐着出神。

月亮出來了，照着夜間的湖面。

一度在湖面上消失了的富士山倒影，又在月光之下，朦朧地映將出來了。

這時房門上有人達達的敲門。

三津枝應聲道：

「請進來！」

房門開了。三津枝不在意地回頭一看：

「喲！」

驚得幾乎跳起身來。

正一站在面前呢！

也難怪三津枝吃驚。

因爲這突然出現的青年，太像正一了——他就是正一的弟弟六郎。

「啊喲！眞嚇了我一大跳！心臟幾乎要停擺啦！」

三津枝夢想不到六郎會追蹤到這裏來的。

「對不起！」

六郎一鞠躬：

「我可以進來嗎？」

「請進！」

六郎坐到對面的椅子上，皺起了眉毛：

「臉色不好啊。甚麼地方不舒服嗎？」

「剛才吃了一大驚嘛！」

「爲什麼那麼吃驚呢？」

「萬想不到，正一忽然……」

「嗽？」

「嗑嗑嗑！我也鬧糊塗啦。您最近長得非常像哥哥了呀。」

「是嗎！那可叫我高興！哥哥相當有魅力吧？」

「誰知道！……倒是您爲甚麼忽然跑到這裏來啦？」

「我有一個朋友，家裏很有錢，硬逼着他家老頭兒，給買了一輛德國貨的機器脚踏車，牌子叫『炸彈』，車身是樹膠的。看上去，就和小型的汽車一樣。他請我給試車。我開到鎌倉，就想，橫豎順路，乾脆上箱根來看看三津枝姊姊罷！……很痛快，一天能走三百英里呢！」

「您不怕我會怪您？」

三津枝放下了嚴肅的臉色。

「我想不會的。旅行的第一夜，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寂寞，有時還會後悔，『早知這樣，不該來旅行的。』我想三津枝姊姊，一定也是這樣。所以，我若趕到這裏來，不是很受歡迎嗎……」

「……」

三津枝慌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這位青年，一向嬌生慣養長大了的，想不到他竟有這樣銳利的觀察力！三津枝簡直對他有點害怕了。

「謝謝您的好意，不過，我並不寂寞。您安排的很好……」

「啊……」

六郎又恢復了原來的那副糊塗表情。

「六郎，您給我定這個房間，不是偶然碰巧吧？」

三津枝問話的口吻雖然很温和，眼睛却盯緊了他。

六郎登時緊張起來：

「您看出來了？」

「當然嘛！您偷看了哥哥的日記了吧？」

六郎點頭承認：

「哥哥在日記本最後一頁上，寫着有這樣一段：我短短的一生，祇爲了在箱根HO-TEL第二三五號房裏和三津枝渡過的一夜而存在。若是想起我那大半數的同伴，連這僅僅一夜的戀愛熱情都來不及領略，而在戰場上結束了生命，那麼我不能不算是幸福了。不久，當死神來迎接我的時候，我懷抱着那一夜的幸福，大概也不會太痛苦吧……」

六郎正視着三津枝，滔滔不絕的背得一字不差。

三津枝感覺到又羞又窘，好像自己被這二十二歲的青年剝光衣服似的難爲情。

祇有正一和自己兩人知道的秘密，竟被這個青年偷看去了。

「你眞不是好人！六郎！……」

三津枝臉轉向了窗戶那邊。

月影映在波心，閃閃發光，直亮到窗戶的下面，夜深人靜，連漣漪的微響都聽得見。

六郎忽然激動地叫道：

「三津枝姊姊！我，喜歡您！」

三津枝吃了一驚，但是沒有能回過頭來，祇是屏息不做聲，望着冠岳的山峯那面湧起的一團霧。

「眞的！我喜歡三津枝姊姊！」

六郎又重複的說了一句，臉上緊張得發青。

三津枝勉强轉過身來，靜靜的道：

「六郎！請回到您自己房間去……讓我一個人在這裏！」

六郎不悅道：

「我喜歡您，不行嗎？」

「六郎！您給我選的這個房間，您這一片好心，希望不要白扔掉！到剛才爲止，我還感謝您呢。不過，現在不能不取消了。」

「三津枝姊姊！您就絕着這僅有的一個回憶而活下去嗎？我希望代替哥哥，把您的青春的熱情，再燃燒起來！」

三津枝憤憤的道：

「六郎！這種話，太無禮了！」

「無禮？我才不認爲無禮呢。我是很坦白地訴說我的衷情呀。戰前的青年們，心裏縱然想，嘴上總說不出。我覺得這種人是沒有出息的、怯懦的。年齡比我大也好！哥哥昔日的愛人也好！不管怎麼樣，喜歡她就是喜歡她。喜歡她，所以我就說喜歡她！」

別看他平時被十九歲的由香使喚着，簡直像傭人一樣，祇會笑嘻嘻地唯命是從。可是一朝下了決心，就能這樣向目標直衝，究竟是戰後派的青年。

三津枝覺得，祇有溫和地對付他了：

「六郎！您給我挑選這個房間，不是打算讓我靜悄悄地追念您的哥哥，悄悄地哭他

一場的嗎？」

「不對！我是想替哥哥，把三津枝姊姊的熱情，再……」

「您等等！那麼，您追到這裏來，是有計劃的囉？」

「老實說，是這樣的，事到如今，隱瞞也沒有用！很抱歉！」

「六郎！不管您長得怎麼像哥哥，您究竟不是正一。您上這裏來，祇發生了一種作用，就是打破我的美夢。您的那套計劃，完全失敗了！」

六郎聽了，倏地站起身，退到房門口，「叭！」把電燈扭熄了。

三津枝又是一驚，跳起來躲到桌子的那一邊去。

月光射進房內，把房裏的人和傢具，映得清清楚楚的。

「開燈！」

三津枝嚴厲地吩咐，但是六郎好似一尊石像，動也不動。

「六郎！您是要叫我宣佈和您絕交嗎？」

六郎還是不答話。

但是，三津枝直覺地感覺到，對面這個黑影子，決沒有動手蠻幹的意思：

「六郎！您對於女人的心理，還是不了解啊。縋着回憶不放的女人，是很柔弱的。

可是，如果有人要打破她的回憶，她馬上就會變得比鋼還堅硬。……我能够就這樣和您狠狠地對瞪着直到明天早晨！」

三津枝這樣一說，六郎才慢騰騰地把電燈打開了。

房中頓時亮起來，三津枝發現：六郎兩眼汪滿了眼淚。

這一瞬之間，三津枝的心理，才開始發生動搖：

——這個青年，是眞的愛着我啊！

六郎行了一個禮，拉開房門，悄悄地走出去了。三津枝的緊張鬆弛了，登時渾身無力，倒在椅上。

但是，還沒有過兩分鐘，三津枝心裏又發生了激烈的恐懼。

她想：六郎絕望之餘，會不會就此奔出旅館，駕着那輛機器脚踏車，一直衝下山去呢？

時間又是夜裏，假使途中再碰上濃霧，說不定會摔下斷崖去。不，六郎也許正希望如此，拚命地開快車呢！

三津枝越想越不放心，慌忙走出房間。

長長的走廊，快到賬櫃時，看見接待室那邊正在開酒會，一組小規模的樂隊，奏着

慢拍子的爵士，裏面也有西洋客人，一對一對的正在淡淡的照明的燈光之中，像影兒似的跳舞。

三津枝無意之間，發現六郎呆呆地站在接待室的角上，倒放了心。

但是，她躊躇着沒有馬上走近他。

看他獨自一個站在那裏，似乎非常寂寞的樣子。

三津枝隱身在圓柱後面，緊緊盯着六郎，心裏想道：

—咳！要是沒有剛才這一場，我不是可以很高興地陪你跳舞嗎？……你眞是糊塗透了！……

奏完一個曲子，六郎好像想起了什麼事，匆匆走向樂隊那邊。

他和樂隊的人說了兩三句話，鼓手就笑着站起來，把位置讓給了六郎。

三津枝聽見說過，六郎在慶應大學裏，是學生樂隊的隊員。

六郎坐到鼓手位置上，臉正向着三津枝這邊，剛才他還是垂頭喪氣的，現在看來，似乎如魚得水，頓時有了精神。

樂隊一齊「嗨」的高叫一聲，奏起「曼波」來了。

大喇叭，小喇叭，都好像要把吹的人咽喉扭斷，嘴唇撕破，發出一種無軌道的原始

響聲。三津枝對於這種新音樂，還是頭一回直接聽到演奏。

三津枝茫然地盯着六郎，只見他搖頭擺腦，蓬頭散髮，拚命地敲着鼓和銅鈸。

輪到他獨奏的時候，六郎的表情動作，簡直像一頭狂暴的野獸撲向牠的獵取物一樣，完全現出動物的一種原始本能。

他以目不暇接的速度，揮舞着手裏的鼓槌，敲擊着鼓和銅鈸，似乎恨不得把這些東西都錘碎——這已不是音樂了。

這是火車頭奔馳的聲音，噴氣機的爆音，波浪衝擊岩壁的濤聲，烈風吹過森林的風聲——把這些聲音合在一起的一種噪音，但是，也可以說是把對於現代的矛盾，不幸的憤怒，整箇的表現了出來。

六郎一定是借這狂暴的音樂，來發洩剛才失戀的痛苦。

三津枝覺得在這裏又發現了戰後青年的一種新姿態。

若是戰前的青年，遭到失戀絕望，祇有悲憤地尋求孤獨，不是一個人划船到湖上去，就是走到山裏去徬徨漫步。

但是，相反地，六郎却擠到樂隊裏，借這狂暴音樂來忘掉自己的痛恨。

三津枝不由地微微戰慄了。

拂曉五時——

三津枝走出旅館的玄關，站在舖着細石子的院裏。

外面籠罩着濃霧，連對街那些土產店都朦朦朧朧地看不清楚。黎明之前的空氣，冷冰冰地刺得人肌膚發痛。

深深的靜寂，從昨夜繼續到現在，三津枝感覺好像世界之上，只剩下她一個人。

不大一會兒，一輛汽車，好像從深霧之中突然湧現出來似的，慢慢地駛近，晃了一晃，在三津枝面前停住。

昨天送三津枝到此地來的，那個親切的老司機，打開車門跨下來：

「您早！」

「對不起！天不亮就把你叫來……」

昨天夜裏，三津枝不叫六郎知道，悄悄打了箇電話給湯本的石本車行，說是旅程變更，天一亮就要動身，叫他們開車來接。同時，她把旅館的賬也付清了。

「您還是到熱海？」

「嗽嗽！」

汽車向箱根山駛去。

霧越來越濃，車頭的燈，發着黃黃的光，只能照到前面一公尺左右。

「不要緊嗎？前面看不見……」

「就是慢一點……天這麼早，路上沒有別的車，您放心好了。」

老司機一面這麼回答，手裏却不斷地按着喇叭。

碰到意外的糾纏，三津枝一夜沒有能睡，現在又踏上旅途，尋求孤獨的自由去了。

九點之後，六郎才慌張地奔到櫃檯。

「喂喂！」

他氣喘吁吁地叫賬房：

「二三五號的江上三津枝小姐，不在房裏，知不知道她怎麼樣了？」

六郎去敲三津枝的房門，叫她，裏面沒有人應聲，他頓時害怕起來了：

——說不定，三津枝姊姊不想活了，跳進湖裏自殺了吧？想到這裏，他眞地急了。

「啊！江上小姐嗎？今天早晨五點，叫了汽車，動身了吧。昨天夜裏，她關照過的。」

六郎一聽，渾身都鬆了勁，只感到無可形容的暗淡的失望。

脚下無力地走出大廳，到了湖邊，茫然望着朝陽輝映的湖水。

突然，他抬起臉兒，厲聲叫道：

「三津枝姊姊這個渾蛋！」

陌生的遠客

東京的郊外，以國有鐵路或私營鐵路爲中心，各各形成一箇小都市。譬如：高圓寺、荻窪、下北澤，都是這樣，一出車站，就有一條叫做什麼什麼銀座的繁華顯眼的大街，差不多甚麼東西全可以在此地買到。電影也是一樣，不管是西洋片子及日本片子，優秀的作品都在此地的二輪電影館上映。最近，百貨公司也來開分店了。住在這些地方的人，當然是薪水階級佔壓倒的多數。他們的職業也是行行都有。可以說，這裏具備着和地方都市毫無二致的外觀和內容。其中有的人，一直就住在此地，甚麼銀座、皇城，一輩子只去過兩三次的也不少。

在這些拱衛東京的衛星都市裏，要數下北澤的特徵最爲顯著，換句話說，東京的壞處好處這裏全有，是一箇具體而微的小型東京。無論在文化上，消費上，離合聚散，變化頻繁。從大富豪到最窮的人，所有的各種階層的人們，大家都擠在這裏。

「江上醫院」就開在這下北澤面臨一條寬廣道路的地方。雖然離車站很近，只需要三四分鐘就可以走到，可是這裏已是靜靜的住宅區，門前往來的人很少。也就是說，若和從前的舊東京市內比起來，這裏可說是相當於麴町的富豪地帶。

「江上醫院」三位小姐的美麗，在下北澤是太出名了。三姊妹並肩出外的時候，凡是看到她們的人就不能不把視線一齊集中到她們身上。三姊妹的美貌，在這小都市中，確實是出人頭地的。

因此，想接近三姊妹的青年們，自然是很多。

爲了這一點，到現在爲止，三津枝和千鶴，都曾受過好幾次的窘，遭遇過好幾次的小損失。所以三津枝和千鶴，不知不覺地養成一種習慣，對於借端想來和她們交際的男人們，明顯地表示着嚴重的警戒態度。住在下北澤的人，從來沒有看見三津枝或是千鶴，和年輕的男性並肩在街上走過。

能够出入江上醫院，和她們相處得很接近的男性，只有境六郎一個。

可是，由香和兩個姊姊不同。有好幾個公務員，還有學生們，常和她來往交際。但是她能很巧妙地絕對不造成只剩對方和自己兩個人在一塊兒的機會。而由香所選的男朋友，也似乎都是能把遊玩和戀愛區別得很清楚的新時代的人。

有一回，三津枝關照由香，叫她不要和男朋友們玩到夜深，不料由香却很乾脆的說道：

「大姊！你們不明白我們這箇時代的觀念！我們分得很清楚啊。比方說吧，哪！在車站北面出口那裏掛牌的北村律師，他那個兒子，大家叫他阿漠的，人生得很秀氣，也很司買脫（SMART），又是東大的學生。我和他大概總跳過二十回曼波了。可是，就縱使再和他跳一百回，他還是他，我還是我！不過是他的舞跳得很好，所以才和他上舞場去的呀！」

這且不言……

總之，這三位姊妹，父親去世之後，她們的生活，環境，將要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一點，對於住在下北澤這箇小都市的人們，是一箇有興趣的談天的資料。

三津枝出門旅行三天之後的晚上。

千鶴從新宿回家。出車站的時候，已是夜裡十點半了。

她今天因爲參加一個同事的餞別會——一位女同事爲了結婚，要離開新宿屋書店——所以回來得晚了。新宿屋書店營業到下午七點爲止，千鶴平時總是準八點半到家。

千鶴匆匆忙忙地正要穿過鬧市那條繁華大街，一家名叫「沙龍」的咖啡店裡，奔出一個青年來：

「江上小姐！」

千鶴聽得叫，回過頭來看見是他，無表情地招呼了一下，還是繼續向前走。

「江上小姐！請等一等！」

青年大踏步追上來，和千鶴並肩走着。——他是銀座六丁目第一流珠寶店「時松」的老板的獨生兒子，名叫松河久一。

松河家離江上醫院不過二、三百公尺，是一所一千多坪的壯闊住宅。他們兩家的父親，從戰前起就是下碁的老朋友。所以到了春天，千鶴們也有時被邀到他家那廣闊的庭園草地上，參加酒會。

由香每年都跟父親去過，千鶴是去年纔隨父親去的。

那一天，久一對千鶴誇說：他家養的熱帶魚如何的好，邀她一同去看。千鶴跟他走

進庭園的一角的温室，沒有想到竟被久一抱着接了一箇吻。

千鶴剛到酒會時，侍役給端來的酒，她以爲是橘子水，喝了一大口，走進温室，酒力就在身體裡發作起來，所以遇到意外，夫去了抵抗的力氣。

千鶴好容易掙脫身，推開久一，就奔回了家，那天夜裡，吞聲啜泣了好半天。

從此以後，久一常常在路上等着千鶴，執拗地釘着她絮叨，但是，千鶴絕不和他說一句話。

「我愛你呀！我想和你結婚啊！絕對不是一時高興和你接吻的呀！」

久一翻來覆去地剖辯，千鶴祇覺得：

——啊啊！討厭！

恨不得兩手掩起耳朵不去聽他。

松河久一的頭腦程度，在第二流的私立大學，還是勉强畢了業的。但是看上去風采還長得不壞，學生時代是游泳選手，所以體格倒很魁梧，品行也沒聽說有特別不好的地方。

如果是由他父母來提親，千鶴倒也未嘗不可以考慮考慮。

但是，現在看見他的臉就討厭，

「江上小姐！求求你，不要這麼討厭我好吧！」

久一釘着不放。

由鬧市轉過彎，就是一條暗暗的大路。

千鶴眼睛一直看着前面，脚步加快，但走到這條暗暗的街上，不免有點害怕。

久一的壯碩的身體，對於年輕的女性，本來應該很具有魅力，但現在的千津看起來，却如同一條獰猛的惡犬，祇有叫人畏懼。

可是，又不能停下來不走。

「哪！江上小姐！二十分鐘……不！十五分鐘也好，我們上那邊「沙龍」坐一會好不好？」

「我忙得很……」

「所以，我不在說嗎！十五分鐘就可以……」

「我沒有什麼和您可談的！」

「不！我有幾句話，一定得請你聽一聽……那一回，我絕對不是偶然的心血來潮呀！」

「不要再說了！……我並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可是，無論我怎麼賠禮道歉，您還是討厭我，祇想溜開。這就是對我生氣的證據嘛！」

街上暗暗的，人影兒都沒有。

千鶴心裡祇是懼怕他的魁梧身體。

「求求您，您別理我好不好！」

「不！您要不聽我好好的道歉的話，到哪兒我也跟定您了！」

這句話裡，含有不顧一切的決心，千鶴一聽，背上好似澆了一盆冷水，立刻向前直奔。

已經快到自己家裡了。她一心祇想趕快逃進家門。

「等一等！江上小姐！」

久一慌忙趕上來，抓住千鶴的手腕。

千鶴越發吃了一驚，使勁摔脫他的手，拚命地向前跑。

久一也不做聲地追着。

千鶴正要奔進自己家裡的大門的時候，久一趕到她的前面，擋住了路。

在門燈的燈光之下，一對青年男女，狠狠地對瞪着。

「除非您答應在這幾天之內和我見面，要不就不讓您過去！」

久一揎拳擄臂的說着，好像這件事是千鶴當然的義務一樣。

千鶴氣得發呆：

——這個傢伙怎這麼皮厚，簡直沒有神經了！

可是，久一却覺得千鶴這時滿含憤恨的臉兒，比過去所看見的她的任何表情都來得美麗。

「讓我走！」

千鶴儘量用平靜的聲音向他說。

「答應我嗎？明天？還是後天？」

「讓我走！」

「答應我！」

正在這時……

從二門那邊，忽然：

「哈哈哈哈！」

送過來一陣爆發的笑聲。

「誰呀？」

久一勃然，回過頭來，千鶴也吃了一驚，向二門那邊望過去。

江上醫院的大門二門之間，是一條七八公尺長的砂道，兩旁種的高高的喜馬拉雅杉樹。二門前的石級上邊，有兩坪多大的一塊階沿（PORCH）。就在這塊卍字花紋的PORCH上，有一條黑影，坐在那裡，也不知道家裡的人怎麼忘了，二門的門燈沒有開，所以在大門口時也沒有注意到這條人影。

「你是誰？」

久一趕向前去，惡狠狠地問道：

「什麼事好笑？」

但是，黑影子還是不開口，祇管抬頭向久一望着。

這時，似乎有人在門裡窺伺着，二門上的燈，忽然「叭」的一下亮了——大概是由香開的。

站在砂道中間的千鶴，也詫異地伸頭望着那人，心裡想，從來沒有看見過呀！一頭的亂髮，寬寬的前額，高高的顴骨，也看不出他是青年？還是上了歲數？深凹的兩隻大眼睛，眼中還帶着笑意，顯得頗有愛嬌。身披一件破破爛爛的雨衣，脚邊放着一隻大皮箱。

「呔！你到底是什麼人？像個偷嘴猫似的，蹲在這裡……」

久一怒吼着，恨不得要咬他兩口。可是，對於這個人似乎沒有什麼效力。

這人徐徐地站了起來，悠悠的道：

「對不起！在這裡坐了一箇多鐘頭，正在悶得發慌，這時候，看到任何無聊的事，也會覺得有趣咧！」

「什麼？無聊的事？我在這裡懇切地向千鶴小姐說話呀。你覺得好笑嗎？」

「是啊！剛纔我笑啦。看起來，應該是覺得好笑纔笑的吧！」

「你他媽的見了鬼！」

久一一拳飛向他的頰上。

這人被打得一幌，「噹」的一屁股坐在地下。

在千鶴的眼中看看，就好像是一頭猛犬撲噬瘦犬，越發覺得久一橫蠻可厭。

「不要動手！」

千鶴奔到二門上，瞪着久一。

「您認識這個傢伙？」

「不認識。」

「那麼您別管我們的事！」

「我討厭使用暴力！」

這人緩緩地從地下爬了起來，也不知他向誰說話，還是悠悠地道：

「不！沒有關係！大家都是男子漢，偶然幹這麼一仗，倒也不壞！」

「什麼？」

久一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這小子想幹一仗？」

「倒也並沒有這種嗜好。不過，你好像火頭兒還不小，我也稍稍有點來了氣啦。而且，看起來，這位小姐，似乎很討厭你，既然這樣，我挨了一錘，就沒有縮頭一走的道理嘍！」

「他媽的，你這小子大概是想硬闖進門兒賣東西的小販子吧？讓人家趕出大門，還充好漢吶！」

久一一面罵着，第二拳又飛過來了。

這一回，這人有了準備，一偏身軀就閃過了。

「不要動手！」

千鶴拚命叫着，但是久一已經連嚷帶罵地撲上去了。

這一場架，祇是久一的片面的攻擊，燈光之下，祇見久一的兩腕飛快地揮動着，千鶴看了覺得非常可怕。

千鶴看不出，事實上，這人却是綽有餘裕地應付着，使久一的攻擊一下一下都落了空。

一瞬之間……

這人的手脚，剛開始顯出異常敏捷的動作，久一的身軀就飛起來了。

五尺八九寸的大個兒，在空中畫了一條弧線，被摔向地上，「呱噠」！發出很大的響聲，千鶴嚇得噤住了。

久一就此長長的一條躺在地下不動了。

這人慢慢蹲下身去，好像扶醉漢似的。

「嘿！不要緊！起來起來！」

一邊說着，一邊來抱久一。

他的語調，動作，都含着不假虛飾的幽默天眞，把一場格鬪的緊張都冲淡了。

久一並沒有摔昏過去，這人正要將他攙起身，他哼了一聲：

「他媽的！」

自己拔地爬將起來。

接着，趁這人不防備，向他頭上「邦」的揍了一拳，脫兎似的向門外奔出去了。

這人一面苦笑，看着千鶴道：

「唔！不錯，這位紳士，無怪您要討厭他！」

千鶴還沒有來得及答話，不知什麼時候，由香已開了二門站在那裡，向這人說道：

「您賴在這門口不走，倒表演了一下西洋騎士的風度哩！不過，您的柔道不壞呀！」

這人笑嘻嘻的道：

「可是，打架總不是好事。摔了他一交，我的肩膊反倒痛的不得了」。

千鶴小聲問由香道：

「這是哪一位？」

「不認識嘛！」

由香滿不在乎地答着。

「不認識？由香……這位先生是上……我們家來的客人吧？」

千鶴詫異地向這人看了看。但是她的眼中，很表示着好意。

由香也不顧這人在旁聽着：

「這個人來得古怪嘛！……我以爲是個瘋子，把他趕出門，關了燈的！」

這人聽了，祇是微笑着站在旁邊。

千鶴重新向他問道：

「對不起！您尊姓？」

「我叫川伏道太郎。」

這人通過姓名，鞠了一躬：

「這……這眞難說。」

川伏道太郎把一頭亂髮抓的刷刷直響。

「爲什麼呢！您有什麼難說的？」

「我想見着江上博士……也就是，想暫時在府上借住幾天，所以纔來的。」

千鶴聽到這句話，馬上又提高了警戒心，冷靜地道：

「先父前幾天去世了。」

「剛纔已聽到這位小姐說過……這，怎麼辦！……」

「您和先父很熟嗎！」

「是啊！也可以說熟，也可以說不熟……」

川伏道太郎的話，越來越古怪。

「我們從來沒有聽到先父提起過您的大名……也許我們姊姊知道，可是偏巧姊姊又出門旅行去了……」

「剛纔這位小姐也說是非得姊姊回來纔明白，所以我就坐在門口等着……您說的話也是一樣。而且又說是出門旅行去了。照這樣子。我就坐到明天早晨也沒有用是不是？」

「要是明瞭了原因，也並不一定不留您住……我們家裡，都是女孩子呀！」

「我保證我自己還不行嗎？」

由香插嘴道：

「笑話！淨說這種滑稽的話，所以人家纔不相信你嘛。別的不說，剛纔這一場架，您還眞有幾手呀。要是把您留下來，也跟我們打開交手仗，那可不得了啦！」

看這樣子，在千鶴沒有回來以前，由香和道太郎已經爭執過一番了。

「剛纔我是正當防衛呀！」

「不管怎麼樣，您摔那個不良少年的氣力技術，都很厲害！危險危險！……您請走罷！」

由香說得一點沒有通融。

「可是……」

道太郎又搖頭了：

「我是今天纔到東京的，身邊一箇錢也沒有。」

千鶴和由香，面面相覷。

這人不是一個流浪漢嗎！父親在世，在甚麼地方和這流浪漢相識的呢？唔！不對！說不定父親完全不認識這個人呢！

道太郎感覺得姊妹兩個的態度忽然僵硬起來了：

「我到東京車站的時候，並不是身無分文的啊。可是等到我出了這下北澤車站，不知道甚麼時候，放在裡面口袋裡的錢包兒會不見了。唔！東京這個地方眞可怕呀！」

道太郎雖這麼說着，臉上的表情却一點陰暗也沒有。

眞是個怪人，從剛纔被松河久一打了一拳的時候起，他的態度就沒有絲毫改變過，

始終是明朗的。

「總而言之，您先請回好不好？」

千鶴連忙打開手包，拿出五張一百元的票子：

「失禮的很！您拿去住旅館……」

把鈔票遞了過去。

這也包含着感謝他剛纔擊退討厭的松河久一的酬報之意。

道太郎的臉兒開始緊張了：

「我不是要飯的！」

「不過……」

「既然叫我走，我當然走……對！是我錯了。這麼夜深的時候，突然找了來，想寄住在府上，確實太沒有常識了。我從做小孩子的時候起，就是沒有常識的。我祇覺得自己問心無愧，就常常做出無常識的舉動來……因此也吃了很多的虧。可是，我到死爲止，無常識的行動還是要繼續下去的。因爲我自己並不後悔呀……」

道太郎說着，哈哈的一聲乾笑，把旁邊放的大皮箱放平下來，打開箱蓋。

千鶴和由香凝神看着，祇見他從皮箱裡拿出一箇紙包，遞了過來：

「請把這箇收下，供在令尊的靈前好吧？」

千鶴不敢接，反退後一步。

「這又不是炸彈！」

道太郎笑嘻嘻地把紙包打開。

裡面一顆黃豆大的黑眞珠，躺在絲綿上，映着燈光，發出神秘的半透明而温雅的光澤。

「這就叫：『渡津海畔眞珠顆。拾得歸來與妹看』咧！」

道太郎居然很風雅地哼出萬葉集中的一首詩來。

由香伸長頭頸望着：

「眞美！這是眞的吧？」

「當然是眞的！好容易找到這一顆，想叫江上博士歡喜歡喜，不料已成古人……」

千鶴聽了這句話，剎那之間，腦子裡閃出一箇回憶：「哦！……要不……」

千鶴盯着太郎臉上，問道：

「您就是在印度可隆坡待過的那位先生吧？」

「我在那裡待過的啊。」

道太郎點頭。

「啊啊！這樣說來，我聽到先父提起過。」

千鶴眸子立刻發了亮，回頭問由香道：

「由香也記得吧？哪！爸爸在錫蘭島，替土人的盲腸炎動手術，土人反而誤會了想來殺他的那回事。」

「不知道呀！爸爸回國的時候，我剛巧住在山形的嬸母家裡嘛！」

「噢！對了！那麼你沒有聽到說。」

江上博士在四年之前，曾到西德出席世界醫學會。這些醫師歸途之中經印度政府的邀請，曾到印度各地去過。

江上博士是在錫蘭島上岸的，剛巧這時，碰到一個採珠的土人，發了盲腸炎，痛的受不了，來不及徵求他家屬的同意，就替他開刀，救了他的命。

不料，這土人的家屬，是最迷信的摩亞人，聽說用刀破開了肚皮，立刻認爲江上博士是惡魔的化身，非報仇不可，商量着要殺他。

這天夜裡，博士正在宿舍納凉，突然三個精壯的土人，手揚蠻刀，衝了進來。

幸而，博士的隔壁房間裡，住着一位從日本到此地來研究眞珠的青年，聽到聲音不

對，跑了過來，幾下子就把這些土人打躺了。

「是您呀？救了先父的……」

「哈哈哈哈！這這……」

道太郎有點不好意思，又抬起手來撓頭。

「爲什麼您不早說呢？」

「不！這又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

「可是，您要不說……先父雖曾把您的姓名告訴過我們，我又忘了……眞是太失禮了！」

千鶴臉上重又浮起對他趕走了久一的感謝，心裡想：這可眞巧！同時，又覺得剛纔還把他當作身無分文的流浪漢，未免見識太淺薄了。

千鶴既然知道他是父親的救命恩人，這就用不着躊躇了。

「請進罷！」

由香還不服氣：

「啊喲！千姊！留他住下嗎？」

「是啊！這位先生是爸爸的救命恩人嘛！」

× × × × × × ×

房裡一架八音琴座鐘，叮叮咚咚的響起來。

道太郎被它叫醒了。

他的習慣，早晨一醒過來，在被窩裡是一分鐘也躺不住的。

起身之後，盤膝坐着，環顧屋裡，自己叨念着道：

「這間房給我住，太嫌好了！」

他昨天夜裡聽得說，這間房，是江上博士的起坐間。裝修，擺設，掛的書畫，一切都很講究而雅緻，可以看出主人的胸襟不俗。

昨天夜裡，千鶴引他到這起坐間來，對他說：

「隔壁就是書齋，您隨便用，別客氣！」

千鶴因爲是自己父親的救命恩人，所以毫無顧慮，熱心體貼地招待他，道太郎不能不深深的感動了。

由香呢？似乎還有點不願意。但是，道太郎對於由香這種態度，倒反覺得另有一種親近之感。

設身處地替她們想一想，一個素昧平生的人，走上門來，就想借住幾天，根本就已

够冒失的了。至多，答應讓他在門房或是下房裡暫時住幾天，也就值得感謝了。而現在竟叫他住到這麼漂亮的房間來，他當然要不安了。

道太郎被引到這裡來時，大窘之下，曾經竭力推辭。

千鶴笑道：

「除了這裡，再沒有房間了嘛！」

跟着就替道太郎把被舖好了。

道太郎非常不安，說道：

「你要這樣的客氣，我連三天也住不下去啦！」

今天早晨醒來四面看看，還是覺得這箇房間太漂亮。道太郎向自己說道：

——不行！還得請她們給我換一間！

道太郎長到這麼大，從來沒有住過這樣好的房間。十二歲時，便父母双亡，天涯孤獨。被寄養在親戚本家們家裡，住了一處，又被轉送往另一家，及至苦學成人，在水產學校畢業之後，就開始了流浪生活。

最初到上海，認識了一位阿根廷的傳教士，跟他到了倍諾愛勒。後來，轉往巴西，在聖保羅的日本輪船公司做事。渡過大西洋，覺得西班牙很不錯，就在那裡住了三年多

。又在法國，義大利流浪過一箇時期之後，因爲戰事關係，被强制送回了日本。

戰後，他進大木本眞珠公司做事，也是存心想找機會到海外去。果然達到目的，公司派他上錫蘭島研究眞珠。這是五年前的事。

在這長久的流浪期中，道太郎生來的善良性格，居然還保持着絲毫沒有改變，眞可以說是一件奇跡。

道太郎伸了一個大懶腰，站起走到走廊裡，把窗戶打開。

附近的小學校，大概正在開運動會，擴音機裡播出童謠歌聲，高高低低地順風傳來。當中還夾着孩子們哇哇的歌聲。

道太郎微笑了。對於他，沒有比小學時代的回憶再幸福的了。父親、母親，都是無比的好人。自從道太郎知道人事之後起，就從來沒有被父母叱罵過。只因做了孤兒之後的境遇太悲慘，所以更覺得在父母庇蔭之下的小學生時代，簡直如在天堂。

——我也差不多應該安定下來結婚了吧？一男一女，生兩個孩子……。

道太郎一面這麼想着，無意之中向樓下一看，由香正在草地上跳繩呢——這是她的美容體操。

橄欖青的襯衫，高高捲起衣袖管，穿着一條純白的短褲，雪白的四肢，在朝陽之下

跳躍着，彷彿是一匹壯健的斑馬。

「早哇！小姐！」

道太郎大聲一叫，由香抬起手掌，擋着陽光向上望着，答道：

「您早！寄食先生！」

她的敵意，似乎已經消除了。

「我—下樓到您那裡去好吧？」

「請過來……」

道太郎走到院子裡，由香正盤膝坐在草地上吃蘋果呢。

「看您這樣子，生活在世上，的確是愉快之至的一件事哩！」

「是嘛！」

由香把膝蓋上放着的第二隻蘋果遞過來：

「川伏先生！您本來是做什麼事的？」

「是啊！我算做什麼的呢？並沒有決定呀！」

「眞珠的研究，已經完了嗎？」

「不，並沒有完。不過大木本眞珠公司不要我了。」

「爲什麽？」

「公司派我上錫蘭島，期限本來是兩年，可是我自動地住了五年。」

「在錫蘭島上有了愛人吧？」

由香說着，臉上好像在說：「猜中了吧？」

「不！沒有找愛人。一心祇想找黑眞珠，始終沒有成功。」

道太郎答着，一點笑容也沒有，一面不客氣地細細端詳由香長長的胳膊和腿，說道：

「年輕小姐的皮膚，要比眞珠美麗幾百倍咧！」

由香不能不懷疑了：這個人一箇錢也沒有，一樣目地也沒有，跑到東京，還能這樣優游自在，萬事不關，他的神經，究竟有沒有毛病呢？

「川伏先生以後打算做些什麽呢？」

「是啊！做什麽呢？」

「要想在東京找一箇工作，可要比到東京灣檢一顆眞珠還難哪！」

「是嗎？」

道太郎毫不動容。

由香有點焦躁了：

——這個人大概不是天才，就是渾蟲，總不出這兩種之外。

「您還『是嗎！是嗎』的不在乎？身邊分文沒有，倒眞沉得住氣啊！」

「總還可以混到一口吃的吧？不會餓飯吧？」

「不行不行！……您看報上，每天都是生活困難，全家自殺，個人服毒。在東京哪！當天的飯都混不到，走投無路的人，有二十萬哪！」

「唔！」

道太郎抱起膀子，望着青天：

「還是留在印度的好，不該回來的！」

「啊喲！川伏先生剛打印度回來的嗎？」

「昨天在橫濱上岸的。」

「那麽，上了岸就一直到我家來的是不是？」

「東京一個熟人也沒有，不！我想：日本全國，能留我住下的，只有您府上呀！」

「啊喲喲！可了不得！」

由香驚的呆了，站起身來，千鶴來到走廊邊上：

「由香！六郎來了」！

道太郎回過頭來一笑：

「喲！……」

千鶴也明朗地微笑招呼：

「您早！」

由香奔過去，「拍」！跳上走廊，壓低了嗓子：

「千姊！這人想兩年三年地住下去哩！」

說完之後，向二門那邊跑去。

診察室裡，六郎坐在病人坐的那把椅子上，正在發呆。

由香站在門口，瞪着他的背影，恨得咬牙切齒地，走近前去：

「呔！不良少年！」

六郎轉過頭來，由香一把就擰住他那端整的鼻子。

「哦！痛！」

「恨不得揪掉它！」

由香骨冬一聲，坐到父親常坐的轉椅上：

「我要審你！現在我問你答，扯了一句謊，我可不答應的啊！」

「你想問什麼事？」

「你懷着什麼目的到箱根去的？」

「唔？你知道了？」

六郎一驚。

三津枝動身旅行的那一天，由香打電話到六郎家裡，想約他看電影去。

六郎不在家，他的母親接的電話，她告訴由香：

「他說什麼借了朋友的一輛摩托車，也不是到箱根還是什麼地方去了，所以今天也許不回來呢。」

由香聽了，不由心裡吃了一驚。

從那天起，直到今天，這箇問題，不知道在由香心裡翻了多少過兒。

——阿六一定是上箱根追大姊去了！

這箇刺激，對於由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的創傷。

嫉妒會如此激烈，自己也覺得可怕，但也因此明白了：自己在心的深處，實在是愛着六郎的。

但是，由香沒有再去找六郎。她的自尊心不許她這樣做。過去，把六郎當作奴隸似的使喚着，事到如今，再跪到六郎面前，求他施與愛情，她是寧死也不肯這樣做的。

說實在話，很早以前，由香就等着六郎向她開口表示：

「由香！我愛你！」

由香心裡已經決定：如果六郎這樣表示，自己決不再逗他，那時一定要誠意地給他答覆。

可是，現實却把由香一相情願的夢，打得粉碎。

六郎原來愛的是大姊！

由香這三四天，都在深夜時嗚咽啜泣。可是誰也不知道。

連生活在一起的千鶴都沒有注意到。由香白天還是保持着平時的天眞愉快。這就是她堅强的地方。

「老實的供出來罷！你上箱根HOTEL追三津枝姊姊去的吧？」

「啊！去了呀。」

六郎也不再推賴了。

「去了，以後，怎麼樣了呢？」

「這件事，我沒有向由香報告的義務吧？」

「有！大大的有！」

「爲什麼？……」

一瞬之間，由香的表情僵硬了，兩眼使勁盯緊了六郎。

六郎覺得她的眼神淒厲，祇得向她吧嗒吧嗒地霎眼。

忽然，由香站起身來：

「我愛阿六啊！」

說過之後，由香眼中漸漸汪着淚了。

自己本來不肯這樣表示的，現在竟衝動地說出了口！……覺得自己太可憐了。

六郎聽了，皺了皺眉，也倏地站了起來，轉過臉去，背向着由香。

沉默了一會之後，六郎纔慢慢的說道：

「三津枝姊姊不理我，她完全沒有把我放在眼裡！」

命運的邂逅

一箇天色微陰的下午，風兒奄奄地，也不熱，也不冷。

三津枝和送行的高木友子，正坐在大阪天保山的關西輪船公司的候船室裡。她們在女子醫專上學的時候，是最要好的朋友，這一次三津枝來訪他，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在京都奈良遊玩了三天，現在要經別府航路，渡過瀨戶內海了。

友子握着三津枝的手，戀戀不捨地道：

「眞捨不得就這樣分手啊！」

友子從學生時代就生得胖胖的，現在她在鳴尾的一家大婦產科醫院擔任副院長，十年不見，不但氣派十足，身體也發福到八十公斤了。

像這樣一位堂皇胖大的女士，忽然發出這種感傷性的聲音來，大概旁人看見也覺好笑吧？後面長椅子上的一位紳士，也回過頭來向這邊看着。

他就是間木俊一郎。

間木俊一郎膝上，還抱着一個七八歲左右極其可愛的女孩子。

友子也不知道後座有這樣著名的文學家在聽她們講話，又接着說道：

「哪！三津枝！我們這獨身生活眞過的够啦！」

「可是你還不至於吧？」

「什麼話！不過，近來，我也有了一個叫我傾心愛慕的人啦。可是呀，對方一點也不把我放在心上。我誠懇地坦白地向他說：我喜歡您！他祇是格格地笑，不當眞話聽。你倒說說看！人胖到八十公斤也好，九十公斤也好，可是談戀愛的資格和權利總還有吧？」

「那是啊！……那麼，你竟一回也沒有成功？」

「是嘛！可憐不可憐！到醫院裡來的女客裡面，此我生得還要醜的，此我還要胖的，簡直像啤酒桶的，有的是！可是她們一個個都找到男人，肚子大了，來上婦產科醫院。我也別儘忙着替她們刮子宮，接生哪！偶爾自己也想生一兩個嘛！」

「偶爾？說得眞妙！」

三津枝明白：友子嘴裡好像是在說笑話，心裡實在迫切認眞得很，所以越發覺得好笑。

「不過，客觀地看起來，我和男人沒有緣，也許是沒有辦法的事，可是三津枝直到今天一個愛人也沒有，無論怎麼說，總是一件奇蹟嘛！像你這樣絕世的美人……」

「沒有機會嘛！」

「機會？……嘿！機會這東西，是男人給我們製造的啊！爲了引起男性製造機會的野心，所以你纔這樣美麗……東京那些男人，竟撩開你不來追求，這不是瞎了眼

嗎！」

友子聲音越來越高，三津枝怕給旁邊的人聽見，直是擔心。

剛巧這時，擴音機裡報告了：

「耽誤各位等候了好久，現在開往別府的船，已經準備好了，請各位旅客上船！」

坐在長椅上的旅客，一齊站起了身。

三津枝也站起身來，無意中向後面一望，看見了那位紳士，不覺一怔：

——這不是間木俊一郎嗎！

三津枝瞪着訝異的眼光，向他那端整的側面臉兒望着。

一年多以前，三津枝在神田公共講堂，聽過這位美貌的法國文學家的演講。

他的風采，祇要見過一面，就能留給人長久不忘的印象。而演講的內容，也很精彩動人。

當時，三津枝曾想道：這樣才貌双全的人，他的太太，不知道怎樣的漂亮哩！

從此，三津枝對於他發生了興趣，就留心閱讀間木寫的文章。最近，在一本雜誌的隨筆裡，知道他的太太去世了。

三津枝又想道：

——這位太太大概是太幸福了……消受不起了啊！

友子這時也看見了間木：

「喂！你瞧！那位紳士！日本人裡很少見這樣的美男子哩！」

「他是間木俊一郎啊！」

「間木俊一郎？做什麼的？」

「少壯派裡最優秀的法國文學家。好像是城南大學的副教授吧！」

「唔！像這樣紳士，和三津枝纔眞是一對兒呢……不過，不行吶！他帶着孩子呢，一定有了太太啦」。

三津枝正想說：「不！他的太太已經不在了」，連忙咽下去沒有說出來。

間木手裡牽着的女孩子，也極其美麗。

——把這麼可愛的孩子丟下來……他的太太心裡多麼捨不得呢！

雖然事不關已，三津枝想到這裡，也覺得心痛。

間木俊一郎並不知道背後有這兩位女性注視着自己，只覺得手裡攙着的孩子，舉步無力：

「怎麼啦？美奈！這麼沒有精神！」

從東京動身的時候起，美奈就盼着要坐船，可是現在快要上船了，却這樣沒精打彩的。

美奈抬頭望着父親，微微一笑，笑也笑得微弱無力。

美奈是個腺病質的孩子，她的母親良江去世之前，一直都替她的健康擔心。

間木摸摸美奈的前額，好像並不發熱：

「沒有什麽吧？美奈！要是不舒服，我們也可以改明天搭船啊！」

「爸爸！不要緊！」

美奈自從有知識以來，母親就已躺在病床上，所以她是一個極乖巧聽話，寂寞地長到現在的孩子。

父親雖然盡量匀出時間來和美奈玩，但是自己忙着要寫稿子，沒有辦法像普通人家那樣的一家團聚。

美奈也漸漸地養成一種成人的心理，儘可能的不去麻煩父親。

船上響起開船的鑼。

碼頭上、船上，無數的五彩紙條子（TAPE），互相擲過來，接過去，惜別的情緒，更加高漲了。

三津枝在後甲板上靠着欄杆，微笑俯首看着碼頭上的高木友子。

賣紙條子（TAPE）的走到友子跟前，她買了一餅，叫道：

「嗨！」

向船上扔過來。

她使勁太大了，紙條餅子由三津枝頭上飛過去了。

三津枝慌忙轉過身來拾，不想又吃了一驚：

「啊喲！」

她後面站着間木俊一郎，正好把友子拋來的紙條餅子接住——他一個人站在這裡，那個女孩子大概留在艙裡。

他把紙條子遞過來：

「您拿着！」

三津枝不禁臉上發紅，向他鞠躬：

「謝謝！」

這一來，不知不覺地，三津枝和間木就並肩站在欄杆前面了。

下面友子在碼頭上抬頭看見，也不知道她想到什麽地方去了，只見她用手掌撐在唇

邊，叫道：

「好極啦！日本第一的一對兒呀！」

乍一聽，還不清楚她叫的什麼意思，可是旁邊的間木「哈哈哈哈」一笑，三津枝纔會過意來，不由得臉上又是一陣紅。

間木眼睛向友子笑着，一面對三津枝道：

「這位小姐有趣得很哪！」

三津枝一時也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

這時，她纔想起，剛纔在候船室和高木友子談的話，間木就坐在後面一排椅上，一定都被他聽了去了。

三津枝掙了半天，纔向間木說道：

「眞對不住！這個人，生來就是這麼嘴沒遮攔的……」

間木向三津枝微笑道：

「這不很好嗎！這樣的人，纔會給世界上帶來明朗啊！」

友子在下面，看到兩人說着話，格外故意誇張，一隻手掩着胸膛，裝作看得要暈過去的樣子。

「友子這個傢伙瘋啦！」

三津枝嘴裡雖這樣嘰咕着，却抑制不住心上一股又羞又喜的興奮。

船快要開了。船員們正要抽起棧橋。

正在這時，一個男旅客，大踏步穿過送行的人羣，跨上了棧橋。

船員催促道：

「請快一點！」

但是這人慢慢地並不着慌。

這人左邊的手臂，從肩膊以下整箇斷掉了，左袖扁扁地曳着插在衣袋裡，臉上帶一副黑眼鏡，一頂銅盆呢帽，深深地覆在眉上。皮膚青而發黑，但是鼻樑，嘴角，凹凸很顯著，看上去好像是西洋人。

這人走過棧橋的一半，無意向後甲板那邊一望，忽然一震，停住了脚。

船員們叫道：

「請快點！」

這人聽得叫，低倒了頭，慢慢地跨上了船。

但是他想要看看清楚那使得自己驚愕的人，立刻又走向後甲板上的休息室，站在門

口。

休息室裡，有一箇女子高等學校的旅行團擁在那裡，這人就隱身在這一羣女學生的後面，向甲板上凝視着。

他的視線，緊盯着三津枝。

他的嘴唇，微微地動了：

「她是三津枝呀！沒有錯！」

他自言自語，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但是却含着無限的悲痛感慨。

接着，他又銳利地端詳着三津枝旁邊的間木俊一郎。

他的眼中，把三津枝和間木，看作很親密的一對。

確實的，在旁人看起來，是難怪人家要誤解的。三津枝向間木微笑的表情，實在含着一種自然流露的媚意。

擴音機裡奏出了「螢之光」曲，這艘開往別府的「綠丸」，徐徐地離了岸。

「再見！」

「保重！」

惜別的呼聲，湧向微陰的天空。

三津枝想：今日一別，又不知要幾年之後，纔能再會到這位知心好友，想到這裡，不免黯然。

友子的心裡：大概也是一樣，她眼裡已汪了淚。

船却不顧離人的情緒，加快了速度。

船掉了方向，碼頭看不見了，間木很客氣地先向三津枝招呼：

「很失禮！」

就走開了。

「不敢當！」

三津枝也鞠了一躬，望着他高高的背影，心裡祈禱着，希望在抵達別府之前，能有機會和他再晤談一次。

這時，休息室裡，那個凝視三津枝的帶黑眼鏡的旅客，已經不見了。

三津枝進了三等船艙。小小的一間房，分做上下舖，一共六個舖位，當中，只有半坪大的小空間，乘客們都躺在每人的舖上。

三津枝的位置，是靠窗戶的下舖。

三津枝向床頭輕輕坐下，由圓窗向外眺望着海景。

三津枝忽然幻想：如果自己今天是遠赴外國，需要在船上渡長長的一箇月的航海生活……爲了解除途中的寂寞，恐怕就必須要找一個談話的伴侶了。

三津枝的腦子裡，已經深深地印上間木俊一郎的風姿了。

——要是有他和他小姐做伴……

× × × ×

在最下層船艙，空氣混濁的三等室的一隅，那個黑眼鏡的人，仰臥在床上。房間已經客滿了，可是在這人的周圍，却空着一圈。乘客們對於這個狀貌特殊，又只剩一隻胳膊的人，自然地懷着敬而遠之的畏懼。

這人也明白這種情形，對於自己的被人家厭棄，正在心裡自嘲着，他覺得自己身邊無人敢來接近，形成這種空洞，正象徵着自己在這人世上的命運。

他一面自嘲，一面仍在微暗的室中，描繪着剛纔望見的三津枝美麗的容姿。

——會在這裡碰到她，這是多麼巧的事啊！

他重又想起剛纔發現三津枝時自己的驚愕，黯然嘆息：

——十四年！啊啊！十四年了！

他是誰？

他就是境正一。

正一並沒有陣亡。他活着回來了。

可是，他既生還日本，踏上故土，爲什麼不去找三津枝呢？要說是自己殘廢了，自慚形穢，不去和三津枝見面，那麼爲什麼不回到母親和兄弟六郎住着的自己家裡去呢？對於母親和弟弟，沒有自慚形穢的必要呀！

不管是由於什麼原因，他竟能割捨骨肉之情，一定已變成一個完全的虛無主義的人了。

他這種冷血的虛無主義，由於今天碰到三津枝，却被打破了。正一的心裡，舊創迸裂，正向外冒着熱的血液呢。

他心裡雖不願想，但仍不能不想起十四年前和三津枝在箱根HOTEL的往事。

——那一天，我向三津枝說過：「我雖然希望生還……可是，如果不幸陣亡，想起今天的光景，死也瞑目了」；對啦！我應該心裡抱住那一晚的幸福而戰死的！還是死了的好哇！老天爺跟我一開頑笑，我就沒有死得了……去國十四年，今天可回來啦……沒想到，碰到三津枝，還得這樣藏藏躲躲地不敢露面！眞他媽的窩囊！……

正一想到這裡，不由哼出了聲。

旁邊的客人，都吃了一驚，畏縮地轉過眼來看他。

正一動也不動，直瞪着空中出神。

晚飯開過之後，正一爬起來，走出船艙。

外面已經天黑了。

正一走到後甲板，先前三津枝站着的地方，靠着欄杆。

對面欄杆邊有七八個女子高校的學生，正在眺望夜間海景。

正一好像吐出堵塞在胸中的苦惱似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他重又對自己說道：

——那個同伴的紳士，大概是三津枝的丈夫吧！

正一是一箇禮拜之前，回到日本的。他是偷渡回來的，悄悄地在橫濱上了岸。

但是，沒有往東京去。

母親和弟弟，現在怎樣生活着？三津枝的環境，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沒有？這些都是他急於想知道的。他之急於想知道這些問題，簡直等於旅行沙漠的人，乾渴欲死，望見遠處有一塊綠洲的心情一樣……但是，他竟把自己這急切的希望硬壓制下去了。

不幸的命運的齒輪，逼着他走向不許接近骨肉，不許接近愛人的奇異立場，把他的

一切希望，都打得粉碎。

可是……

正一若是知道三津枝這十四年來是孤獨地渡過的，他心裡覺得怎樣呢？假使再知道就在三天以前，她還在箱根HOTEL那間紀念的房裡獨自沉思回憶，他又將如何呢？

是不是他仍然躲着不和三津枝見面呢？

正一點了一枝煙，使勁吸着，向自己的心低語道：

——但是，看見了三津枝和她的丈夫在一塊兒，切斷了我心裡無論怎樣切不斷的留戀，這不反而很好嗎！

十六夜的月亮，從雲層中顯出臉兒來了。在月亮和月光照映的海面中間，有一架亮着紅燈的噴射機，飛快地駛了過去。

背後聽得有高跟鞋的步聲。

三津枝過來了。

在餐室裡晚餐的時候，三津枝很盼望能見到間木，但是不知道爲什麼，間木沒有出來。

三津枝不免失望，無聊地走到甲板上來散悶。還沒有走過幾步，就看到那邊欄杆上

靠着一個人，她的脚步停下來了。

這人斷掉一隻胳膊，袖子扁扁地插在衣袋裡，悄然地站在月光之下，這副光景，非常叫人害怕。

三津枝悄悄地轉過身，仍舊回到休息室去了。

正一也不知道這背後走過來又折回去的就是三津枝，他慢慢地離開欄杆，走下梯子，回到船底的艙裡。

三等室的一隅，和先前一樣，還是空着。旁的地方可擠得脚都踏不進去……

——停！

正一一骨碌倒在舖上，心裡好像已聽到乘客們無言的抗議：

——大概他們心裡都在說：這麼窄狹的日本，可容不得你這種令人害怕的人，趕快滾到國外去罷！

——不用費心，我馬上就滾！這次回日本來，本來就是這箇打算嘛！

××

××

××

三津枝回到艙裡，躺在床上，把床幕拉攏起來，心裡想道：

——他怎麼沒有出來吃晚飯呢？

她又想起，這次決定出門旅行的時候，由香曾向她說道：

「大姊！說不定有一段很好的『戀愛的冒險』在等着您吶！」

——我眞是發了昏！

三津枝又自己叱斥自己：

——這樣下去，簡直這趟出門，好像就只爲了滿天下去找愛人啦！偶然邂逅的一位異性，和他還不過談了兩三句話，就這麼走心嗎……我是自己騙自己，自己給自己催了眠啦！喂！你放清楚點！女醫生！

正在這時——

房門開了，進來一個人，低聲叫道：

「江上先生在嗎？」

「在！」

三津枝拉開床幕，向外看去，一個穿白制服的侍役站在床前：

「打擾您啦。江上先生！您是醫師吧？」

他一定先已查過船客名冊的職業一欄了。

三津枝點點頭。

侍役接着說：

「這……很抱歉！船上有一位客人，忽然不舒服起來了……又是突然發作的，假使是一種非立刻治療不可的病，恐怕不能等到船到別府再想辦法……能不能麻煩您，給她看一下……」

「病人是不是學生？」

三津枝馬上想到旅行團的女學生。

「不！是小孩子。」

「啊！……」

三津枝腦子裡閃動了一種預感，趕快跳下床：

「你領我去！」

「謝謝您！」

三津枝猜的一點不錯，病人果然是間木俊一郎的女兒美奈。

美奈已從艙裡被移到特別室。

間木黯然低頭看着孩子睡着的臉，忽然看見跟在侍役後面進來的竟是三津枝，驚得張大了眼睛：

「他們說船上有醫師，原來是您哪！」

「噢！我是小兒科呀……」

「啊！那好極了！」

間木臉上登時發了亮。

「令愛怎麼樣了？」

三津枝俯身看着美奈。

小臉兒發着蒼白之色，奄奄無力，昏昏沉沉地睡着，叫人看着很是可憐。

「上船之前，就覺得有氣無力地，我總以爲沒有大關係，沒想到五點鐘的時候，忽然吐起來了。起初還當她是暈船，後來越看越不對了！」

間木悲痛地說着。從他的聲音，也可以聽出他對於自己這無母之兒，是多麼的痛愛。

三津枝伸手摸摸美奈的額。

不發燒。可是脈搏微弱無力。

三津枝診察完了，回頭問間木道：

「她吐的，有沒有咖啡色的東西？」

「那……唉！這孩子！雖然自己病了，還像大人一樣，怕人家討厭。自己雖掙扎不起來，到了要吐的時候，還招手叫我遞給她。她吐在毛巾上，扔到窗子外面去了。……後來……就這樣昏睡過去……」

這一段話，三津枝聽着，不能保持平靜了。一個無母之兒，還這樣體貼父親，顧慮旁人，她聽着心裡不能不難過。從這一點說起來，現在的三津枝已失去醫師的冷靜了。

三津枝低頭裝作思索的樣子，等心裡的動搖平靜下來之後，纔問道：

「令愛從前發生過『自家中毒』的現象沒有？」

「自家中毒？……唔！對了！四歲的時候發生過一次。……現在是自家中毒嗎？」

「大概……」

三津枝把腦、腎、消化器官等等的病狀，逐一地提出問了間木，以往都沒有這些症象。

她又低頭試嗅美奈微弱呼吸的氣息。覺得有一股酸臭。

「我想是自家中毒！」

「怎麼辦！暫時還不能走動嗎？」

「噢！看這情形，總得一個禮拜……」

間木抱起手膀沉吟。

「請問，您打算上哪裡去？」

「內人的母親，住在博多。想把這孩子寄在她那裡……我想海岸地帶，對於孩子的健康上也許好，這一次就是帶她到那裡去。我是鰥居，照應孩子實在累不過來。」

間木的話裡，還含着對於病妻多年看護的疲勞，說完，寂寞地笑了笑。

「從別府到福岡，要帶着她坐火車，現在可不行呢。」

「那麼，就只有在別府住幾天旅館了。」

間木說着，皺起了眉毛。

他躭心：旅館肯不肯讓病人住進去呢？

「這個我倒可以想辦法。」

別府的第一流旅館裡，三津枝有熟人。

有一個女子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就是嫁給別府一家旅館的小主人的。這一次三津枝旅行要到別府，也就是因爲有這個同學在那裡。

「但是，不會給您添麻煩嗎？」

「不！您一點不必躭心！」

「對不起！這回有您幫忙，眞是救了我們！」

間木重又深深地鞠躬。

××

深夜……

××

三津枝和間木，一直分坐在床的兩邊守着美奈。

三津枝把身邊帶來的鎭靜劑羅蜜那，替美奈打了針。

美奈又吐了些黑色的東西，之後，脈搏稍稍有力了。

「您請安息罷！」

間木讓了好幾次了，但是三津枝只是搖頭。

三津枝道：

「這是我們醫生的任務……」

說着，還故意明朗地笑了一笑。

事實上，三津枝這樣坐着，很感覺愉快。好在美奈又不是重病。像這樣，看護着一個有痊癒希望的生命，而和這位紳士對面坐着，她甚至於盼望這段時間能永久繼續下

去。

間木望着凝視着美奈的三津枝側面臉兒，端麗得如同雕刻出來的作品：

「像您這麼美麗的小姐，竟是一位醫師，我很覺得意外！」

「這一行幹久了，就會變成這樣嚴冷無表情的女人。」

「不！哪裡話！起初我還以爲您是位鋼琴或是提琴家呢！」

「對我說這話的，間木先生還是頭一位呢。」

「啊呀！您知道我的姓？」

間木還沒有向三津枝通過姓名呢。

「我早就認識您了。聽過您的演講，也拜讀過雜誌上的大作。」

「那……見笑得很！……」

「您的太太，是今年初不在的吧？」

「是的。她很溫柔，受過舊式教育。她傷心得很，沒有能好好地照應我和孩子。」

淡淡的說着，但是却含有對於亡妻的深深的愛情。

「太太很美麗吧？」

「不！並不……要和您比起來，簡直差的多了……」

間木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一個熟臉兒來。

那就是新宿屋書店的一位女店員。

間木做夢也想不到：無意中想起的那位女店員，就是現在眼前的這位女醫師的妹妹呀。

三津枝輕輕地替美奈垂在額上的亂髮弄好，低聲道：

「把這麼可愛的小姐丟下了……」

間木無意之中看到窗外：

「到了高松啦！」

大概已是午前一點了吧。

綠丸放緩了速度，駛進高松港灣。

××　　××　　××

境正一站在下甲板的通路上，望着漸漸接近的深夜的港景。

除了牛奶糖廣告的霓虹燈明滅地閃着之外，岸上一片暗黑，寂靜得很。

不久，船靠了棧橋。

上岸的客人，只有數得清的幾個。

正一探身出去，望着棧橋上。

除了五、六個脚夫的人影之外，空空的什麼都沒有。

——沒有來嗎？

正一搭這隻船，是預定要在此地和一個人碰頭的。

——怎麼了？

正一約好要和一個姓張的中國人，在此地見面。可是現在只看見一個穿和服的女人，徐徐向這邊走來，看不見另外有什麼人。

——不來就不來罷！我只是奉命令行事。對方不露面，有什麼辦法呢！

他心裡正在這裡嘀咕着。

穿和服的女人走上棧橋，發現正一站在那裡，立刻就向他這邊走攏來：

「您是境先生嗎？」

正一倉卒之間，只翻了翻眼睛，沒有回答。

女人接着很直率地道：

「我只聽說是一位少掉一隻胳膊的……」

正一淡漠地問道：

「你是誰？」

女人一面回答，身體稍稍偏過來了，從船艙窗裡射出來的燈光，照着她側面臉兒。她長得很不錯。但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不是人家人。皮膚上刻劃着風塵中打過滾的痕跡。大概二十七、八歲吧。

「我叫黑田俊子。」

但是，正一直覺地感到：她報的姓名是假的。

這些，對於正一，本來是無所謂的問題。只要確實是張的代表，女人也好，小孩子也好，都沒有關係。

「既然是張先生的代表，東西總該帶來了吧？」

女人點點頭，向正一的後邊使眼色。

兩人走向暗黑的後甲板。

女人取出一箇牛皮紙的大信封來：

「您請收下！」

正一接過來，用牙齒把封口處咬住、扯破，再從口袋掏出手電筒，向信封裡一照，看清楚裡面裝着很多美鈔之後，正一也不開口，把頭上的銅盆呢帽除了下來。

呢帽的裡面，是夾層的。正一從夾層裡掏出一箇黑布包，交給了她。

「這是什麼？」

女人手裡掂着布包的重量，不在意地問着。

「張先生應該告訴你了呀！」

「沒有！」

女人笑了笑：

「他祇叫我找到一位少掉一隻膀子的境先生，把這封信交給他。還有就是關照我：接頭要在旁人不注意的地方……」

「黑布包裏是鑽石、綠寶（SAPPHIR）和眞珠。」

「呦！」

女人嚇得噤住了。

正一似乎覺得，交易已經做完了，用不着和這女人多談什麼，態度很冷淡地就想離開。

女人連忙叫住他：

「啊！請稍等一下！還有一件事要交代的。」

拿出一張紙，交給正一：

「這是從可倫坡打來的，給張先生的電報。」

正一接了過來。

原來的電報，一定是用的密碼。這一張紙上的電文，大概是姓張的譯了寫出來的：

『發現黑眞珠者，係日本人川伏道太郎。渠已回國，希即赴大木本眞珠公司調查！』

「是叫我去調查嗎？」

「大概是這意思。」

正一又添了一件多餘的任務。

他想：電報裡的意思，一定是要叫他找到這個川伏道太郎，問他這黑眞珠是從可隆坡哪裡的海中發現的？同時最好把他的黑眞珠搶來。

「請你告訴他：我知道了。」

「好！」

女人行一個禮，正想走開，忽然又轉過頭來問道：

「境先生！您不住在日本吧？」

正一不做聲。

「說不定，您是去參戰，失掉一隻膀子的吧？以後就一直在那邊住下來了是不是？」

「你問這些幹什麼？」

「我的哥哥也是被徵到南方作戰，一去就毫無消息，是死了？還是活着？至今還不知道。」

正一盯着她臉上看着。覺得她的目光很懇摯：

「你的眞姓名叫什麼？也許問了沒有什麼用處，姑且問一下。」

「對不起！我並不是黑田俊子。我叫下曾我由子。」

正一靠在欄杆上，看着下曾我由子從棧橋上走下去。

由子站在棧橋上，仰面向這邊望了望，便匆匆地走了。

不久，船又搖搖幌幌地離開了高松港。

××　　××　　××

第二天十一點鐘，綠丸駛進了別府港。

沿着海岸，一排排的溫泉旅館，在天朗氣清的秋色之中，呈現着南國明朗的活氣。

在渡過一天一夜船上生活的旅客們眼裡看起來，格外覺得有一種異鄉的情緒。

三津枝站在一羣笑着鬧着的女子高校學生們後面，正不斷地探頭向碼頭上望着。一會兒，她叫起來了：

「啊！來了！來接我的！」

回轉頭看着間木。

間木手裡抱着美奈。美奈的臉色，像海水一樣的發青。但是她頭靠在父親胸前，還瞇着眼睛呆呆地望着這岸上的風景。

棧橋放下來了，乘客開始陸續上岸的時候……

三津枝忽然想起一件事，靠近了間木，低聲道：

「這……也許您不願意……我們到旅館去，就冒充是夫婦……」

「只要您沒有妨礙……」

「拜託您！」

「哪裡！一切全仗您哪。」

三津枝想：把美奈權充自己的孩子，對旅館主婦……昔日女子中學的同學，纔好說話些。

三津枝上了岸，她的同學立刻看到她，跑了過來：

「三津枝！」

「阿豔！」

兩人已有十幾年不見面了。

「三津枝！你還是這麼美麗，叫人看了都得眼暈……」

「你纔是這樣呢！跟從前一模一樣！」

現在從了夫家姓氏的森屋豔，學生時代就生成的一副孩兒面，如今還是絲毫沒有改變。

「這回可得多玩幾天；一箇禮拜也好！十天也好！從昨天夜裡起，我就高興得沒有好生睡！」

「哪！阿豔！……眞抱歉！有件事要麻煩你！」

三津枝把站立在身後的間木向她介紹：

「我家先生。」

「啊呀！和你的先生一塊兒來的嗎！也不先告訴我一聲，眞壞……呦！小姐怎麼啦？」

森屋豔還沒有來得及和間木招呼，看見美奈的樣子，就吃了一驚。因此，三津枝和

間木，倒免去了許多不必要的表演。

「病了嘛！自家中毒……」

「呦！那可不行！趕快到我那裡去，讓她安靜下來！走罷！走罷！」

三津枝和間木，偷着交換了一下眼色，點點頭，都放了心。

可是，在離開她們不遠的地方，另外有一双銳利的眼睛，把這段光景都看得清清楚楚。

——三津枝已有了這麽大的孩子啦！

真珠

由香正在聚精會神地翻讀美國的流行服裝雜誌：

「唔……這一張SEPARATES（隨意配合的服裝）的照片，BLOUSE（窄袖的上衣）用JERSEY（有伸縮性的毛織品），SKIRT（褲）用FLANO（不起毛的法蘭絨）……靠近WAIST（腰部）的旁邊，有一條大的DARTS（綻起的縫合線）……WAIST要LOOSE（隨便些）……還有，噢噢……頸部也向肩部……這是什麽呢？哦！拉過來！摺上DRAPE（自然的緩緩的皺摺），從後肩起的三角YOKE（墊的

布），向前面……SKIRT（褲），前面的中縫，用BIAS（斜着裁的衣料），三條UNPRESSEDPLEATS（凸起的）的PLEATS皺摺……」

現在是晚上八點……

家裡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

醫院暫時停診，因此護士也回鄉下探親去了。下女因爲要結婚，也已辭了工。父親在世的時候，每天直到半夜，家裡都很熱鬧的。現在眞是人死燈滅，變得這樣的冷冷清清。

千鶴大概在厨房裡有事。

寄食的川伏道太郎，午後就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哽？這一句是什麽意思？搞不清！……姊姊！千姊！」

由香大聲的叫。

過了兩三分鐘，千鶴走來了，一面解身上的圍裙：

「什麽呀？」

由香指着雜誌上一句英語：

「這是什麽意思？」

千鶴探身看着：

「不做作地接上去……」

「唔！是嗎？到底是千姊，怪不得在津田英專考第一名，厲害！」

「別說這箇了！倒是大姊怎麼還不回來呢？」

已過了預定日期兩天。三津枝還沒有回來。

「一定是這一出去，流連忘返，對東京發生厭惡啦！……要不，就是找到了愛人吧？」

正在這時，二門上有人咚咚的敲門：

「江上先生！電報！電報來啦！」

「你看！說起曹操……一定是大姊打來的！」

由香叭噠叭噠拖着拖鞋奔出去了。

一會兒，她手裡揚着電報紙，笑嘻嘻地回來：

「我看的準吧！三津枝姊姊呀，眞有箇穩勁兒呢！」

千鶴接過電報，上面祇有一句：

『再延五日，三津枝於別府。』

「再延五日，一定含有什麼意義。您以爲怎麼樣？千姊！」

「是啊！……不過，總算好，並不是鬧病。」

千鶴聽到電報時的一陣緊張過去了，臉上現出安心的表情。

又過了二十分鐘，川伏道太郎飄飄然地回來了：

「喲！……我回來啦！」

他走到姊妹倆的起坐間，探頭問道：

「可以進來嗎？」

「請進！」

道太郎慢慢地走近，由香皺起了眉頭：

「好臭！」

「臭嗎？」

「唔！臭啊！川伏先生喝了賤價酒吧？」

「燒酒。」

「爲什麼不喝特級酒呢？」

「借來的錢，捨不得喝特級酒啊！」

道太郎說着，一面從褲袋裡掏出一把的百元鈔票十元硬幣來：

「剩下這些，還給您罷！」

他今天出門的時候，向千鶴借了一千元去的。

「不要還啦！您收起來明天再用罷！」

「不！明天是明天的事，重新再借。」

由香在一旁尖起嘴巴，似乎想要譏諷他幾句，轉念想了想，替他放在桌上的錢數了數，還剩下六百七十元。

這麼個大個兒，在外面逛了一天，只花了三百多塊錢，也未免太少了。

「川伏先生！今天上哪裡去的？」

「上野的動物園。」

由香「噗哧」笑出了聲。

道太郎悠悠地問道：

「逛動物園，有什麼好笑嗎？」

「好笑嘛！川伏先生！您是去找自己的兄弟的吧？」

「我的兄弟？」

「大象呀！」

「我跟象有什麼地方相同嗎？」

「當然囉。哪！動物園的象呀，牠的臉兒只是上下地動，不會左右地搖，是不是？川伏先生也是這樣，肯定的時候，固然是點頭，否定的時候也只是緩緩地點頭。還有，象決不把屁股對着觀衆，牠只會向後退着走。川伏先生要出房間的時候，不也是退着出去的嗎！」

由香說到這裡，道太郎大聲地「哈哈哈哈」笑起來了。

千鶴埋怨道：

「由香！失禮呀！」

「不！不失禮。說的一點不錯，對啦！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弄成了習慣啦。」

「弄成了習慣？爲什麼呢？」

「老實說，我在世界各國流浪過。碰到言語完全不通的地方，他們問我什麼，我一點也不懂，我怕麻煩，就只有Yes！Yes！的點點頭。這麼一來，結果居然總弄通了。還有，我曾遇到好幾次性命危險的場面，如果背衝着敵人，就不定什麼時候要被人家幹掉，所以總留心着，只向後退。不知不覺地就養成這種習慣啦。」

道太郎淡淡地說着，姊妹倆都聽得入了神。

由香眸子發了亮：

「那麼，川伏先生也曾遇到過手槍短刀對着您來的事吧？」

由香的腦子裡，一定浮起外國電影裡的大場面來了。

道太郎只是嘻嘻的笑着，也不回答——他生性不喜歡把自己裝點成英雄說給人聽。

「有一句，很失禮的話，要請問您……」

千鶴很謹愼地提出一箇問題：

「供在靈前的那顆黑眞珠，大概值多少錢？」

「這箇……」

道太郎摸着下巴沉吟。

「要是太貴的話，我們就不能受了。」

由香搶着道：

「不要緊，姊姊！川伏先生給我們做房飯錢的啊。」

「不過……也得看什麼樣的東西嘛！哪！川伏先生！黑眞珠很珍貴吧？」

「很珍貴。」

「值不少的錢吧？」

「唔！也許能買這樣一所房子吧！」

道太郎還是很平淡地回答。

千鶴和由香驚得說不出話來了。

「哈哈哈哈哈！愛這東西的人，多大的價錢也肯出，可是不感興趣的人看起來，還不是跟煤核兒一樣！」

由香眼瞪得滾圓地問道：

「不過……要是拿到銀座的珠寶店去，他們肯出能買這所房子的價錢，收買下來吧？」

「像這顆這麼大的，說不定人家還以爲是假的哩！」

道太郎對於珠子的價值多少，似乎不大感覺興趣。

可是，他對於眞珠，却是一直熱心地研究到現在的。他詳細地說下去：

「眞珠這東西呀，顏色、形狀，可多嘍！銀色、金色、桃色、灰色、黑色。形狀呢？也是各種各樣的，八方、茄子形、饅頭形、葫蘆形，什麼樣的都有。再要談到它的等級，更加數也數不清了。總而言之，顏色是銀白而帶着淡桃色的最好，形狀講究要滾

圓的——也就是所謂走盤珠。巴黎是世界上唯一的眞珠市場，在那裡，最值錢的就是東洋眞珠——淡奶油色的那一種。所以，這種黑眞珠，說不定那些珠寶店不把它當回事哩。」

由香探身向前，問道：

「全世界最好的眞珠是哪一顆？」

「聽說是克萊奧芭特拉耳朵上戴的那一對。可是，又有人說：她後來和安多尼打賭賭輸了，把其中一顆，放在醋裡溶化了喝下去啦。到底是世界第一的美人兒，幹出來的事，也是世界第一的濶氣啊！哈哈哈哈！」

道太郎笑着，站起來想走。

「您請等一下！」

千鶴連忙擋住他：

「川伏先生！那顆眞珠既然是這麼高貴的東西，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受的。」

千鶴很誠懇地說。

道太郎聽了倒有些窘，說道：

「價錢多少，那是商人給定的呀。這顆珠子，我是從海裡檢起來的，並沒有花一箇

錢哪！獻給老人家的在天之靈，也不應該取什麼代價呀！」

由香插嘴道：

「可是，川伏先生！您不是身邊分文都沒有嗎！跟姊姊借了一千元，頂多逛逛動物園，喝酒也要打算盤，還只捨得喝兩杯燒酒……何不把那顆珠子賣掉，您發了財，堂堂皇皇地寄住在這裡，那多好！」

「我並不是爲了賣錢纔把它從海裡檢起來的。……我在錫蘭，曾和江上博士有約，倘是發現了黑眞珠，一定要送他一顆的。」

「可是……身邊分文都沒有您還……」

「不！我的皮箱裡還有在印度各處檢來的許多石頭呢。拿去給人家鑒定一下，要有值錢的，就賣掉它，我想：打攪府上的房飯錢，總沒有問題。」

「啊喲！這樣說起來，說不定川伏先生還是億萬的富翁呢！」

「億萬富翁也好！身無分文也好！我還是我！」

道太郎似乎有些不高興。

道太郎的人生觀，對於金錢，覺得只要够吃飯就行了。這和普通人的想法，是有很大的距離的。

但是，在世界各國流浪過來的道太郎，確實遭遇過許多不是單靠金錢就能解決的經驗。

「您別誤會！我並不是瞧不起身無分文的人。不過，億萬富翁，總比身無分文好些哪。至少，這裡既不是非洲的叢林，也不是印度的沙漠嘛！」

「那當然是啊！」

道太郎微笑：

「我雖然研究的是眞珠，可是我對於眞珠的值價的不了解。大概也和豬對於眞珠差不多吧！」

「川伏先生一定冒過許多險，譬如在沙漠之中，一杯水就比一顆大鑽石還要貴重呢。」

「不！我從小孩子的時候起，就完全是孤獨的人。我所感覺缺乏的不在物質，而是人的溫情。我覺得：既然在日本得不到人的溫情，不如到地球上各處繞着去找它。天長日久，不知不覺地，就養成了這種怪性啦。本來就有些地方缺乏常識……對的！在日本，金錢是必需的。打攪着你們一家，還自己不覺得，這確實是不對的。我明天上銀座賣石頭去！」

「不不！您何必馬上就去呢！」

千鶴慌忙攔阻：

「老實說我們相當有錢，您用不着擔心！」

××　　××　　××

道太郎走進樓上房間，盤膝坐下，抱起膀子。

他和她們姊妹倆談着話，很奇怪的，腦子裡總有點惘惘然。千鶴的臉兒、聲音、動作，自然而然地牽住了他的心。

——不行啊！這樣……

道太郎搖頭。

但是，已經緊緊粘在腦子裡的千鶴的聲音笑貌，沒有辦法把她搖掉。

他對於女性，一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喜愛什麼樣的人。

直到現在，他纔似乎明白了，自己所喜歡的是哪一類型的女性。

——對啦！千鶴眞像那瑪德蘭。唔！有的地方很相像。

十幾年的流浪之中，只有一個女人，牽住道太郎的心。那就是瑪德蘭。——一個錫蘭島上的姑娘。

道太郎被大木本眞珠公司派往錫蘭島去研究眞珠的時候，因爲研究的方法上，需要特殊的技術，所以必需要找一個助手。

大木本公司叫道太郎去找的助手，是可隆坡政廳的一個英國水產技師。瑪德蘭就是這位技師的秘書。

道太郎和瑪德蘭的遇合，從她們的初會起，就已籠罩着一種奇異的氣氛。

五年之前……

道太郎搭乘的法國船馬賽號，抵達錫蘭島的可隆坡港的時候……

窄狹的港裡，擠滿了國際航線的輪船，碼頭上也麕集着各國旅客的人羣。

預先有信通知過，水產技師應該要派人來接他的。

道太郎站在旅客棧橋上，正在四處張望，一個身纏白莎莉（印度的女人服裝）的女子，輕輕地走近跟前，問他是不是密司忒川伏，道太郎答應「是的」，她也不再開口，就轉身引着他上了岸。

這個女子，用一幅淡桃色的面紗，包着臉兒，只有眼睛露在外面，而這双眼睛，非常地清澄而美麗。

女子帶着道太郎，沿着海邊，經過國會議場前，走到一處名叫果兒菲斯的大廣場，

在場角的長椅上坐下。

兩人並肩坐下之後，道太郎纔開始望到女子的面貌。

雖然有面紗隔着，道太郎已對她清雅的美貌看的出了神。

他想起了從前在一本什麼畫集上看到的一尊古代希臘彫像之典型的女神像。

不過，神像的眸子是沒有光的，所以帶着一種柔和的神秘性。而目前這一双剪水双瞳，却閃閃有光，發散着清純之美。

她的歲數，至多不過十八九歲吧！

這位姑娘開口第一句話就很奇怪：

「密司忒川伏！您的生命有危險！」

道太郎遠路而來，剛到錫蘭島，就聽到這種意外的話，不禁皺了眉：

「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位姑娘低倒了頭，小聲答道：

「您要找的那位水產技師喬治華德遜，五天之前被人殺害了。」

「爲了什麼？」

「想要偷他的研究眞珠的文件。不過，敵人還是沒有成功。我已把文件另外藏起來

了。我是華德遜先生的秘書——瑪德蘭。」

「敵人是什麼樣的人？」

但是瑪德蘭沒有回答。

她說：

「您若是接受了那些研究資料，您也將被人殺害！」

錫蘭島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出產眞珠的寶庫——和波斯灣齊名——。但是這寬廣約達八百平方英里的眞珠海灘，自古以來，就以奇異不可捉摸而著名。

某一年，採到可驚數量的眞珠，而以後竟會十年之中一粒也找不到。

譬如：某一年的海底調查，在延長五英里，寬達二英里的灘裡，密密層層地積集着幼貝，三尺平方之中，算起來有一萬隻，一個潛水夫，潛水一次，三秒鐘之間，能採到三千二百隻。

可是，第二年再去調查的時候，海底連一隻幼貝也沒有了。這種奇怪現象，都在紀錄上可以查到。

是被波浪衝去了？是因爲貝類密集過多而自然死斃？還是被魚類吞噬了呢？

總而言之，這種奇怪現象，若是加以研究，對於日本的眞珠養殖技術上，必定有絕

大的參考價值。

因此，川伏道太郎纔被派到這裡來的。

「他們想得那研究資料，一定是哪箇國家的眞珠公司買了他們來的啦！」

「不！敵人不是想盜取養殖研究的材料。他們是想知道那文件裡的某一箇發現。」

「華德遜先生發現了什麼呢」？

「他經過很長的期間，從事海底調查工作，發現了黑眞珠的幼貝密集在什麼地方。」

「唔！那麼，敵人是强盜團體啦！」

道太郎的直感很敏銳。

他曾聽人說過：錫蘭島上有國際性的强盜團體出沒其間。

錫蘭島的形狀，本來就像一塊寶石，鑛物的資源，極爲豐富。綠寶、紅寶、鑽石、眞珠，什麼都有，人家都稱它爲「拉特奈蒲拉」（寶石村）。自然無怪盜賊們像螞蟻見了蜜糖一樣地奔向這島上來了。

道太郎坦然說道：

「要是强盜團的話，沒有什麼了不得！我是和他們周旋慣了的！」

從這以後，道太郎和瑪德蘭開始交往了。

果然，道太郎回答瑪德蘭的話，並不誇張，他在錫蘭島住了五年，從來沒有把什麼强盜團放在心上。當然，也曾發生過好幾次生命危險，但是他絲毫沒有搖動。倒是道太郎却漸漸的愛上了瑪德蘭，自己對自己覺得無法解脫。

道太郎一年之中，有幾個月要住在一箇名叫「買利去屈凱滋」的採珠的荒村，偶然興到，又會跑到印度本土去流浪一陣，所以他在瑪德蘭所住的可隆坡，每年只有兩箇月停留。

而這兩箇月之中，和瑪德蘭見面也不過兩三次。不知道什麼原故，似乎瑪德蘭正在避免和他見面。

——她大概是討厭我吧！

道太郎只是茫然地這麼想着。

道太郎來到錫蘭島兩年之後，雨季初過的某一箇晚上……

他那時住在錫蘭島上最高級的避暑地「嵌對」。

白天裡，他參拜了供養釋迦牙齒的佛牙寺，看過頸懸美麗飾物的青年舞女的古典舞蹈，回到湖畔的旅館，吃過晚餐，正在露台上休息的時候。

道太郎懶洋洋地望着草地的那邊，一座高高的圓塔，聳立在夕陽之中，塔的中腹的洞窟裡，有幾隻蝙蝠，正撲撲有聲的向外飛出來。

忽然覺得背後似乎有人走過來，回頭一看：

「哦！」

吃了一驚，站起來了。

瑪德蘭兩手托着芒果，站在他後面。

「幾時來的？怎麼會知道我住在這裡的？」

瑪德蘭也不開口，祇是浮起微笑，剖開芒果，把雪白的果核摘掉，遞了過來。

道太郎送進嘴裡：

「啊！眞美！」

也明朗地笑了一臉。

瑪德蘭是一個古怪的姑娘。

常常的也不預先通知，突然像一條影子似的，出現在道太郎面前。

道太郎和瑪德蘭在露台上坐了兩箇多鐘頭。

蝙蝠們已回到塔裡，映在月光下的庭園中，祇聽見一片的蟲聲的合唱。

兩人之間，經過一段很長的沉默。

忽然，道太郎凝視着庭園那邊，悄然道：

「我愛你！」

但是，站在身後的瑪德蘭，沒有做聲。

道太郎還想接下去說些什麼，可是找不出話來。

瑪德蘭總不開口，道太郎稍稍有點焦躁了，站立起來，轉過身向着她。

瑪德蘭馬上投到道太郎懷中來了。

這是道太郎有生以來第一次心靈集注的接吻。

但是，過了一會兒……

瑪德蘭突然好像被彈起來似的，推開了道太郎，映着月光的臉兒上，堆着形容不出的哀愁：

「不行！我不能愛您！」

「爲什麼？爲什麼不可以愛我呢？」

道太郎向前逼近了一步，瑪德蘭突然發出一聲哀叫，曳着莎莉，一陣風似的奔出去了。

道太郎只剩下茫然若失。

從此以後，瑪德蘭再也沒有來找道太郎。

不！三年之後，她又和他見了一次面。

但是這一次也只是不滿半小時的把晤。

當時，道太郎住在眞珠村「買利去屈凱滋」。

瑪德蘭找到道太郎的宿舍，聽說他出海了，立刻趕到海邊來。

海水一片深綠，衝向灘邊的白波，畫成一條美麗的拋物線，一直擴展到視線所及的遠方。衝過來翻過去的水波，映着陽光，美得好像舖開的一條黃金長帶，這是只有在南國纔見得到的壯麗海景。

海上點點浮着青色黃色的漁船，精壯的漁夫們，個個晒得渾身漆黑，抱着網籠，一個接一個的躍進海水，一會兒又隨着拖繩冒了出來。

瑪德蘭卡嘰卡嘰地踏着沙灘，隨着寬廣白色沙灘的傾斜，向海面滑過去。到處看見圍着的木柵，裡面的眞珠貝堆積如山。

瑪德蘭脫掉皮鞋，跨進波中，兩手圍在嘴邊，高聲叫着道太郎。

一會兒……

一隻白色小船，曳着緩徐的引擎聲，向灘邊駛來。

道太郎站在船頭上，脫下亨美帽揚着。瑪德蘭凝視着他，双眸漸漸潤濕了。

道太郎站到瑪德蘭面前：

「我早就想到，你一定會在我面前出現的！」

他的語聲，充滿了愉悅。

瑪德蘭冷冷的道：

「我是來告辭的！」

「到哪裡去？」

「回土耳其。我是生長在土耳其的。」

道太郎憤憤的道：

「你老遠地跑到這裡來，就只爲的說這一句話嗎？」

「我來勸您趕快回日本去的！」

「我的行動，請你聽我自由！」

「不不！」

瑪德蘭双瞳閃閃有光：

「五年前初見您的時候，我說過的那句話，現在再重複一遍：您的生命有危險！」

「因爲我發現了黑眞珠是不是？」

「是的！」

「你怎麼知道我發現了黑眞珠？」

瑪德蘭不答，只退後一步，合起双掌：

「求求您！趕快回日本，越早越好！」

這一剎那之間，道太郎直覺地感到：

——這個姑娘，大概也是盜賊團裡的一份子吧？

但是，他沒有說出口。

因爲，他知道：瑪德蘭明顯地愛着他。

道太郎從口袋裡掏出一顆雀卵大的溫潤有光漆黑的眞珠，遞給瑪德蘭：

「這一顆剛從海裡取出來，還沒有乾，可是再過幾年，它的光澤，一定會格外清澄明亮。你收下！就作你一生佩用的護身珠罷。」

「不不！」

瑪德蘭悲傷地拒絕。

「爲什麼不要？」

「看到它就會想起您，我太難過了！」

瑪德蘭轉身就跑。

「瑪德蘭！」

道太郎的叫聲，變成一根繩子，把瑪德蘭拉住。

瑪德蘭回過頭來高叫道：

「趕快回日本去！」

「瑪德蘭！」

「不要叫我！不要叫住我！」

瑪德蘭再也不回頭，一直奔去了。

一箇月之後，道太郎結束了五年的旅程，在可隆坡搭船回了日本。

現在……

默然坐在房裡的道太郎，忽然想起那生不逢辰可憐的異邦姑娘瑪德蘭，覺得有無限的感慨：

「瑪德蘭！」

他悄悄地小聲叫了一下。

那個送眞珠給她也不受，遠遠地消失了的土耳其姑娘！

道太郎一骨碌地仰面倒在席上：

「對了！眞像！」

他又想：

「什麼地方相像呢？」

把千鶴和瑪德蘭的眉、眼、鼻子、嘴，一樣一樣的比較起來，並不相像呀。但是，不知怎的，總覺得她們很相像。

不！也許是道太郎自己，武斷地認爲她們相像吧。

「總而言之！」

道太郎凝視天花板，對自己說：

「受不了！我不能長久地在這裡住下去！」

都市的陰影

十天之後的一箇早晨，三津枝回了東京。

由香奔到二門口：還像平時一樣的明朗的語調：

「大姊！回來啦！」

接着就道：

「大姊！我揍了阿六一箇嘴巴！」

一瞬之間，三津枝的臉上發了硬，但隨即恢復了微笑，規戒她道：

「由香！爲了要得人家的喜歡，要放温柔些像個女孩子纔行啊！」

「可是，他爲什麽釘着大姊追到箱根去，簡直沒有常識嘛！」

「六郎不過是一時心血來潮，跑到箱根去的。沒有什麽值得由香胡亂猜想的事呀。」

「不過，阿六好像眞歡喜大姊嘛！」

「糊塗話！六郎雖到旅舘來了一下，馬上就到他朋友的別墅去了呀。」

由香聽了，還是不相信的樣子：

「阿六這麽說來着：三津枝姊姊不理我，她完全沒有把我放在眼裡。要是沒有什麽，他不會說這種話的呀！」

三津枝窘了。

到今天爲止，姊妹之間，沒有一樁事誰對誰隱瞞過。哪怕是極細微的事，彼此都是公開的。

三津枝現在纔明白：縱使在骨肉之間，也有不能公開的事。

「這些暫且不談……打九州坐火車一直坐到現在，先讓我進屋裡休息一下好吧？」

「對不起，我倒忘了！」

三津枝走進自己的房間，望着窗子外面，自言自語道：

「夾竹桃的花都謝啦，這該輪到山茶花了！」

由香靠在房門口柱上，問道：

「大姊！旅行愉快嗎？」

三津枝轉過頭來：

「噢！非常愉快呀！」

「戀愛的冒險怎麽樣？有了？」

三津枝也曾想到，由香多半要問起這一點，所以很坦白地答道：

「有哇！」

「啊呀！眞的嗎？」

「間木俊一郎，由香知道這個人不？」

「弄法國文學的吧？看過他翻譯的紀德的『狹門』。」

「往別府的船上，碰到他。不想他帶着一個八歲的女孩子，發了自家中毒的病，是我給她治的。我延期回家，也是爲了在別府躭擱照料他的小姐。」

假使這時候，千鶴也在旁邊，聽了這段話，將作何感想呢？

由香似乎不大感覺興趣，問道：

「間木俊一郎？怎麼樣一個人？」

三津枝故意俏皮地答道：

「絕世的美男子！」

「哼！不過，他有太太吧？」

「太太不在了。」

「那麼，大姊不是手到擒來嗎！自家中毒變了月下冰人啦！運氣不壞呀！」

「胡說！大不了十天功夫，哪有那麼簡單的事！」

「喝！戰前派！眞沉得住氣啊！……不過，總已達到有可能性的階段了吧！間木俊一郎住在東京是不是？……您二位一定約好了在東京再見面囉？」

「那，差不多吧！」

「差不多？看不出大姊倒眞有兩下呀！不過，好啦！總算沒有白走一趟！」

由香想開了：姊姊既然找到這樣好對象，六郎的事，不必再向她追問了。

三津枝和間木，是在博多分手的。

美奈的病，到第五天上，完全恢復了，因此，在別府只躭擱了一箇禮拜。

美奈的一場病，眞成了月下冰人，這一箇禮拜，對於三津枝，可以說是有生以來最愉快的一段生活。

間木旅行途中，還帶着有工作需要做，所以每天從晚上八點，到破曉爲止，總是坐在桌前，一面翻着厚厚的西洋書籍，手不停揮地寫着。

三津枝總估計着到了時候，悄悄地輕輕地端着茶點送進房去。有時，間木也放下筆，到三津枝和美奈的房裡來休息一會。

在這些過程中，三津枝深深地體會到一個做妻子的一種愉悅。

「大姊！您怎麼出了神啦？……想起他來了嗎？」

由香拍的敲了一下姊姊的膝蓋，三津枝不由的大窘：

「我在想他的那個女孩子啊！眞像法國玩偶似的，好一個玲瓏可愛的小姑娘……」

「你看！你看！大姊簡直入了迷啦！這纔是所謂：愛屋及烏呢！……大姊可得好好地請我一頓哪！」

「啊！對了對了……」

三津枝打開皮箱，把買給妹妹們的東西拿出來。

由香在旁邊看着：這箇好哇！那箇到處都有得買嘛！批評了一陣之後：

「喲！我倒忘了，大姊！我們家裡，也出了一條大新聞呢！」

「什麼呀？」

「來了一個寄食的客人啦！」

「唔？」

三津枝皺起了眉毛：

「寄食的客人？是山形的嬸母家裡來的人吧？」

「不對不對！我們全不認識的外人！」

「你說什麼」？

「大姊聽到父親說過吧？在錫蘭島替土人開刀治盲腸炎，反而幾乎被病人的家屬砍了。」

「啊！聽說過。」

「就是當時救了爸爸的那個人——叫川伏道太郎……」

「喲！他來啦？怎麼樣一個人？」

「也弄不明白他是天才？還是蠢才？總而言之，與衆不同就是了。不過，倒似乎是一個澈底善良的人！」

「既然如此，那不很好嗎！暫時住在我們這裡吧？」

「可是他身邊分文沒有！」

「唷！在東京，有什麼生活的指望沒有呢？」

「似乎沒有呢！不過，他恐怕帶着有值幾百萬的寶石呢。他還送給我們家裡一顆黑眞珠，聽說這顆珠子，可以值到這樣一所房子咧！」

「眞的嗎？」

「大姊！是眞是假，我們請人給鑑定一下就明白了。」

「現在在樓上嗎？」

「不！出去啦。跟千姊討了零用錢去的……嗑嗑嗑嗑！」

正在這時……

川伏道太郎走到日本橋的大木本眞珠公司本店，他是去領退職金的。

本來早就接到通知，叫他回到日本之後，到公司來一趟，公司要付退職金給他。不過他總不好意思出面。

可是，又不能老是這麼身無分文地盪下去，今天纔下了決心來的。

道太郎在會客室等了差不多一箇鐘頭，被叫到董事室，說是專務要和他談談。

專務和他寒暄過幾句之後，便接着問道：

「川伏君！你五年之中，一直研究寶石的嗎？」

「也沒有怎麼好好研究。高起興來，就出門旅行，到處亂跑。印度和日本不同，像我這樣的人，也還弄得到一口飯吃……」

「你沒有發現什麼珍貴的寶石嗎？」

專務的狡滑的眼光，使道太郎多少有些不愉快：

「不！並沒有……」

「何必隱瞞呢！彼此又不是外人，我可以用很好的條件，和你做一筆買賣。你若是帶在身邊的話，不妨給我拜見拜見！」

「我沒有！」

專務稍稍沉吟了一下：

「怎麼樣？川伏君！還回公司來幹罷？」

道太郎從錫蘭島寄回來的研究報告，確實不壞。這樣的人才，撤了他，是很可惜的。但是規定的期限，超過了三年還不回來，爲了維持公司的風紀，不得不開除他。

「但是，像我這樣的人，不適合在公司服務吧？」

專務再三勸他復職，道太郎只好答應「考慮考慮再說」，告辭出來，正要走出公司大門，又被傳達處的人叫住：

「川伏先生！請問你現在住在哪裡？」

「啊！這……我住的地方還沒有一定呢。」

「不瞞你說，前幾天有一個人打聽你的住址，來問過兩次了。」

道太郎覺得奇怪，偏着腦袋道：

「有人知道我回國了嗎！」

「是啊！一個少掉一隻胳膊的人。我沒有問他的姓名……不過，他說還要來呢。他知道你一定要到公司來的。」

「少了一隻胳膊的？不認識呀！」

道太郎把江上醫院的地址告訴了傳達，走出大門。

他現在口袋裡裝着有七萬多塊的退職金。

向銀座方向走着，一面想道：

「買點東西，送給她們姊妹罷！」

走到尾張町角上，他決定買一架電視機，送給她們，放在候診室裡。

這時……

在離開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看見了道太郎，低聲驚呼：

「啊！這小子！」

他就是那天夜裡被道太郎摔壞了的松河久一。

久一直到今天，腰骨還在發痛呢。

而且，那一次不比普通打架，在自己愛慕的女性面前，被摔在地下爬不起來，那種狼狽樣兒，眞是丟人透了。

不僅如此，從那天夜裡起，那個來歷不明的傢伙，竟住在江上醫院裡了！

久一心裡儘管在計劃報仇，但是他倒也並不是暗箭傷人的壞蛋。

他只是看見了道太郎，心裡便禁不住燄騰騰地冒火。

對面的交通燈變了綠色，久一夾在人羣中跨過車道，眼睛瞪着盯緊了前面的道太郎。

道太郎向新橋方面走着，久一不緊不慢地釘在後面，緊緊的捏起了拳頭。

自己平時打起架來本來不弱，不料那一天竟那麼簡單地被摔躺了，心裡眞是越想越氣。

久一眞想就在這銀座，當街把道太郎摔箇好樣兒的出出氣！

在久一的眼裡，連道太郎這種從容自在的走路的樣兒，都看着可恨。

他眼送着道太郎飄飄然地走進一家百貨公司，「咄」的砸了砸嘴。他覺得再釘下去也無用了。

道太郎站在電視機前面。

他望着掛在十七英寸的電視機上的價碼牌，大聲道：

「啊！這不行！買不起！」

牌上的價目是十二萬九千元。

道太郎把陳列着的電視機的價目一一看遍，標價七萬元左右的，都只有十英寸。

他覺得要放在候診室裡，總得買大的纔好，所以無論如何，要買一架十七英寸的。

他嘰咕着：

「祇好賣石頭罷！」

他口袋裡帶着在錫蘭檢來的一塊紅寶石和一塊綠寶——當然，都是還沒有研磨過的原石。

出了百貨公司，搖搖擺擺又走過幾十公尺，看見一家相當宏壯的珠寶店，招牌叫「時松」。

這家珠寶店是松河久一的父親開的。

——進去碰碰看罷！

道太郎昂然地走進去，問：

「這裡收買寶石不？」

一個相當有年紀的店員，殷勤地答道：

「請你拿出來看一看！」

道太郎隨隨便便地從口袋裡抓將出來，放在玻璃櫃台上。

「這是錫蘭貨。」

紅寶石的一塊，大概有三克拉吧！除了稍稍有點發暗之外，沒有一點毛病。這是一

種名叫阿司托里的明星紅寶，如若把它打磨出來，琢成多角形，從正面看上去，會發出六條的星彩光輝。

綠寶的那一塊，有三十多克拉。發着紅綠白黃的美麗的琉璃光。

「喝！……好漂亮的貨色……」

「這兩塊都是在錫蘭的拉脫奈蒲拉檢來的。在那裡，發現過四十克拉的紅寶，六百克拉的綠寶」。

人家也沒有問他，道太郎自顧自地悠悠地說着。

「您請稍候一會兒！」

店員拿起兩塊寶石到裡間去了。

這時，一條人影倏地從外面跨進店門，忽然又飛快地轉身跑了出去。

原來是松河久一。

他正踏進店門，突然看到自己剛纔跟踪的那個可惡的傢伙，站在店裡，大吃一驚，急忙退了出去。

久一連忙繞着店旁的小路，進了後門，悄悄地走到裡間。問道：

「喂！店堂裡那個客人，來做甚麼的？」

那個上了年紀的店員，指着現在正要鑑定的兩塊寶石：

「他來賣這箇的。」

久一伸頭望着：

「眞貨嗎？」

「眞的呀！相當值錢哩！」

「哼！」

久一撅起了嘴。

這個傢伙身邊竟有這種寶石，究竟是什麼來頭呢？

「要是眞的，買他的嗎？」

「收買原石，價錢便宜呀。不會吃虧的。」

「好！交給我！我去辦交涉！」

久一一把抓起兩塊寶石就向店堂走。

「啊！大爺！還沒有鑑定好呢。您去交涉，不行的呀！賣主對於寶石，內行得很哪！」

店員慌忙阻擋。

「不要緊！」

久一不理，往店堂裡去了。

道太郎正在瀏覽玻璃櫥裡陳列的寶石，聽到櫃台裡招呼：

「讓您候久啦！」

不在意的抬頭一看，瞪圓了眼睛：

「喲！……您是那天晚上……」

正要說下去，久一表情非常僵硬地：

「這兩塊原石……」

把兩塊寶石「噹」的拋在櫃台上：

「紅寶要是五百塊，綠寶二百塊，我們買！」

聽得發了怔的，並不是道太郎，而是站在久一身後的那個中年店員。

店員擔心：給這種價錢，客人恐怕要賞一頓臭罵吧！

但是，道太郎並不動氣，却微笑問道：

「可以再多出一點嗎？」

「您說再多出一點，要多少呢？」

久一直瞪着道太郎臉上。

「是啊！再添點就好啦……」

道太郎答的也很含糊。

「那麼，紅寶七百元，綠寶三百元，怎麼樣？」

店員聽的心裡發毛，戮戮久一的背，叫他不要說了。

道太郎道：

「還似乎少一點呢！」

久一聳起肩膊：

「那麼您自己說箇價錢罷！」

「我可以說嗎？」

「不用客氣……自己的東西，自己要價，當然聽您的便。」

「既然如此……」

道太郎右手托着那塊紅寶，左手托着綠寶：

「這一塊，（伸出右手），七百萬，這一塊，（伸出左手），三百萬，一共一千萬元，怎麼樣？」

久一眼睛瞪得滾圓，正想叫出聲，道太郎已把兩塊寶石塞進衣袋，轉身就大踏步走出去了。

久一又碰了一箇大釘子，氣得向他的後影罵道：

「他媽的，這小子！」

道太郎回到大街上，又走進剛纔那家百貨公司。

他站在電視機前面，指着一架十英寸的，向店員道：

「我要這一架！」

這架電視機的標價是六萬八千元。

道太郎留下江上醫院的地址，叫公司把電視機送去。

他出了百貨公司，搭上公共汽車，到了新宿。

七萬元的退職金，一下子就花光了。

他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千塊。

但是，心上反覺得很痛快。

他想道：

——現在就去喝一杯，還嫌早一點吧？

看見面前一家電影院，演的是以印度做背景的一部美國片子，他進去了。可是，在電影院裡經過兩個鐘頭，道太郎打了四個呵欠，結果還是出來了。片子的情節，本來就平淡無奇，再加他自己又是一向不歡喜看電影的——大概兩年之中，頂多只看一次。

道太郎大大地伸了箇懶腰，在一片華麗夜景的銀座道上，緩緩地踱着，覺得東京到底和自己脾胃不合。

在七彩的光線之下，各家店舖陳列着各種各樣的貨品。路上無數的行人，都好像賽會似的，穿着漂亮服裝。胖的、瘦的、高的、矮的……每個人都盡量打扮成一副都市中高貴仕女的樣子。

不過，每個人的臉上，都有一副同樣的神氣——叫人不敢親近的排斥他人的陰影，這大概就是所謂都市的陰影吧！

在全世界流浪過的道太郎眼中看來，大家擠在這塊狹小的土地上，這些不損人利己就活不下去的同胞，實在顯得有些可憐。

道太郎無意之中，看到彎進去的小街上一家大書店，低聲道：

「啊啊！原來在這裡！」

他聽見田香說過，千鶴在這家「新宿屋書店」做事。

走進小路，書店已經上了門了。

正要回身出來，無意之間，向旁邊一家吃茶店窗子裡一望，千鶴正坐在裡面呢。

千鶴和一位胖胖的紳士，對面坐着正在談話。道太郎悄悄地走到他們後面的座位坐下。

「也就是說，你若覺得能够愛他，就沒有問題了！」

「不過……」

千鶴羞得低下頭。

「我看，你對於間木俊一郎，一定能够愛他，怎麼樣？希望你給箇明白的答覆！」

道太郎豎起了耳朵聽着。

千鶴半晌沒有開口。

「怎麼樣？速戰速決呀！」

「間木先生眼裡不會有我的。」

「你老是這麼想法，所以纔不行的呀。我現在問的是你自己心裡怎麼樣。」

「我……」

千鶴說了半句，又閉了嘴。

她拚命壓住心裡的激烈跳動。

她沒有想到社長會這樣認眞地勸自己和間木結婚。

自己的心，實在已傾向間木。但惟其如此，被社長一提，就更覺差窘了。

社長如果是一個細心一點的人，祇憑千鶴所表現的態度，也差不多可以看出她的心理。

無奈這位社長，對於世間萬事，都要憑「不是YES就是NO」來決定，分得太清楚了。

他看千鶴這樣磨磨蹭蹭地不答話，心裡很不以爲然：

「我再問你一件事，你是不是另外有愛人？」

「不不！哪裡有這樣的事！」

千鶴連忙搖頭。

「那麼，就是，你覺得要結婚還是年青初婚的青年好？有了小孩子的中年男人，你不願意？」

千鶴被他這樣大刀濶斧露骨地問着，實在受不了。

她覺得自己對間木私底下所懷的一片思慕之情，好像被澆了一勺泥漿。

「不是這個意思。」

千鶴低頭回答，顯得悄然不歡的樣子，社長格外感覺焦燥。

「眞不懂你是什麼意思……可是我清清楚楚地向間木說過：你和江上千鶴結婚！」

「嗽？」

千鶴抬起頭來，看着社長。

她的眼神裡，分明表示着疑問：

——間木先生怎樣回答的呢？

「間木這個傢伙，和你一樣，含含糊糊地。他總是說：再讓他考慮考慮。大概還不能忘情死去的太太呢。他說：要把孩子寄到九州的他太太的娘家去，以後還想過獨身生活……目前，大概正在九州吧！」

千鶴聽到這裡，腦子裡忽然聯想到在別府的姊姊三津枝。

但是，她做夢也沒有想到姊姊和間木已經相識，而且處得很親密呢。

「我的計劃，等間木回了東京，馬上叫你一個禮拜到他家裡去一次，給他料理家事……可是你這樣不起勁，那就沒有辦法了！」

社長表示很失望。

——不！我願意上間木先生家裡去呀！別說是一箇禮拜一回，就是每天……

千鶴心裡這樣喊叫着，但是嘴裡却說不出口。

她對於自己這種說不出口的向內性，也覺得無可奈何。

「總而言之，間木這個傢伙，不壞！你看！在山形縣的深山裡，他有一片很好的溫泉地帶，他却丟開不管，情願過窮日子。」

社長的這一段話，坐在千鶴後面的道太郎，却引起了興趣。

千鶴也吃了一驚，問道：

「間木先生家裡有溫泉地嗎？」

「唔！在最上川的河畔，瀑布下面的山岩之間，有溫泉湧出來。現在雖是二十度左右的溫水，如若挖深下去，可能挖到五十度的熱湯，間木家裡本是莊內第一家富戶，戰後碰上農地改革，財產稅什麼的，弄得都掏空了。所以我勸他，發箇狠，把五十度的熱湯挖出來，不是又可以恢復原來的財富了嗎！可是，間木說：這樣一來，那些投機份子拆空騙子都要來包圍他，討厭極了。因此他情願拋開不管。他是個恬淡寡欲的人啊！……嘿！別說這些啦！還是你和間木的婚事要緊！」

社長說到這裡，後面座位上突然開了口：

「失禮的很！請問要挖到五十度的熱湯，需要多少錢？」

千鶴回頭一望，大吃一驚：

「啊喲！您怎麼……」

社長不高興的問道：

「你是誰？」

千鶴連忙道：

「他是住在我家裡的……」

道太郎也搶着接過來：

「寄食的人！」

「哼！」

社長臉上，透着不屑的神情。

他覺得：在人家寄食的人，一定身無分文。身無分文的人，還計畫挖什麼溫泉呢？

社長昂然站起：

「總而言之，江上小姐！你再考慮考慮好吧？」

他也不理道太郎，一直走出去了。

千鶴對於道太郎這種冒失舉動，是看慣了的，所以並不覺得怎樣，對他笑了笑道：

「這就是我們店裡的社長啊。」

「哦！失敬得很！我問得冒失了，他不高興吧！……因爲這件事，我感覺有點興趣，所以纔……」

「走罷！」

千鶴催道太郎起身，走出店外。

她和這位天性溫厚的世界流浪人，並肩走着，覺得有一種溫暖的感覺。也許是因爲剛纔和社長對坐的時候，太拘束窘迫的原故吧。

「千鶴小姐！今天晚上，讓我做個東，一塊兒去吃飯好不好？」

「啊喲！你有錢啦？」

「到大木本眞珠公司領了退職金。」

「那好極了！」

「我想吃中國料理，千鶴小姐怎麼樣？」

「一定奉陪！」

她想：三津枝姊姊今天也許就回來，不過擾這位寄食先生一頓飯，倒也不壞。

兩人走進一家漂亮乾淨的中華料理店，到靠裡面的位置坐下，道太郎重新端詳着千鶴。

他想起：自從回到東京以後，在街上從來沒有碰到這麼清秀的小姐過，想到這裡，心中很滿足。

剛纔偷聽她和社長的談話，千鶴似乎對於社長做的媒不感興趣，她自己也沒有愛人。

因此，他大爲放心。但是，道太郎對於給她說媒的那位男性家裡有一片未開闢的溫泉地，也大感興趣。

道太郎抱着膀子，自言自語道：

「哼！把五十度的熱湯挖一下看罷！」

千鶴看看，心裡想：

——這個人，只有對於這些事，纔牽得住他的心哪！

「挖溫泉，也很不容易吧？」

千鶴其實一點也沒有興趣，不過一時沒有談話的材料，纔談到這箇。

「很不容易呢！但是，這是很有趣的工作啊。五十度的熱湯，一下子骨都都地冒了出來，多痛快呀！」

「……」

千鶴又是千鶴的心事。她現在正在懊悔，對於社長的勸說，自己的態度太消極了。

「間木這個人，在那裡做事？」

「法國文學家。現在當城南大學的副教授。」

「文學家嗎！文學家對於温泉什麼的，是沒有興趣的哩……要是我的話，一定把文學扔在一邊，拚命去挖那温泉了……」

「川伏先生專喜歡幹別人做不成的工作吧？」

「不！也並不是這箇意思。總而言之，我有好在水底搜索之癖啊！哈哈哈哈！」

「您要有了錢，眞想挖温泉去？」

「想去啊！不過，你已拒絕了對方的婚姻，恐怕不便替我介紹吧。」

「社長逼得太緊，叫人窘的受不了。可是我並沒有決定拒絕不拒絕。」

「那麼，你也可以答應這件婚事？」

道太郎稍稍有點失望。

温泉是想去挖的，但又不希望千鶴嫁給對方。

「間木先生太理想啦。像我這樣的人，縱使願意嫁給他，他也不會理我的。所以我對於社長的話，高興不起來」。

「沒有的事！像你這樣的小姐，他假使拒絕不要，那眞是糊塗到家啦。我想：間木絕對不拒絕的！」

道太郎嘴上雖說得很有勁，心上却更灰心了。

他想：若是再把這位瑪德蘭相似的小姐放跑了，以後到死爲止，恐怕再碰不到自己喜愛的女性了。

千鶴夢想不到道太郎已經暗暗地愛着自己。所以，好像當他是一個親切而體貼的兄長，什麼話都不瞞他……心理上對他很親密。

要的菜來了，道太郎喝開了啤酒，千鶴的話也多起來了。

「川伏先生到世界各處都走過，也經驗過幾回甜美的戀愛吧？」

「像我這種不解風情的人，隨便走到哪裡，也不會碰到好女人的呀！」

道太郎很絕望地說着，忽然現出鄭重的表情道：

「不過，只有一次例外！」

「您可以把這例外告訴我嗎？」

「在可隆坡遇到一個土耳其姑娘。……我愛了她，她却跑了。」

「唷！爲什麼？」

「我也不明白爲了什麼！」

「不過，她也愛您的吧？」

「這倒不大清楚。在她所認識的男人之中，我是一個本分的人，所以她倒是很關照我的……不過，我這個人，對於女人，恐怕沒有魅力吧！哈哈哈哈！」

「沒有的事！像川伏先生這樣的人，纔眞正能愛女性呢！我很明白。」

道太郎有點不好意思，「骨都骨都」地乾了一杯啤酒，說道：

「老實說，那個土耳其姑娘，有點像你！」

千鶴不做聲，眼睛睜得大大的，盯着道太郎。

道太郎又斟上一杯，「嘓」地喝了一大口：

「因此，我很感覺爲難！」

勉强加了這麼一句，偸偸看了一下千鶴。

這時，千鶴却躲開視線，眼看着窗外，好像在思索什麼旁的事情。

——不行啊！眞不行！我又說出這種胡話來！

道太郎自己向自己說道：

——這一來，更加非搬出江上醫院不可咧！

走出中華料理店，搭上小田原快車，兩人之間，似乎有了距離。

出了下北澤車站的時候，千鶴靠着道太郎身旁，小聲地說了幾句話。

道太郎沒聽清楚，問她說的什麼，千鶴微笑道：

「我上中學的時候，川伏先生已經離開日本了吧？可是，現在我們居然彼此相識了，人生的遇合，眞奇怪呀！」

道太郎不明白千鶴說這段話是什麼意思。

慢慢走着，快要到自己家裡的時候，千鶴凜然一驚，停住了脚步。

她看見一個人影，站在她家門前。

千鶴想：這個黑影子，是不是松河久一呢？要是久一，恐怕又要和道太郎打一場架哩。

但是，這個人影却是六郎。

「晚安！」

六郎彎腰鞠了一躬，不好意思地抓抓頭。

「怎麼了？站在這裡……」

「三津枝姊姊回來了。」

「那麼，趕快進去，看她給您帶回什麼東西，跟她要嘛！」

「不！……」

六郎不往下說。

「六郎！平常你不是這樣的啊！」

「是的！不像我嘛！沒有辦法！」

千鶴聽他說得好笑，笑起來了：

「哪！進去罷！」

輕輕地推六郎的肩膊。

六郎跟着走了兩三步，似乎又轉了念：

「我還是回去！」

「爲什麼？」

六郎也不回答，却向道太郎問道：

「川伏先生還要上外國去吧？」

六郎聽千鶴和由香說過道太郎的情形，也聽到道太郎談過自身的經歷。

「大概要去的。我在日本，似乎不相宜……」

「到那時候，帶我去好不好？拜託你！」

六郎說着，眼中發出眞摯迫切的光。

但是道太郎聽了並不感覺意外：

「和要飯的一樣的生活，你能受得了嗎？」

「當然能受！……失禮！我走啦！」

六郎匆匆地回去了。

千鶴先奔進家裡，在茶間裡找到三津枝，歡喜的叫出聲來。

道太郎跟了進去，千鶴替他介紹了。

由香也從樓上下來，茶間立刻恢復了活氣，熱鬧起來了。

道太郎笑嘻嘻地聽着姊妹三人談話，心裡不能不感動：

——骨肉之親，多好哇！

孤兒出身的道太郎，看看這種光景，比什麼都可羨。

姊妹們談着談着……

由香說了：

「千姊！您不知道！我料的一點不錯，我們大姊呀！找到一位很出色的愛人啦！」

「不要亂說！由香！」

三津枝慌忙阻擋。她怕道太郎聽到。

「有什麼關係……不過，戀愛還沒有成立，對方的姓名，暫時不能宣佈。可是，他是很美滿的對象，千姊要是聽了，您會跳起來呢。」

「這麼好的人，姊姊在哪裡遇到的？」

「往別府去的船上。」

三津枝含着安靜的微笑回答。

由香接過話頭：

「那位紳士，帶着一個洋娃娃似的女孩子。可是那女孩子也眞湊趣，鬧起自家中毒來了。」

千鶴聽到這裡，忽然聯想起間木俊一郎。

她想起新宿屋書店社長提到過：間木上九州去了。

她試探着問道：

「既然帶着孩子，那麼他的太太呢？」

「死了！要不然，這段話還有什麼意思！」

千鶴驚得一震。

但是，立刻又自己解釋開了：

——哪裡會這麼巧！

她若再追問一句：那位紳士是不是法國文學家？馬上就可以眞相大白了。但是千鶴害怕，不敢問下去。

「因此，大姊給他的孩子治了病，紳士感謝得很……他們冒充夫婦，在別府旅舘住了十天，這就順流而下啦！」

「由香！胡說什麼！什麼順流而下！對人家失禮呀！……我不過看護了幾天，他的小姐病好了，就分了手」。

三津枝連忙剖辯。

「不是的啊！浪漫詩的基礎，已經打了好鋼骨水泥，以後可以慢慢地上戀愛之樑啦！」

這時，道太郎在一旁笑嘻嘻的道：

「千鶴小姐也遇到打基礎的話咧！我剛才偷聽到的。」

「呦！怎麼樣的話？」

「人家給做媒，對方在山形縣有一片上好的溫泉地呢。」

「溫泉地？」

由香眼睛瞪圓了：

「厲害！那麼，對方總開着有五六家溫泉旅館吧？」

「可是，山裡只有溫水流出來，旅館大概還一家也沒有呢。如果挖深下去，可能有熱湯湧出來。」

「哦！這麼回事！」

由香撅起了嘴，似乎很失望。

「我倒想去挖一下看！」

「不行不行！川伏先生！日本可不像印度和非洲，找不到什麼驚天動地的珍寶的呀。要是眞能挖出熱湯來，老早有人動了手了！」

由香說到這裡，高伸着兩隻臂膀，嘆道：

「啊啊！……結果失戀的，只是我一個嗎！」

回憶

住在東京市上，要想由自然的景色，看出季節的轉移，可以說是差不多辦不到的。尤其是近年來的氣候變化不定，很難從街上來往人羣的衣服來判斷季節了。一會兒冷，接着可能又是幾天暖得要冒汗……人們就忙着添衣服脫衣服……九月中旬，突然一陣冷的和十一月底一樣，街上的光景，就更顯得斑剝陸離的不調和。身穿短襯衫的青年，和披着夾外套的中年紳士並肩走着，薄薄的尼龍上衣的少女，伴裹着圍巾的老太婆。這種光景，到處可以看見。

但是……

如若細心看去，看到街樹映在路邊的疏淡的影子，就可以知道：

「啊呀！已經是冬天的陽光了！」

就在這天氣晴朗初冬的一天的午前。

一個人，推開大木本眞珠公司的廻轉門，走了進去。

這人的出現，陰冷靜悄，就好像是外面街樹的影子，忽然站起走進門來一樣。

傳達上的事務員，正低着頭在寫什麼東西，覺得面前似乎有人來了，抬頭一看，不由的凜然一驚。

這人架着黑眼睛，一頂銅盆呢帽，深深地蓋到眉上。皮膚青而發黑，還少了一隻胳子。

看看雖然不順眼，但倒也並不令人害怕。

因爲這人已經到公司來過兩趟了。他是來打聽公司裡一個退職社員的住址的。

這個一隻胳膊的人——也就是境正一，低聲問道：

「川伏道太郎先生的住址，您給打聽到了嗎？」

「啊啊！有了。上一次您來過以後，過了兩三天，川伏先生上這裡來了。」

事務員從抽斗裡拿出一張紙，交給了正一。

正一把它放進衣袋，走出大門，纔拿出來看。

他的目光纔射到紙上，黑眼鏡後面的双眼，霍地發了亮。

紙片上寫着：

『世田谷北澤二丁目十七番地江上醫院內。

川伏道太郎』

江上醫院！這是多麼令人懷念的四箇字啊！這是自己拚性命愛過的愛人的家啊！

正一對於這一個偶然的巧合，不能不感到强烈的惶惑了。

這不是老天爺有意開頑笑嗎！

正一茫然地望着明亮的街上，獨語道：

「怎麼回事？這是？」

經過十幾年之後纔回到東京的正一，有兩家人家是不容許他走進去的：一處是母親和弟弟住着的自己的家，還有一處就是三津枝的家。

萬想不到，自己所要找的人，就寄住在這一家……

正一接到印度某處來的指令，叫他要找到川伏道太郎，問他黑眞珠是在哪裡發現的。正一爲這件事來到東京，已經兩個月了。

在這兩個月之中，正一心裡下死勁壓制着想往世田谷下北澤去看一看的衝動。

下北澤是正一生長的故鄉。那裡有自己的家，有江上醫院。隨便哪一條路，都有能引起回憶的陳跡。

自從被征入伍，離開日本以後，正一在腦子裡，一直不斷地回憶着——北澤這個小都市，懷念着這條道路，那條道路，這所房子，那所房子……

正一循着日本橋的後街，緩緩地走着，一面自己尋思：

——這個川伏道太郎，偏巧寄住在江上醫院，這種巧合，是不是老天的暗示，叫我到下北澤去一趟呢？

正一感到非常的迷惑，茫茫然地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走着。

等到清醒過來，已走到東京車站的八重洲進口了。

忽然下了決心：

——去罷！

一個鐘頭之後……

正一到了下北澤。

排在他眼前的許多商店，雖然多半換了招牌，房屋還是和昔日一樣。

在對面那家舊貨店厨窗裡，還掛着正一學生時代看見的德川時代的竹笠呢。

正一心中頓時一陣發燙，淚湧上了喉頭。

但是，事實上不容他這樣追懷往事細細的眺望。

他不能不注意着，竭力避免和熟人碰到。

也不知是幸與不幸，正一低着頭，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居然沒有人覺得詫異而注視他。

街景沒有什麼變化，但住的人大半已換了人了。

正一穿過小路，走上啣接新宿與三軒茶屋的北澤大街。

沿着裡面栽着亭亭如蓋的檜樹的大住宅，轉彎彎，步上二三百公尺緩緩的斜坡，就是自己的老家。

正一心中，不能不衝起一股强烈的戰慄了。

但是，他好似躲開什麼可怕的東西一樣，用快步衝過這個彎角，一直向大街跑過去。

一會兒，正一走到北澤的八幡神社。

當他還是一個頑皮活潑的小學生時，每天都要到這裡來玩的。

正一佇立在神社裡面，深深嘆了一口氣。

這裡多麼寂靜啊！

一條人影也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

現在的小孩子們，都不到這裡來玩嗎？

正一步上石階，繞向右方，走進檜樹林中，在一個橫倒的石燈籠上坐下。

他就維持着這種姿勢，差不多有一個鐘頭，動都沒有動。

他呆呆地出了神。他的視線，祇是茫然地看着樹枝上跳着的草色的小鳥，望着脚邊忙着穿來穿去的蟻羣。

就在這時候……

他無意中，把視線從樹幹與樹幹之間，轉到那邊神社的牌坊的一瞬間，猛然吃了一大驚。

心臟頓時以極大的速度跳起來了。

他看見了一位中年婦人，和一位青年，並肩由牌坊下面走過來了。

正一看到兩人走到石階下面，趕快閃身躲向神殿旁邊……心裡却發出一聲絕叫：

「媽！」

一點沒有錯……

來的正是母親和弟弟六郎。

母親還和從前一樣，保持着上品的美麗温容。六郎呢？倘是在街上錯肩擦過，恐怕自己也要認不得他了。可是現在和母親在一起，比較起來一看，就可以看得出他除了生得很像母親之外，還剩下一點十幾年前的少年的相貌。

正一的心臟，好像被戮了一刀似的噴着血。

——老天暗示叫我到下北澤來，就是爲的這一幕嗎？

要說是偶然的巧合，這未免近於是一個奇蹟了。正一長長地抽了一口氣，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發生了對神的信仰。

母親獨自走上石階，向神殿跪下。

六郎兩手插在褲袋裡，吹着口哨——曼波的曲子。

母親禱告了半晌，站將起來，走下兩層石階，把手絹舖開，坐了下來。

母親温和地微笑着，向六郎道：

「六郎！你也坐下！」

六郎仍然站着，問道：

「媽！您眞的相信哥哥還活着嗎？」

正一爲了想更聽得清楚一點，移到圓柱後面。

母親沒有答話。

六郎不耐煩的說下去：

「您並不這樣相信吧？您是雖不相信如此，但是很想每天到這八幡神社來禱告，就

能使得自己心裡好像哥哥還活着一樣，是不是？」

母親反問道：

「你問這個做什麼？六郎！」

「不做什麼。不過，母親的這種心理，做女人的也許是很要緊的……但是我想：也有旁的生活方式吧？」

「比方，什麼樣的？」

「不要每天到這裡來求神，上兜町去做做股票好不好？」

「呦！我做股票？」

母親笑起來了。

六郎不服氣的搖頭：

「媽就是這樣！您總以爲自己要是做了股票生意，就好像驚天動地不得了的一件大事！這是不行的啊！……我看媽這樣畏縮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裡，一心祇想死去的兒子也許還活着，就靠這一縷夢也似的希望而活着，太可憐啦！」

「六郎！你爲媽媽耽心，媽很高興。可是，六郎！我一點也不可憐啊。你眼裡看着，也許覺得不耐煩，但是祇要我自己滿足於這樣寂靜的生活，這不很好嗎！」

「我總覺得媽是在委屈着自己。……我祇要看到媽一個人呆呆地坐着出神，就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寂寞的樣子。」

躲在圓柱後面的正一，聽到這裡，全身發熱，撲在圓柱上，好像怕自己要倒下去一樣，掌心裡陣陣的冒冷汗。

「那當然寂寞呀！」

母親雖這樣答着，但是臉上仍然帶着微笑：

「雖然寂寞，可是很安靜地忍受這種寂寞，一天一天過下去，媽一點也不感覺不滿意嘛……你不明白的！」

六郎粗率地答道：

「您不知道另外還有一個世界纔這樣的啊！」

正一聽到這裡，幾乎想叫起來：

——六郎！還不住嘴！

又聽到母親問道：

「倒是，六郎！你明白不？媽爲什麼叫你跟上這裡來？」

「叫我不要儘在樂隊敲鼓，偶爾也來叩叩八幡神社的鐘，是不是這意思？」

「可是你別說敲鐘了，連拜也不拜一下嘛！」

「我可不相信神佛！」

「媽叫你跟到這裡來，是希望你想起一件事。」

「什麼事呀？」

六郎走到母親旁邊，也坐了下來。

母親淡淡地說道：

「戰事終了的那一天，媽也曾帶你上神社來，是不是？」

「啊啊！」

「那時候，媽對你說：從今以後，我們只有母子二人相依爲命的活下去了，所以，母子之間，互相不能有一點隱瞞。媽說這句話，一方面也是爲了不願過那種對你一個小學生也要隱瞞的陰暗的生活，自己對自己發的一個誓……」

「我沒有忘記。」

「媽從打那時候起，遵守着這句諾言，從來沒有一件事瞞過你！」

母親說到這裡，盯緊六郎的側面臉兒：

「可是，六郎！最近你有秘密的事吧？」

六郎好像怕看母親的表情，眉毛皺緊着。

「你身上任憑怎麼細小的變化，媽都會知道。你最近變了！」

六郎還是沒有回答。不做聲也就是表示承認。

「你到箱根去玩，回來之後，就好像換了一個人。總發生了什麼事吧？」

六郎忽然站起身來，叫道：

「媽！」

接下去想說什麼，繼而又似乎念頭一轉：

「您暫時別管我好不好？」

母親溫和地問道：

「你有把握自己解決？」

「有哇！您等着看吧！……我對自己決不會看走了眼的。」

「……是嗎！能這樣就好。」

「不過，媽！」

六郎稍稍躊躇了一下之後，顯出決心的緊張表情：

「媽如果覺得祇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纔有活着的意義，我有點受不了。」

「這話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假如我現在想上外國去……媽會絕望不？」

母親聽了這句話，臉上有些發青。

「您要感覺絕望吧？」

「六郎！你有這個打算所以纔勸媽做股票的是吧？……你放心！媽能够忍耐寂寞的。就是萬一你到外國去了，我一個人大概也可以過下去！」

正一在圓柱後面聽到這句話，眼中汪出了眼淚。

「謝謝您！媽！」

六郎笑嘻嘻地，拉着母親的手，把她攙了起來。

母子兩人，並肩走下石階去了。

正一眞想從圓柱後面蹦出去，高叫一聲：

「媽！」

但是他不能這樣做。

叫聲雖已湧到喉嚨口，還是咬着牙忍住了。

母子兩人，穿過神社牌坊，上了大路向右轉彎，越走越遠，看不見了。

正一脚步踉蹌地，奔到母親剛纔坐的石階前面，蹲下身，輕輕地伸出手來，擬摩着石塊，上面似乎還留着母親的體温。

正一心裡低低地向自己說：

——够啦！這就很好啦！我是已死的人哪……現在世界上，鬼魂出現的事，已經不時興啦！

夜裡九點鐘……

銀座街上的「穀梁」酒場，是一家奇怪的酒店。

每天到了這時，無論哪裡的酒場，都是高朋滿座，洋溢着一片談笑之聲，但惟有這家「穀梁」，一年到頭，總是靜悄悄地鴉雀無聲。

客人的人數，也至多是三個五個。他們當然都是常來的老客人，這裡的客人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他們都是頑固地堅守自身孤獨的紳士。

他們在這佔有相當坪數的店裡，那邊一個，這邊一個，各佔各座，靜靜地喝着酒，然後悄不作聲地走了。這就是他們互相保守着的禮貌。

店裡的照明裝置，光線軟軟地，祇要離開一公尺，彼此的臉兒就看不清楚。是不是這種燈光，招來的這些靜悄的客人呢？

間木俊一郎也是「穀梁」的老主顧之一。

他也總是一個人上這裡來，時間也差不多在這時候。

今天晚上間木走進店來，裡面還纔有兩個客人。

「請進！」

間木走近櫃檯，馬丹澄江帶着美麗的微笑招呼他。

馬丹還不到三十歲，一年四季，都愛穿一身的黑衣裳。

據說是從北海道的修道院跑出來的，也許因此一身都是黑的。除了眼梢吊起，稍稍有點霸氣之外，可說是一位肌膚白皙的佳人。

「您幾時從九州回來的？」

「昨天。」

「小姐很乖，沒有哭吧？」

以前間木告訴過馬丹，說要把美奈寄到岳母家裡去。

「唔！要是普通的小孩子，一定要哭了，……可是這孩子，她祇盯緊着我的臉，一聲不響。雖然是自己的孩子，倒叫人讓她盯得毛咕咕的。」

「眞的！……小姐好沉着，眞像個大人！」

前不久，馬丹會到間木家裡去，見到過美奈。

那一天，偏偏間木不在家，雇的那個老婆子也出去買東西了，只剩下美奈一個人。可是她招呼客人，應對問答，簡直像上等人家的太太一樣，很上譜兒，馬丹會爲之撓舌不下。

「不過，半年之後，總要接回來吧？那麼可愛的小姐，先生捨不得她離開身邊太久吧！」

「可是，這回就因爲雇的那個老太婆神經痛鬧得很厲害，所以趁此機會把她送到山形去的。再接回來，也沒有人招呼她。」

「呦！……那麼，先生是獨自一個，自己燒飯？」

馬丹眼睛瞪得大大地，盯着間木。

間木的視線沒有看着馬丹，因此她不自覺地把隱藏的感情一下子都顯露出來了。

這位馬丹，似乎也對間木暗地懷着戀心。

間木手把着白蘭地的杯子，好像在想別的心事。

馬丹接着又道：

「先生自己做飯……不像嘛！」

但間木好像沒有聽到。

沉默了一會之後，間木正出着神忽然說了一句：

「那樣臉兒的女性，京都纔有哩！」

「什麼？」

「啊！不……」

間木苦笑：

「這次回東京，在京都下車，玩了一陣。到清水寺去的時候，在坡上碰到一位美人。她和我所認識的一個人，長得很像。」

「先生認識的那一位，住在東京？」

「是一位女醫師。」

間木並不打算把旅途中碰到的事告訴這位馬丹，所以想就此切斷話題。但是，今天晚上馬丹不知道什麼原故，表現着與平常不同的態度。

「那位女醫師，不知什麼時候，已鑽進先生的心裡了吧？」

「不是這樣！我……」

間木說了半句，才注意到馬丹含着熱情的双眸，便裝作不在意地問道：

「你到過京都嗎？」

「沒有哇！」

「好地方！到那些寺裡走走，心境會被它洗得清淨無塵。」

「您又來打混了！」

「混什麼？」

「女醫師的話……」

「這是你的武斷吧？哈哈哈！」

「這是女人的直覺呀！……我羨慕鑽進先生心裡的她！」

「我不過祇是想：那位女醫師，說不定也是京都人。」

「不行不行！您別把話扯過去啦！……先生現在完全是獨身一人了嘛！男人到了這時候，所想的只有一件事。」

「你說的是只想女人？」

「當然！因此，女人也就拚命地要獲得先生呀！」

馬丹把自己的心都說漏了出來，臉上不覺也發了紅。

「我現在打算還是獨身過下去。」

「女人不容許您這樣呀！」

「喂！倒是找不找得到一個好下女？」

馬丹一聽，幾乎想說：「我住過去，給您幫忙」！可是到底沒有好意思說出口。

這時……

表門推開，進來了一個客人。

「請進！」

一個女侍站起來迎接，但是不覺皺起了眉毛。

進來的是一位少掉一隻手臂叫人害怕的面生客人。

××　　××　　××

境正一並不認識這家「穀梁」酒場。

他在下北澤的神社，看到自己的母親和弟弟，爲了要鎭壓心裡的激動，他必需喝酒。

從那天之後，一連五天，正一在銀座、澀谷、新宿的後街上，繞來繞去，走到那裡，喝到那裡。

今天晚上，也是到銀座來喝酒的。喝過兩家之後，走到「穀梁」門前，就推開門進

來了。

正一也沒有留心到間木，由他的背後穿過，走到裡面的火車座裡坐下。

「您喝什麼？」

「惠詩客，兩杯！」

「是！」

女侍放下熱毛巾把子，走開了。

馬丹還繼續和間木談着。

「先生既然想暫時一個人過活，何不搬到公寓去住呢！又有浴室，管洗衣服的高級公寓也有的是嘛！」

「是啊！」

間木當眞地考慮了一下：

「趁這時候，把現在的房子賣掉，用這筆錢去挖一下溫泉看！」

「溫泉？先生計劃搞溫泉？」

「唔！我的家鄉在最上川的河畔。父親留下給我的一座山裡，有溫水流着。我家有一個老管家，從我父親時代起，就在我家門下奔走的，他認爲再挖下去一定有熱湯冒出

來。可是我既無興趣，又沒有錢，所以還是扔着沒有動。」

「地方好不好呢？作爲温泉地……」

「河的那邊就是陸羽西線的火車，交通倒很便利。地點在最上川的上流，冬天下起雪來很大，可是夏天挺凉快，避暑是最合適了。風景也不錯。」

「挖温泉很要一筆錢吧？」

「據他說：差不多能有個三百萬，他就有把握叫它一分鐘噴出五斗的五十度熱湯來。這一下可了不得！我馬上就發大財了。」

「他不會騙先生嗎？」

「不！這個人可是忠心耿耿……要在古時候，算得是個忠臣呢。由我嘴裡說出來，好像是自吹自擂，在庄內一帶，我家可是相當有名的世家呢！不過到我父親的晚年，完全沒落了。所以，我家這位忠臣，總想在我手裡，再把家業重興起來。在東北一帶，像這種一心爲主固執到底的人，還有的是呢。」

「那麼，先生又何必畏畏縮縮呢！您儘管去挖好啦！錢的話……祇要您肯幹，總有辦法的呀。」

「如果挖不出五十度的湯來，我就除了上吊沒有路走啦！」

兩人的這段談話，正一一面喝着惠詩客，有意無意地聽着。

過了一會……

間木俊一郎道：

「差不多，我也該走啦！」

說着就移步離開櫃檯。正在這時候，火車座裡的正一，也想看看這個寧願捨棄發財機會不肯去挖温泉的，是什麼樣的人，轉過頭來一看：

「啊呀！」

大吃一驚。

這不是在往別府的船上碰到和三津枝在一塊的那個人嗎——自己以爲他是三津枝的丈夫的。

正一看到間木被馬丹送到門外，自己不由也跟着站起來了。

繼而一想，自己追上去有什麼意思！就苦笑一下，又「咚」的坐了下來。

女侍在旁邊覺得奇怪，問道：

「您認識間木先生嗎？」

「不！並不……他姓間木？」

「噢！間木俊一郎先生。有名的法國文學家。」

正在說着，馬丹回來了。

正一想起剛纔馬丹和間木談的一段話，覺得有一點可疑，就站起身，走向櫃檯：

「請問你一件事……剛纔你不是勸間木先生住公寓的嗎？」

「是呀。那怎麼樣了呢？」

馬丹心裡覺得：「這個人來得古怪呀」！但是臉上還帶着微笑回答他。

「他有太太吧？」

「去世了。過去不久……」

「噢？」

「丟下個可愛的小姑娘……」

正一聽到這裡，渾身發熱：

——照這樣說來，那一回和三津枝坐船上別府旅行，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沒有續弦啊？」

「當然嘛！因爲獨身不方便，所以我剛纔勸他搬到公寓去的呀。」

——但是，三津枝到了別府，向那接她的——好像旅館老板娘似的人介紹間木，不

是說：「這是我家先生」嗎！

正一越想越混亂了。

他覺得：如果三津枝那次的別府之行，是一種戀愛的遊戲，那就不能饒恕她。假若是這樣，自己就不妨將這殘廢之身，出現在三津枝面前，給她看看。自己本來以爲她結了婚，很幸福，纔引身而退，躲着她的呀！

正一靠着櫃檯，冷冷地說道：

「這個人眞是玩女人的好手啊！」

「哪裡的話！間木先生纔是眞正英國派的紳士呢！」

馬丹憤憤地還了他一句。

當天深夜，正一喝得醺醺大醉，走進了新橋車站。

這時正趕上夜總會，酒吧打烊，電車裝得滿滿地，都是打扮得五光十色的女性。

正一在山手線的月台上，左搖右幌地，不停的走來走去。

他的酒量本來很大，自從回國以後，像今天這樣喝醉，還是頭一次。

他走來走去地幌着，漸漸地覺得不管自己走向哪邊，旁人都連忙躲開，心裡不由地冒了火。他明白：因爲他是個殘廢，大家都怕他討厭他。

——他媽的！又不是我自己要殘廢的！

心裡一冒火，就覺得眼裡看出去，月台上的人，全不順眼了。

戰爭終了之後，又過了十年，正一纔回到東京。被戰爭扯得四分五裂，燒得焦頭爛額的東京。已穿上了比昔日還要華美的外衣。像他這種殘廢人，人家連看都不會看他一眼了。

人家對他，都好像把他當一個外國人看待，他受盡了這種冷氣，現在一變而爲怒火了。

正一故意一個大蹣踵，向一個精壯的青年身上，噹的撞了上去。

這個青年，大概不是什麼正經路數：

「幹什麼！」

揑緊拳頭，向正一的下顎打去。

正一被打得踉踉蹌蹌地向後退，背碰到候車室的壁上纔停住，呲牙一笑道：

「你倒有兩下子呀！」

「放你的屁！誠心挑眼兒，要找死呀！……」

「對呀！找上你啦！好好的兩隻胳膊，變了一隻嘛！」

正一慢慢地站直了，踏進一步。

「你想打架？小子！」

青年拉開拳鬪的門戶等着。

這時，又奔來四五個青年。

其中一個叫道：

「怎麼啦？老五！」

看來大概都是這青年的同黨。

「沒什麼！這小子跟我找刺兒！」

「幹掉他！」

但是，對方雖然增加了人數，正一還是冷靜地又踏進了一步。

「他媽的！」

青年叫着，跟着就是一拳揮來。

正一一偏身閃過，可是臉上的黑眼鏡飛掉了。

一瞬間，正一的的右手，從下而上，奔向青年的咽喉。

這一手是中國拳術裡的葉底偷桃，乾淨俐落，漂亮得很。

毫不費事的，青年被打得仰面倒向地上。

「小子！」

他的夥伴們一齊圍攏來。

接着就是一陣混戰亂鬪。

正一的右腕，猶如閃電一般，動一動，揮一揮，就是一個被打退下去。

不過，到底寡不敵衆。

正一爬在地上，只覺得有皮鞋脚在踢他的後腦，以後便昏過去了。

等到醒過來，纔發現自己睡在一間很暗黑的房間裡，他想：是不是警察的拘留所呢？

但是他立刻明白自己猜錯了。因爲他看到靠頭部這一邊坐着一個女人呢。

正一頭上陣陣地發痛，勉强抬起頭來四邊望望，纔知道自己還是躺在剛纔打架的月台上的候車室裡。

月台上祇剩下幾盞終夜不熄的電燈，暗暗地，一個人影子也沒有。可見末班車已開過去了。

既然如此，坐在旁邊的這個女人爲什麽不走呢？

正一緩緩地掙扎起來，想仔細看看她是什麽人。

這女人好像正等着他，開口說道：

「您醒過來啦」！

「你是……」

正一說了半句，嚥了一口唾沫。嘴裡乾的幾乎要裂。同時，他又發現這女人臉兒很熟，更吃了一驚。

她就是別府航線的綠丸深夜到達高松港時，奉了一個姓張的中國人的命令，帶着美鈔上船來和正一換寶石的下曾我由子。

「您還認識我不？」

「我的記憶力很好的。」

「可吓壞了我啦。在月台上發現了您，我想：還是叫您？還是不叫呢，正在沒有主意，您就跟他們打起來了嘛！」

「你和我不過是萍水相逢……後來，你就一直坐在旁邊看着我的嗎？」

「我求站員，把您抬到這裡，等您醒過來……好在也並沒有受什麽傷……」

下曾我由子說到這裡，似有所感的眼裡亮了一亮。

「多承親切關照……」

正一向她道謝，向那邊火車月台上的大掛鐘望去。

半夜兩點，還稍稍過了些。

正一站起身，由子也站起來：

「既然碰到了……到我住的地方去休息休息好不好？」

「就去打擾你罷！」

正一一直住在品川旅館裡。但也沒有什麼非回旅館不可的事。

兩人由空空洞洞的車站走出，馬上就有通夜營業的計程汽車開了過來。

「到澀谷！」

由子關照過司機之後，向正一小聲道：

「我總覺得我們還要遇到的。」

車子增加了速度，正一眼看着前方，問道：

「你一向住在東京的嗎？」

「噯。到高松不過是跟張先生去的。……我並不靠張先生生活。」

「是嗎！我還以爲……」

正一苦笑着沒有再說下去，轉過話頭：

「回到日本之後，把我當人看待的，只有你一個！」

由子瞅了正一一下，問道：

「您沒有親人在日本了嗎？」

正一絕望地道：

「痛心的話，我們彼此都不要提吧！」

「也對！」

由子點頭，臉上顯得很寂寞。

正一從司機頭上的反光鏡中，看到由子的臉色，覺得今天和這被生活拖疲倦了的女人，同坐在一輛車上，有一種令人難過的感覺。

一會兒，車到了澀谷。

由子囑咐司機：

「一直向三軒茶屋去！」

上了坡路，又開過五六百公尺，由子叫車子停了下來。

由子引着正一，走進小路裡一家相當乾淨漂亮的公寓。

走到公寓的門口，不知爲什麼，由子忽然笑道：

「您也不妨暫時住在這裡嘛！」

出其不意地，正一也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只向她微笑。

由子的房，是二樓盡頭的一間。

很意外地，房間收拾得很乾淨，用具也很講究，壁上還貼着有波奈爾的畫。

六舖蓆，還有一間兩疊大舖地板的。裡面是一個半坪大的厨房。

正一道：

「這裡住着大概很舒服吧！」

由子笑道：

「爲了想住得舒服，所以總忙着收拾佈置，把房間弄得乾乾淨淨的。可是呀！女人哪！房間越收拾得乾淨，就越覺得寂寞。眞怪！」

正一盤膝坐在靠窗的桌前，點上了一枝香煙。

桌上放着一幀照片，是一個三歲左右的男孩，和一個生下來還不久的女孩子。

「這……是你的孩子？」

「不！我的哥哥和我。」

「爲什麼把這麼小的放在桌上？」

「您不知道，從這以後不久，哥哥和我就被分開了嘛！……活在世上的骨肉，就只有哥哥和我兩個人。當然，說不定哥哥也許已經死在南方了……」

由子在正一面前坐了下來，也點起一枝煙。

「戰爭終了之後，我纔知道我有一個哥哥的。不過，知道不知道，都是一樣的了！」

照片旁邊的小鐘，已指在午前三點鐘上了。

正一和由子，沉默了好半天。

由子輕輕打了個呵欠道：

「睡罷！」

說着，站起身來。

正一表示客氣：

「我就睡在那地板的一間好了。」

由子開玩笑似的道：

「您沒有把握是不是？」

「不！因爲說不定要在這裡多打擾幾天呢。」

「我睡到那邊去也可以呀！」

兩人相向微笑。一瞬之間，兩人的心，很快的接近了。

由子在六疊的蓆子上，舖下自己的舖，地板上安置了正一的被蓋：

「請安歇罷！」

正一站在窗前，抬頭望着天明之前暗暗的天空。不知從哪一邊射來一線微光，使雲層的一角，稍稍染成銀色。

正一嚥了一口氣，兩眼中噙着淚。

「睡罷！……我這件毛巾睡衣，您將就些穿了罷！」

由子又催他，正一纔背着臉，走進地板間。

由子直覺的感到：

——他在哭着呢！

她也沒有說什麽，把兩間之中的隔層紙門拉攏起來。

但是，過了幾分鐘，纔想起明天早晨燒飯的米，還沒有淘好，就叫道：

「對不起！」

又把紙門拉開。

由子頓時噤住了。

正一脫了汗衫，剛想換睡衣，筋肉結壯的背上，刺着有一塊船錨的圖案。通紅的花紋。

正一知道被由子看見了，便泛着暗淡的苦笑道：

「這個錨，是海盜的符號呀！」

又道：

「兩手被帶上手銬，硬給刺上的。這是一輩子刷不掉的海盜的烙印啊！」

「……」

「就因爲這個，雖然回到日本，連骨肉都不能去和他們見面了！」

「那麽……爲什麽不能脫離他們呢？」

「組織太大啦……我本是神風特攻隊呀。衝到琉球的時候，掉在海裡，去了一隻臂膊，在水中漂流着，結果，救起我來的，是海盜的船！……我心裡想：管它！聽天由命罷！我也並不想自己護短，一切歸罪於戰爭，不過，人的命運這樣東西，任憑你怎麽掙扎，除了聽其自然之外，是沒有辦法的啊！」

說着，憂鬱地嘆了一口氣，由子只有默默地凝視着他。

落葉

有一天，川伏道太郎忽然說是「在離開下北澤三四站的地方，找到一間房」，搬走了。

從這以後，江上醫院裡，眞正地開始了三姊妹的生活。

三津枝穿着白衣，整天在診療室裡忙着；千鶴到新宿屋書店上班；由香熱心地做洋裁……一天一天的，很和平地渡過。

和平……不錯！在旁人眼中看起來，確實是和平的。因爲三姊妹各人藏在心裡有一段秘密，不肯彼此公開出來……

但是，這外表上的和平，終於有一天被打破了。

那就是新宿屋書店公休的頭一天下午。

千鶴被叫到社長室。

她一進門，社長就迎頭問道：

「江上小姐！明天公休，你沒有什麼預定節目吧？」

「是！」

「那麼，明天正午，你到日比谷公會堂去！」

「嚇？」

千鶴覺得突如其來，很是詫異。

社長笑嘻嘻地看着她：

「不去不行啊！你若是放了生，我就信用掃地啦！」

「是……不過……爲什麼……？」

「哪！法國的那個叫什麼的……少年天才的演奏會呀！」

提起這個演奏會，千鶴是知道的。這位被稱爲未來的哈費慈的法國十七歲小提琴家此次到日本來，各界都哄動了。千鶴倒也很想去聽一下。

「他是天才也好，蠢才也好。總而言之，你非去聽一下他的梵婀玲不可！」

「這……？」

「和間木俊一郎一塊去聽啊！」

「嚇？」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你吃驚到這樣，可見得在你的心的深處，是悄悄

地懷念着間木的呀！」

千鶴双頰火也似的發了紅。

「怎麼樣？猜着了吧？」

「我不來了，社長！您這樣開玩笑，我明天不去了！」

「喂喂！那可不行。不！我不再說就是。你答應了我罷！」

「……」

千鶴低倒了頭不答話。但是，心裡直是發跳。

「你去吧？」

「不過……間木先生答應去嗎？」

「那還用說！我告訴他：是和你一起去聽，他就非常高興，馬上OK了。間木這傢伙，大概也忘不了你呢。」

這段話可是扯的謊了。事實上，社長並沒有得到間木俊一郎的同意。

「你，到公會堂前面……對了！你正午過十分到那裡好了。間木是很守時間的，一定準正午到的。讓紳士等候十分鐘左右，這是淑女的禮貌呀！」

這一天，千鶴從店裡下班出來，在新宿大街上走了一個來回，把耳環、項圈、手套

、香水全買齊了。她對於這些東西，都很經過一番挑選，要配合間木高雅的嗜好。

想買一双皮鞋，但是新宿找不到合意的。她決定明天早上到銀座再買，便高高興興的回家去了。

千鶴像今天這樣用心挑選裝飾品，還是頭一次呢。

人家說：「女爲悅己者容」，千鶴自然也不例外。

千鶴坐在客滿的小田原快車的電車裡，心裡想着：剛好，由香給做的一件大衣，已有九成完工了，今天夜裡，再催由香趕一趕，明天就可以穿了出去。又想到：明天買鞋，得買一双和外套相配的皮鞋哩！

千鶴頭一次體味到：裝飾打扮這件事，原來是如此愉快的啊！

奔進家門，千鶴立刻到由香房裡去。

由香手裡忙的却不是千鶴的那件大衣，她正在替自己衣服打着双摺縫。

「啊呀！由香！你還沒有把我那件大衣做好？」

「姊姊不是說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嗎！好心好意給你做着，穿的人反倒不起勁，這不是白費心嘛！暫時擺着再說罷！」

「對不起！眞是姊姊不好！對了！穿的人不高興，做的人也沒有興趣啊！」

「是嘛！我這裡磨拳擦掌地，正想給你做一件比銀座第一流服裝店還出色的東西，千姊還說什麼：好哇！幾時我高興就穿！這簡直太冷淡了嘛！」

「道歉道歉！別跟姊姊生氣！不過，今天晚上，另作別論。叫我磕頭都成！一定拜託！給我趕完了罷！」

「哼！」

由香很敏感地，眼不轉珠看着她，想要找出千鶴態度變化的原因：

「千姊！」

「什麼呀？這麼瞪着人……」

「明天無論如何要穿這件大衣的原因，老老實實地給我供出來！」

「糊塗東西！不過明天是公休……和朋友去……」

「你所謂朋友的，女朋友乎！抑男朋友乎？」

千鶴窘得低下了頭。

遇到這種場面，別人可以「刷」地一閃，幾句話就混過去，千鶴却沒有這種本領。

「嘿嘿嘿嘿！千鶴姊也終於發生了必須打扮得美麗的需要哩！……好的！交給我啦！今天夜裡，給你趕成功！」

「謝謝你！由香！」

千鶴放了心，眞的合掌向由香拜了拜。

姊妹們圍着桌子吃晚飯時，三津枝無意地說道：

「啊呀！……今天晚上，千鶴特別顯得美麗呀！」

由香祇是嗤嗤嗤的偷着發笑。

三津枝詫異地看着兩個妹妹：

「什麼呀？怎麼啦？」

「千姊呀，今天夜裡因爲我要給她趕起那件外套來，她太高興啦。……所以，纔顯得特別美麗的呀！」

「這可怪啦！千鶴平時對於服裝不是沒有興趣的嗎？」

「可是呀！這一次，忽然地，猛烈地，發生了興趣啦！」

由香說着，很頑皮地一縮頸子。

千鶴沒有法子，只好說了：

「明天要和朋友出去玩玩，所以叫由香趕一下，把那件外套做好。」

「是嗎！……上哪裡玩去？」

「那……那由她們決定。」

千鶴斷斷續續地含混地扯過去，心裡覺得發疼。

她想起了：以前姊姊曾經關照過她：

「千鶴！假如你有了愛人，可得悄悄地告訴姊姊啊！」

所以，對於姊姊，實在不必隱瞞。

她若是能明白說出來：

「我明天要和間木俊一郎上日比谷公會堂去！」

那就好了。

對了！這樣一來，千鶴也不致遭到後來的種種不幸了。

可是，不知什麼原故，千鶴沒有能說出口。

三津枝雖然覺得千鶴的態度，和平時有些兩樣，但總以爲或者是生理上的關係。

因此，很温和地道：

「千鶴以後也應該稍微打扮打扮纔好啊！」

「不錯不錯！我們擁有三十萬元的私房呢！」

由香說着，還拍了拍胸膛。

三津枝笑着問道：

「由香已經花掉不少了吧？」

「您猜的不錯！……四萬元洋裁研究費，還有，借了五萬元給川伏道太郎。」

「噢？川伏先生？川伏先生不是還送了我們那麼一架電視機嗎！」

「聽說那是把大木本眞珠公司的退職金全部拿出來買的。因此，他又恢復了身無一分文的狀態。眞怪！這個人……他找到了房子，可是要兩萬塊頂費，他沒有辦法，就祇剩下出神發呆了。所以我纔借了一筆錢給他。不過，哪！他不是帶着在印度檢來的什麼寶石嗎！他說了：若是賣掉了寶石，要加倍還我呢。」

「可是川伏先生爲什麼忽然搬走了呢」？

三津枝無心問地着，千鶴聽了却不能無動於中。

因爲千鶴對於道太郎的心理非常清楚。

——不過，沒有辦法啊！

她的心理，充滿了明天和間木俊一郎見面的歡悅，沒有餘地再容納道太郎了。

由香好像作結論一樣地說道：

「我想，川伏先生，結果還得從日本跑出去！」

「這是因爲他在日本安定不下來啊！誰給他找個好對象，結了婚就好了。」

「不行的！像他那種四海爲家的流浪人，每天擠在客滿電車裡，上班下班的那種薪水階級生活，他幹得了嗎！反過來說：把他帶到農村去，又沒有用處……還是讓他到海的那一邊去好哇！……對啦！他要是想帶新娘子一塊兒去的話，我給他做新娘也成哪！」

「別瞎說了！由香！」

三津枝還想說：「你有六郎呀！」猛然想到一點，閉上了嘴。

從那一回以後，六郎一次也沒有來過。

大家都心裡不是味兒，沉默下來了。

頭一個是由香，倏地站起，走出飯堂去了。

接着，千鶴開始收拾飯桌。

護士來說：有一個小孩子病人掛了急診。

三津枝一面向診療室走，一面心裡決定：

——我得和六郎見面澈底談一下！

這一天夜裡……

千鶴差不多是澈夜無眠。

她想像着明天和間木俊一郎的晤會，睡魔沒有空隙來接近她了。

千鶴把社長說的那幾句話，在心裡翻來覆去地回味了幾十百遍：

「他聽說是和你一塊兒去，高興的不得了，馬上OK。間木這傢伙，大概也忘不了你呢。」

——眞的，間木先生思念着我嗎？

假使我眞像他那過世的太太，這句話也許可以相信。

作爲死去的太太的替身，接受他的愛，這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總還比不被他愛好些。

他，明天正午，將以怎樣的表情，站在我的面前呢？

「你來得好極了！我很早以前，就等待着這個機會了！」

他要是這樣說了，我怎麼回答纔好呢？

「我也是一樣啊！」

我如果能有勇氣這樣明瞭地回答他，那是多麼高興呢！

拿出勇氣來！我明天一天，必須完全地獲得他的愛情！

千鶴自己鼓勵着自己。

××　　××　　××

第二天早晨八點半，新宿屋書店的社長，坐汽車到了高圓寺五丁目間木俊一郎家裡。

間木被臨時雇用的家政婦叫醒，詫異道：

「好早哇！」

纔跨進會客室，社長就急匆匆地向他道：

「喂！今天在日比谷公會堂，有那個法國天才小提琴家的演奏會是不是？」

「啊啊！他叫多比歐萊里吧？這孩子眞厲害呀。今年在巴黎的世界競賽會得了第一呢。前兩天在播音機裡聽到他奏的梵婀玲，眞好！」

「這些事我都不管它。總而言之，你去聽一下罷！」

社長說着，拿出兩張入場券，放在桌上。

「這得謝謝你啦！……兩張！是不是你也去聽？」

「笑話！我對於音樂一竅不通！」

「那爲什麼買了兩張？」

「你要有一個伴去的。」

「同伴？」

「唔！上一回在我們吃茶店裡給你介紹的，那位可愛的小姐……」

「啊！你書店裡的那位……」

「對了。和你死去的太太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那位小姐！」

「也不見得就是一個模子……」

「不！你要心裡這麼想着，就越看越像了。頭一件好處是性格和你那太太一模一樣，溫柔、賢淑，現代少見的秉承着明治時代的優良傳統。現在這些女孩子，簡直不成話！也不曉得她們身體成份裡有幾成M？幾成W？祇學了扭着屁股走路，連臉怎麼發紅都不會！都是比猴子還要下等的不識羞恥的東西。嗚呼！明治遠矣啦！……可是，這位小姐，却具備着明治時代的教養。光就是「稀有價值」一點來說，間木俊一郎也應該發生興趣啊！」

「可是，我和那小姐還沒有談過十分鐘的話呀。突然地就叫我們交際，也不好意思嘛！這有點不合式吧！」

「不！不是這麼說法！不錯！我弄了兩張票，這麼一大清早地奔來，是顯得有點勉

强硬凑合……可是，你要知道！這位小姐呀，她確實有使得我這樣着急慌忙地奔來奔去的價值啊！……總而言之，你和她見面談談看！一定會中意的……別的不說，第一是她對你很有好感呢！」

間木覺得好朋友這樣異常地熱心勸着，也不好意思再拒絕了。不過，他忽然想起：既然去聽演奏，倒想約那一位在別府在一起渡過十天的女醫師三津枝去。自從回到東京之後，還沒有見過一次面呢。

「我已關照過她今天正午到公會堂前面……不過，仔細點，再打個電話去罷！」

社長說着，就走出客室，去打電話了。

他掏出小冊子，找到江上千鶴家裡的電話號碼，撥了過去。

「喂！喂！」

來接電話的是由香。

「喂！我這裡是江上醫院……」

「我是間木俊一郎……間木俊一郎的代表……」

由香聽到這一句，馬上就說：

「啊！請稍等一下，我去叫姊姊來！」

放下聽筒就跑。

聽到是間木俊一郎，由香心裡立刻明白了，她直覺地想：

——三津枝姐姐的戀愛要進展啦！

人若是太敏感了，有時會搞出莫大的錯誤來。由香如果能稍爲沉着一點，把對方的話聽完了，她一定會聽到電話裡說：

「請千鶴小姐講話！」

這一來，就有了疑問。聰明伶俐的由香，立刻可以探出內中的曲折了。

不幸，間木俊一郎這個名字，對於由香，她只知道是三津枝的意中人。

由香叭噠叭噠跑到茶間，三津枝正吃過早餐，和護士在閑談，由香湊到她耳朵上，低低的道：

「大姊！來了電話啦！您等的那個人……」

「什麼？什麼事？」

「詩人，法國文學家，大學教授，美男子，那位別府航路遇到的紳士的代表，他問您在不在家……」

「唷！是嗎！」

三津枝頓時滿面喜色，走出茶間，想去接電話。

正在這時，碰到從樓上下來要出門的千鶴。

「這麼早出去？千鶴！」

「噢！打算到銀座先買點東西。」

「哦……這件大衣，眞好哇！配身極啦！」

「是嗎！」

千鶴很高興地笑了。櫻唇微綻，紅紅的塗着從來沒有用過的口紅。在姊妹之中，千鶴的臉兒最不惹人注目，可是這麼一化粧，穿上新衣服打扮起來，似乎反而顯得最美麗。

「去罷！」

「我走啦！」

千鶴和三津枝，左右分開地交臂而過。

她們做夢也想不到就在這一瞬之間，姊姊和妹妹的命運，被扯得分裂開來離得遠遠的……

三津枝拿起電話筒：

「……喂！喂……」

「啊！……我告訴你！間木俊一郎一準正午，到日比谷公會堂。你可一定去呀！明白了嗎？」

對方也不等人家開口，自顧自地，一口氣嚷了出來。

三津枝驚得發了呆，倉卒之間，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

對方的社長，不見她答話，以爲：

——還在這兒磨磨蹭蹭地遲疑不決呢！

就又在電話裡叫道：

「不行的呀！你這樣子！……間木買好了兩張票的啊！你失約不去，間木就只有恨恨地望着那隻空位置啦！什麼天才兒童，什麼名提琴演奏，都聽不入耳！你可不能叫他丟這麼大的人哪！……去罷！絕對得去！」

「啊……不過，我，現在，突然，纔聽到……」

「別這個那個了！去！……你說！是！說『是』！」

「啊！」

「不是『啊』！要說『是』！」

「是！」

「好！這就叫間木俊一郎高興了！」

對方「卡嚓」把電話掛了。

三津枝好像遇見了鬼，祇落得站在電話前面茫然發呆。

——這是怎麼回事？到底是誰啊？

當然是間木的朋友了，可是這個人多麼莽闖冒失呀！照他剛纔的話，好像間木老早就約好了我去聽演奏會的。縱使不是間木自己，也是剛纔打電話的人已給安排好了似的。而且，聽他說話的口吻，簡直是和我認識很久熟不拘禮的老朋友。這是什麼道理呢？

這時，由香把千鶴送出二門之後，一邊哼着歌曲走了回來。

「唷！大姊！你怎麼啦？……來了好消息不是？」

「這個……好消息倒是好消息，可是，有點奇怪。」

「他是間木一郎的的代表吧？」

「嗽！」

「他給大姊帶來了好消息不是？」

「嗽！今天正午，在日比谷公會堂前面，間木先生買好兩張票，在那裡等着呢。」

「那不是好極了嗎！有什麼奇怪呢？」

給由香那麼一說，三津枝一時也說不清楚自己的疑惑。

「那個代表打電話來的人，說起話來毫不客氣，好像老朋友似的。」

「這有什麼奇怪！一定是什麼雜誌的編輯之類的人。新聞界的朋友，都是單刀直入，一點不客氣的。」

被由香這麼一解釋，覺得倒也有理。

「只要知道間木先生在那裡等着，不就够了嗎？」

「是啊……」

「大姊！打起精神來！……像大姊這樣靜如止水的女中丈夫，一談戀愛，就這麼昏昏盹盹起來了嗎？」

由香說着還向三津枝背上「邦」的敲了一記。

由香這樣連開頑笑帶鼓勵地說了一頓，三津枝心裡又興奮起來了。

——對了！又可以見到他了！

「今天日比谷是什麼演奏會？」

「這個……您等等啊！」

由香跑回自己房裡，立刻又奔了出來：

「精彩極啦！杜比歐萊里的梵婀玲獨奏呀！」

「啊！……今年世界競賽會得到第一名的……」

「對！未來的哈費慈！」

「剛纔電話裡，那人說是天才兒童呢！」

「我也眞想去聽一下！好在後天還有呢。叫誰給買票去呢！」

由香咬着指甲，眼瞪着空中。

三津枝一邊向茶間走，不在意地道：

「約六郎去好不好？」

不料由香倒很率直地道：

「就這麼辦罷！」

三津枝走進茶間，向護士道：

「山室小姐！對不起，今天停診……」

「是！」

三津枝雖不在家，差不多的病，這位老練的護士都可以應付得了。只有一個住院的女孩子，需要當心，她是白喉之後，發了急性心內膜炎的。三津枝關照護士，如果痛得厲害，給她注射安眠劑。

這樣那樣的忙着，不覺已到上午十點半，三津枝趕快梳洗準備出門。像這樣懷着喜心躍躍愉快心情出門的事，總有好幾年沒有遇着了。裝飾打扮起來，不作爲一個嚴冷的女醫師，而以一個未婚的女性，奔向華美的世界裡，這是多麼高興的一件事啊！

三津枝到這時候，纔想起一件事：

——對啦！千鶴今天有約會，一定也是和哪一個青年約好見面的！

明白了這一點，三津枝倒不因千鶴瞞着自己而不快，反而感覺一種羞赧的好笑：

千鶴竟和我同一天跟人家有約會！……

她甚至於想到：這種幸福，來得如此之早，說不定是去世的父親。在冥中安排保佑的呢。

三津枝出門之後，由香在走廊裡來來去去地躑躅了半天，結果下了決心：打電話給六郎去！

她覺得兩位姊姊都有愛人約會，只剩下自己孤孤單單地留在家裡，太叫人不服氣了！

但是不巧，六郎不在家。

由香沒精打彩地自言自語：

「啊……啊！結果還是我一個人掉在後邊哪！」

××　　××　　××

千鶴在銀座，看過六家皮鞋店，好容易纔找到一双淡綠色的高跟鞋。又到從前聽同事們說過的御幸通大街的高級領帶店，選了好半天，買了一條茶色條子紋的領帶。

——這條領帶送給間木先生，他一定喜歡的！

買好領帶，走出店外。千鶴心裡很有把握，她想起：間木每次到新宿屋書店來，多半穿的是茶色一類的西服。

難得上銀座的千鶴，對於這條華麗的街，本來不大有什麼好感的，但是，惟有今天，却覺得這裡的氣氛，和自己的心境很符合。

十一點半了……

千鶴很興奮地，由新有樂橋，穿過帝國飯店旁邊，走進了日比谷公園。

新宿屋書店的社長，叫千鶴十二點過十分去，他說讓紳士多等十分鐘，纔是淑女的禮貌，但是千鶴却辦不了這一手。

公會堂前面，已經聚着有一百多人了。

千鶴明知道間木還沒有來，但是不能不留意向人羣中尋找。

千鶴身旁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也好像在等人，眼張失落地四面望着。

一會兒，聽得她叫着。

「嗨！阿聰！」

把手裡捲成圓筒的節目單，舉得高高的搖着。

那邊一個大學生，一直向她奔了過來。

千鶴覺得這個少女這種天眞快活的動作，自己無論如何做不出來。對她很感羨慕。

她很想，等間木來了，就趕到他面前很明朗活潑地向他說：

「您來啦！謝謝！」

但是，她知道，這一點自己是做不到的。

千鶴對於自己缺乏戰後派的大胆作風，今天尤其特別覺得焦急。

不久……

公會堂前面已擁滿了人。

千鶴低頭看手錶上已指到十二點，就抬起眼來，努力地去找間木。

她終於低聲叫起來：

「啊！來了。」

間木微微俯着身，踏着緩緩的步子，向千鶴這邊，走過來了。

千鶴胸中，頓時開始激烈跳動。

她打算：等間木走到面前，再和他招呼。

沒想到，間木無意之中把視線轉到另一個方向，忽的臉上堆起笑容，向那邊走過去了。

千鶴順着方向看過去，一見間木向她走攏去的那位女性，不由「啊喲！」叫出了聲。

那是誰？萬想不到竟是自己的姊姊三津枝。

間木笑着和三津枝招呼：

「喲！」

三津枝興奮的臉兒上，更加發出光輝：

「您招待我聽演奏，是眞的呀？……謝謝您啦！」

還鞠了一躬。

「啊？」

間木臉上泛起莫名其妙的表情，他立刻解釋：

「我也是突然地……所以那什麼……」

他是想看三津枝怎樣回答，來判斷今天這件奇妙的事是怎麼個來由。

「不！祇要是您約我，不管哪裡，我都會趕着去的。……不過，那位替您打電話的先生……太什麼了，眞叫我不曉得怎麼纔好！……」

「喲！那是太對不起了！……」

間木一面苦笑，同時對於今天何以造成這種錯誤，頓然明白了。

——對了！新宿屋書店的那位小姐，是叫江上千鶴。十有八九是她的妹妹！

這一定是打電話給妹妹，姊姊弄錯了，去接了電話。……不！說不定也許是妹妹有意安排讓姊姊上這裡來的。……也可能是：姊姊旅行回家之後，把船上碰到我的事，在別府旅館的事，都詳詳細細告訴了妹妹。剛巧社長給江上千鶴做媒，她知道是我，就順水推舟利用了社長的安排叫她姊姊出場……？

在這匆促的時間之中，間木腦子裡風車似的發生了這許多猜測。

聽衆開始進場了。

兩人排在行列裡面，間木問道：

「您有兩位妹妹吧？」

「嗽！是啊。」

「大妹妹在那裡工作？」

「在新宿屋書店。」

——啊啊！果然不錯！

間木猜想得不錯，自己偷偷地向自己點了點頭。

——雖然如此，可是這姊姊以爲被邀請的是自己，究竟是不是她妹妹安排的呢？

間木心裡還是留着這個疑問。

又想道：

——會不會是那個冒失鬼社長造成的錯誤呢！

但是，間木却覺得和這自己孩子的救命恩人一起聽音樂，要比跟那話也沒有談過一次的妹妹高興得多。今天早晨看到那社長拿出兩張票子來的時候，他就曾想起：要是和

那個女醫師三津枝來多好呢。

三津枝問道：

「我的妹妹，怎麼樣了？」

「不！沒有什麼！我祇是偶然想到問一問。」

間木一面把話扯開，心裡想道：

——佐伯（新宿屋書店社長）這傢伙要知道今天弄成這樣結果，大概要急得跳起來了！

千鶴好像變了一塊化石似的，站在那裡動都不動。

間木，或是三津枝，只要有一個回過頭來望一望，就可以發現絕望而虛脫了的千鶴。可是他們兩人，頭也不回，祇顧肩並肩地走進了公會堂。

——結果竟是他！姊姊在別府船上碰到的那個帶着女孩子的紳士，正是間木啊！

千鶴到現在，纔完全明白了。

因爲期望和間木見面的歡欣愈大，這一下受到絕望的衝擊更厲害。

千鶴踉蹌地離開了公會堂，忍不住淚如雨下。

她在公園裡茫無目的地走着，對於姊姊懷着激烈的憎恨。

她現在纔知道女人的嫉妬的可怕。尤其因爲嫉妬的對手是自己的骨肉，更加叫人難受。

但是，千鶴並不打算打消自己的嫉妬，她認爲姊姊到公會堂來碰到間木，並不是偶然碰巧。如果是這樣的話，昨天夜裡，她就應該要說：「我明天到日比谷聽杜比歐萊里的演奏去」呀！

可是她並沒有這樣說。她知道我要和間木見面。她明明知道而假裝糊塗，從旁伸出手來把間木搶去了。

——姊姊一定也愛着他哩！因爲愛他，纔恨上了我，悄不聲地把他搶走了！

千鶴想到這裡，眼前一陣發黑，幾乎要暈過去。

千鶴眞想奔進公會堂，抓住姊姊，狠狠地譏諷她一頓。可是，她心裡雖這麼發狠，同時却又覺得今天夜裡回家和姊姊見面，是一件令人難以忍受的事，她簡直怕回家了。

她在廣場裡的長椅上差不多坐了兩個鐘頭，纔走出公園，在落葉遍地的路上踽踽獨行，心裡恨不得就此一直走着走着，走到遙遠的天涯海角去。

這時……

前面駛來一輛奶色的外國貨汽車，開到千鶴身邊，颼地停住。

「喂！喂！」

松河久一坐在駕駛座上，向千鶴叫着。

千鶴抬起頭來向他望了一望。

久一從車窗探出頭來，皺着眉道：

「喲！遠看像是江上小姐，果然沒錯。……您怎麼啦？臉色不好啊！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千鶴微微地搖搖頭，就想走開。

「您，您稍等一會！……您要是不願意，我決不纏着您討厭！假使有什麼地方不舒服的話，我想送您回家。就是這點意思。決不像上一回那麼無禮。眞的！今天絕對的紳士！」

久一竭力的分辯着。

千鶴心裡想：

——這人也並不怎樣的壞呀。

因此，被久一勸着，也就糊裡糊塗地上了車。

「這輛車，我家老頭兒昨天剛買的，我現在正替他試車呢！」

久一說着，開動車子，又道：

「您不舒服吧？躺着好了！我慢慢地開！」

對於自己私心愛慕的千鶴，能這樣體貼地照應她，久一似乎高興的不得了。

「不！我並沒有什麽不舒服！」

千鶴想：對於這個人，倒不妨盡量地任性發揮一下。千鶴現在覺得，惟有借着鬧鬆扭鬪閉氣來發洩心底的痛苦，是個好的辦法。

「可是，臉色確實不好哇！」

「我有的時候，會覺得活得膩了。現在就正是這樣！」

「像你這麽漂亮的人，這是哪兒來的話呢……千萬別這麽想！碰到這種時候你就胡玩一氣好啦，包你有效！」

「噢！玩嘛！好哇！」

「眞的嗎？」

「噢！」

「那麽，不必送您回家啦？」

「噢！」

久一渾身發了熱：

「我可以奉陪嗎？」

「噢！不過，我今天可有點蠻不講理！你如果不怕的話……」

「當然！沒有關係！隨便你什麽鬧脾氣都不要緊……江上小姐打算怎麽玩呢？先看一場電影怎麽樣？」

「看什麽電影！我不去！」

「那麽，上銀座！你喜歡什麽就買什麽！我付款。」

「我什麽也不要！」

「那麽……一直上橫濱去，開快車！」

「……」

「祇要不太晚，玩到夜裡也不要緊吧？」

千鶴沉默一了會，說道：

「我倒想喝點酒看看！」

「噢？喝酒？勇敢！不過，現在的太太小姐們，喝點酒，也不算一回事了。」

久一心裡，可說是正中下懷。

「喝洋酒？還是日本酒呢？」

「我想參觀參觀酒吧。」

千鶴心裡正在考慮脫離江上醫院，如何自謀生活。她想：脫離了家庭，說不定，也許到酒吧去做事。不妨先去觀察一下，酒吧是種什麼樣的地方！

「好的！銀座的酒吧，我最熟了，交給我！」

久一把車頭掉轉過來。

曉日夕陽

「川伏先生！……川伏先生！……」

老板娘在樓下大聲叫着。

「哦……哦！」

道太郎掀開薄薄的被蓋，爬起身，悉索悉索地先搔了一陣腦袋。

這是一個骯髒破舊的房間。蓆子大約戰後就從來沒有換過面兒，都變成褐色，破的地方，還貼着紙。紙門破了也不修補，板壁也有幾處連板都掉了。

但是，十舖蓆子，加上床間和擺飾架子，還有一道走廊，外帶着房裡一件家具也沒

有，看上去眞顯得寬敞。房間朝南，陽光照的暖暖地，亮亮地。

樓下是冬天賣烤白薯，夏天賣冰棒的小店。老板夫婦兩個，一對兒的好人，最熱心給人家幫忙。

對於道太郎，這裡可說是最合適的住處。

「客人來啦！」

「哦！——哦！」

道太郎趕快把舖蓋推進壁櫥，穿起衣服。

他心裡小小的有一點期望，只有江上醫院的姊妹三個，知道自己住在這裡。所以他想：來的客人，大概是她們姊妹之中的一個——說不定是千鶴呢。

但是，道太郎完全猜錯了。

站在樓下店門口的，是一位四十歲左右衣着入時的紳士。

「您是川伏先生吧？」

「是的。」

「我是您前一嚮去過的銀座時松珠寶店的經理……」

「哦！是嗎！」

道太郎聽了，沒有什麼反應。

他想起那一天，那個被自己摔過的青年，毫無禮貌地，對紅寶只出五百元，綠寶只肯出二百元，但是這些事，在道太郎的心上，現在已經毫無芥蒂了。

「上一回，我們店裡的小老板，對您太失禮了！……我後來纔聽到店員說起，惶恐之極！……今天特地來道歉，二來還有一件事要奉求……」

「哦！那位就是寶號的小東家嗎！那就無怪他要撣我啦！哈哈哈……實不相瞞，就在那四、五天之前爲了一件無聊的事，我們打過一架。」

「抱歉之至！」

「這也用不着您來道歉啊！」

「不！得罪了客人，這在我們買賣人來說，是不能容恕的。還得請您哪多多恕罪！」

經理的態度，鄭重之極。

道太郎心裡想：

——唔！這倒是常見的事。老板的兒子沒有出息，店裡的責任，完全靠這種老練的經理支配着。

便讓他道：

「別客氣啦！請上來坐罷！」

經理被讓到樓上，看到這個等於空房子似的房間，也似乎大出意外。

「對不起！連個坐墊也沒有。不過，底下店裡的烤白薯，可特別美味，我得請您試一試！」

道太郎又下了樓，叫道：

「老板娘！烤白薯一大盤！再帶一壺茶給我，好吧？」

「川伏先生！這麼體面的客人，給這些粗點心給他吃，不太失禮嗎？」

圓圓胖胖的老板娘，眉心皺起，兩手摩着双頰發窘。

「有什麼失禮呢！世界上好吃的東西，我全都吃過。這裡的烤白薯，我有把握，可以放心大胆地給任何人吃！」

「您雖是這麼說……總有點不好意思嘛！」

「是我請客人哪！老板娘用不着不好意思啊！」

道太郎笑着，翻身上樓，向客人道：

「您有什麼事，請說罷！」

時松的經理，表情很懇切地說道：

「上回你拿去的那些寶石，可不可以再賞給我看一下！」

「啊啊！您爲這個來的？」

道太郎很爽快地點點頭，打開壁櫥，在裡面咯噠咯噠地翻了一會，拿出兩塊紅寶、三塊綠寶，還有一顆黃豆大的眞珠，放在經理的面前。

經理也不開口，祇是兩眼陡然發亮，把這些寶石，一塊一塊地拿起來看着。過了一會，經理問道：

「聽說是您說過：這些紅、綠寶，是錫蘭出產的？」

「眞珠也是的。」

「您在錫蘭待過很久？」

「不知不覺地就住了幾年。」

「要不您就是大木本眞珠公司派去的吧？」

「是的。」

道太郎點頭，經理也微笑。

就在兩三天之前，經理碰到大木本眞珠公司的專務，談起「上回有一個人，拿着很

大的紅綠寶石的原石，到我們店裡來」，那專務想起一個人，就問那人是什麼樣子的，經理把聽到店員所說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他說：

「那人也許就是在我們公司裡待過的川伏道太郎。」

順便把道太郎住的地方也教了他。

因此，經理趕往江上醫院，問得道太郎搬在這裡，今天才找到此地來的。

「眞是了不起的好東西！尤其是這紅寶，可以說：日本差不多找不出來。」

經理的表情，似乎感動之極。

道太郎故意裝糊塗地問道：

「這顆眞珠怎麼樣？」

「當然優秀。不過就是一件，這黑色的……」

他說着，偏着頭表示疑問。道太郎向他嘻嘻笑道：

「不瞞你說：這顆黑眞珠，是錫蘭的眞珠村『買利去屈凱滋』的漁夫家，祖上傳留下來的家寶……唔！差不多一千年之前的寶貝呢！」

「喝！……那麼是您千方百計弄到手的囉？」

經理瞪圓了眼睛。

不想，道太郎突然放聲大笑。

這位殷勤周到的經理，也覺得道太郎不禮貌，不禁皺眉。

剛巧老板娘把烤白薯和茶端來了。

道太郎一面讓客：

「請用！請用！」

自己挑了一個大的，剝開皮，大啖起來。

經理遲疑了一下，不得已地也拿起了一個。

道太郎問：

「怎麼樣？好吃吧？」

「啊！好味道！」

「是啊！人家祇要聽說是銀座的點心就說好，這是盲從附和。瞧不起這裡小店的烤白薯，也是不對的！好吃的東西總是好吃的。不好吃的，就是不好吃！自己的舌頭，先得說老實話才對！」

「啊！」

道太郎轉瞬之間，吃了兩個大白薯，喝了兩三杯茶之後，說道：

「我剛剛說這顆眞珠是一千年前的寶貝，完全是胡扯的。你也是第一流珠寶店的經理先生，應該早就知道：眞珠這樣東西，年代久了，會變質的。水分失掉，光彩減了，手指一捻，就會碎的。」

經理聽得發了呆。

道太郎目光尖銳地盯着經理臉上道：

「這些石頭裡面，最好的就是這顆眞珠。去年，我在錫蘭海底檢到的。……這些紅寶呀，綠寶呀，那一塊也比不上。你也應該早就知道啊。可是你還故意表示看中了那塊紅寶，所以我也就成心跟你胡扯了！」

經理沒想到這個看來馬馬虎虎，似乎腦筋不大清楚的傢伙，神經竟是如此的細密，絲毫無懈可擊，心裡不由地發了涼。

「惶恐惶恐！我得向您道歉。確實的，這顆黑眞珠，是日本找不到的好寶貝！」

道太郎伸手取第三個烤白薯了。

經理也來不及驚訝道太郎的胃口：

「對於您，我是舉手投降了。不！這樣一來，話倒好談下去了。……怎麼樣？這眞珠和寶石，可以讓我給定個價錢吧？」

「上一回就因爲這個我纔上寶號去的。」

經理頓時喜色滿面：

「那麼，可以放在小店裡吧？」

「小老板會不會又生氣呢？」

「時松」的經理又再三表示：這些寶石寄存在「時松」店裡，由他完全負責，然後寫下一份保管書，簽了一張十萬元的支票。道太郎思索了一下，也就痛快地答應了。

「您千萬別誤會！這十萬塊錢，決不是要您把這些東西讓給小店的定錢。這不過是一點保證金。這一點，您請放心！」

「我相信了一個人，就不再疑心的！」

「謝謝您！……那麼，東西我現在收下了！」

經理走過之後，道太郎打了個大呵欠，走下樓，打算出去散步。

「川伏先生！我直擔心了好半天！」

「什麼事？」

「烤白薯呀！」

「啊啊！他沒有向老板娘道謝——說白薯好吃嗎？」

「她怎麼會謝我呢？」

「做買賣的人會忘了道謝，太馬虎啦！哈哈哈！」

道太郎拖上一雙塌了後跟的木屐，搖搖擺擺地向滿地朝陽的大道上走去。

又過了三十分鐘左右……

老板娘正在厨房裡洗東西，聽到有年輕女子很好聽的聲音在叫門，走到店門口一看，不由地瞪了眼。

——唷！這位小姐多漂亮哪！不過臉色不好哇！要不有肺病吧？

那位小姐被老板娘盯上盯下地看着，不禁低下了頭——她是千鶴。

「請進！小姐……給您包多少？」

老板娘以爲這樣高貴的小姐自己來買烤白薯，大概是有點不好意思。

「不！……請問……川伏先生在家嗎？」

——啊喲啊喲！看不出川伏先生這麼個木頭人，還眞有一手哪！

「在家呢。剛才出去散步了，馬上就回來的！」

「……」

千鶴凝視着店堂裡地上的一點，動也不動地出了神。

「小姐！」

「……」

「小姐！」

被連叫了兩聲，千鶴纔醒悟過來，茫然不知所措。

「小姐！你……是什麼地方不舒服？」

「不！……」

「你請上樓罷！川伏先生這就回來！」

老板娘伸手來攙，千鶴纔慢吞吞地脫鞋。

千鶴上了樓，呆呆地坐在房裡的角上。看了看房裡空空洞洞的情形，心裡也毫無感想——她心裡正想到別的事呢。

千鶴昨天夜裡沒有回家。

她被松河久一帶到銀座，喝過幾家酒吧，就醉得人事不知了。

等她醒過來，纔發現自己躺在一張雙人牀上，身旁睡的是久一。

千鶴斗然一驚，跳起身來，又發現自己身上穿的只剩一件小衣，嚇得渾身冰冷，血液幾乎凍凝起來。

這時，天已快亮了。

千鶴一面防着驚醒久一，悄悄地穿好衣服，輕輕走出房門。

走到外面，才知道這裡是御茶之水高地上的一家高級旅館。

千鶴早已不想再回家了。

但是，她又沒有旁的地方可以投奔。

她只覺得渾身疲倦得好像骨頭都散了。不管那裡，祇想找一處地方，讓她單獨一個人休息。她希望痛痛快快地睡一個人事不知，把昨天一晝夜之間的惡夢，乾乾淨淨地忘掉它。

結果，她覺得能讓自己睡的，只有自己的家。她從新宿搭上了小田原快車，但是到了下北澤車站，心裡湧起對姊姊的憎恨，脚步又趑趄不前了。

這時，她忽然想起了川伏道太郎，連忙再跨進快要開車的電車。

她覺得：自己身體弄成這樣，再去倚靠道太郎，心裡眞難過。但是總比回自己的家好得多了。

悔恨嚙着她的心。不過在她的心的一隅，却萌生了一種自暴自棄的氣憤。

——這樣也好！從此以後，我一個人活下去就是啦！

她想：以後要一個人活下去，只有道太郎是最好的能幫助她的人。

當然，千鶴也知道太郎對於自己，懷着好感以上的心情。但是，他能把這種心情藏而不露，這是使得她放心的。

她心裡想着：

——對於川伏先生，一切都不妨坦白地告訴他！

可是，等到走進他的房裡坐下來再一想，又覺得自己的舉動冒失，不該跑來投奔人家，心裡又羞又急。

話雖如此，但除了此地，千鶴實在沒有地方可去了。

聽到樓下老板娘大聲的在說。

「川伏先生！這回來了一位美麗的小姐啦！」

千鶴斗然一震。

接着又聽見道太郎明朗的口吻：

「那麼，再來一份烤白薯帶茶！」

千鶴不由地要流淚。

「喲！……您居然來啦！」

道太郎坐到她的面前，千鶴連頭也抬不起來了。

「我似乎有點預感：總在這兩天，千鶴小姐，要不就是由香小姐要上這裡來的……」

道太郎說着，把千鶴端相了一下，皺起了眉毛。

千鶴感覺道太郎在看她，頭越發低下了去。

道太郎正想說什麼，一轉念，又閉上了口。

她在千鶴這種忍耐着苦惱的表情中，找到了昔日的瑪德蘭的影子。對了！最後的一次分別，在眞珠村「買利去屈凱滋」，瑪德蘭的神態，也是含悲忍痛和今天的千鶴一樣。

一種不吉的猜想，在他腦子裡掠過：

——她也是來向我作永久的告別嗎？

但是事實上正好相反。

經過一段沉重的沉默之後，千鶴仍舊低着頭道：

「您可以讓我住在這裡嗎？」

「嘛？」

「我……由家裡跑出來了！」

「……」

道太郎凝視着她。

「我不打算回家了！」

「幾時從家裡出來的？」

「昨天起。」

「我不能相信呢！」

「眞的！我，昨天夜裡，就沒有回家。」

「這……眞是……這種問題來和我商量，我是最沒有主意的……不過，不管怎樣，我先聽聽您這非跑出來不可的原因罷！」

「不！……這一點請你不要問！」

「您既不願意說，也不必勉强……但是，您大姊和由香她們，不擔心嗎？」

千鶴回頭看道太郎，眼中發着很强的光，似乎沒有顧慮家裡的擔心不擔心，而在等待道太郎答應不答應讓她住在這裡。

「怎麼辦呢！……眞的！怎麼辦！」

「祖要……您讓我住下來就行了。不過，等我心裡平靜之後，我也要搬到公寓去住的。」

「千鶴小姐！說老實話，我是愛您的。所以我才感覺困難。讓您住下去，根本是小事一樁。可是，我的心情，我沒有法子作僞，那……我不會講話，不知道怎麼說纔對……可是我在一旁看着您爲了一件什麼事而苦惱着，我可受不了！」

千鶴對於這一段話，沒有回答。不！沒有辦法回答。

千鶴只要聽到道太郎的聲音——不管他的話的內容如何，心情上就會生出一種奇妙的安心之感。所以，說什麼她也不願離開此地。

兩人沈默了半天。

道太郎吸了好幾枝香煙之後，說道：

「總而言之……您大姊和由香她們，一定都在擔心，得告訴她們一下纔行哪！」

「我不願意通知她們！」

千鶴的口吻，好像在故意鬧扭扭。

「那不行！您總不是爲了姊妹爭吵跑出來的吧？」

「不過……」

「即使不告訴她們您在這裡，也得通知一下您沒有出什麼事，好叫她們放心啊！」

「……」

「我去告訴她們一下罷！」

「那麼……您不要說我在此地！」

「好的。我在晚飯之前一定回來，您也冷靜地再考慮考慮！如果考慮的結果還是一定要暫時住在這裡，那我也沒有辦法，只好接受。……不過，我總希望您能改變宗旨。」

道太郎說完，走出房間，馬上又回轉來，從壁櫥裡拖出舖蓋，把被臥舖好：

「您躺一會兒罷！」

他想：千鶴受了什麼大刺激，由家裡跑出來，昨天夜裡一定沒有睡，現在必然很疲倦了。

千鶴對於他的好意體貼，感動得要流淚。道太郎下了樓，招手把老板娘叫到跟前：

「樓上這位小姐，說不定要在這裡住四五天……拜託你照應！」

「啊喲啊喲！川伏先生！這麼漂亮的小姐，您要娶她嗎？」

「並不打算和她結婚！」

「那麼，打算怎麼樣？年輕輕的男女，睡在一個房裡。您連舖蓋也只有一副不是？」

「所以才拜託你照應的啊！借一副被臥給我好不好？」

「借被臥沒有關係，可是，這多不合式呀！」

「我明白！」

「到末了，還是要鬧到一塊兒去吧？」

「不是的！……這就叫鳥急投懷！你不要胡猜亂想！總而言之，她現在遭遇到很大的不幸，請你悄悄地不要去觸動她，好不好！」

「好的好的！……旁人說，我不相信，川伏先生的事，總不致於撒謊，這位小姐，我一定好好地招呼她！」

道太郎走出門，向車站趕着：

——天下會有這種奇怪事！

他心裡不能不感覺意外。

在三姊妹之中，最賢淑、最温柔的千鶴，竟會突然地脫離家庭，這眞是太出人意外了。

道太郎走到江上醫院，二門上掛着一塊牌子：

『本日停診。』

「借光！」

道太郎大聲一叫，由香由裡面奔了出來。

由香臉上的神情很緊張，開口便問：

「川伏先生！您會起課嗎？」

「那是我的拿手啊！」

道太郎笑嘻嘻的說。他立刻就猜到由香想問什麼事。

「那麼，給我起一課！」

「問什麼事呢？」

「有一位女性失了踪。還是活着？還是死了？」

道太郎立刻答道：

「她活着呢！」

「眞的？還活着？」

「當然活着！」

道太郎跟着由香走進茶間，問道：

「大姊呢？沒有在家？」

「上新宿屋書店去啦。」

今天早晨，三津枝打電話給新宿屋書店，聽說千鶴也沒有去上班。急得坐立不安，她想直接去找那社長商量，也許可以問得出千鶴爲什麼失踪的原因，因此，連忙趕着出去了。

假如是由香，一個晚上不回家，倒還不致於這麼叫人擔心，但是千鶴是絕對不會不先告訴家裡而在外面過夜的。

「大姊是找那位失踪的女性去的吧？」

道太郎一說，由香的眼睛便瞪圓了：

「川伏先生知道千姊的下落呀？」

「知道呀！爲了這個纔來的啊。」

「哪！告訴我！她現在在那裡？千姊這傢伙，豈有此理！不告訴我們，反倒通知川伏先生……」

「住的地方，恕不奉告！」

「爲什麽？」

「我和千鶴小姐約定了的。我來，僅僅是告訴你們：她沒有出什麽事，不必擔心。」

「哪有這種道理！我們姊妹，彼此是絕對不製造秘密的。」

「可是，人類這東西，到了年歲一大，縱然想不製造秘密，也就不得不製造哩！」

「您倒說得這麽輕鬆！……哼！川伏先生！大概是你把千姊拐走的吧？拐字要是不對，那也可以說是誘惑吧？」

由香瞪着道太郎。

「我不過是個傳話的人。」

「別裝痲木！那麽，千姊爲什麽原因跑出去的呢？」

「我也不知道呀！」

「豈有此理！川伏先生一定什麽都知道，所以纔來傳話的，是不是？」

「我祇是聽千鶴小姐說，她跑出來了；我說：那麽大姊和由香小姐一定很擔心，我去告訴她們一聲罷……我的任務就祇這麽多。」

「我不相信！」

「我倒眞想問您，千鶴小姐到底爲了什麽，非得跑出去不可呢？」

「那誰知道呢！」

由香帶着哭聲喊了起來：

「千姊跑出去的原因，至少總不是發生在家裡呀！」

「我也是這麽想。」

「哪！川伏先生！求求您！」

由香說着，手按着道太郎的膝蓋：

「您告訴我眞話：千姊是不是愛上了川伏先生，投奔到您的懷裡去了？」

「要是那樣的話，我一定帶千鶴小姐回來，堂堂正正地向大姊請求：請答應我和千鶴小姐結婚！」

「可是……爲什麽，千姊到川伏先生那裡去了呢？」

「不！不是！……千鶴小姐沒有上我那裡去！」

「那麽，是在什麽地方偶然碰到的？」

「是呀！」

道太郎躲開由香的視線，伸出大巴掌摩着臉。扯謊是他最不擅長的事。

「眞的呀？」

由香又緊緊地追了一句。

「自然是眞的！」

「啊啊！眞不懂！……天下竟有這種莫名其妙的事！」

由香做夢也想不到，新宿屋書店社長打來給千鶴的電話，都是她冒冒失失地叫三津枝接了，纔惹起這一幕悲劇的呀！

「怎麼辦！大姊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嗎？」

「就因爲不知道，纔奔到新宿屋書店去的嘛！……哪！千姊的神情，怎麼樣？」

「這個……」

道太郎也不知道怎樣形容法纔好。

「是不是想要自殺的樣子？」

「不！這一點，大概還不用擔心……」

「垂頭喪氣的吧？」

「大概可以說是如此。」

「是一種失了戀的神氣吧？」

「千鶴小姐愛着誰呢？」

「不知道呀！……就使她愛着誰，千姊也是表面上不露聲色的呀！」

這時，道太郎忽然想起前幾天和千鶴在中國料理店談的一段話。

那時提到和那個什麼間木俊一郎的法國文學家的婚事，記得千鶴說過：

「間木先生太理想啦。像我這樣的人，縱使願意嫁給他，他也不會理我的。」

——說不定，她和那個間木俊一郎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吧！

道太郎和由香，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半天沒有說話。

「千姊打算一個人生活下去，是不是？」

由香好像獨語似的，悄然地說。

「大概是這個打算吧！」

「辦得到嗎？」

「人一到了孤獨的時候，就需要試一試自己生活下去的能力了。千鶴小姐愛怎麼樣，且讓她自由地試一試，好不好呢？」

由香突然站起身，走出茶間去了。

道太郎忽然想起：千鶴會不會又從自己那裡跑掉了呢？想到這裡，又擔起心來了。

自殺這件事，多半都是一時的發作性。縱使並無一死的悲壯決心，譬如正在鐵路旁邊走着，忽然看見列車飛駛而來，可能就一下衝動，奔了上去。

——這不行！得趕緊回去！

道太郎越想越着急。

由香進來了。

右手提了一隻皮箱，左手拎着化粧匣子。

「千姊隨身要用的，請你給帶去！」

「好的！」

「還有，這是千姊的銀行存摺和印鑑。上面有三十萬元，暫時不幹什麼也不要緊。」

「你們很有錢哪！」

道太郎微笑。

「爸爸給千姊和我，一人存了三十萬……當然決不是留給我們離家出奔用的……可是到了今天，究竟有了用處啦。我倒也想跑出去，把三十萬元花它一下！」

「哈哈哈哈！由香小姐也有失戀的可能性嗎？」

「什麼可能不可能，目前就在失戀之中呢！」

由香滿不在乎地說。

「這倒看不出來呀！……上回跟你借的錢，明後天還你。」

「不還也沒有關係。您知道的：我很有錢！」

「不！借是借，還是得還。因爲我也有了錢囉！」

「唷！怎麼回事？」

「我要賣那些石頭塊子了。賣給銀座的時松……」

「時松？那個不良少年的老頭兒開的呀！靠得住嗎？」

「不要緊……那好！這兩件東西，我送去給千鶴小姐！」

「拜託您！」

道太郎走出二門，由香跟在後面送出來，小聲說：

「川伏先生……假使可能的話……您和千姊結了婚罷！」

道太郎沒有答話，回頭看看她，由香「嗤」地一笑：

「您是愛千姊的，是不是？」

× × × × × ×

正當道太郎和由香說着話的時候，間木俊一郎的靜寂的家裡，也發生了變化。

一家婦女雜誌連載的「法國近代詩的鑒賞」，已經快要截稿；間木正在趕着寫。

家政婦進來報告：

「先生！電話。」

走過去，剛拿起電話筒，對方立刻就嚷道：

「喂！江上千鶴昨天住在你家裡的吧？」

問話的是新宿屋書店的社長佐伯。

「嗽？什麼？」

「別裝痲木啦？你臉上滿不帶相，手脚倒眞快呀！」

「你說什麼？」

「剛纔江上千鶴的姊姊來過，她說千鶴昨天一夜沒有回家，問我們知不知道上哪裡去了。」

「嗽？」

「我立刻想到你，所以祇向她裝馬虎，我告訴她：我們完全不知道。她的姊姊很擔心地回去了……今天趕快讓江上千鶴回去罷！想個什麼理由，給她一張外宿證明書！」

「喂喂！你不要這麼武斷地自說自話！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

「不會的！」

「還說不會的！昨天遵照你的指示，跑到日比谷公會堂，哪知道她可沒有去，而她的姊姊三津枝却來了。你倒是怎麼搞的？把她姊姊弄去了？」

「我，你等等！這可怪呀！我明明……」

「你確實是叫江上千鶴去的嗎？」

「唔！確實的，沒有錯！……可是眞奇怪呀！」

「你那天不是在這裡打電話的嗎！那時接電話的是不是她姊姊呢？」

「不！確實是她的妹妹……你等一等！說不定……」

「是她的姊姊吧？」

間木追問着。

「是嗎！……這麼說起來，我簡直搞得天下大亂啦！」

「是呀！我去到那裡，看見三津枝，嚇了我一跳。看三津枝的樣子，她却絲毫不知道我和她妹妹有約。」

「呔！間木！瞧你三津枝三津枝的叫得這麼親熱，你原來認得她的嗎？」

「唔！往九州去的那一次，在別府航路的船上認識的。美奈自家中毒發了病，是她給治好了的。也是偶然碰巧……」

佐伯聽到這裡，怪聲大叫起來：

「可不得了！江上千鶴到日比谷去了呀！她一定看見你和她的姊姊在一塊兒！」

「這一點就造成她跑出家庭的原因嗎？」

「渾你的蛋！江上千鶴愛慕着你哪！」

間木手握聽筒，皺着眉毛呆了。

爲了自己，使人家一位小姐脫離了家庭，自己還不知道呢！

昨天在日比谷公會堂門前，沒有注意尋找千鶴，這實在是太粗心大意了。

電話裡，佐伯還在那邊叫着：

「吹！間木！你聽着沒有？我粗心了，我怎麼引咎賠罪都可以。可是，你也够瞧的吧！我可並不認識那姊姊呀！我怎麼叫我所不認識的人去呢！我是叫妹妹去的呀！……可是你吶，居然就和姊姊手攙着手進去啦，妹妹當然心裡難受嘛！」

「明白了！明白了！……不過，爲這箇就脫離家庭，也太過分啦！」

「虧你還搞文學哩！竟會不明白小姐們的心理，可叫我說你什麼好！她看着你和姊

姊見面，她能忍住不做聲，眼看着你們進了場，纔含着無限傷心而去。你想想！這種有容忍有含蓄可愛的向內性的姑娘，找遍了日本，還有第二個嗎！所以我纔想着給你做媒的啊！」

「是！是我不好！我道歉！」

「你聽明白了！既然如此，你得答應和她結婚！」

「但是……」

「還『但是』個屁！現在就答應，不答應就絕交！」

這時，二門外有人按鈴，來了客人。

「無論怎樣，你得讓我今天考慮一天！」

「考慮之後，你還不答應的話，我可得揍你！告訴你！我可是劍道四段柔道六段哪！你要讓我揍了，憑你怎麼樣的美男子，都會變成看不得的醜八怪呀！」

「別這麼興奮好不好！」

「這還能不興奮嗎！」

間木苦笑了。他想：你自己粗心大意，惹出這個麻煩，現在却來責備我：

「今天晚上在銀座見面再談罷！穀梁酒吧，你知道的吧？」

「那個愛你的美麗馬丹的那一家是吧？」

「別提什麼愛不愛了，晚上六點鐘那裡見面！」

「好的！我去聽你的ＯＫ！」

好容易纔放下電話，間木正想回書房去，家政婦追上來：

「有一位女客叫江上三津枝的來了！」

間木又是一驚。

這一瞬間，間木心裡充滿了困擾。

但能避免得了！實在不願這時和三津枝見面。

「你說了我在家？」

「是！」

間木沒有辦法，只好叫家政婦請客人到會客室坐。

間木先回到書齋，點上一枝香煙，向桌上供的亡妻的照片，出了半天神。

他一跨進會客室，三津枝就像被彈起來一樣，站了起來。好似找到救星：

「昨天謝謝您！」

間木勉强裝出笑容，坐了下來。

三津枝把一陣心跳鎮壓下去，繼續道謝：

「昨天眞謝謝您！好久沒有這麼愉快的玩過了。」

三津枝剛纔從新宿屋書店出來，不知不覺就找到這裡，現在只有把女性的弱點坦白地攤出，倚靠男人的力量了……

可是，見了對方這種靜穆的態度，自己也不得不保持着距離……心裡又直着急。

三津枝好像對自己說話似的：

「有了愉快，一定要發生反動的……」

「……」

間木心裡明白得很，沒有法子裝糊塗。

「舍妹失踪了！」

「剛纔在電話裡聽到新宿屋書店說。」

「嗽？」

三津枝吃了一驚，直盯着間木臉上。

「那書店的社長，是我的好朋友。」

間木只說到這裡，底下說不下去了。

「唷！是嗎！」

這時，三津枝如果稍爲冷靜一點，就應該要疑心到：雖說是好朋友，可是那書店的社長，爲什麼非得把千鶴的事打電話告訴間木不可呢？

三津枝對於這一點，解釋得很單純。她以爲間木把她的事告訴過那社長，所以他纔打電話來說千鶴失踪的。

「我從來沒有遭遇到這麼樣的困難。簡直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因此，想到來和先生商量商量……」

「……」

「眞是給您多添麻煩……多年以來，對於旁人，只學會了觀察他是有病？還是健康？所以，完全變成一個冷性的女人，對於女孩子們心理上微妙的變化，完全莫名其妙……因此，纔想到來求先生指教。」

「不！我聽然像這麼回事似的搞着法國文學，但是對於現代小姐們的心理，也是一竅不通。因爲世界上再沒有比青年女性的心情再複雜的東西了！」

這倒是本心話。這位小姐，爲了一個也沒有談過一次親密的話的男性，感到失戀而出奔，她的心情，對於間木，簡直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倒是……說不定，現在也許回了家呢。打個電話問問好不好？」

「哦！對了！說不定……那麼，借府上的電話用一下！」

三津枝向家裡打過電話，回到會客室，臉上露出明朗的表情：

「聽說舍妹派了一個人，到家裡來過。」

「喝！……」

「原因她不肯說，祇是暫時想一個人過活，希望我們不要去看她。」

「哼！……」

「小的舍妹說，已把她隨身要用的東西和銀行存摺交給來人帶去了。」

「那個人是……？」

「是男人。在我們家裡寄住過一個時期的。」

三津枝說着，微笑道：

「他姓川伏。說不定，她和川伏先生……這倒也有可能的。」

「是嗎！……那人靠得住嗎？」

「那個……我倒疏忽得很，沒有在這一層上，考慮的那麼深遠……不過，決不是壞人！」

間木聽了，心裡倒很希望千鶴是因爲和那川伏有了什麼纔脫離家庭的。這似乎是逃避責任的利己主義，但在這種情形之下，間木實在想避免佐伯社長硬上弓的要求。現在得了這句話，這不是最好的藉口嗎！

間木和三津枝心情都輕鬆了，開始談起上次旅行的話。

於是，大概談了一個鐘頭，兩人之間，保持着一種融洽的氣氛。

漸漸地，話頭斷了，沈默起來，三津枝望着壁上掛的馬蒂斯畫的女人肖像，半晌沒有做聲。

她的心中，俄然地跳動起來了。

她心裡一陣衝動——覺得自己作爲一個女性，目前正是難得的機會。

「我配一杯鷄尾酒給您嘗嘗看，甜甜地，好上嘴的……」

間木站起來，把屋角的三角小櫥門打開。裡面的架上，排着幾列的洋酒瓶。

間木最歡喜自己做鷄尾酒，招待要好的朋友們。

三津枝凝視着他們把各種洋酒倒進搖酒器裡的後影，緊張得微微喘氣。

終於她叫出了聲：

「先生！……」

「什麼事？」

間木一面量着洋酒倒進去，回問着她。

「我……我愛先生！」

間木手裡頓時停住了。

「不行嗎？」

「不！不！……」

「我回到東京之後，一直想着先生。」

「……」

「我說的不是謊話！」

三津枝的聲音，漸漸高了。

間木把鷄尾酒倒在兩隻杯裡，端着走回三津枝面前：

「喝一點試試！」

三津枝把酒杯端在手裡，仍然低着頭，低低地道：

「很叫先生爲難吧？」

間木把酒喝乾，目光注視着杯子，沉默了一會，然後慢慢地道：

「您再少等一個時期可以嗎？」

「等您忘了去世的太太？」

「那也是其中之一……」

「您是不是討厭我？」

「我現在考慮作爲結婚對象的，除您之外，沒有別人。」

「我一定等您！」

三津枝抬起臉兒，看着間木：

「就使等您……等到結果還是不行，我也有斬斷念頭的力量……」

這一瞬間，間木一陣衝動，幾乎想站起把三津枝拖過來抱住她。但是千鶴的影子，在他的腦子裡掠過去，使他沒有能够就實行。

三津枝把酒喝完：

「味兒眞好！」

「謝謝你！」

兩人相向微笑。

一個鐘頭之後，三津枝踏上歸途。

路上靜靜地，夕陽照在一邊的高墻上。三津枝挑那有陽光的一邊走着，一面想：

——我答應等他，可是究竟能不能等下去呢？

自己向自己說道：

——要是半年的話……

但是，間木並沒有說叫我等多少日子呀！她覺得不安了：說不定要等上兩三年，又怎麼辦呢？

——無論怎樣，一年也等不下去呀！既已表白了自己的愛情，一天二十四小時，就只有間木佔着她的心了。

十幾年來，壓制又壓制的熱情，今天好似打破了堤岸，一下噴將出來，激盪起很大的波紋了。

忽然……

三津枝看見陰處那一邊的墻根，有一對二十歲左右的情侶，緊緊地貼在一起走着。他們也不怕天寒，沉浸在愛情之中，而忘了一切。

三津枝轉過臉兒，再望到映在墻上自己的寂寞的影子。

三十二歲！

連影子裡也好像滲着這個年齡。

三津枝向自己的影子低聲說道：

——說不定你還得這樣孤獨地活下去哩！

前程

川伏道太郎在一片黑暗之中，兩眼睜得大大的。

他睡不着。

本來，他祇要一上床，不到兩分鐘立刻就能睡熟的。就使沒有床舖，不管是在火車裡，野地裡，他練得能够眼皮一閉，馬上就睡。

可是，惟有今天晚上，却說什麼也睡不着。

因爲，千鶴就睡在他的身邊。

——不行嘍！照這樣兒，我得鬧好幾天的失眠啦！

道太郎嘲笑着自己。

而且事情還不僅是失眠而已呢！

像這樣，全部神經都被身旁的床舖牽引着的狀態，如果繼續下去，道太郎對於自己

的意志的力量，就很難有把握了。這種情形，若是繼續箇三個晚上，很有突然變成野獸的可能。

這是男性的本能。道太郎雖然一切滿不在乎，可是要逼着他忍受這一類的刺戟，他是受不了的。眼見自己就要變成衝動性的慾情的俘虜了。

千鶴也似乎睡不着，聽得她在微微地嘆息。

道太郎想：這時祇有談天最好。

「睡不着嗎？」

「嗽！」

「我們說說話吧？」

「嗽！」

「那麼，我隨便的說，您不要管我，覺得困了，祇管睡！」

「不！我睡不着，您說點什麼給我聽聽！」

「我說的話可拉雜得很！」

「您說好啦！」

「對啦！……說些什麼呢？」

道太郎想了一想，開始說起來：

「我從小學畢業的時候起，就完全是個孤兒，窮得不得了，所以，那時候是很苦的。但是，從來沒有想自殺過。這大概是我生來的性格爽濶輕鬆的關係。我雖不想死，而爲了忘掉現實的痛苦，就只有專作那些奇突的空想。一個孤孤單單的窮孩子，他所幻想的事，總不外乎：世界上有一處地方，藏着有很多的寶物，而這寶物被自己發現了。因爲我從小神往於這些幻想，終於眞的跑到外國去了。

你想：在很深的海底，在很密的森林中，打幾百年之前，就埋着有黃金、鑽石。我們要去把它找出來。當然！這是一種冒險！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一種冒險！可是，人類這東西，事情越冒險，越困難，他越發奮勇……我到了青年時代，惟有這個夢，始終不能把它從我腦子裡趕出去。也就因爲這個，我就變成您所看到的這樣，精神上生活上都如同殘廢一樣的廢人！……不過，這個夢，我還是繼續的做着！」

道太郎說着，漸漸地覺得自己的心情，恢復了原來的平靜。

「比方說罷！……阿美利加印第安族移民遷去之後，必定遺留下很多很多埋藏着的金銀財寶。這件事，根據他們的傳說，在民俗學學者之中，已經弄得很明白了。眼前，就在四五年之前的一個夏天，一個芝加哥的十七歲的中學生，暑假旅行，在維斯康辛河

邊走着，就發現了一塊值四千多美金的金塊。在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或者是紐墨西哥附近，常常有農夫牧童，發現印第安人埋藏的金塊子。這種夢想的實現，使得美國全國的探險家都熱狂起來！

在世界上藏着黃金最多的地方，據說是卡利浦海的各島。這些黃金，都是海盜藏在那裡的。還有就是富裕的商人，怕被海盜搶去，就偷偷地運來埋在這些島上。這幾百年以來，卡利浦的居民，已發現了這些財寶的一部份了。

我們的鄰居中國，也藏着不少的金銀財寶呢！譬如，我若是在沙漠中發現了成吉思汗的棺材，我就可以一躍而成日本第一個富豪了。照記錄上說，成吉思汗的棺材，是純金和純銀打造起來的呢。而且說，他的棺材裡，還有七八十個鑲滿寶石的王冠。這王冠，都是成吉思汗所征服的各國國王的東西，一定是非常值錢的。」

道太郎說到這裡，住了嘴，試試千鶴睡着了沒有。

千鶴催他道：

「有趣得很呀！……您再說下去好不好？」

她的聲音裡，帶着甜甜的媚意。

道太郎又繼續說下去：

「和中國一樣，全國到處藏着財寶的，要算波斯啦。十年之前，英國博物館的一個團體，曾經在那裡發現了一位公爵的墓。不想，就在那墓旁的洞裡，還埋着有一輛純金的雙馬車。而且，那兩匹馬，那車子，都和眞的一樣大呢！不過，波斯這個國家，不大肯讓探險家進去，所以那些不能到波斯的人，就上緬甸去了。緬甸的風俗，富豪死後，要把他的遺產和屍首，一齊葬到湖底去的。緬甸人由於宗教的關係，決不想去打撈那些財寶的。現在探險家雖然想打撈，但是湖太深了，都弄得半途而廢。我曾和一個法國人談過，他很懊喪地說：明知道某一個湖底沈着金銀財寶，但是毫無辦法，只有放棄。」

千鶴問道：

「您也曾去找過哪個國家的財寶嗎？」

「幹過呀！偷進墨西哥國境，想去撈一筆昔年隆盛至極的殷卡帝國的大宗秘寶。」

「後來弄到沒有呢？」

「哈哈哈哈！當然是沒有成功。還差一點被土人殺掉，性命一條的逃了出來。過去，有許多西班牙的探險家到那裡去，他們的手段太辣了。因此，土人一聽說是探險家就恨入骨髓。

有這麼一段故事。西班牙的探險隊長佛蘭喜斯哥匹柴洛，裝着一片善意，請殷卡

皇帝阿達法爾派吃晚飯，就此把他扣留住，鬧了起來。眞是胡搞啊！匹柴洛向他提出要求，要發掘殷卡皇室的陵墓。阿達法爾派沒有法子，只好照他的話，下命令給臣子的僧人們，結果，幾天之後，深夜裡，匹柴洛被刺客殺了。從那時候起，殷卡對於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採取了報仇行動，並且，殷卡的財寶，都被運往誰也不知道的遠處山谷中去了！

我也是想到那遠處山谷中去搜索一下的。因爲我在配爾的街上，偶然碰到一個似乎是殷卡的後裔的傢伙，彼此處得很好，所以就想用他做嚮導去試一試。……後來才知道，上了他的大當，不過我倒也並不後悔！」

千鶴聽着道太郎的話，心裡發生了一種光明而輕鬆的感覺。

她覺得：像自己這樣，在這狹小的日本的一個角落裡，爲了一種說不出口的痛苦悲哀，被打擊得倒臥在地，在道太郎眼中看起來，一定是很可憐的。

——我若跟着他，跑出日本，到各國去走一下，我這樣的女人，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呢？

千鶴悄悄地轉過臉兒，向道太郎這邊窺視。

完全一片暗黑，祇略略看見一些輪廓。但是，千鶴覺得旁邊睡着一個道太郎，是一

種無比的倚靠和信賴。

「您一定還要到外國去吧？」

「大概要去哩！」

道太郎答話的聲音，非常地悠悠自在。

道太郎說了半天的話，全身的神經都鬆弛下來。因此，頓時覺得睏了。

「我要睡啦！可以嗎？」

「嘛！請安息！」

「那麼……再見啊！」

千鶴覺得這個「再見」很是有趣，「嗤嗤」地笑了起來。

道太郎立即被睡魔拉走了。

第二天早晨……

千鶴被樓下高聲談話的聲音驚醒，剛睜開眼，以爲身旁的道太郎已先起來了，倒吃了一驚。

所幸，道太郎臉向着那邊，還睡得正香呢。千鶴纔放了心，輕輕地起身。走下樓，老板娘正在打發兒子上小學堂去。

「您早！」

「唷！小姐！您這麼早就……」

老板娘又睜圓了眼睛。

千鶴被老板娘瞪大眼睛正面看着，總覺得不好意思。

她和道太郎之間，雖然「一夜無話」，但她却起了一種錯覺，好像新婚的翌晨一樣。

但是，一轉念，千鶴又引起痛苦的回憶，胸中一陣發疼，趕快又低下了頭。前天夜裡的惡夢，又像一片烏雲遮掩過來了。

「您繞過去那邊，有井。哦！對啦！我得給小姐準備熱湯。您這樣美麗的皮膚，要讓井水洗的粗糙了，那我太沒有交代啦！」

「不！不要緊！我一年到頭都是冷水洗臉的。」

「是嗎？」

千鶴想：自己連洗臉的用具都沒有帶來，這位老板娘一定覺得奇怪，連忙逃也似的跑到井那邊去。

千鶴手裡的毛巾，是道太郎的。

擦臉的時候，微微嗅到一股男人身上的氣味。

回到厨房，老板娘讓道：

「請坐請坐！地方髒得很！您請用一個！」

老板娘在門口，正向烤白薯爐子裡添火。

「請問：川伏先生每天吃飯，怎麼辦的？」

「他差不多要午間纔起來，都是到對面那食堂去吃飯。十天之中，大概只有一次在這裡吃……」

「那麼，我等他一塊兒上食堂去罷！」

「不行啊，小姐！那種地方，不是您去的呀。以前川伏先生說那裡好，我們也就隨他去，可是像小姐這樣的人……啊！對啦！有辦法。小姐！厨房用具我們都借給您，您自己做！做好了，您兩位在樓上面對面地一塊兒吃，那多好！」

「您借用具給我？」

千鶴頓時高興起來。

「噢噢！這方便得很嘛！……小姐！您在這兒得住幾天不是？三頓，三頓的，您還不自己做！這是女人的義務嘛！」

老板娘的神情，好像萬事都明白了似的。

道太郎過了十點纔起來。走到井前洗臉的時候，距離不到三公尺外杜仲樹旁的牆上，一陣悉索索的響，無意中抬頭一望，一個少女的臉兒冒出了牆頭。

她是由香。

由香先向他使勁擠了擠眼睛。

道太郎恐怕千鶴正在厨房裡，一面留神不被她覺察，輕輕地走到牆根。

「川伏先生騙人！」

由香斜瞪了道太郎一下。

「我沒有扯謊哪！」

「你看！剛纔千姊很高興地在那邊市場裡買菜呢！」

「您和她見了面，說了話嗎？」

「唔唔！我像孫悟空一樣，『刷』的躲了起來。」

「爲什麼呢？」

「爲什麼？您眞笨！你們不是已經私下結了婚嗎！我要是一露面，千姊要只恨沒有地縫鑽下去啦！」

「不對！不對！我們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爲什麼住在一間房裡？」

「實逼處此，弄成這個樣兒的啊！」

「這……是什麼意思？」

「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是千鶴小姐沒有地方可以投奔，臨時借住在我房裡而已。」

「所以就結了婚，是不是？」

「可沒有結婚！」

「那麼，以後就要結婚！」

「不！大概不會吧！」

「別扯啦！您還有資格這樣洗清賣白嗎！年輕輕的男女在一間屋裡，同起同眠，還有不結婚的道理！」

「要是由香小姐您的話，就要結婚嗎？」

「根本不會和我所討厭的人住在一間房裡嘛！」

「但是，如果是和並不討厭而也不愛他的男人住在一起，那又當怎麼辦呢？」

道太郎問到這裡，由香突然「拍」的一聲，跳下去，不見了。

回頭一看，門口露出千鶴的笑臉：

「飯好啦！……」

「喲！那眞……」

道太郎心裡還想和由香再談幾句，但不得不走回去！

走到門口，回頭又望了望，但是由香沒有再露面。

「剛纔是哪一位？」

「不！鄰居家裡的姑娘，來開頑笑：問我是不是娶了新娘子？」

道太郎扯着謊混過去，先走上二樓。

桌上整整齊齊地擺着碗筷。裡面也有向樓下借的，也夾着千鶴今晨在市場買來的，看着就好像很早以前，一向每天都是這樣進餐的一樣。

但是，道太郎對於坐上飯桌和千鶴一起吃飯，却感到一種躊躇不前的心理。

×× ×× ××

道太郎和千鶴的同居生活，繼續了六天。

第七天，道太郎也沒有告訴千鶴上哪裡，就飄飄然地出去了。

道太郎到了城南大學。

他向傳達上問清楚，間木俊一郎現在在校學裡，就託他們傳話，要見見間木先生。

間木剛好上完午前的課，聽說有客人，便走進教授室隔壁的會客室。道太郎一見他，站起身，很恭敬的鞠了一躬：

「我叫川伏道太郎。」

間木一下想不起這個名字。因爲他只聽三津枝提到過一次。

「我就是間木……您有什麼事？」

「這，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很冒失的，來跟您商量……。」

道太郎說着，笑了。間木望着他的臉，心想：

——這人多麼叫人感覺親近啊！

間木在戰後，還沒有碰到這種一見面就使人發生好感的人。

「您儘管說！祇要是我辦得到的事。」

「是嗎！那麼，我就您跟直說罷！您的結婚候補人之中，有一個叫江上千鶴的小姐吧？當然，您是認識她的啦？」

「認識！」

間木答着。突然想起來了：

——不錯！替千鶴到江上醫院去，把她的衣物帶回去的那人，正是姓川伏的！

「那江上千鶴，突然脫離了家庭……」

「我也聽見說了。」

「關於這件事……也就是……那個……」

道太郎找不出適當的詞兒，停住了嘴。

間木立刻一面微笑，插上了一句：

「江上千鶴小姐，住在您那裡吧？」

「是的……」

「那麼，還有什麼跟我商量的呢！您已經和千鶴小姐結合了，趕快去找她的姊姊三津枝小姐，正式的求婚，不好嗎？」

「您，您請等一等！」

道太郎皺着眉毛，一隻手伸到頭上去撓着：

「這可怪呀……照這樣看來，千鶴小姐是不是沒有爲您失戀呢？」

這回要輪到間木詫異了：

「川伏先生！您和千鶴小姐住在一塊兒不是？」

「是的。住在一起。但是，那可沒有別的什麼意義啊！僅僅是，千鶴小姐沒有地方去，纔投奔到我那裡的。」

間木有點窘了：

「現在剛好正午，我們先去吃飯，一面再談罷！」

他催着道太郎，出了學校大門，下了坡，走進電車道上一家常去的食堂，一路上一直沒有做聲。

道太郎也抱着膀子想心事。

把定食吃完，間木纔開了口：

「千鶴小姐沒有告訴您，爲什麼脫離家庭的嗎？」

「她叫我不要問！」

「那麼，您怎麼想起我來了呢？」

「您這麼一問，我倒回答不出了……這似乎是一種直感啊！」

「我和千鶴小姐還一回也沒有深談過啊，就姑且假定：千鶴小姐對於和我結婚這件事，抱着很大的期待罷！可是，她不等待我的答覆就脫離了家庭，這又是怎麼回事

呢？」

「啊！……」

道太郎摸着下巴。

間木說的話，一點不錯！不等對方答覆就失了戀，天下那有這種笨人呢！

但是……

道太郎望着這位俊秀異常的法國文學家，却越發覺得自己的直感沒有看錯。

——千鶴小姐一定深深地愛着這個人！

在道太郎說來，這本是很不願意的一件事。但是他的自信力又是很强的。

因此，他雖覺得間木說的話有理，但心裡又自己告訴自己：能使千鶴幸福的，只有這個間木。

「我想：千鶴小姐的脫離家庭，另外有旁的原因。」

道太郎盯緊了間木臉上：

「間木先生！您討厭千鶴小姐嗎？」

間木有些發窘，答道：

「不管是喜歡討厭，我剛纔說過，還沒有和她深談……」

間木又想剖辯。

道太郎擋住他的話頭：

「不！只問您現在有沒有另外愛着的女性？」

假使是旁人問這句話，間木也許因爲涉及個人私生活而感覺不快。可是道太郎的語調，這時還是照樣的爽濶，明朗。

「有倒有一個，覺得和她結婚也可以的女性。但是要問我愛不愛她？倒有點不容易回答。程度就是如此。」

間木答覆得很牽强。又不好說這個女性就是千鶴的姊姊。

「既然如此……間木先生！我有件事求您。希望您和千鶴小姐見一面！」

道太郎低頭懇求。間木不能馬上答應，繼續吸着煙。

「我想：千鶴小姐見了您，一定肯把脫離家庭的原因說出來。」

道太郎的表情非常懇切。

「川伏先生！千鶴小姐投奔您，您很爲難是不是？」

「不！哪裡的話！沒有什麼爲難。但是……這，不自然嘛！」

「您這話是說……？」

「我只有一個房間呀！而且，人非木石啊，何況我……」

他正想說：「我也愛千鶴！」連忙閉上了嘴。

間木微笑道：

「像您這樣的人，女性是要想來倚靠您的哩！」

「也並不怎麼可靠哇！」

「川伏先生做什麼工作？」

「無業遊民。在地球上東走走，西跑跑，弄到後來，也不曉得該做什麼纔好了！哈哈哈！」

「最近回國的嗎？」

「是的。太小啦！日本。人這麼多，這，簡直毫無辦法啦！」

「那麼，準備在日本做點什麼？有計劃嗎？」

「我戰後住在錫蘭，檢眞珠的。因爲玩得躭擱太久，大木本眞珠公司把我開除了。事到如今，再去低頭求公司復職，也犯不着。看罷！幾時碰到機會，又要跟日本『再見』啦！」

間木這時忽然想起，半年多之前，在一本週刊雜誌上看到一段消息，完全像一篇現

代的童話，說時有一個日本青年，在錫蘭發現了世界上最珍貴的黑眞珠，剛巧英國的公主到印度訪問，他把其中最大的一顆，獻給公主，因此公主曾舉行酒會招待他。

「川伏先生！是您哪？和英國公主跳舞的……？」

「哈哈哈！」

道太郎不好意思，抓起頭皮來了。

『不錯！遇到您這樣的人，無怪公主也想跟您跳舞了！」

間木不是隨便恭維，心裡眞是這麼想着。像這種明朗豁達具有春風駘蕩的氣息的人，任憑到哪一個國家去找，是不太容易找到的。

「別說這些啦！間木先生！倒是您肯不肯和千鶴小姐見一見呢？」

「好的！」

間木答應了。

「那麼，您指定時間地點罷！」

「後天，下午一點，在銀座的可隆邦……」

「好：千鶴小姐一定會高興的！」

道太郎的笑容上，微微帶着寂寞的陰影。

但是，道太郎立刻又恢復了非常誠懇的表情：

「間木先生！還有一件事要麻煩您。聽說您在東北什麼地方，有一片冒溫泉的地皮。」

「噢……有是有這麼一塊地……」

「我想挖一下試試。要是挖得冒出熱湯來了，那多痛快呀！」

道太郎的臉上，和剛纔不同，頓時有了活氣。

間木微笑，心裡想道：

——像這樣的人，倒是適合做這種事業的嘍！

「聽說現在只有二十度左右的溫水流着啊？」

「是的呀！」

「怎麼樣？讓我去挖一下，可以嗎？」

「可是很需要一筆錢哪！我又窮……」

「不！錢的事，我總可以有點辦法。」

「您有辦法？」

間木稍微皺了皺眉毛。誰也不會相信這個人有幾百萬塊的錢哪！

「現在只有十萬元，但是祇要想辦法，總可以籌得出來！」

道太郎說得很肯定。

「但是……如果挖不出熱湯來，那可眞是上了大當啦！」

「不要緊！這些事，我是毫不在乎的！我是上天下地，光棍一條，祇要不連累旁人，還怕什麼！」

「話雖如此……這件事，需要幾百萬塊呢！」

「把我的黑眞珠、鑽石什麼的賣掉就行了！本來是在海裡山上拾來的，一個本錢也沒有花嘛。挖溫泉挖不成功，弄得一文不剩，我還是我啊！」

間木聽到這裡，也認了眞：

「那麼，您眞想去挖？」

「挖呀！」

「是嗎！既然如此，您先到我的家鄉那村裡去，看一看地點！」

「我去。現在立刻就搭火車去！」

「噢？立刻就去？」

間木倒吃了一驚，向道太郎臉上端詳着。

「您那邊，沒有什麼不便吧？」

「我這邊一點也沒有什麼不便……可是，千鶴小姐不是還住在您那裡嗎？」

「我發快信給她！」

間木這一瞬間，忽然想起：這人是不是愛着江上千鶴呢！

一個多鐘頭之後，道太郎坐在汽車裡，正向上野車站駛去。懷中帶着間木的介紹信。這封信是寫給住在間木故鄉，一心祈禱間木家復興的一位忠心老門客的，託他給予道太郎一切的方便。

道太郎努力擺脫動輒要泛上心頭的千鶴的影子，去考慮這今後着手的未知的事業。

孤獨

境正一被走廊裡孩子們奔跑的脚步聲鬧醒：

——今天！又是這無望的一天！

裡邊厨房裡，聽得有厨刀聲響，不知正在剁些什麼。

厨刀的響聲，是最帶有家庭風味的東西。下曾我由子，一定在這刀聲的旋律中，體味着主婦的愉悅。

正一住進這澁谷公寓以後，已有相當的日子。但是，他和由子結合，還僅是五天之前的事。

自從兩人發生最密切的關係之後，眼看着由子就變成充滿活氣的女人。

正一耳聽着厨刀的響聲，把香煙燃着。抬頭望着緩緩上昇的青煙，悄悄發出一聲自嘲的苦笑：

——女人這東西，大概惟有占着妻的崗位時，最感覺滿意啦？

縱使這僅僅是短短幾天的夫妻，女人也似乎能對於這短短幾天的日子，每天感到幸福。

五天之間，正一看着這充滿活氣的由子，不禁感覺到女人的可哀。

「眞能睡懶覺呀！已經十一點啦！」

由子拉開紙門，斜瞪了他一下。身穿雪白下厨的圍裙，襯得她的臉兒更美了。

「早起來了也沒有可做的事嘛！」

「可做的事多着吶！」

「什麼事呢？」

「第一、出去散步，呼吸早晨的新鮮空氣。第二、去找一家清靜的公寓好搬家。第

三、既開牙疼，趕快去找醫生！」

正一一面苦笑，起來了。

趁正一去洗臉的時候，由子把舖蓋收起，打掃完畢，放下飯桌，擺好了碗筷。

正一正要回到六疊房，由子站着擋在他的面前，把眼閉起。

正一向她的朱唇，輕輕一吻。

由子張開双眸，嫣然一笑道：

「答應我！……不要溜走！」

「溜出去，也無處投奔啊！」

由子緊緊盯着正一，把她自從和正一結合時起就擔着心的事，說了出來：

「您總有一天，要離開日本吧？」

「我現在這樣的生活，若是被發覺了，同夥們恐怕不會放過我嘍！」

「啊啊！不要！」

由子激動的扭着，抱緊正一：

「不要！不要！我死也不能離開您！」

正一很想給她幾句放心的話，但又覺得說出來反顯得彼此太生分了。

「哪！答應我！您說一聲：不離開我！」

「鎮靜點！」

「您不說，就不給您飯吃！」

由子一面服待正一吃飯，還是不放心，怕被他拋棄。

「您就無論如何沒有法子和同夥的斷絕關係嗎？」

「假使洗手不幹了，像我這種殘廢人，誰給飯吃？」

由子正想說：

——我養活您！

又閉了嘴。

由子稍有積蓄，而且她還有一套本領——寶石加工，做得相當的好，很可以掙錢。寶石加工，在歐美是被認爲一種很好的技術人才的。

譬如說：客人要定做這麼樣的一副美麗的鑽石耳環，就能運用智能，做出來給客人看。因此，幹這一行的，就必須要明瞭寶石的個性和色彩關係，再研究客人的脾氣、體格、姿態、愛穿的衣服、用途，而且要具有智慧，能找到這許多要素的完全的調和點。

由子在戰後就被美國珠寶商雇用，那時學會了這一套技術。

她和那姓張的走私商認識，也是由於這個關係。姓張的以不合法的手段弄來的寶石，倘若就這麼原樣賣出去，是一樁危險的事，所以必需要有由子這種技術人員。

如若經過由子的手，把牠改變成完全另一件東西，放在銀座一帶的櫥窗裡，縱使這件東西是一個月以前，在銀座另一個店的櫥窗裡偷來的，也能叫人一點都看不出。

所以，說起來，由子本身，現在也正被黑道中的人們利用着。這種工作又輕鬆，又很賺錢。

如果要想和正一過正常的生活，由子就得先和那姓張的斷絕關係，向正當營業的第一流珠寶店找工作。

她反省道：

——對了！我應當先這麼做，然後把他完全拉到我懷裡來！

吃過飯，正一開始換西服。

「散步？還是找牙醫？」

「去找找公寓。」

「一家獨住的房子也好嘛！最好四周不要圍着許多房子的地方……」

「租一座房子，不太貴嗎？房租就得兩萬三萬吧！」

「不過，我到現在還沒好好住過獨住一家的房子嘛！我總想坐在廊下，讓溫暖的太陽照着，手裡打着毛線，那多好！」

正一回頭望着由子，看到她這樣溫柔的表情，心裡不禁發痛。

他也想起他自己的家了。

心中忽然掠過一個念頭——

——我要是娶了她，帶着回了家，結果不知道又將如何？

××　　××　　××

這一天……

江上醫院特別的忙。一早晨起，病人就坐滿了候診室。

等到三津枝走進茶間吃早餐，已經是十點多了。照這樣子，午飯恐怕要三點之後纔吃了。

剛拿起筷子，護士進來報告：

「先生！來了一個怪人，站在大門外面，好半天了，又不走。」

「是不是送病人來的？」

「我起初也以爲是這樣的，可是那副樣子纔古怪咧！只剩一隻膀子。帶着黑眼鏡，

呢帽帽簷拉得低低地……眞叫人害怕！」

「那不正合林小姐的嗜好嗎！你是最愛看偵探小說的呀！」

三津枝對護士開頑笑地說。

但是，轉瞬之間，她想起來了：這樣的人，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在哪裡看見的？一時想不起來，不過，腦子角落裡，確實留着有這樣的印象。

「還在那裡嗎？」

三津枝也引動好奇心，吃過飯，上了樓。

從由香的房間，剛好可以俯瞰到大門外面。

由香正在忙着踏縫衣機。

三津枝走進房向她道：

「讓我看一看外面！」

走到窗戶跟前。

「看什麼？大姊！」

「有個怪人在門口徘徊呢！」

三津枝一面說，留神向外邊望去。

她一眼看到站在門柱向這邊望着的人，凜然吃了一驚。

她想起來了。

這不是那天深夜在別府航路的綠丸上碰到的那個人嗎！

一隻膀子沒有了，軟軟地掛着的袖子，掖在袋子裡，站在月光之下，非常令人可怕，正因如此，所以印象深刻，到現在還能想得起來。

由香也過來了：

「就是那個人啊？只有一隻手嘛……嘿！倒好像法國黑暗社會電影裡的人呢！對於這種人，我倒頗有興趣！他褲袋裡一定帶着手槍呢！」

「別說笑話啦！他爲什麼站在那裡呢？」

「謎！」

「嗽？」

「謎呀！謎之怪人！」

「別吓唬我啦！」

三津枝一面搖手，心裡頓時覺得一陣亂跳。

那個人的樣子，不知道爲什麼，總覺得有一種壓迫着三津枝的氣氛。

如果距離近一點，也許三津枝可以清楚地找得到自己被壓迫的原因了。

「大姊！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不管他？還是悄悄地報告警察？」

「那不行。」

「那麼……我去找他，問他爲什麼站在這裡！」

三津枝也來不及阻擋，由香一轉身就奔出房間，跑下樓梯去了。

正一看得很清楚，樓上窗口探頭出來的那個臉兒，正是三津枝。

上一次在銀座的酒吧裡，已經聽見說了：三津枝確實沒有和那個叫間木一俊郎的法國文學家結婚。

可是，他們兩個不是帶着孩子上九州旅行去嗎？

這究是怎麼一回事呢？正一心裡一直總想要打聽清楚。

今天他向由子說是出去找房子，却一直到下北澤來了。

——三津枝就是看到我，也不會認識我了！

心裡一方面感覺放心，同時也感到深深的寂寞。

不久，正一看見二門開處，一個年輕活潑的姑娘跳出來了。

——是由香？還是千鶴呢？

正一站着不動等她過來，一面向她端詳着。

他有把握：三津枝本人都不認識我了，她的妹妹們更不會認識的。而且自己還裝着假鬚，化粧成一個中年人呢。

距離縮短到只有五六步的時候，正一看淸來的是由香。——因爲千鶴的臉兒比她更帶着日本味道。

由香一點也不怯懼，開口就問道：

「請問！您是不是到我家來的？」

「是的！」

「有什麼事？」

「聽說有一個叫川伏道太郎的，寄住在這裡……」

「川伏先生已經不住在這裡了！」

「是嗎？失禮！謝謝你了！」

由香好奇的眼光，直瞪着正一，問道：

「您是川伏先生的朋友？」

「啊！可以這麼說！」

「不對吧？您一定是釘着川伏先生想下他的手吧？」

由香一語道破。

正一苦笑：

「我像這樣的人嗎？」

「當然看得出來！……要是朋友，也不會站在這裡，老早進去啦！……您是不是在外國和川伏先生爭奪過珠寶的？因此，找到這裡來報仇……要是這樣的話，這可不得了，川伏先生搬去的地方，絕對不能告訴你！」

正一一面感到一種愉快的驚訝，一面在由香的臉上，尋找她幼時的痕跡。

她幼年時，是一個好勝而任性的小姑娘。有一次，正一揹着她出去散步，她看見神社壁畫上武士帶的刀，哭着鬧着一定要叫正一把她拿下來。還有一天帶她上鎌倉洗海水浴，她失踪不見了，嚇得正一臉都了發青。

「阿哥！阿哥」的叫着，和自己那樣親熱的小妹妹，現在已長得這麼高，這麼大……而且，還能這樣痛快地發揮着從小的好勝脾氣！

正一靜靜地說道：

「既被你看破，我也不必再裝蒜了。一點不錯！我和川伏君並無一面之交！」

「您帶着手槍？」

這種話，由香也毫不在乎地問出來。

「沒有帶呀！」

「那麼，您決敵不過川伏先生了！您知道不？他是柔道專家！」

「我不是來和川伏君決鬪的呀！」

「不過，找他的事，恐怕說不定也許是要決鬪的事吧？」

由香的直覺，使正一更爲吃驚。

正一斷然地道：

「我決不使用暴力！」

「我可擔心呢！」

「你可以在旁邊看着！」

由香沉吟了一下：

「好！我領您去！」

「謝謝你！」

由香匆匆折回門內，正一的視線送着她進去，轉到樓上，三津枝的臉兒還在窗口。但是，正一的心裡平靜得很。

由香到了樓上，行若無事地向三津枝說道：

「大姊！那個人是來找川伏先生的。我現在領他去！」

三津枝不放心地問：

「不要緊嗎？那個人眞叫人害怕呀！」

「所以纔有意思嘛！這種氣氛的人，東京不大碰得到哩。東京都是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只想要錢找女人的一副臉，所以，像這個人這樣，好似從地獄底層纔爬出來，對於世界上任何事都沒有興趣的這樣子，纔動人呢！……他和川伏先生正好一對！」

「由香眞是嬰兒不畏虎，居然滿不在乎地替他帶路，以後還不曉得要出什麼事呢！」

「人生這東西，要老是這麼戰戰兢兢地，那就一件有趣的事也碰不到啦！……我去啦！」

「當心點！」

由香決心今天找道太郎去，要和千鶴一見面。

正一在門前迎上由香：

「令姊聽說你要替怪人帶路，正在擔心吧？」

「您眞猜着啦！」

「川伏君寄住在什麽樣的人家，這點事，我總得先打聽清楚了！」

兩人並肩走着。

走到一個轉彎角上。

突然，正一的脚步停下，由香臉上也變了色。

六郎在前面出現了。

六郎和由香已經幾十天不見面了。他仍舊穿着一件甲克，拖着一双拖鞋，似乎瘦了些，双頰不大豐滿了。長長的清澄的双眸，失去以前的柔和，發着銳利的光。

由香幾步搶到他的面前，好像宣佈什麽似的：

「三津枝姊姊今天忙得很！」

六郎也不做聲，向她身後這一隻胳膊的怪人看了一眼。

由香又追上一句：

「阿六！是您自己不上我們家來的呀！」

六郎聲音乾澀地問道：

「川伏先生呢？」

「不在這裡啦！」

「我要和他談談。」

「什麽事？」

「他上外國去的時候，想請他帶我一塊兒去。」

六郎眼看着地下，很斬截地說着。

正一盯緊六郎臉上。

他想起了：那一天在神社裡，母親對於六郎最近神態有異，很是擔心，而六郎却瞞着不講……。

正一恨不得上去抓住六郎的手，罵他一頓：

——「糊塗東西！一個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小孩子，丟開母親，跑到外國去，餓得你路倒屍！」

由香聳聳肩膊：

「川伏先生不上什麽外國去啦！」

「去的！他一定要去的！他在這樣的日本國內，是住不下去的！」

「可是呀！他發生了不去的原因啦！」

「什麽原因？」

「結了婚啦！」

「噢？他？……跟誰？哪裡的女人？」

「你要問詳細，得明天帶好東西來送給我，正式道歉！」

由香說完，很親密地拉着正一的手，舉步便走。

走出一百公尺左右，正一回頭望望。

六郎還站在那裡，向這邊看着。

——我是這個青年的哥哥呀！

正一心裡自己叨念着。

由香眼望着前面，悄然地向自己說道：

「我在和他鬧別扭呀！」

「你和那個青年，是從小的朋友吧？」

「是呀！」

正一很溫和地向她道：

「小時候的朋友，是很可寶貴的啊！這和成人之後的朋友愛人完全不同，是最值得懷念的啊！人到了中年，到了老年，還能常常想起來的，只有小時候的朋友呀！」

「我是喜歡這個阿六的。不過，阿六又愛上了姊姊嘛！……像這種事，怎麽辦纔好呢？」

由香叨念着。正一聽了又是一驚。

「他愛上了你哪一個姊姊？」

「大姊！」

由香答後，又懷疑地瞪着正一：

「您打聽我家的事，預備做什麽？」

「不！我是想：川伏先生也許和你們姊妹之中哪一位結婚……」

「川伏先生已經和我家二姊結了婚啦！」

「唔！是嗎！」

正一裝作恍然大悟的樣子點點頭，心裡却又生了另一個疑惑。

——六郎愛上了三津枝？這是哪兒來的怪事！……假使是眞的，說不定，三津枝變了一個妖婦啦。也不結婚，一個一個地換男人？六郎就被三津枝的妖氣迷住，害得母親也替他擔憂！

要是這樣的話，三津枝就絕不可恕了。自己躲着不見她，也沒有意義了。我應該堂堂正正地出現在三津枝的面前，數其罪而責之！

正一正想得氣憤，身上發抖，由香却回頭看着他，明朗地叫道：

「怪呀！」

「什麼可怪？」

「我呀！似乎覺得不是第一次見到您！」

「……」

「剛纔，忽然感覺到，好像很早以前，在什麼地方見到過的！」

「不會吧！」

「不！我相信自己的直覺。一定不錯的。」

「那麼，大概是在什麼地方交臂而過，像我這種殘廢人，一定覺得難看得很，所以

就留下印象了。」

「不是那樣的！……說眞的，您可別生氣呀！起初見到您，確實是有點害怕。不過，跟您說着話，不知怎麼的，就覺得有一種親近感！要不然，也不會陪您來了。」

「……」

「爲什麼覺得有親近感呢？剛纔我想：一定是從前在什麼地方見到過的！」

「我完全記不得有這回事哩！」

正一故意冷淡地回答。

正一帶由香出去玩的時節，那時她纔有六歲。事隔多年，單憑幼年的記憶，當然她想不起來了。

不久……

兩人下了電車，在還留有武藏野昔日風光的寬寬的大道上走着。

「哪！就在那邊……掛着烤薯的招牌的那棟房子，樓上就是川伏先生和千姊的愛情巢窟。」

走近那家烤白薯的店，相距只有五十公尺了，由香停住脚步，正對着正一，嚴厲地盯着他：

「我得再叮囑一下。您絕對不和川伏先生打架吧？」

「不會的呀！」

正一苦笑着回答。

實際上，正一所負的任務是：看情形，也許要把川伏道太郎引到橫濱的同夥們的秘密窟去。他的處境，是由香們所想像不到的。幹掉一條兩條人命，算不了什麼。

但是，現在的正一，絲毫沒有這種狂暴的意思。川伏道太郎若是不肯告訴他在錫蘭海找到黑眞珠的地方，他也祇打算默默的退回。

「那麼，你在這裡等着！」

由香轉身就奔向烤薯店。

「借光！」

「請進！」

老板娘拉開紙門，探出頭來，由香衝着她就是一鞠躬：

「我是住在樓上的江上千鶴的妹妹。」

「啊呀！唷……」

老板娘一臉的笑，跨下了地：

「姊姊那麼美麗，妹妹也這麼漂亮，眞是……」

「姊姊在家？」

「這可不巧，出去啦！」

「買東西去啦？」

「不！說是到銀座去。」

「嘿！那麼，是和川伏先生一塊去的？」

「不！川伏先生，也不知道爲什麼，前天就沒有回來。」

「喲？」

由香吃了一驚：

「川伏先生摔掉姊姊，跑了嗎？」

「哪裡會……他要丟下這麼美麗的小姐跑掉，天也不容他呀！……不過，總而言之，前天起就沒有回來，千小姐直着急，怕他喝醉了叫汽車壓了……」

「那麼，姊姊爲什麼事上銀座去的？」

「那，我也不詳細，昨天來過一封電報，是不是爲這個去的呢？」

「電報裡怎麼說呢？」

「千鶴小姐沒有講起，我也不知道……不過，好像並不是什麼擔心的事情！」

老板娘所知道的，似乎祇有這麼多。

由香很失望地告辭出來，回到正一的地方，告訴了他。

正一却如釋重負，沒有會到川伏道太郎，似乎反而倒很好。

×× ×× ××

千鶴坐在開往銀座的公共汽車上。

心裡有一種原因不明的不安。道太郎一夜沒有回來，她正在擔着心，昨天又來了一封電報：

『明日午後一時，希赴銀座可隆邦！道太郎。』

爲什麼不回家，而打這麼一個電報來呢？千鶴當然莫名其妙。

她也曾想到：

——也許他要叫我和三津枝姊姊見面吧！

千鶴實在還不願意和姊姊見面。

可是，她轉念又想：如果他是計劃叫我和姊姊見面，他一定要自己回來，哄着我一塊兒去呀！

既然這樣，可又爲什麼打這個電報來呢？

是不是一夜沒有回家，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叫我上銀座，請我吃飯呢？要是這樣的話，那多麼令人高興呀！

經過六天的同居，千鶴深深地體味到：投靠了道太郎，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如果不來投奔道太郎，而糊裡糊塗地離開了東京，今天眞不曉得要淪落到什麼樣兒了，自己想着還不禁毛骨悚然。

道太郎兩夜沒有回來，多麼寂寞呀！

汽車到了尾張町。

今天……銀座仍然是陣陣華麗的人潮。

千鶴被人潮擁着，跨過交叉點，向新橋這邊走着，心裡想：假使在可隆邦等她的是道太郎，一定要對他撒嬌發脾氣！

走過珠寶店時松前面的時候，千鶴的心，好似被潑了一勺冷水。

她覺得時松店裡，似乎那個可恨的松河久一正在裡面，看見了自己，會撲將過來。

幸而平安地走過去了，但是，千鶴覺得自己祇是一個可慘的人罷了！

——我還有向他撒嬌發脾氣的資格嗎？

千鶴悶悶不樂地走進了可隆邦坐。

樓下？還是上樓去？躊躇了一會，纔踏上樓梯。

還有二十分鐘纔到一點呢。

明亮的陽光照在店內，暖暖地，像溫室一樣。座客稀疏很清靜。

千鶴挑了一個靠窗戶可以俯瞰大街的位置，要了一杯咖啡，不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還是川伏先生來？還是三津枝姊姊出現呢？

千鶴告訴自己：無論是誰來，自己總是一個被告！

轉瞬之間，二十分鐘過去了。

千鶴看見一個人緩緩地從樓梯那邊走了上來，不禁驚的叫起來。

來會千鶴的，也不是道太郎，也不是三津枝。

站在噤不能聲的千鶴面前的，是間木俊一郎。

「我可以打擾您一會嗎？」

「啊！」

間木坐下來，微笑道：

「您大概吃了一驚吧？」

千鶴的臉有些發紅，但是很坦白地答道：

「是的！」

「川伏君沒有通知你，上這裡來的是我吧？」

「是的。只叫我一點鐘到可隆邦……」

「眞是川伏式的作風。」

千鶴詫異問道：

「間木先生認識川伏先生嗎？」

「前天到大學裡來找我的。當然，那時是第一次見面。川伏君是個好人哪，他來找我，叫我和您見一次面！」

「唷！」

千鶴心裡陡然發痛。

她對於道太郎的從心裡愛着自己，知道得太清楚了，惟其如此，更覺得受不了。

——眞的！這人多麼好哇！

千鶴覺得對於道太郎，無論怎樣也感謝不完！

「可是，聽說你脫離了家庭？」

「是的！」

「假使，原因是爲了我和令姊的話……不！還是我來說罷！那一天，令姊到日比谷公會堂去，是您店裡的社長打錯了電話！」

間木把他推測的經過情形，說明了一遍之後：

「我當時沒有留神去找您，實在是重大的錯誤！我得向您道歉！」

說着向千鶴鞠躬。

「不不！您這麼一說，我不曉得怎麼好了！」

「不！確實的，我侮辱了您。……您看到我和令姊見面了吧？」

「那……看見了！不過……」

奇怪得很，千鶴現在剛發現：那一次的憤恨經過，已被推往很遠很遠的記憶中去了。

她現在已覺得對於那一次的事，毫不關懷了。

千鶴自己，也不得不對於自己心境的變化吃驚了。

××

××

××

但是……

間木這方面，又想的是間木的心事。

他和千鶴對面坐着不過幾分鐘，却在千鶴的聲音笑貌，神情舉止之中，找到了和亡妻相似之處，很强烈地被她吸引位了。

——不錯！佐伯這傢伙，雖然好像沒有神經，還眞有眼光！他替我找到這樣一個結婚對象，可說是慧眼識英雄！

新宿屋書店的佐伯社長，從前常常稱讚間木去世的那位太太是日本第一位美人。間木悼亡之後，他就說過：他一定替他找一位續弦的太太，能够抵得上間木的前妻。他那時，一定已經考慮到千鶴了。佐伯那樣拚命賣力地替他們拉攏介紹，也是由於他有這個把握，相信他們兩人只要見了面，就可以一見鍾情互相被吸引住。

但是，不料發生了竟想不到的錯誤，間木和千鶴最初的一次約會就沒有搞好，兩人之間，已經掘下了一條深深的鴻溝。

「您是受不了我們的侮辱，由家裡跑出來的吧？」

千鶴俯首不答。

她若不承認，就是謊話。可是如果說「是的」！在現在的千鶴的心上，又不肯輸這

口氣。

「如果是這樣的話，希望您消除誤解，快請回家！我和令姊，並沒有什麼。這是我可以斷言的。……不！我很想重新提出請求，希望和您交際！」

間木說到這裡想起，上次三津枝向自己求愛的情形，又感覺到一種沉重。

「間木先生！」

千鶴直視着間木：

「我現在已經毫無芥蒂了。叫您多操心，應該道歉賠罪的是我！請您原諒！」

「哪裡的話！……總而言之，您可以回家了吧？」

「不！我不回去！」

千鶴拒絕，語調意外地堅決。

間木一驚，問道：

「爲什麼？」

「那一天，我的確很氣憤，不願意回家和姊姊見面，但是……現在，眞的，心上一點什麼也沒有了，可是我由於另一種意義，暫時不想回去！」

「另一種意義？」

「我從小沒有離過自己的家。」

「唔！……」

「這一次離開家庭，纔發現原來世上也有那樣自由的生活！」

「不！請您撩開我的事，不要管它！」

千鶴努力放出明朗的笑容。

「這也許是如此，不過您先回去一下，讓家裡的人放放心，然後再出來不好嗎？」

千鶴對間木，能這樣斬截地表明態度，自己感覺到很足以自豪。

「眞沒有辦法！」

間木感覺到異常的棘手。

「間木先生！您不必着急嘛。假使姊姊找來了，您照我所說的轉告她就行了！」

「那也不行啊！」

「爲什麼呢？」

「您若是不先回去一趟，也就是我和令姊都沒有得到您的原諒……您姊妹感情破裂，在我的立場上，不能置之不問啊！」

「這種責任觀念，請您拋棄了罷！」

千鶴發現了自己有這種想不到的堅强，感覺到一種快感。

「但是……」

間木忽然換了一副表情：

「您和川伏君分開了，一個人打算怎麼過日子呢？」

「嗽？」

千鶴吃了一驚。

「我問的也許很失禮，現在您雖和川伏君住在一起，聽說你們完全是朋友關係不是？」

「是的！」

「既是這樣，不久得和川伏君分開，一個人生活吧？」

「是的！我想早晚會這樣的，不過……」

千鶴一面回答，心裡却竭力打消這一點，想道：

——一個人過日子，多難過呀！

「當然，您也許有計劃，不過，假如可以告訴我，何妨說給我聽聽呢！我想：要是我能幫到一點小忙的話……」

千鶴冷冷地答道：

「我一個人的時候怎麼生活，現在還沒有考慮到呢。」

「那不行啊！一個青年女子，沒有目的，一個人過着日子……」

「去當女侍、舞女，行不行？」

——就憑她！

間木眼睛瞪大了：

「我不能贊成！」

「這也是一個人生的體驗不是？」

「那是爲了吃飯，不得已的一種買賣呀！」

「我又沒有別的能耐嘛！您說的一點不錯，就是爲了吃飯啊！」

「您有家呀！」

說到這裡，兩人都沉默起來了。

千鶴收回望着窗外的視線，問道：

「川伏先生哪兒去了？」

「啊啊！他……川伏君說，想試一試，到我家鄉去挖温泉，他上山形去了。」

「唷！」

千鶴茫然了。

過了二十幾分鐘，千鶴已和間木分手，在銀座後街上走着。

她清楚地明瞭了：自己向間木表示了意外的堅强，是由於不知什麽時候已開始愛着道太郎了。

人生的賭博

這時，由香和正一這奇妙的一對，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他們到跑馬場來了。

兩人走進正門的時候，由香很頑皮地提議道：

「哪！我們在這裡分開，各人買各人的馬票好不好？」

正一冷冷地笑道：

「這倒有趣！」

「這一場賽完了，在那邊草地上碰頭。」

「好的，那麽就這麽辦！」

由香向他「叭」的瞅了瞅眼睛，便匆匆擠進入羣中去了。

正一眼送由香活潑的後影，呆呆地想：

——她爲什麽把我這樣令人害怕的人，約到這種地方來呢？

電車到了下北澤，由香並不打算下車，忽然說道：

「哪！看賽馬去，好不好？」

出其不意，正一馬上答不上話來。

由香接着說：

「我非常地需要刺戟！」

「你喜歡看賽馬嗎？」

「噢！最喜歡！凡是富於刺激性的，我都喜歡。」

因此，兩人就一直到跑馬場來了。

正一在洶湧的人潮中擠着，向賣票處走去，心裡對於今天自己的行動，祇有苦笑：

——眞是奇妙！

但是，等到排在買票的行列裡面，正一發現在這種剎那性的賭博氣氛中，自己却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最冷靜的人，稍稍感覺滿意。

這時，正在賣第五場的阿拉伯舊馬的票子。正一忽然想試一試，賭一下自己的命運，就開始向各賣票處尋找，他要找那也不出名也不是初下場的馬。

「北綠」（馬名）！賣「北綠」票的窗口，客人最少。

正一毫不躊躇，買了十張一千元的「北綠」的獨贏票。他的虛無性，在這種場合，表現出異常的氣魄。

除了蒼白瘦削的双頰，微微顯出一點緊張之外，正一的態度，仍然很鎮靜地綽有餘裕。他好像散步似的，信步所之，漫然地走到看台前面的草地上，望着看台上滿坑滿谷的人羣，好似波浪一樣的澎湃，心裡想道：

——在這裡面，像我這樣活着的亡靈，大概一個也沒有吧！

想到這裡，正一登時覺得自己的冷靜要崩潰：

——他們縱使輸得身無分文，也不怕被人趕出日本去，我呢？我就在這裡贏到多少錢，也不能和他們做朋友！我還是孤獨的一個人呀！

正一茫然地望着在遠處練習跑步的幾匹馬。

過了一會……

白旗一揮。

參加比賽的馬，一齊奔上跑道。看台上，草地上的數萬觀衆，一瞬之間，全副精神，都貫注到自己買的那匹馬身上去了。

他們好似全部的人生，都寄託在這一分五十幾秒的勝負上。

他們的血、肉、神經、腦筋，甚至於每一根毛髮，都因這强烈的本能刺戟——賭博而興奮若狂，跟着他們的馬向前飛奔……

正一也不由地把心裡的感慨暫時忘掉。

7！

7！

7！

現在正一的眼中，只剩下騎師綠色衣服上和馬匹腹布上的「7」字號碼了。

「北綠」起步之後，就掉在後面。

這一匹大家認爲業已無望的馬，跑到第四個轉彎的時候，眼看着他忽然追過去幾匹，直向領頭的馬追上去……

正一黑眼鏡的裡面，双眸刷地發了亮。

他覺得自己的命運，突然閃出了光輝。

——眞的嗎！那匹馬眞的追上去了嗎！

又有點不安，似乎是自己的錯覺。

連馬主也認爲無望的這匹駑馬「北綠」，想不到牠竟能這樣急起直追。

「北綠」趕上了領頭的馬，並肩疾馳着。騎師貼緊在馬背上。

正一的血管漲得幾乎要裂開。

二百公尺了——

一百五十公尺了！……

7！

7！

騎師手裡的鞭子，「叭」！的在空中一揮。

GOAL！

正一渾身軟了，非常的疲勞，好像被人打躺下來一樣。

——贏了！

自己向自己的心說：

——贏了！

自己賭命運的這一場比賽，出了冷門——這一次馬訊中最大的冷門。

正一抬頭看到標示板上「獨贏五萬六千元」的數字，頓時感到天意正在捉弄他。

——我纔回下北澤，就在北澤神社碰到母親和弟弟。我第一次想賭一下自己的命運，特意買了一匹駑馬，立刻就出了大冷門。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是不是老天要儘跟我開頑笑呢？

正一幾乎想放聲大笑。

他離開標示板，走向和由香約定見面的那片草地上——脚步蹣跚，旁人看起來倒像是一敗塗地輸了不少錢的樣子。

由香已先來了。坐在草地上，兩脚平伸着。

抬頭看着正一，嘻嘻笑道：

「輸掉五千塊！」

說着毫不在乎的樣子。

「買的哪一匹馬？」

4・6FORECAST。（駐：買第一第二的聯贏），您呢？」

「正好相反。哈哈哈哈！」

正一忽然扯了謊，爲什麼要扯這個謊呢？自己也不明白。

「我們今天的運氣都不好哇！」

「你常常買馬票嗎？」

「不！今天是頭一次。」

「噢？」

正一倒吃了一驚。

「因爲是頭一次，所以自己一個人隨便買了幾張。」

「太胆大啦！」

「您呢？……啊喲！我還沒有請教您的大名吶！」

「隨便給我起個名字叫着好不好？這樣也合你的脾胃。」

「是呀！像您這樣眞相不明的人，恐怕眞姓眞名，連您自己也早忘了吧！」

「……」

正一聽了，心的深處微微發痛。

「叫您什麼呢？平凡的名字沒有意思！……對啦！用英文字母好啦！Q先生，好不好？」

「好得很！」

「那麼，Q先生！您對於買馬票怎麼樣？」

「像我這種人，也只好買買馬票，幹幹這些無聊的事……」

兩人走向賣票處。

「哪！這一次我們商量定了買！買哪一匹馬呢？」

由香打開名表給他看。下一場是春季跑馬中最精彩的總理大臣獎的錦標賽。

正一已失去剛纔那種孤注一擲的興趣了。

「不要猶疑不決。還是憑直覺去買！」

「可是，剛纔就是憑直覺輸掉的嘛！現在再買有名的馬，又不服氣……」

「大凡這種大輸贏，不管牠有名無名，總有幾匹人家不知道的特別跑得快的馬。像這幾匹預測有優勝把握的馬，買的人太多了，買中了，至多也不過贏個一百五十塊……你剛纔爲什麼想到買四、六聯贏的呢？」

「我對於賽馬，完全外行嘛。走到那邊窗口，隨便掏出五千塊，就給了我一把四、六的票子。後來連忙找了一位親切的老先生，纔問清楚聯贏是怎麼回事。」

正一想：由香的這種賭法，眞是新時代人物的勇氣。戰前的小姐們，決不會這麼冒

失的。

正一自己，以前無聊之極，到這跑馬場來消遣的時候，也曾徬徨過一陣，不知道買哪一匹馬纔好。

「對啦！」

由香忽然叫了起來：

「我的生日是三月四日，這回買三、四的聯贏罷！好不好？」

「好罷！」

正一點點頭。

「您也買吧？」

「不買！」

「啊喲！爲什麼？」

「我已沒有興趣了！」

「上一場輸得太多啦？」

正一也不答話，祇在嘴邊浮起一陣虛無的苦笑。

他贏了幾十萬元，剛纔沒有說，現在更不好講了。

「那麼，我去買票。您在這裡等着……買中了冷門，我們去好好的吃一頓。」

由香轉身便匆匆向賣票處走去。

剩下一個人，正一苦笑了。

不錯！自己賭命運，買了一次駑馬，贏了不少的錢。但是，這一回由香隨意買的聯贏，要想再出個大冷門，那未免算盤打得太如意了。

正一祇祈禱由香少輸幾個就算了。因爲她買的聯贏的兩匹馬，都不是有希望的……可是，又沒有絕對的理由叫由香不要去買。由香是由香，她願意買就買好了。誰能斷定了3・4不跑第一第二呢！馬又不是人，說不定爆出冷門比上一場還厲害呢！

正一轉念想到這裡，又不禁咋舌佩服：

——話雖如此，她多麼胆大呀！

一個面不相識的一隻胳膊的人，說不定他是存心來殺川伏道太郎的呢，她竟能毫不在乎地把他帶往道太郎的寓所，還約他上跑馬場，而且有生以來未買過馬票，就能憑自己的意思隨便的買，現在又用自己生日的數字去賭了。

眞可以說是了不起的大胆子啦！

由香連我的姓名也不問一問。

正一忽然疑心起來：

——也說不定三津枝已看出我是境正一，秘密地派她跟着我的吧？

這時……

正一直覺地覺得附近有一條銳利的視線瞪着自己。

凜然一驚，忙向四周望去。

但是，在這羣衆之中，找不到這條視線。

他又想：

——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正一是時時刻刻警戒着的。

猶如自己追踪着川伏道太郎一樣，他得不斷地提防有人也在追踪着自己。

十一匹沙拉布列得種五歲的駿馬，背上騎着身穿各種鮮艷彩色乘馬服的騎師，從容地出了場。

這是這次賽馬中最叫座的一個節目，觀衆都鬨動了。

十一匹駿馬，排得整整齊齊一行，眞可以說是一種活的藝術作品。動物之中，再沒有比賽馬的馬具有高貴氣息的了。

聽見背後由香的聲音：

「買啦！」

正一轉身一看，由香塗着蔻丹的纖指，正捏着馬票向他搖着呢。

「買了多少？」

「一萬元。」

「你眞有錢哪！」

「對了。您要是想買沒有錢，我也可以借給您！」

「不！那倒不必！」

由香伸長頸子，望望出場的那些馬：

「眞壯觀哪！光這麼看看，也叫人興奮得霍霍動哩！……賽馬的馬這麼好看，我還是頭一次領教呢……3號和4號是哪兩匹呀？……啊！在那邊！……喝！多麼美啊！長長的腿！」

由香一邊望着，不斷地嘆賞。正一祇是靜靜地微笑着她。

當然，他心裡正在想：

奇跡不會再來第二次的！

由香等於又摔掉一萬塊。

「Q先生！您對於這種刺激，好像看够了似的啊。」

「不！那也不一定。不過我有預感，這一場比賽，還是預測的優勝馬要跑第一，所以沒有買。」

「您看着！3・4一定贏！」

「但願如此，我正在替您禱告。」

「假使贏了，一萬塊，變成多少？」

「差不多有一百萬元吧。」

「喝！可眞厲害！一百萬哪？……贏了一百萬，怎麼辦呢！……上職業介紹所去，對那些一大早就來排隊的失業的人，一個發他們一張一百塊的票子罷！」

「你還是買他一輛最新式的汽車，開去兜兜風，那纔像你做的事！」

「這些太平凡了嘛！……啊！對啦！阿六老想要買汽車，買一輛給他也好哇！」

正一聽到這句話，心裡跳盪起來了：

「你說阿六，就是今天碰到的那個學生吧？」

「噢！對了……」

「你一定要和他結婚啊！」

正一不由地使勁說着。

由香抬頭望着他，叭噠叭噠地霎着眼睛，也沒有答他的話。

正一心裡不禁禱告着：

——對了！希望他們結婚罷！六郎和她若是結了婚，一定可以造成一個幸福而明朗的家庭。

十一匹馬，一齊起了步。

煙塵滾滾，一瞬之間，已在幾萬條熱烈視線的面前衝過去了。

轉過第一個彎的時候，和預測表一點不差，優勝馬「魁多特」跑在最前面。「魁多特」的騎師，很有把握，一開步就注意着佔了好位置。他不願意夾在旁的馬裡面混在一起。

擴音機的報告員，仍然用他那特別冷靜的沙嗓子，報着一瞬間一瞬間的經過。但是他所報的名字當中，一次也沒有提到由香所買的三號四號的馬。

正一陰鬱的眼光，遙望着水浪一般奔向那邊去的馬羣。

由香興奮極了，她也看不清那匹馬怎麼樣，祇是屏息凝眸望着。不知不覺地，抓緊

了正一那隻沒有胳膊的袖子。

到了第二個轉彎角上，第二隻馬，猛烈地加快速度，迫近了「魁多特」。但是追不過去。

終於接近了終點。

這一瞬間的緊張，眞是連呼吸都要閉塞，大家除了一双眼睛之外，其餘的部份都已麻痺了。

「魁多特」一直領先。

「啊啊啊！」

由香發出絕望的歎息。

正一淡淡地笑了。

比賽完了。

由香呆呆地出神。正一温和地向她道：

「輸啦！」

由香點點頭。

「要不，今天晚上，還是我來慰勞敗軍罷？」

「爲什麼？」

「哈哈哈！老實告訴你罷！上一場的大冷門，我買中啦！」

「噢？」

「瞞着你沒有說，對不起？」

「您眞壞？」

由香也笑了：

「不過，也並不一定非您請客不可呀！」

「不！我跟你上這裡，並不是打算贏錢的。偶然碰上這一筆飛來財喜，還是花掉它的好。」

正一叫由香等着，他去領款。

五十六萬的鈔票，到了正一手裡。

回到由香面前：

「上銀座去罷！」

「到銀座做什麼呢？」

「你說你喜歡什麼！不管什麼東西，我都買來送給你。不過我得預先聲明，我僅僅

是送東西而已。送過東西給你之後，就永遠和你再見啦！」

兩人走出跑馬場，夾在羣衆之中，慢慢地並肩走着，一面找計程汽車。

這時……

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身上也別無特徵，靠近正一：

「勞駕，借個火！」

正一把嘴邊啣的香煙遞給他。

這人從上衣裡邊口袋中，掏出一隻銀煙匣子，「叭」的打開亮了一亮。

正一頓時變了色。

因爲煙匣打開之後，裡面嵌着一隻紅色鐵錨的符號。

這人徐徐地把香煙吸燃了，和正一一對眼光，淡淡地笑道：

「到那邊去談幾句好吧？」

正一也橫了心，向離開三、四步站着的由香道：

「你在這裡等一等好吧？我馬上就來！」

由香點頭答應，一面很詫異地望着那個人。

由香眼望着正一和那人跨過街道，向那邊走去，忽然感覺異常不安，也悄悄地遠遠

地在後面跟着。

那人帶着正一，一直向樹林中走進去。

這裡，電影公司來拍外景時，是常常被用作背景的。深邃的林木，還保持着幾百年前武藏野的風光。

由香跟踪到半路，看見他們兩人，直向那有一兩人合抱粗的大杉木樹叢暗處走進去，就停住了脚步。

大概等了五分鐘吧！由香看見那個借火的，一個人匆匆地走回來了。

由香怕起來了，想要跑，脚下却軟了跑不動。

那人走到由香面前，突的站住，橫蠻地冷笑着：

「你的伴當，躺在那邊呢！去把他抱起來罷！」

說完，便從由香身邊穿過，走出去了。

由香嚇昏了，向叢林裡奔進去。一面跑，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冒險小說裡扮演女主角。

「Q先生！……Q先生！……您在那裡？」

大聲叫着，可是不聽見答應。

由香亂竄亂找了半天，纔發現正一倒在一棵大樹根旁。這時，四面已經暗下來了。

由香叫道：

「怎麼樣了？喲？您怎麼啦？」

蹲下去，想把正一扶起來，「啊」！又大吃一驚。

正一抓着一塊手帕，掩在肩上。手帕上染得通紅。

由香噤住息，瞪大眼睛——眼梢幾乎要裂開，嚇得不能動了。

「傷倒並不重……」

正一嗓音沙啞，低聲道：

「可是痛的動不得！」

由香也不敢細看他受傷的程度深淺。

站起身來，徬徨地向四邊找着，正想叫出聲來，正一擋着：

「可不要去叫警察啊！」

由香倒又是一驚，低頭望着他。正一微微苦笑道：

「這是我甘心接受的私刑！」

由香點點頭。這時她看見樹叢那邊，有一座茅屋的屋頂，便說：

「能走到那邊嗎？那裡有人家。」

「不走也得走啊！」

正一緩緩地爬起身來。

讓由香架着，站了起來，正一還自嘲道：

「到了這種時候，一條膀子，可眞不方便啊！」

距離那邊的農家，還有二三百公尺。

一路上，正一連哼都沒有哼一聲。可是挨到這人家，進了門，坐在上席子的階沿邊，頓時鬆了勁，由香兩腕覺得重的幾乎托不住了。

厨房裡走出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人，一見這樣情形，倒吃了一驚，探身望着，問道：

「怎麼弄的？」

「受了傷。……有沒有粗紗布？不！粗紗布沒有，旁的什麼都可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由香這開醫院人家的小姐，可發生了作用。她在家裡醫院裡，幫忙當臨時護士，已不是一次了。

「新的也許沒有，請等一下！」

老人走上席子，大聲叫他的妻子。

眞是一對親切的老夫婦。幫着由香，把染滿鮮血的上衣和襯衫脫去，肩部裹上紗布，並且還給換了睡衣，鋪好被臥，把正一抬過去躺好。

正一絕對沒有昏暈過去。但是他那蒼白的臉上，毫無表情。連疼痛都好像深藏在心底一樣，臉上祇顯得一片靜肅。

由香反而覺得他這種無表情，叫人害怕。因爲看上去他很像決心一死的樣兒。

老人問道：

「究竟怎麼受到這麼重的傷呢？」

由香匆促之間，祇得胡謅道：

「在那樹林裡，絆着石頭摔到了。剛巧一棵新砍的竹根，戮在肩膊上了。」

老夫婦倆再三說要去找醫生。由香明白正一的心意，婉轉地回絕了他們。祇說明天一早就叫汽車回東京，希望在此地借宿一夜。

等到老夫婦走開，只剩下兩人，由香又擔心起來，低低問道：

「不要緊嗎？不請醫生看……」

正一閉着眼睛答道：

「這點傷，死還是活，自己有數……倒是無緣無故，給你添了許多麻煩！」

「不！倒是我太抱歉了。不該約你去看賽馬的！」

「這和賽馬沒有關係。我明白：總有一天會碰到這樣的事的！」

由香聽了，直覺地想到，說不定這個人今天找到我家裡來，也是要這樣地對川伏先生下手吧？想着不由地不寒而慄。

十九歲的由香，現實地親眼看到自己所想像不到的世界裡男人們的爭鬪，不禁大大地歎了一口氣。

由香抱起上衣和襯衫，想替他洗乾淨，忽然發現了一件事：

「噯呀……錢都不見了呀！」

正一向她寂寞地微笑道：

「那個傢伙拿去了。……不能買東西送你了！」

「那麼，那個人，目的是想錢？」

「大概是這樣！」

由香走到井旁，仰頭望着一輪明月，歎了好幾口氣：

——謎！謎之怪人！

她今晨對姊姊三津枝說他好似從地獄底層裡爬出來的人，一點不錯。和他周旋了大半天，竟是免不了要出事。

——好在川伏先生沒有在家！

由香想：倘是他和道太郎見了面，不知又要弄出什麼事來！再想到自己冒冒失失地就帶他去找道太郎，眞覺得害怕的發抖。

把衣服洗好，和老夫婦吃過晚飯，轉向房裡，正一已睡着了。

輕輕地摸摸他的額角，稍稍有點熱度。

由香盯着他睡着的臉兒，忽然腦子裡的一點印象又復活了。

她記得：這個人，從前確實在什麼地方見過的。今天兩人去找道太郎的時候，她在電車裡已想起了這一點。這個印象不會錯的！

——在什麼地方見過呢？

她正在竭力思索，正一的嘴唇微微的動了。

似乎正在說夢話。

由香豎起耳朵凝神聽着。

聽到第二句，由香「呀」！的嚇了一跳。

正一嘴裡清清楚楚地說了：

「……三津枝！……是你呀？……」

前塵如夢

新宿屋書店的佐伯社長，坐在江上醫院的候診室裡，焦躁地等着。

他從正午起，就坐在這裡。等了兩個鐘頭——已有六個病人看完病走了。

現在，第七個病人進了診察室，三十分鐘過去了，還不出來！

好容易，第七個病人纔走出來，佐伯也不等護士叫他，匆匆闖了進去。

三津枝正在低頭寫診斷卡，抬起頭看見佐伯，倒吃了一驚！

「啊喲！社長！」

「買賣很好哇！」

佐伯說完之後，纔覺得這句話不大合式。

三津枝微笑問道：

「您等了很久吧？」

佐伯指着護士：

「她叫我在那邊等着的嘛！」

「我以爲是來看病的……」

護士連忙分辯。

「請裡面坐！」

三津枝把佐伯讓到茶間裡。

佐伯一進茶間，馬上鞠了一大躬：

「我是來道歉的。請您原諒！」

「啊？」

三津枝莫明其妙：

「什麼事？」

「不！這很難講……」

佐伯正視着三津枝，問道：

「您愛木俊一郎嗎？」

他句句話都是冒冒失失的，三津枝一時不好決定態度，祇得先安慰他：

「……您請鎮靜點兒！……」

佐伯苦笑道：

「我是急性人，實在辦不了這件差使。不過，我相信我的長處是決不說廢話。這請您多原諒！……怎麼樣？您答覆我罷！」

「關於間木先生的事？」

「是的。您愛間木不愛？……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

三津枝低頭躊躇了一會，答道：

「愛的！」

佐伯聽了，「唔」了一聲，抱起膀子來想心思。

三津枝看他這樣苦眉皺臉地，覺得有點不愉快，不禁冷冷地問道：

「我愛間木先生，不行嗎？」

「不！愛間木也好，不愛他也好，當然都是您的自由……」

「有甚麼爲難的地方，還請您明白地告訴我纔好……！」

佐伯掏出手帕，擦擦額上和鼻尖的汗：

「好！那麼，我明白地告訴您罷！……說實在的，令妹千鶴小姐，也愛着間木呢！」

「嗽？」

三津枝如同聽到晴天裡一個霹靂。

「這是，眞的嗎？沒有錯嗎？」

「千鶴小姐離開了家庭就是證據！」

「啊喲！」

三津枝自己也覺得臉上變了色。

「您和間木在日比谷公會堂見面的時候，千鶴小姐親眼看到，受了刺戟呀！也眞是，那個……那天約間木在日比谷見面的，本來是千鶴小姐！」

三津枝聽到這裡，完全明白了：

「那麼……那天早晨打電話給我的，是社長您呀？」

「是的。」

——啊啊！由香這個丫頭，冒冒失失地叫我去聽電話！

怪不得那一天千鶴和平時不同，出去的時候，非常的興奮高興。

「不過，間木先生和我見面之後，他並沒有提到……」

「間木就是這樣的人。對於任何事，都是異常愼重的。決不是有心藏壞故意不

說！」

佐伯同情地望着三津枝。

——昨天下午，間木俊一郎突然找到新宿屋書店來，告訴佐伯：

「我和江上千鶴見了面！」

佐伯倒吃了一驚。間木有點不好意思，裝出笑容說道：

「你就當我在銀座偶然碰到她的好不好！總而言之，我們見了面，談了話。」

「那麼，怎麼樣了呢？」

間木毫不躊躇地表示：

「唔！……你說的一點不錯！談着談着，我歡喜她了！」

「是不是！一定會如此的！」

「可是，她的心，似乎藏閉在厚厚的甲殼表面。她說：暫時想獨身一個人過日子。」

「渾極啦！」

「不！她很認眞地這麼想着。」

「我找她來，教訓教訓她！」

「這倒在其次，另外有一件事要託你。」

間木託佐伯去找千鶴的姊姊三津枝，告訴她：千鶴決心不想回家。

「你自己去找三津枝不好嗎？」

但是間木祇是搖頭，說「有些不方便。」

——嘿！間木這傢伙，又和那個姊姊，有了什麼說處吧！

佐伯猜到這一層，也就祇好勉强答應，今天到江上醫院來了。

果然，這個姊姊三津枝，也愛着間木俊一郎呢！

佐伯漸漸强烈地感到：自己今天這個任務，是異常困難的了。

三津枝面色蒼白，凝視着空中一點，問道：

「那麼……間木先生怎麼樣呢？」

「間木呀！……間木，他……」

佐伯也說不下去了。

「間木先生也愛着千鶴嗎？」

「大概可以和她結婚吧！」

佐伯有生以來第一次，只剩下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了。

他今天到此地來，本來想說：間木也愛着千鶴哩！您退出去罷！

「那是社長您的猜想？還是間木先生親口這麼說的？」

「不！並不是間木這麼說的，不過……」

三津枝漸漸焦躁地生氣了。

父親去世幾天之後，自己叮囑過千鶴的呀！

「你倘是有了心愛的人，可得悄悄地告訴姊姊！」

假使自己聽到千鶴親口說：「姊姊！我愛間木先生」。那我一定會犧牲自己，成全妹妹的幸福呀！

現在，一聲也不響，就奔出去脫離了家庭，這成什麼樣兒，對於自己的姊姊，就這樣不信賴嗎！

在日比谷公會堂，看見了間木和我見面，就值得生這麼大的氣嗎！多淺薄啊！

三津枝對於千鶴，簡直感覺到憎厭了。

「社長！」

「啊……」

「我不見到間木先生，把這一點問清楚，現在沒有辦法回答您。」

「那，您當然是這麼想啦……」

「上一次我到間木先生家裡去，向他說過了：我愛先生！」

「……」

佐伯瞪了眼。

「女人自己這麼表示，是需要勇氣的！」

「唔！」

「先生說：叫我暫時等一等。假使他愛着千鶴，當時就應該明明白白地拒絕我呀。無論他怎樣愼重吧！對於這種問題，總應該明白表示意見吧？」

「這，我一點也不知道呀。」

「先生向我說了：現在考慮作爲結婚對象的，除了您之外，沒有別人！」

三津枝昂然地說出來了。

佐伯走了之後，三津枝上了樓，在父親的書齋裡，吞聲啜泣。

客人走了，只剩下自己一個人，就有一種難受的寂寞之感。

對於千鶴的一時性的憤怒，雖漸漸消淡了，但又引起悲感，姊妹之間，原來是何等的親愛，現在竟造成超越不過的鴻溝！

——啊啊！爲什麼我無緣無故地要出去旅行呢！

若是不去旅行，就不會碰到間木俊一郎，也就不會嘗到愛情的苦味了。

一個富有理智的女醫師，爲了愛情，自己的立場就鬧得這樣進退失據，啼笑皆非。

假使不認識間木，祇要忍耐着孤獨的寂寞，就可以保持一家的和平了。對了！對於千鶴的婚事，還可以以姊姊的立場，歡歡喜喜地和間木見面哩。

可是，一切都遲了！

三津枝已愛上了間木。

壓制到三十二歲的熱情，一下子旺燃起來了。

「我不能把他讓給千鶴！」

三津枝在書齋中走來走去，自己叨念着：

「我要自私！自己的幸福，不能把它放跑了！若是失去這個機會，幸福不會再來的！」

間木的那句話「作爲結婚對象考慮的，除您之外，沒有別人」。對於三津枝，是唯一的倚賴。

「千鶴另外還有許多可以獲得很好的男性的機會……我若放過這一次，可就沒有

第二回了！」

三津枝凝視着桌上父親的照片。

「爸爸！我的想法，對不對呀？」

她好像和眞人說話一樣，問着父親。

說過這句話，三津枝就倒在椅子上，双手掩着臉兒。

也不知哪來這麼多的眼淚，流個不住。

「三津枝！不要哭！你不是這麼軟弱的啊！」

似乎聽到父親的聲音向自己說話。

但是，父親在日，遇到痛苦的事，悲哀的事，都是自己關在這書齋裡，獨自一人把感情壓下去。等他從書齋出來的時候，總已恢復了平時的鎭靜表情。

現在，自己做女兒的，也要學父親的這套工夫了。三津枝越發覺得自己可憐。

「爸爸！是您把我造成這樣戴着嚴冷女醫師假面具的呀！……您知不知道？我幾年纔這樣哭一回呢？」

心裡無言地向父親抗議着。

這時，有人來敲房門：

「先生！電話！三小姐打來的……」

護士在門外報告。

由香昨天夜裡沒有回家。

昨天夜裡很晚了，由香纔打了一個電話到家裡，說是住在朋友家裡了。

三津枝回答護士：「我就來」！站起來望望西裝衣櫥上的鏡子，看看自己哭泣的臉兒，是不是惹人注意？

下了樓，三津枝就是一位醫師，哭泣的臉兒不能被人家看到。

一會兒，三津枝輕輕地走下樓梯，拿起了電話筒：

「喂！喂！……由香？」

「啊！大姊！……我現在就回來。」

「哦！」

「回是回來，我可要帶一件大行李回來啊！」

「行李？」

「活行李呀！……受了傷的人？」

「嘛？什麼？」

「受了傷的人。要請大姊給治！」

「到底是誰？誰受了傷？」

「帶他回來了，您就知道。」

由香不肯明說。

「由香！我今天有點不舒服。你把那人送到附近的醫院去罷！……你知道！我又不是外科！」

「可是，大姊！這個受傷的人，除了到江上醫院治療之外，沒有旁的辦法呀！」

「哪有這種怪事！受了傷，當然應該送他上最近的醫院去……到底，那個人是誰？是你的朋友？受了什麼樣的傷？你倒是說清楚點！」

三津枝說話的口吻，不覺也暴躁起來了。

但是，由香還是老調：

「這人認識大姊呀！除此之外，我也完全不知道。大姊見了他，給他治傷，同時還得看看他到底是誰。」

「你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懂！你是不是跟姊姊開頑笑？」

三津枝想起那天就因爲由香冒失，聽錯了電話，自己纔趕到日比谷去的，心裡有點

生氣。千鶴不就是爲了這個跑出去的嗎！

「哪裡的話！由香今天可是誠懇的！求求您！大姊！眞的，求求您！」

「既然這樣，那個受傷的是誰，你總可以告訴我吧！」

「好！就告訴您罷！他就是我帶去找川伏先生的那個謎之怪人！」

「噯？」

三津枝大吃一驚。

「由香！你，你和那個人，昨天晚上，在，在那裡……」

「由香的事，您放心！……我不過是騎上了虎背，萬不得已，祇好把受了傷的他，搬回家裡。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從前一定和大姊認識的！」

放下電話，三津枝想：

——今天眞是不愉快的日子！

由香在電話裡那樣的懇求，三津枝終於不得不答應接受。

話雖如此，要說那個叫人害怕的一隻膀子的怪人，從前和自己認識，三津枝却無論如何不能承認。

「這都是哪兒來的事！」

嘴裡恨恨地說着，心裡却湧起奇怪的不安，驅除不了。

又過了差不多兩個鐘頭……

三津枝坐在茶間裡，聽到二門口有由香說話的聲音，護士奔出去，把受傷的人搬進了診察室。

由香走進茶間，和平時完全不同，表情緊張，臉上發青。

三津枝皺眉問道：

「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由香伸過臉兒，低低地說：

「那個人被一個流氓，用短刀戳傷了肩膊。」

三津枝放下臉來埋怨道：

「那麼，去報警察就行啦！由香！你有什麼關係非管不可？」

「對不起！不過，我不能撩下不管！……那個人，並不是壞人。這一點，是不會錯的。……求求大姊！給他治一下！」

由香合起掌拜着。

三津枝勉强站起身，又問道：

「你說這個人認識我的？」

「是！……他睡着說夢話，叫起大姊的名字來的。」

「……？」

由香眼光裡帶着探詢的意思，三津枝也不理她，緩緩地向診察室走去。

受傷的人，仰面躺在手術台上，僅有的一隻手腕，抬着遮在臉上。

三津枝儘量不去看他的臉，先檢查傷口。

傷口很小，但是相當的深。

三津枝叫護士準備好，替他縫了三針。

一切完了爲止，不！直到完了之後，這個人依然一隻手腕遮着臉。

三枝枝始終不開口，無表情。但洗過手之後，無意回過頭來一望，頓時好似全身跌進冷水裡，僵得動不得了。

這人已把手腕從臉上拿開，向這邊凝視着。

三津枝嘴唇索索直抖。但是，沒有叫出聲來。双眸睜得幾乎眼眦都要裂開。

這個人——境正一，盯着看她驚愕的表情，漸漸地他的臉上也浮起了微笑。

三津枝思：自己是不是在做着惡夢呢？

但是，事實上却不是惡夢，因爲正一開口說話了：

「三津枝！我沒有死呀！」

三津枝「嗯」的咽下一口唾沫，要想說幾句什麼，但是出不了聲。

正一慢慢地坐了起來。

「啊！您還不能起來呀！」

三津枝連忙要攔他，手伸出去一半，不由又僵住了，她既看出是正一，連碰也不敢碰他了。

「這一點傷，還拿不住我！我經過無數的鍛鍊了！」

正一自嘲地笑着，跨下床，坐到病人坐的椅上。

三津枝坐到對面的自己的椅子上，低着頭，好像向自己說話一樣：

「您回來啦！正一……」

「是呀！回來是回來了……可是並沒有打算和你見面！」

三津枝抬起臉來：

「伯母和六郎呢？」

「也沒有見面！不！我想還是不見面的好！」

「爲什麼呢？」

「可以說是我回來得太晚了吧！戰爭終了之後，過了十年，我都沒有回來啊。」

「那……是不是做了戰犯？」

「要做了戰犯倒好啦！……這些，希望你不要再問了！……在別府航線的船上，我看到你的！」

正一換了話頭。

「是您呀！……」

三津枝覺得背脊上一陣發涼。他一定看到自己和間木俊一郎親密地靠在一起的光景了。

三津枝正想分辯，正一先開了口。

「我以爲那位紳士，是你的先生，夫妻倆帶着孩子旅行。」

「不！那是……」

「後來纔知道不是的。不過，就使是你一個人旅行，我也不見得就和你打招呼！」

三津枝聽到這裡，正想說：那一次旅行，我曾住在和你渡過一夜的箱根Hotel那間房裡的，但是沒有能說出來。

對於這完全變了形的昔日愛人，三津枝的愛情還沒有能復活，倒反生出一種類似恐怕的心理。雖然自己也埋怨自己，不該這樣冷淡，但是沒有辦法。

歲月眞是無情之物！不管怎樣美麗的東西，祇有在他有生命的時候纔美。不久，就要被光陰的波浪衝走。倘是能够留得下來，那祇有在回憶之中纔能存在。

存在三津枝回憶之中的境正一，是一個聲音洪亮表情活潑身體健壯的青年。和眼前這個一隻臂膊形狀可怕嗓音沙啞的人比起來，完全是另一個人。

經過一段重重的沉默之後，正一又說了：

「我到這裡來，並不是來吓唬你的！」

「談，談不到……」

「因爲我受的這個傷，確實是不能給別的醫生看的。單憑這個傷，你大概也可以想像得到我現在生活在怎樣黑暗的世界裡。……但是，我可絲毫沒有把這傷給你看，恐嚇你的意思。不過，有一件事要求你！」

三津枝一震，盯住了正一。

正一避開視線，依然保持着陰鬱的表情，悄然說道：

「我這回出現在你的面前，你的心裡，可以藉此告一段落了。希望你今後完全把我

忘掉！還希望你及早結婚！」

「……」

三津枝心上輕鬆了。

「還有一件事，希望你把六郎和由香，撮合起來！」

正一說完，瞪着看了三津枝一眼。

三津枝好像被他冷冷的眼神射中了似的，低倒了頭。

這一瞬間，兩人都感覺到，彼此已站在比旁人還要遠的距離上了。

「我是多餘的人了。對於你，我這人應該完全埋在過去之中的。待要回到母親和弟弟的家裡去罷，這副樣子又太血腥氣。所以，我還是悄悄地消失掉最好！」

「正一！」

三津枝嘴裡和心走着相反的路：

「只要努力……不能努力恢復原來的狀態嗎？把這十年當做一場惡夢，努力把它通通忘掉……」

正一冷冷地笑道：

「你以爲祇要努力，這條消失的膀子還會長出來嗎？」

「可是，好不容易回來了……我的事就不提它，伯母和六郎該多麼歡喜……」

「別說笑話！要是有資格能教母親弟弟歡喜，也不會受這樣傷啦！當然，母親一時也許很高興。可是看着她那歡喜的臉兒，我却感覺痛苦，我總要想躲開這痛苦吧！自己身上揹着的陰影，再把它揹進自己所愛的骨肉的家裡去，沒有這個道理吧！」

正一說完，就站了起來。

「您等等！」

三津枝拚命地擋着。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留他。但似乎覺得倘是讓正一就此走掉，將來必定要大大的後悔。

「求求您……至少今天一天，在我家裡休養休養！哪！一定這麼辦！」

「爲我們彼此着想，還是走的好！」

「不！……我……太，太意外了，腦子裡亂得很……至少，請您讓我考慮一天！……請等到明天！……」

正一被帶往樓上的房間裡，覺得非常的後悔。

因爲三津枝拚命地挽留，他不知不覺就屈服下來。自己覺得意志太不堅決了。

——我應當從診察室一直走出去的呀！在這裡住一夜，有什麼意義！

這不已經很明白了嗎？彼此已是明顯地距離很遠的路人了！

這房間裡，差不多還保持着十幾年前同樣的裝飾擺設。正一環顧四周，重重地歎了一口氣。

自己初次向三津枝表白愛情，且驚且喜地和她接吻，就在這個房間裡。

那一段記憶，猶如昨天的事一樣，鮮明地浮在眼前，這對於現在的正一，是一件受不了的事。

當時，正一是大學的學生。三津枝剛由女子中學畢業。戰爭的旋風，已經迫近他們身邊，發着驚人的怒吼。

一個初秋的晚上。正一正在教三津枝的法國話。

用的讀本，是法國近代詩集。對了！正一清清楚楚地記得。正一熱心地翻譯出來讀給她聽，是「瓊羅兒」的一首詩，題名「悲哀的歌」。

「睡了罷？倚着你的酥胸偎傍，
月兒呀！這是夏夜柔和的月亮！
爲了逃避煩惱不斷的世間，
深深地躲進你所發的輝光；

我會忘掉心上往日的創傷，
愛人哪！這意思，這長歎，
抱在你的纖腕靜靜的磁力中，
搖搖！晃晃！
……
忽然……

抬起臉兒來，看見三津枝双眸淚盈盈地正盯着自己。

正一心裡，頓時飛快地跳起來了。

不自知地握住三津枝的双手，嘴裡說道：

「我愛你！愛到要死！」

後來想起，當時說這話時，語調激烈得幾乎像要咬人一樣。

那一天的那一段時間，兩人的人生眞正開了花。

全世界中，祇有他們兩個人，也沒有戰爭，也沒有家庭，不！過去也沒有，未來也沒有，有的祇是現在兩個人的心和肉體。

身心酥麻的擁抱。昏迷發暈的接吻。他們祇祈禱這個瞬間永遠地繼續下去。

但是……

這一段時間，眨眨眼就過去了！啊啊！又是十幾年了！

雖然如此，但是這個房間，還依然存在，而且差不多沒有什麼變動。

正一顫巍巍地走近那一天抱住三津枝的窗邊，覺得背後好像有人進來了。

回頭一看，悄不聲走進來的，是由香。

由香緊張得臉上發青，睜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似乎連霎眼這件事都忘了一樣。

「果然是正一阿哥呀！」

「果然？你早就看出是我啦？」

「昨天晚上，在那鄉下人家，您說着夢話，叫出三津枝姊姊的名字……那時候，嚇了我一跳，我拚命地在我遙遠的記憶裡去搜索。想來想去，我覺得您一定是傳說陣亡的正一阿哥。」

「因此，你就硬把我帶回了家？」

「是的。」

「既然知道了，也沒有辦法。還有一件事，我要問你呢。」

「您問罷！哥哥！您先躺下來呀！」

「啊啊……」

正一仰臥到舖好的被上。

由香坐在枕畔：

「您說呀！」

「小妹妹！你說過：六郎愛了三津枝？」

「噢！說過呀。」

「三津枝怎樣呢？」

「大姊當然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不是三津枝誘惑他的呀？」

「我想絕對沒有那樣的事！」

「那就行了。……還有一件事，三津枝另外有她愛着的人嗎？」

由香不好回答了。因爲她知道正一和三津枝是戀愛過的。

「你不必顧慮我！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就是三津枝另外有了愛人，我也不來攪她。昨天我們一整天在一起，你總應該明瞭我的爲人了。」

「噢！那不用再說……不過，大姊心意眞正如何，我還不大清楚，祇是大姊有一位

朋友，她非常願意和他交際，這是事實。」

「那就是間木俊一郎不是？」

「啊喲！你都知道呀！」

說到這裡，正一半天沒有開口。

就連由香，也失去自動地談話的活潑。

正一閉目仰臥着，臉上太暗淡，太陰慘了。

「大姊現在在做什麼？」

由香聽他問起，心裡一陣發燙，答道：

「呆呆的坐在茶間裡呢！」

正一又不做聲了。

過了一會，纔悄然地說了一句：

「由香得和六郎結婚，幸福地過下去啊！」

× × ×

夜深了。

三津枝在自己房裡，伏在桌上。

她不知道怎樣纔好。

丟掉一隻手膀，殘兵敗將的昔日愛人，明天應不應該讓他走呢？

自己嫌惡他那種悲慘的形狀，這是多麼冷酷的想法啊！今天硬把他留下來，實在是怕的讓他走了，自己心裡會留下他的影子丟不開。

也就是，兩下裡都明白，彼此已是路人了，爲了利己主義，不叫自己心裡留下渣滓，纔把他留下的。

靜下來想一想，三津枝不能不對於自己的利己主義，深深地反省了。

雖然他變得不成樣子，但是正因其如此，自己更應該堅守昔日的盟誓，拿他當丈夫，和他結婚呀！十幾年的歲月，把愛情衝掉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是，人生無論什麼時候，總有一條再出發的道兒留在面前。所謂再出發，不就是重新使愛情萌芽嗎！

專靠純粹的熱情來決定人生的青春，這種時代，早已過去了。兩人對於命運這樣東西的可怕，無常，都已嘗盡了滋味，現在不是正可以用忘掉利害打算的冷靜，來謀將來的幸福嗎！

有了重新使愛情萌芽的決心，就沒有不能商量再出發的道理。

「大姊！……」

房門推開一條縫，由香在叫她。

三津枝點點頭，叫她進來。

由香穿着睡衣，伸出兩手從身後放在姊姊肩上，說道：

「大姊！十幾年孤獨渡過，可不要讓她落了空呀！」

由香說的話，很鎮靜而尖銳。

「這話是什麼意思？由香！」

「大姊！正一阿哥出現了，用不着因爲這個而迷惘煩惱嘛！祇要用一個方法，和正一阿哥，微笑着握手道別就行啦！」

「什麼方法呢？」

「現在就到正一阿哥的寢室去呀！」

「嗽？」

三津枝不禁回身望着妹妹。

由香聲色不動：

「這是唯一的一個方法呀！大姊！」

「由香！」

沒有辦不到的道理呀！我想：這種離別的方式，應該有的呀！」

這眞是可怕的大胆的想法。一個十九歲的處女，腦子裡怎麼會想出這種現實的處理方法來的呢。

「要不就是大姊覺得這樣做法，對不起間木先生是不是？」

由香不放鬆地繼續說下去：

「正一阿哥絲毫沒有和大姊一起過日子的意思。他經過了千辛萬苦，人生的外表，內裡，都看得很透澈。所以，就使今天夜裡和大姊在一個寢室，絕對不會明天忽然留戀起來賴着不走，或是過兩天又找到這裡來的。他一定懷着這僅僅一夜的回憶，永遠地不再來和我們見面。……大姊也可以藉此把過去的事，告一個結束不是？」

「……」

「如果今天夜裡，把正一阿哥一個人丟在樓上，到了明天，就決不能微笑握手道別了呀！而正一阿哥的影子，像亡魂一樣，到死都留在大姊的頭腦裡啦！」

「由香！」

「不！您聽着！大姊！由香說的話，是懇切眞摯的。我想：人生有熱烈的擁抱，也有冷冷的擁抱。爲了忘掉過去，爲了免除憎恨，彼此雖然各奔前程，但在叉路口上，靜

靜地接個吻，我想這反而是很漂亮的舉動，用戰前的陳腐道德觀念來說，這也許是不可容許的事。不過，祇要這個辦法對於自己的人生上是重要的，就不必再受舊時代的道德束縛！……正一阿哥和大姊的命運是非如此不可的呀！」

由香果敢地說完了。凝視着空中一點的三津枝，徐徐地點了頭。

由香微笑，悄悄站起，回到自己房裡去了。

又過了二十分鐘，三津枝輕悄悄地上了樓梯，一級一級地向上走，雖然每跨一步都感到一種很大的抵抗力，但三津枝對於自己非這樣做不可，却並不懷疑。

由香說：這樣做，是爲了微笑道別的握手。但是，三津枝倒不是這樣想法。她並不認爲男女的關係，能這樣稱心如意地打算。

三津枝已決心放棄間木了。她自己告訴自己，既然正一活着回來了，縱使已失掉愛情，還可以努力發現新的愛情，而和正一過下去。

三津枝脚貼在地板上向前滑着，走過走廊，到了正一睡的房間門前。

她伸手要拉紙門的一瞬間，全身却猛烈地戰慄起來。

——我這樣是不是要犯下大錯誤呢？

她湧起疑惑了。

——會不會反被正一嘲笑呢？

要回轉去，就得趁現在回去。

但是，三津枝還是自己鞭策着自己，輕輕地拉開紙門。

站在一片黑暗之中，三津枝戰戰兢兢地叫道：

「正一！」

但是不聽見答應。不！連一點動靜也沒有。

叫了兩聲，又走進去一步，一瞬之間，三津枝忽然發生了一種不吉的預感：

——不要是……了吧！

她想像着床上躺着一個斷了氣的正一，慌忙摸到電燈，捻開開關。

房間裡「叭」地一下全亮了，原來舖好的被臥不見了，整整齊齊地疊在房角上呢！

「啊啊！」

三津枝驚的噤住，連忙想奔出去叫由香，忽然看到桌上放着一張信箋。

抓起來一看，很簡單的幾行草字：

『不做聲地就走了，請你原諒！因爲我想：這樣對於現在的我，是最好的辦法。

祝你幸福！　正一』

一剎那之下，打動了三津枝的心的，是正一的愛情。

——他還是愛着我的呀！

三津枝支持不住，撲地坐在蓆子上，淚如雨下：

「正一！」

三津枝這纔蓄着十幾年在心中的思慕之情，叫着業已失蹤的正一。

他在面前的時候，她覺得是遙遠的路人，現在他走了，她的愛情倒又復活了。這也是人生無可奈何的宿命吧！

忍不住心中湧起來的激動，三津枝伏在蓆子上，放聲痛哭起來了。

聽到哭聲，有人奔上樓來了。

「大姊！」

抱着肩膊，把她扶起來，三津枝渾身都軟了，靠在由香的胸前。

由香看到落在三津枝膝前的信箋，探身一看，狠狠地罵道：

「正一阿哥這個糊塗蛋！」

接着，温和地催促三津枝：

「大姊！去睡罷！」

呆呆地渾身虛脫了的三津枝，自言自語道：

「上哪裡去了呢？……」

「忘掉他！大姊！」

三津枝還繼續呻吟着：

「找……也找不到嗎？……找也……」

「大姊！」

由香眼裡也湧起一股熱淚，她使勁叭噠叭噠霎着眼睛，向三津枝說：

「忘掉他呀！這是大姊唯一的方法呀！」

人生幾何

萬里晴空的一個早晨。

陽光照滿了走廊裡，暖洋洋地和温室一般，間木俊一郎坐在廊側，面前放着纔收到的郵件，正望着院裡呆呆地出神。

狹狹的庭院，水池倒佔去一半的面積，池水裡一大半的水面上，被落下的松葉蓋住，祇空着放自來水進去的地方，有幾尾冬眠初醒的鯉魚在那裡游了出來。

陽光直射到水底，鯉魚們似乎也正在享受這温暖的光明，排成一橫行，靜靜地動也不動。

間木正在考慮，想把小女兒美奈接回家來。

他面前的郵件裡，就有美奈從博多寫來的信在內。

信上說：外婆很愛她，每天過得很愉快，但是美奈還是想回到爸爸身邊來。並沒有人教她，美奈自己用鉛筆寫來的這封信，做父親的間木看了，眞有一種說不出的可愛。這封信，美奈必然深恐被外婆看到，一定連信封郵票都是自己買了，悄悄地放進郵筒發來的。

間木望着鯉魚羣，催促自己：

——去接她回來罷！

可是，現在的家政婦，是臨時雇的，一個禮拜之後，又得另外找人。

倘若找不到一位好好治家的女性，總不能把美奈接回家。

間木不能不想起千鶴來了。

他想像着：千鶴來到我家，温和體貼地照應着美奈的光景。

如果這件事能够實現，那是何等的幸福呢！

剛巧在這時候……

家政婦拉開後面的紙門，報告說：

「先生！有一位叫江上千鶴的小姐來了。」

間木幾乎要發出歡聲來。

自己正在想着她，千鶴就飄然而來，這不是幸福的暗示嗎！

「馬上請到會客室坐！」

間木慌忙到洗面所，把懶得剃的鬍鬚刮淨，頭髮梳好。

手拉着會客室門上旋柄的時候，間木胸中充滿了期待。

「喲！您來啦！」

千鶴向着間木的笑臉，很恭敬地鞠了一躬。

「我這裡很不好找，您找了好半天吧？」

「不！馬上就找到了。……一早就來打擾，太對不住了。」

千鶴的表情，很矜持而緊張。

直到家政婦把紅茶蛋糕端來，間木和千鶴之間，並沒有談什麼話。

間木一面讓她喝茶，越發覺得千鶴愈看愈像他過世的妻子。

「從那以後……一直還是一個人嗎？」

「是的！」

「找工作，有點眉目了沒有？」

「沒有！」

千鶴寂寞地微笑，搖搖頭：

「像我這樣一點本領也沒有的人，簡直找不到事做啊！」

「找過嗎？」

「嘸！找過各種各樣的……」

千鶴腦子裡，引起好幾個不愉快的回憶。

她每天出去找事，結果得到的都是不愉快的印象。

有一處地方，冷冷地向她說：

「像你這麼美麗，上銀座夜總會去，不正合式嗎！馬上是 NUMBERONE 啦！…

…我們公司裡用了你，青年們的工作效率就要減掉一半啦！」

又有一處，被大家露骨的好色的眼光，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半天：

「家裡只有你一個人？這倒很方便。我們這裡，是靠外國洋客人做買賣的，有時候

，得要你陪他們上上夜總會哩！這也是一種做生意的策略呀！」

千鶴聽了，簡直毛骨悚然。

當然，也並不是到處都是這樣，但是無論怎麼說，一個年輕美貌的女性，一個人過着日子，這件事之如何地引人注目，千鶴算是澈骨地明白了。

間木勸道：

「您還是回新宿屋書店好不好？我替您去說。」

千鶴也不答覆這個問題，祇說道：

「我還有一點錢，暫時也可以不必着急找事。」

間木覺得一肚子的話要向她說，一句也說不出口。

照理這個歲數，不應該囁囁嚅嚅地存客氣了，自己希望什麼，坦白地說出來，看她的反應如何，現在正是最好的機會呀！間木自己催促着自己，但是還是做不到。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自己認爲千鶴絕對不是來找自己求婚的。

那麼，她今天來是爲的什麼呢？

「這……」

千鶴好像決心要說什麼，又停住不說了。

因爲間木向她看着的眼光，不知不覺地銳利起來了。

「您還是應該回去呀！」

間木一說，千鶴低着頭立刻答道：

「先生能接受我的請求，我就回家。」

「什麼請求？」

千鶴還是低着頭：

「先生……能和姊姊結婚嗎？」

間木默然，直視着千鶴。

千鶴說出了口，似乎就定了心，抬起臉兒來：

「我就是爲這件事來的！」

「爲什麼您非得來向我提這件事可不呢？」

「我知道姊姊愛着先生。」

「您請等一下！」

間木憮然，抱起膀子來沉思。

句句被對方佔了先着，自己祇剩下慌張狼狼，間木覺得自己太慘了：

「我和您的令姊，並沒有什麼呀。這一點，上一次我已告訴過您了。而且，我的心境如何，您的令姊也應該早已知道。佐伯代表我到江上醫院去過了啊！」

千鶴清澈的双眸中，掠過一抹的不安之色。

「我託了佐伯，叫他轉告三津枝小姐：我有意和千鶴小姐結婚。」

「噢！」

千鶴的表情，頓時發了僵。

「眞是不巧！佐伯勸我和您交際的時候，我對於您，一點興趣也沒有。可是，由於上次奇妙的錯誤，得罪了您，經過川伏道太郎君的勸告……對了！在可隆邦的樓上見到您，從那時候起，您對於我，成了重大的存在了。」

「……」

千鶴呆了。

千鶴自己却是在那一次剛發現：自己最要緊的人，不是什麼間木，而是川伏道太郎。

這是多麼諷刺的心裡交叉呀！

間木繼續說：

「坦白地告訴您：在這以前，您的令姊向我表白過愛情。但是，我却沒有理由地，迷惑着逃避了正面的回答。不！我決不是討厭三津枝小姐，不如說是我歡喜她纔對。可是不知道什麼道理，我不能積極和她訂婚姻之約……但是，和您在可隆邦見面之後，我的心却決定了！」

「先生！」

千鶴强烈地搖頭：

「求求您！您重新考慮一下好吧？」

「叫我放棄您？」

「希望先生使我的姊姊幸福！」

「您討厭我了嗎？」

間木的語氣，不能不含着熱情進迫了。

千鶴困惑極了，該說的非說不可了：

「先生！我也老實地報告您。……第一次在書店裡見到先生的時候，就放在心上離不開了。這決不是謊話。所以，在日比谷看見先生和姊姊走進公會堂，我就忘却一切，憤怒到極點。假使那時候，先生和我見了面，我想我的心也就會決定下來。……不過，人

生眞是一個諷刺。我去投奔了川伏先生，却發現了另一條道路。」

「那麼，您是…？」

間木覺得心裡刷的吹過一陣冷風。

「我不知什麼時候起，開始愛了川伏先生了！」

千鶴說到這裡，如釋重負，頓時覺得輕鬆了！

「在可隆邦和先生見面的時候，我纔自覺地明白了這一點。」

「……」

間木肚子裡呻吟起來了。

「我一直的想着：我應該向先生道歉。這是我幼稚的想法，我想先生大概可以原諒的！」

「明白了。您沒有什麼要向我道歉的。您愛了川伏君，這是當然的。我要是女人，也會被川伏君吸引去的！」

間木努力用平靜的態度說着。但是，自己不禁感到自己的話裡，有一種空虛。因此，間木反而不得不接着再說下去。

「您對我發生過好感，我想不是假話。大概確實有這回事。不！我要不這麼相信，

自己就太慘了！……但是，愛情這樣東西，要說它是永久不變的，連我自己也不相信，環境變化，心也隨着變化，這是當然的。您和川伏君一起住着，這是件好事。川伏君愛您，我也很明白。惟其他愛着您，而能和您一起生活好幾天，一點意外的舉動都沒有，還想着叫您來和我見面，這可眞了不起！縱然是情敵，我也得向他脫帽致敬！也就是說：川伏君自己引身退出，反因此而更抓住了您的心。好了！已經不是我出場的時候了！」

間木說完之後，更感覺到一陣難堪的寂寞。

千鶴坦白而清澈的眸子看着間木道：

「先至！我想川伏先生去！」

間木點點頭，走出會客室去了。

書齋裡桌上，還放着美奈寫來的信。

間木嘴裡叨念道：

「美奈！想請她做你的媽媽的人，要走啦！」

間木寫下川伏道太郎在山形縣的住址，還畫了一張簡單的地圖，拿回會客室。

「就是這個地方。從福島搭經過米澤的火車，在新左換車。如果繞過日本海去，就

在余目換車。」

「謝謝您！」

「兩三天之內就去吧？」

「不！今天現在就動身！」

「是嗎！對！越早越好！見着川伏君，替我告訴他，就說是我說的：不要迷着挖溫泉了！倒是對於和江上千鶴的生活設計，多發發迷罷！」

間木笑着說。

千鶴立起來：

「那麼，跟您告辭了！」

「一路上當心！」

走出了門，千鶴回頭望望。

會客室的窗裡，看見間木的臉兒。

彼此默然行了一個禮，別離的感慨，在這明朗的春陽之下，流過去了。

千鶴到新宿車站取了寄存的皮箱，搭上中央線，經過神田，往上野去。

千鶴回想間木安靜的紳士態度，果然不出自己預料，心裡眞正放了心。

——先生一定要重新考慮三津枝姊姊的問題了：

腦子裡畫出姊姊和自己笑着和解的光景，悄悄發出微笑的時候……

站在身旁一個女客，忽然偏偏倒倒地撞到千鶴身上來了。

千鶴慌忙閃開，一看這個女客的臉色，倒又吃了一驚——簡直和死人一樣的蒼白。

大概發了很厲害的腦貧血吧！

亂頭粗髮，也沒有化粧，衣服也亂糟糟的。一定是遭到什麼非常不幸的事，傷心得不成人樣兒，搭上電車之後，發了腦貧血。

剛剛對未來發現了光明希望的千鶴，對於這個素昧平生的女客的悲慘形狀，覺得非常同情。

千鶴臉靠近了她，輕輕問道：

「您……不舒服嗎？」

沒想到，對方的態度很出人意外。

她瞪起双目，向千鶴一望，露出一種說不出的强烈反感，馬上搖搖幌幌地走開了。

千鶴也生了氣：人家好心好意地關切你，這是多麼不懂禮貌啊！好吧！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罷！

千鶴轉過臉來望着窗外，不理她了。

那女人退到車子進口的地方，無力地靠在車門上，拿手帕擦着額上的冷汗。

電車一到代代木站，女人就脚步踉蹌，好似夢遊病的病人一樣，跨上月台去了。

她就是下曾我由子。

境正一失了蹤，由子在東京滿處地找他，到今天，已找了一個禮拜了。

正一出門的時候，說是去找公寓，可是過了幾天還不回來。到這時候，由子越發明白；正一對於自己是何等的重要了。

由子忍不住，只得無目的地東奔西走去找了幾天。

正一的同夥，都是些殺人不霎眼的可怕的人啊。

他出門的那天早晨，不是也曾說過嗎：

「我現在這樣的生活，若是被發覺了，同夥們恐怕不肯放過我嘍！」

由子擔心，焦躁，日夜不安地過了一個禮拜。

——他說不定已經被幹掉，不在世上了吧？

想到這裡，由子覺得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今天，由子又漫無目的地跑了出來，但是在半路上，覺得好幾次要發暈，沒有法

子，祇好回家。

在電車裡面，不知哪裡的一位小姐，很親切關心地問她，但是她一見那小姐美麗而幸福的臉兒，不由地引起反感，瞪了她一眼就走開了……但是過了一會，自己想想何以心情會這樣惡劣，越發覺得自己可憐，不禁眼淚直湧。

——不行啦！結果，我還是活不下去，祇有上吊死掉算了！

走出澁谷站，踽踽站獨行，心裡顚來倒去祇是想的這種絕望的念頭。

雖然如此，等到走近了公寓，又不免湧起一縷的希望；「說不定正一已經回來了呢」！沉重的双足頓時增加了速度。

由子手握到房門上的旋柄，覺得原來鎖着的房門，現在居然已經開了，不禁「啊」！的發出歡聲，一下子推開門衝了過去。

但是，由子看到房間裡，並不是正一。

盤膝坐在房裡的，是那個走私爲業的姓張的。五十來歲，相貌很富泰。

他說的一口抑揚頓挫得很厲害的日本話：

「你回來啦！沒得你同意就走進你的房間，失禮了！」

由子渾身無力地坐了下來。姓張的望了她一眼：

「由子小姐！臉色不好啊。」

「沒有什麼！」

張的嘴邊浮起淡淡的笑容：

「你擔心的事，我明白！」

由子畏怯地望着他。

「你已經兩個月不上我的店裡來了。你不願意和我合作了。……你是有了男的了。那個男人，又走了！」

張直言無隱地說中了由子的心病。

由子狠狠地瞪着他：

「張先生！您也是正一的同夥嗎？」

「不！我僅是從他手裡買寶石。……不過，境先生的同夥的消息，我聽得到。」

由子不禁大聲叫起來：

「正一怎麼樣了！正一被同夥的殺了嗎。」

「鎮靜一點！由子小姐！」

張的眼光立刻銳利起來：

「境先生是不能跟你這麼舒舒服服過日子的。任憑你怎麼拚命地想佔有他，也是徒勞無益！」

「所，所以，他究竟怎麼樣了嘛？」

「被人殺了？還是怎麼樣？我也不詳細。但是，境先生不會再回到此地來，這是確實的。」

「不對！」

由子搖頭。但是顯得很微弱無力。

「由子小姐！你選的這個對象不好哇！丟掉這個念頭罷！趕快忘掉他！……怎麼樣？好好地賺一筆錢，痛痛快快地玩玩罷！」

這種不入耳之言，由子再也聽不進去。

張不管她怎樣，還是繼續說下去：

「你有很多的工作可做。你是一位很好的寶石加工師。你做出來的寶石，大家都很欣賞。你應該多多地發揮你的本領。你也解決了生活。怎麼樣？我們重新合作，一個月給你十萬元的待遇。當然，加工費在外！」

張很像一位溫和的長輩，向她嘻開了嘴。

由子呆呆地望着他的臉，無表情地，悄然道：

「您請回去罷！」

意外地，張很乾脆地點點頭，站起身：

「你好好地考慮考慮！過兩天我再來。」

房門一帶上，由子馬上「哇」！地大哭起來！

——他一定被人殺掉了：

她覺得：這一點似乎無可疑議了。

——我也死罷！

到了夜裏，由子提着一個化粧箱子，站起了身。

將要跨出房門，又回頭看了看，向自己黯然地說：

——這間房，我是永遠不回來了！

那天，由子把正一帶回這間房來，纔發現自己的人生，也可以開出美麗花朵的喜悅。

但是，花的壽命未免太短了。

——再見罷！

由子低聲地道別，帶上房門，慢慢地由走廊走了出去。

× × ×

走出新宿站的正門，右轉彎，向武藏野館的方向走過去，右邊開着有許多酒店，這裡俗名叫做「口琴橫町」。

旁的地方，戰爭的痕跡已消滅得一點不剩，都塗上了一層華麗的色彩，而惟有這一帶，還留着濃厚的戰後黑市時代的影子，木板蓋的臨時建築，每一家至多不過六七尺寬的門面，當中祇隔着一塊三夾板，密密層層地擠在一堆。

有一段時期，這裡也相當吸引過一些酒客。但最近那些開市上的大酒家都爭着減價，僱着美貌的女侍來服務，這一帶就祇有一天一天地沒落下去了。

各家店前站着的女侍們，向着稀疏的往來客影，儘力使出柔媚的聲音招呼，也祇落得一陣寂寞的反響。

過了十點……

由子手提化粧箱，到這「橫町」來了。

一家酒店，店頭掛着紅燈籠，上面寫着「紫雁」兩字。由子一脚跨進去，向坐在賬台對面的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招呼：

「今兒個晚上好！」

「唷！阿由啊！」

那女人笑了一臉：

「這可是稀客。兩年不見啦！不！兩年多了吧？」

「眞的！好久不見了！」

由子寂寞地微笑，在一張木製長椅上坐了下來。

店裡祇有一個客人——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坐在長椅一端，靠着裏邊板壁，他伏在賬台上，大概喝的很醉了。

「怎麼樣了？阿由！聽說你做了大富翁的二號，享福得很哪！」

「耳聽爲虛，眼見是實。看看我這副憔悴樣子，總可以知道我並沒有那麼舒服……今天是來借酒消愁的。給我燙得熱熱的，玻璃大杯，來個兩三杯！」

由子別無理由地，把自己死的地點決定在蓼科高原，所以纔來到新宿。但是開往松本的火車，要下午十一點過後纔有，因此找到從前的熟人的酒店裏，來消磨時間。

「我也不知道你要消些甚麼愁，看起來，臉色似乎不大好呢！」

「內情請你不必細問了！」

「我問了也幫不了甚麼忙……不過，彼此都是苦命人，得打起點精神來纔好，別這麼消沉！」

「對！喝酒！把一切都忘掉它！」

由子把玻璃杯中的酒，一口氣喝掉一半。

這時，老板娘伸出一隻手去，敲着伏在賬台上的青年的肩膀：

「喂！境先生！醒醒罷！再不回家，太晚啦！」

由子觸耳驚心：

——他也姓「境」？

青年雖被老板娘搖撼着，總不抬起頭來。

「境先生！……境先生！……嘿！眞沒有辦法！」

女老板砸了砸嘴，使勁地扯他的頭髮。

由子看不下去，把視線躲開了。

但是，又覺得：決心一死的今晚，居然碰到和自己愛人同姓的青年，似乎不是偶然的巧遇。

青年慢慢地仰起頭來，懶洋洋的道：

「老板娘！惠詩客蘇打！」

「不行，回去罷！你的媽媽在擔心你吶！」

女老板不客氣地拒絕了他。

「我是客人哪！老板娘。愛喝甚麼，給我喝就完啦！又不欠你的賬！」

「我是爲了您的身體，忠告着您哪！這一個月，您祇有兩三個晚上沒上這裏來不是？您還是一位學生，又不怎麼能喝，每天每天地上這兒來，我都替您害怕！」

「是嗎！你祇當我是一位好主顧，給我喝，不就完啦嗎！」

「那可不行！別看我做的是這個買賣，我也是有良心有熱血的人哪！像您這種將來有希望，好人家出身的少爺，也不上學校去，盡在這種地方窮泡，專學了喝酒，我看着可不能不生氣！」

由子聽着老板娘的話，微笑了。

這位老板娘，名字叫八重子，她也有一個兒子，和這位青年酒客差不多大。自從丈夫陣亡之後，自己做買賣掙錢，唯一的希望就寄託在兒子身上。沒想到，兒子交着壞朋友，吸上了毒品，現在連人都不知道到哪裏去了。

由子明白：八重子看到這個青年，想起自己的兒子，當然忍不住要生氣了。

由子從旁問道：

「您是慶應大學的吧？」

青年回瞥了由子一眼，泛起冷冷的微笑，把杯底還剩一點酒的玻璃杯舉起：

「乾杯！不認識的小姐！」

由子也笑笑，舉起杯來和他碰了碰。

「您一定是獨生子啊？」

「說對了！母子二人。」

青年——境六郎把杯子裏的殘酒喝光，向八重子道：

「老板娘！再來一杯！喝過這一杯，就乖乖地回去，明天起，絕不再來！」

「眞的呀！說了要算數的啊！」

八重子勉勉强强地去冲惠詩客蘇打。

由子凝視着六郎端整的側面臉兒：

「您是失戀了吧？」

六郎坦白地向她點點頭：

「我從前想：男人失了戀去喝酒解悶，這是多麼俗套啊！心裏總是瞧不起他們。我

覺得：人若是失了戀，拚命地去敲洋鼓，吹喇叭，立刻可以把那一點憂鬱吹得消散無蹤……」

「可是，結果還是不行？」

「一點不錯。失戀的味兒，眞是不好受！還是喝酒最好！我們無論怎麼時髦，還是得跟老前輩學樣兒。」

由子微笑。

這樣坦白爽直的青年，使他失戀的，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壞女人呢？

「叫您失戀的，是比您歲數大的女人吧？」

「說對啦！」

「酒吧的女人？還是人家的太太？」

「都不對。女醫師啊！女醫……」

「噯唷！您會看中了這麼一位古怪的人？」

「不！您不知道，這一位，和你們對於女醫生的印象，可完全相反！非常的美麗，又有理智，又有肉感……胸中燃着通紅的火燄，而表面上却穩靜端莊，如同伊麗莎白女皇。」

六郎好像在朗誦一首詩，眼中發着遙遠的光。

由子多少含着一點諷刺道：

「在您眼裏看起來，應該是如此的！」

「NO！」

六郎大聲地否認：

「就是你們女人看見了，也得承認我愛上她是當然的！……說實在的，她本來是我陣亡了的哥哥的愛人。」

「這樣說起來，不是十年前的事啦嗎？」

「是的呀！我的哥哥那時二十四，她十八歲，出征之前，兩人在箱根HOTEL渡過一夜。她就僅僅憑着這一個回憶，戰後挨了十年，後來我知道了這一點，心裏眞發痛。」

六郎打開了話頭，一口氣通通說出來了。

由子聽他說着，纔明白這個青年的愛情，有很多的自說自話一廂情願的浪漫主義成分在內，但是絲毫不覺得有甚麼瞧不起他的意思。不！甚至於還有意安慰安慰他。

惟有青年的純情，纔是現代最貴重的東西啊！

「那麼，您對她表白過愛她嗎？」

六郎半晌沒有回答。

在箱根HOTEL的那一段舊創，到現在還留在心上發疼呢。

「您表白過啦？」

「唔！……」

「沒有成功？」

「啊啊！」

「紫雁」的馬丹八重子在一旁聽着兩人的問答，似乎覺得：「說這些話有甚麼意思」！東耳進，西耳出，也沒有怎麼留意去聽。

由子拍着六郎的肩膀，温和地說：

「年輕的時候，有這麼一次經驗，以後就要變成大人啦！」

「您瞧不起我？以爲我還乳臭未乾是怎的？」六郎目光銳利，好像要挑戰似的。

「哪裏的話！人都不是一下子就變成大人的嘛！像您這樣年輕的人，愛上比自己歲數大的女性，是當然的事啊。反倒是，不經過這種痛苦的經驗而變成大人的男人，我纔瞧不起哩！」

「通極通極！……您也失過戀？」

「失過呀！眼前，我愛的那個人就丟下我跑了嘛！」

「哼！……」

六郎重新向由子端詳着：

「竟有這種人，會把您這麼漂亮的人丟了跑了？」

「這個詞兒，不是您說的！對於我這樣墮落的女人，祇要有中年男人說好聽的話就够啦。」

「可是，您不是很漂亮嗎？漂亮就說漂亮，這又不行嗎？」

「女醫師的美麗，和我的漂亮比起來，怎麼樣呢？」

「那是……」

「嗑嗑嗑嗑！簡直兒不能比吧？我這種漂亮，是被男人騙傷了心，現在想倒過頭來騙他們。裝出來的惡性的武器呀。也就是含有猛烈毒性的人造花！……」

「別再說啦？阿由！」

馬丹擋她。

「別管我！我偶爾也想說句把眞話嘛！」

由子又盯着六郎，忠告道：

「下一回，您得找一位和您相配的小姐戀愛纔是呀！」

六郎悉索悉索地抓頭皮，大大的歎了一口氣：

「我倒想上外國去！」

「上外國去做什麽？」

「做什麽？……不到外國，怎會知道！」

兩人談到這裏，話頭斷了。

由子覺得醉了：

「我走啦！」

付過酒賬，馬丹還叫由子「時常來玩啊！」

「我也走！」

六郎也站起來，從褲袋裏掏出一張皺成一團的一千元鈔票，放在賬台上。

無意地，由子和六郎，並肩走出「口琴横町」。

向車站方面走着，六郎哼起一支歌來：

「人壽幾何，世事無常！

趁着你朱唇未褪，

戀愛罷！我的姑娘！

若說是：過了今天，還有明日。

那你可就要上當！」

聽着六郎悅耳的歌聲，由子忽然胸中一陣發熱。

走進了新宿站，由子道：

「那麽，再見罷！不要自暴自棄，好好兒用功！我要去搭火車了。」

六郎疑惑地望了望由子問道：

「去找跑掉的愛人？」

「不！」

由子微笑！

「上蓼科，獨自一人發呆去！」

「去發呆？」

六郎偏了偏腦袋，又問：

「非一個人去不可嗎？」

「誰也不陪我去嘛？」

「我跟您去，好不好？」

「不行！」

由子搖頭：

「您得回到母親跟前去！」

「我忽然也想去。」

「不行！」

由子瞪了他一眼。

六郎苦笑，默默地鞠了一躬，走開了。

由子心裏，忽然一陣衝動，似乎不忍和這青年分別。

想要叫住他，又連忙制止住自己。把他叫住了，又怎麼樣呢？還不是什麼用也沒有！萍水相逢，誰認識誰呀！

望着消失向人羣中的六郎的背影，由子嘴裏低低地道：

「再見罷！」

到了地下道，排在長長的行列後邊，等了四十多分鐘，纔走上月台，坐進列車。

這時，正是午夜下班的時刻，從車窗望出去，每一個月台上，都有醉客和做買賣的女人，呈現着一片嘈雜而華美的光景。

由子自己向自己說：「這種光景，是再也看不到了！」想着不由地湧出眼淚，這種祇有住在東京這個複雜奇妙大都市裏的人纔懷有的鄉愁，在火車尚未開行之前，就已在胸中盪漾着了。

何況，由子是要永久地離開東京的。

她覺得自己對於橫在面前的「死」，一點也不恐怖，倒是對於這個大都市的鄉愁要流淚，未免太可悲哀了。

忽然有一個人站在旁邊路口上，無意抬起頭來一看，她皺了眉。

六郎正衝着她笑呢。

「我還是跟您一塊兒去！」

由子懶得再去拒絕他了。不！她似乎有點預感，這個青年要跟來的。心上反不免稍有喜悅之意。

列車不知何時，已在慢慢地開動了。

由子微笑望着坐在對面的六郎，問道：

「您還醉着吧？」

「不！已經醒啦！」

六郎搖搖頭，從口袋裏拔出一瓶在車站上買的汽水，對着瓶嘴喝起來。

「您一定要後悔，喝醉了這樣胡行亂走！」

「不要緊！我的酒量很好。」

「靠不住！」

由子覺得心裏由一個角落起，慢慢地明朗起來了。她似乎是帶着自己的一個嬌縱任性的弟弟出門旅行，既難對付，同時又感覺有些温暖。

六郎把汽水喝完，好像想起來似的，噗地一鞠躬：

「我叫境六郎。」

「我是下曾我由子。」

由子通過姓名，忽然覺得六郎的臉兒，似乎和丟掉自己的那人有些相像。

——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您確實是獨生子啊？」

「是的呀！我的臉上寫着獨生子三個字嗎？」

「嘸！差不多！」

由子想：「結果還是自己心理作用！」想着又把正一的影子丟開。

「上蓼科，在哪一站下？」

「在茅野站。下了火車，還要搭公共汽車，咯噠咯噠地爬兩個鐘頭！」

「那裏大概很冷吧？現在……」

「您既來了，還是上伊豆去好吧？」

「上哪兒都行！總而言之，我對於東京，實在討厭極了！」

「可是東京有很多女朋友吧？和她們玩玩，不是很有趣嗎？」

六郎被她這一問，不由想起了由香：

「我歡喜帶着神秘陰影的女人，但是十來歲的女孩子，這種陰影是一點也沒有的。所以我對她們毫不動心。她們什麼不知道，倒看得很透澈，認爲接吻也僅僅是皮膚和皮膚的接觸。不管對於什麼，都是照一加一等於二去計算。可是，又一點不坦白不爽直。拚命地踮起脚尖裝大人，那副樣子，把我的一點浪漫詩意，整個地都破壞完了！」

由子笑嘻嘻地聽着，一面點頭，心裏想：

——這個青年，一定有一位可愛的小姐愛着他！

到了蓼科高原上，過上兩天，這個青年一定會感覺無聊，要想回東京。到那時候，放出冷淡的態度來，叫他一個人先回去。然後，自己再從容地去死好了。

由子決定了態度，就想在這短短的旅程中，對這青年盡點心。

河上人家

黃昏時候，霧也似的細雨，靜靜地注向最上川。一艘小舟，趁着水速，順流而下的駛過來。

蹲在船首的，是川伏道太郎。

右岸是一排屏風似的山，加上杉木密林聳立在細雨之中，好似一幅潑墨山水。左岸是出產有名的庄內米的廣大平原。

道太郎每天渡過這條河，去調查山麓瀑布旁邊的溫泉地。

從這溪水岩後湧出來的溫泉，溫吞吞的，不到二十度。據說：從前山裏的猴子被獵人槍打傷了，常用這溫泉洗創口洗好，因此地名就叫猿谷——這是各地常有的一類民間傳說。

道太郎根據他短時期研究所得的知識，知道溫泉這樣東西，向溪流湧出來的熱湯，至少得有三十度到四十度。而從地底用空氣抽水機抽出的，非有五十度不可。並且，一

分鐘至少需要有二斗以上的分量。

譬如：箱根的溫泉，一家旅館，一分鐘消耗五升。使用費是每升二萬元。還有，溫泉的權利，一分鐘一升，是二十五萬到三十萬元。所以，如若是一分鐘湧出三斗的地方，就值到差不多八百萬的權利金。

當然，在這東北的寒冷地帶，是沒有箱根那樣高貴的權利金的，不過既然計劃要建設旅館，就必須要有上面說的溫度和泉量。

道太郎調查的結果，覺得相當的危險，但是，骯髒的日子一長，就更加强了必須成功的決心。

船到了防風林林端的石牆的地方。

據說：這個船碼頭，在大正初年以前，是水路上的要衝之地，非常地熱鬧。從新庄到酒田，往來都非用這個碼頭不可。因此，防風林的這邊，一排地開着有很多旅館。

但到後來陸羽西線通了車，這裏一下子就變成冷落的寒村了。

過去的繁盛遺跡，祇剩下一排快要倒塌的長長的石頭牆壁。

道太郎從船頭跨下岸，一個撐着油紙雨傘穿着長管褲的姑娘，匆匆迎向前來。雨傘上畫着大大的一個黑「卍」字。這是庄內第一家名門間木家的家紋。

「您回來啦？」

道太郎低頭鑽進姑娘撐着的傘，說道：

「今天的便當，好吃得很哪？」

姑娘有些不好意思，双頰紅了。她相當美麗，臉兒長長的，表現着寒帶獨具的特徵。還有一種東京小姐所沒有的怯生生的嬌羞。

她是間木家的管理人秋野庄吉的獨生女兒澄江。

自從川伏道太郎到此地，一向好像在冬眠中的間木家，頓時都有了生氣。庄吉和澄江父女倆。對於道太郎招待的無微不至。

道太郎對於他們父女太殷勤的照應，反而有點受不了，初到的兩三天，非常地不得勁兒。

這沉默寡言的東北人父女，對於客人的一舉手一投足，都細心注意着，而被他們注意着的客人，也就不得不事事留心。尤其像道太郎這種孤獨出身的人，眞覺得又感謝又受窘。

不久，對於他們的親切，也看慣了。道太郎這纔發現：直率地接受他們父女的好意，正足以使他們滿意而高興。

道太郎接受人家的好意時，又有他的一種不假造作的幽默味兒，這一點，使得他和秋野父女，增加了親密，好像從小的朋友一樣。

假使道太郎是那種客套多的都市人，澄江也就不會這樣趕着來接他還和他合打一把傘了。

走到石牆旁，道太郎回頭望着河那邊：

「最上川的雨景，眞好哇！」

「下雪下雨，我們最討厭了，可是……聽說他們出門到旁的地方去的人，又要懷念家鄉的雨雪了。」

這裏一年倒有半年在雪中渡過，而且不下雪的季節，也難得有整天的晴天。常常早晨大晴天，下午遮上雲晚上就下起雨來了。

「我的故鄉要是這個村子多好哇！」

被故鄉遺棄，對於故鄉一點懷念也沒有的道太郎，確實需要這樣一個印象深刻的故鄉山河，這大概是他從心裏發出來的感慨吧。

兩人緩緩走着，這是一條穿在聳立中天的杉木林中道路，周圍一片靜寂，顯得神秘而森嚴，這段印象，道太郎今後一定很難忘掉的。

忽然……

從這林中通往神社的小路那邊，閃出兩個青年男子，攔在道太郎的前面。其中一個，向道太郎道：

「有話跟你說！」

「什麼事？」

「希望你放棄挖温泉的計劃！」

「爲什麼呢？」

道太郎很詫異地望着這兩人緊張的臉兒。

澄江似乎想起了甚麼，慌忙想要說話，那人不容她開口，踏進一步叫道：

「我們村裏的和平，不能讓你攪亂了！」

「你說我的計劃會擾亂村裏的和平？」

「對了！」

兩個青年挑戰似的端起肩膀。

道太郎笑了：

「我不明白！」

高個兒的一個，橫蠻地向神社那邊把下巴一甩：

「來！上那邊去！」

澄江連忙說：

「你們有什麼話要談，到我家裏去不好嗎！」

青年們也不理她，又催促道：

「走！」

道太郎看看澄江：

「您先回去罷！看他們有甚麼話說。」

「不過……」

「不！用不着擔心！」

道太郎悠悠地毫不在乎，澄江也稍稍放了心，點點頭。

由小路走出去，神社寂寥地立在烟雨之中，古色蒼然，好似淡墨山水裏畫出來的。

神社殿中，又出現了一個年輕的人，道太郎抬頭一看，心想：

——這是他們的頭兒吧？

這個頭兒，相貌最凶，身體也很壯碩。

道太郎走近神壇，這個頭兒站在階沿當中，俯視着道太郎。

道太郎心平氣和地問道：

「我的溫泉計劃，爲甚麼會擾亂村裏的和平！希望你說明一下！」

這頭兒眼睛越發瞪得凶狠：

「村裏的人，都好像明天這裏就可以變成溫泉地帶似的，誰也不好好地幹活啦！」

他說的倒是很清楚的東京話。

「請問：在我以前，就沒有人計劃過挖溫泉嗎？」

道太郎聽到秋野庄吉說過：到現在爲止，曾來過幾十個野心家想挖溫泉，結果都失敗了。而村裏的人們，對於他們的計劃，不僅是沒有起哄，差不多連一點反應也沒有，大家理也不理。

要和那些野心家到此地來時的誇大宣傳比起來，道太郎這次上這裏來，簡直可以說是微服潛行了。

道太郎每天坐船過河，恐怕連知道的人也不多。

在道太郎說起來，如果他自己的計劃，眞的會擾亂村裏的和平，他明天就可以離開此地。

這三個青年的話，有點可疑。

那頭兒走下階沿：

「我們的話，你不相信？」

「我看你們不像村民的代表。」

道太郎還是毫不警戒的態度。

「我們是努力本村民主化的青年聯盟的幹部！」

頭兒挺胸凸肚地說：

「所以，旁處來的要擾亂本村和平的人，我們立刻得趕他走。」

這幾個人打的主意很如意，可惜，他們選的對象太不好了。道太郎是在地球上到處流浪過來的人。面臨生命危險的事，也不知碰到過好幾次。對於恐嚇詐騙，他是具有極銳敏的直覺的。

「你們這個聯盟，對於村裏的民主化，做出了點什麼成績呢？請你具體地告訴我一些！然後，我再決定我的計劃是功還是罪。」

「呔！你想太歲頭上動土是怎的！大家都是紳士，放漂亮些！這樣胡扯白賴地裝麻木，可容不得你！」

「我倒是很紳士地跟你們說話……」

「放屁！總而言之，你是擾亂本村和平的壞蛋！趕快給我滾！」

「我還以爲你們要帶我見村長去呢！……再見！」

道太郎向他們點點頭就叫算走開。

「等着！」

那頭兒猛地抓住道太郎一隻衣袖！

「你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會使得你答應！」

道太郎笑道：

「也是用紳士的方式嗎？」

話還未完，一拳已飛向道太郎臉上來。

他一縮脖子，躲開這一拳：

「青年聯盟，就是這種蠻不講理的東西啊？」

頭兒叫道：

「小子！叫你渾身紮上繃帶，把你扔出去！」

但是他看道太郎的神情太沉着了，也知道不大好應付。

那兩個弟兄已攔住道太郎的去路，變顏變色地磨拳擦掌。

「不講理就動手，倒反而好辦了。你們這一幫子纔眞是本村的壞蛋！」

道太郎正說着，背後左邊的一個已撲過來了。

道夜郎一捻身，接過他的一掌，向他腰上一腿，踢出老遠，跟着揚起左掌，刀也似的一劈，右邊的那一個也倒下去了。

一瞬之間，就打躺了兩個，然後向那個頭兒睜眼大喝：

「來嗎！小子！」

那個頭兒正拉開架子想奔上來，被他一喝倒楞了一下。

道太郎也不理他，轉身便走。他不知道這是有意賣個破綻，打算攻其無備，就悄悄地從後面猛撲上去。

道太郎一挫身，捉住頭兒的手腕，又是一聲大喝，一擰，一摔……

頭兒整個的身體，在空中掄了一轉，「叭噠！」摔到道太郎的前面。

道太郎把臉上濺的泥，抹了一抹，頭也不回地走了。

間木家就離此地不遠，只有幾十丈路。

這座差不多三千坪的大住宅，圍着黑黑的板牆，可說是這村裏的鉅觀，旁的人家，

大半連庭院也沒有，屋頂上放着一塊塊的石頭，房子矮矮的，好像被壓扁了一樣——間木家的邸宅，單憑外表，就比得上一座城廓。

拉開二門上重重的古式格子門，庄吉和澄江連忙從裏面趕了出來。庄吉祇有五十幾歲，但臉上皺紋倒不少，看上去似乎已到六十開外，是一位温和的老人。

「您沒有出事？好極了！剛剛聽到澄江說，我正想趕往神社去呢！」

道太郎笑笑：

「不！沒有什麽！」

但是他滿身泥漿，却證明他並不曾沒有什麽。

道太郎換上澄江拿來的棉袍，坐到茶間裏大火鉢前面，庄吉擔心地探身問道：

「他們動手打啦？」

「不！也說不上打……那個領頭的青年，恐怕進過一兩次監獄吧！」

「這樣說起來，領頭的又是那戶部森的兒子吧？哼！這小子！」

庄吉氣憤憤地搖頭：

「戶部森這個兒子，半年之前，打外面回村裏來。他說是到東京去的，實在是被關在札幌的監獄裏的，您說的一點不錯。」

「他要趕我走，是什麽緣故呢？」

「這件事……」

庄吉說到這裏，頓了一頓。

「說起來實在抱歉，都是爲了澄江這孩子。那小子想和澄江接近……您到此地來了之後，他越發不放心了。」

「唔！不錯！哈哈哈！他把我當做愛情電影裏的小生啦。眞是豈有此理！我可不配演小生的角兒！」

「什麽話！川伏先生。給您添了這些飛來的麻煩，我們不知道怎樣道歉纔好。」

「你不要放在心上！老實說，我對於動手打架—看對方是甚麽人—有時也很願意奉陪。祇要對方高興，隨便打多少次都可以！哈哈哈！」

道太郎明朗地笑着，澄江坐在父親後面望着他，眸子微含着愛慕之情。

× × ×

經由米澤開往青森的快車，現在穩穩地滑進了新庄車站的月台裏。

早晨的寒氣，使得一夜未曾好好安寢的旅客們感到：自己已投入東北的懷抱。

千鶴從三等車跨了下來。

她有生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出遠門，人地生疏，不免有些緊張，找到站員問道：

「請問：要上K站去，坐哪一班火車？」

「在那邊那個月台。還有二十分鐘就開。」

走到那個月台，有一列古舊的列車停着。上車的人也不多，千鶴望着他們身上古色古香的服裝，覺得另有一種親近之感。這不知道是否千鶴性格裏的古風引起了共鳴？還是她覺得這些東北地方人們的表情裝束，非常的善良謙讓，適宜於容納川伏道太郎？

不多一會，這一列古老的列車，「骨冬」地一聲，開始向日本海岸駛去。

座位差不多滿了。祇有千鶴的身旁和面前還空着。也許是他們見千鶴生得太美，不好意思坐過來。

千鶴注意聽着旁邊的男女客人談話，但一句也聽不懂，簡直像外國話一樣。

她想：

——川伏先生跑到這樣話都聽不懂的地方來，能够挖什麼温泉呢？

繼而一想：自己這種擔心是多餘的。道太郎不是到世界各處都流浪過嗎！言語不通又算得了甚麼呢！

從車窗望出去，許多山頭上，還有殘雪未消呢。

開過幾站之後，路上有隧道了。每當列車鑽進一個隧道，千鶴心裏都感覺興奮。她覺得馬上就要抵達道太郎住的村子了。右邊的最上川，已經展開在面前了。

——這麼遠，我居然趕來了！

自己也覺得很意外。

又穿過一個其長無比的隧道，駛過一座鐵橋，列車的速度慢下來了。

千鶴望見散在河邊杉樹林後面的人家，直覺地想：就是這裏啦！

她踏上K站的月台，心裏頓時興奮得發跳。

由車站出來，走到尚留昔日宿場餘影的廣場，千鶴不覺泛起微笑，自己向自己道：

——好了！這一下，可再也不離開川伏先生啦！

千鶴迎着一個向車站走來的青年，問他：間木家在哪裏？

那青年還沒有答話，先眼珠亂轉毫不禮貌地打量了千鶴幾下。他就是昨天被道太郎摔倒的戶部森壯太。

戶部森壯太對於轉壞念頭出壞招兒，腦筋最快。

他一邊伸手指着，一邊心裏打主意：

「間木先生府上，就在這條道兒走到底的那邊。」

「謝謝您！」

這個青年說的倒是不帶土音的標準語，千鶴很意外，向他鞠了一躬，就想走開。

「啊，喂喂！」

壯太不動聲色地叫住千鶴：

「請問，您是從東京來的吧？」

「噢！是呀……」

「是不是來找那位住在間木家的川伏先生的？」

「噢噢……」

「眞不巧！川伏先生已經不在此地了。」

「噢？」

千鶴大吃一驚。

「川伏先生大概放棄了挖温泉的事，在兩三天之前，上酒田去了。」

「噯呀！是嗎！……」

千鶴不知道怎樣纔好了。

滿心膨脹着的美滿希望，眼看着萎縮下去了。

但是，又不好意思讓對方看到自己失望的神情：

「多謝您關照！」

行了一個禮，又想走開。

「啊！您請等等！間木先生府上的人，您認識哪一個嗎？」

壯太似乎很關心地問她。

「不！都不認識……」

「那就不方便了。川伏先生是和他們家裏的人打了架，纔待不下去的呀！」

「噯呀！」

「您去找川伏先生，也許還進不了門呢！」

千鶴茫然地悚立，空虛的眼光望着河的這邊。

壯太見她這樣窘急，心裏很覺痛快。自言自語地故意叫千鶴聽到：「但是，川伏先生也許還在酒田呢？」

「噯？」

千鶴頓時好像又還了魂：

「眞的嗎？」

「川伏先生動身的時候，我送到這火車站來的。他說：要在酒田玩兩三天呢。」

「在酒田的甚麼地方……知道嗎？」

「要是住在酒田，可能是他前兩次有事上酒田去時住過的那個双葉旅館吧？」

壯太故意偏着腦袋思索着。

「那個双葉旅館，在酒田市的哪裏？您可以告訴我嗎？」

「不過說不定也許他已不在那裏了呢。」

壯太故意逗她心焦。

「不！沒有關係！」

千鶴好比人掉在水裏，能抓到一根稻草也好！

「我無論如何非見到川伏先生不可！」

她似乎覺得如果不在此地捉住道太郎，他就會不回東京而一直跑到外洋去。

「那好嘛！我本來想到余目去的，多搭一段車上酒田，送您到双葉旅館去罷！」

「謝謝您！這可好啦！」

「如若不在双葉旅館，川伏先生一定上佐渡去了。他說過：想到佐渡看看去。」

千鶴想：

——要是這樣的話，我也追到佐渡去！

兩人走進候車室的時候，剛巧往新庄去的火車在這裏進了站。一羣客人下車出站，澄江也夾在其中。她今天早晨有事到附近一站去，現在正回來。

澄江看見戶部森壯太站在候車室裏，倒吃了一驚。幸而壯太臉衝着那邊，沒有注意到澄江。

澄江一面三步併作兩步地向外走，一面心裏覺得很奇怪！和壯太說話的那位小姐，這一帶從來沒有這樣美麗的人哪！

這麼美麗的女性，就算她祇在這村裏住過一夜罷，也是很稀罕的事呀！

——是不是被那壯太枴騙來的呢？

澄江回頭望着玻璃窗裏那位小姐上品而溫柔的美貌，雖然事不關已，却不得不替她擔心。

澄江走後，過了半個多鐘頭，開往酒田的列車進了站。

千鶴正在出神，壯太已買好兩張車票，催她道：

「好！上車罷！」

事後回想起來，糊裏糊塗地聽了一個面不相識的人的話，也不到間木家問一問秋野

庄吉就跟他走，千鶴對於自己的冒失，多麼的後悔！

她經過長途旅行，已經疲倦得很，又受到賽如高樓失足的精神打擊，也難怪失去理智的判斷力了。她如能鎮靜一點，觀察觀察對方的人品就好了。那樣一來，她就可以發現：這人有普通善良的人們所沒有的陰險目光和卑賤的笑容。

總而言之，千鶴祇顧想自己的事，沒有工夫來考慮這些問題了。

兩人對面坐下，千鶴出神的眼光，望着這大概不會再來的村子。

老遠地從東京投奔到此地，明明自己所愛的人住在這裏，祇因問路問錯了人，千鶴却被帶往別的地方去了。

× × ×

第二天……

道太郎坐在二十坪大的厨房裏圍爐旁邊，整理着釣魚器具，澄江跑過來道：

「大爺給您來了信。」

道太郎接過信：

「謝謝！」

澄江所說的「大爺」，就是間木俊一郎。

『近來身體很好吧？每天來回猿谷調查勘測，一定很是辛苦。怎麼樣？有可能性嗎？如若失敗的公算居多，我勸您還是趁現在放棄了罷！因爲我一點也不能給你幫忙，很覺慚愧，一方面又很替您擔心。

說實在話，我盼望您挖到温泉還在其次，另外還有一件務必要您辦到的事。那就是希望您和江上千鶴小姐結婚。

我忽然提到這句話，也許很唐突，但這是由於今天千鶴小姐來訪，而決定了的。

因爲一向懶於動筆，自從我和您第一次見面之後到現在，其中的經過情形，還沒有向您報告過。上一次，我遵照您的指示，到可隆邦和千鶴小姐見了面，那時我確有和她結婚的意思。可是，千鶴小姐不知道什麼時候起，已經愛着您了。對了！千鶴小姐對於自己心理的微妙變化，也沒有注意到，直等到和我見面的時候，纔覺察出來的。

今天，她特地到我家裏來，就爲的告訴我這一點。千鶴小姐決定今天夜裏由上野動身，到您那裏去，我想，她會詳細和您談的。

我不再向您絮絮陳述了。您見到千鶴小姐之後，不！千鶴小姐一定早已到那邊了！請相信我正在爲您二位祝福，希望兩位的心，緊緊地結合起來！

您二位在我的老家裏，隨便住多少天都沒有關係，秋野父女迎接到這樣美麗的東京

小姐，一定非常高興的。兩位一切都不必客氣！

謹以双重的意義，祝您成功』

道太郎看完信，喜心翻倒，忍不住要湧上笑來：

——是嗎！是這樣的嗎！

他坐不住了，高興得站將起來，又坐了下去，悉索悉索地直抓頭皮。他又覺得非常不好意思。千鶴來了，用怎樣的表情，對她說些什麼好呢？

他又站了起來，繞着圍爐踱了一圈。

向茶間探頭問道：

「澄江小姐！從東京坐夜車來，早晨幾點到此地？」

「噯喲！……」

澄江忍不住好笑：

「就是川伏先生到此地一樣的時間啊！」

「啊！是嗎！那麼是九點鐘囉……」

道太郎抬頭望望掛鐘，已經十點半了。

「奇怪呀！」

道太郎到此地來時，搭的是奧羽線開往青森的末班快車。道太郎偏着腦袋：

「繞行日本海的火車，是不是要到得晚一點呢？」

澄江覺得奇怪：

「是不是大爺要來？」

「不！不是間木先生。是另外一個人。說是昨天夜裏動身的……」

道太郎說到這裏，倒又楞了一楞。

再拿起信來一看，發信的日期是前天。這樣看起來，千鶴是前天夜裏就動了身啦！

隨便坐多慢的火車，昨天也應該到啦！

「糟啦！不行！這可不行！」

道太郎再也坐不住了：

「今天早晨，忘了沒有看報，有沒有說那裏火車出事？」

「報上沒有見……」

「前天夜裏就從上野動身的啊。現在還不到，太奇怪啦！不行啊！這……」

道太郎心裏大亂。

「是，哪一位來？」

「是一位小姐，很漂亮的，她來找我的。」

澄江心裏嚇了一跳。

女孩子又有女孩子的銳敏直覺。

澄江瞪大眼睛，望着道太郎非常焦躁不安的臉，自己心裏不禁發出叫聲。

道太郎被三個流氓包圍着，仍然能泰然自若，而現在竟這樣的焦躁憂慮，這不是深深地愛着那位小姐的證據嗎？

「怎麼辦呢？竟有這種怪事！」

道太郎又一屁股坐到大火鉢前面，抱腕當胸地出神。

澄江望着他，忽然想起昨天在車站和戶部森壯太說話的那位美麗小姐。

——說不定……

澄江居然立刻把自己的感情硬壓住：

「那！……那位小姐是什麼樣兒的？」

「嗽？」

道太郎詫異地望着澄江。

「我昨天早晨在車站裏，看見一位非常美麗的小姐。不過她在和那個戶部森講話……」

「戶部森？啊！那個跟我找碴兒打架的。要是和他在講話，那恐怕是另外一個女人吧？」

「不過，那麼美麗的人……穿着、髮型，一眼就看得出她是東京人……」

道太郎不等澄江說完，連忙攔着：

「你，你等一等！」

跑到他住的樓上的房裏去了。

立刻又跑下樓來，手裏拿着一幀六寸大的照片：

「是不是這裏面的一個？」

澄江探頭一看：

照片中三位美麗的女性，背景是瀟灑摩登的洋房。指着道：

「就是當中的這一位！」

道太郎嚇住了——澄江指的正是千鶴。

——千鶴爲甚麼和那種流氓說起話來了呢？

道太郎頓時變了一副澄江想像不到的惡狠狠的表情，瞪着空中的一點，過了一會：

「澄江小姐！麻煩你：上回找我尋事打架的兩個青年之中，隨便哪一個都可以，你

能不能給想個辦法，讓我去和他談兩句話？」

「好！」

澄江馬上想起，其中有一個，是在川端的木材廠做工的。

「會兒，澄江在前面引路，帶道太郎向那木材廠走去。

小規模的木材廠，屋頂鋪的杉樹皮，房子很簡陋，只聽見電鋸的聲音，單調地響着。

澄江指蒼道：「就在那邊……」

道太郎抬頭一望，在那邊整理着鋸好的木板的，一點不錯，正是那天尋事的青年之一。

道太郎跨過地下堆的木材，趕到近前：

「喂！」

青年聽見人叫，抬頭一看，不禁臉上變了色。

他嚇得要向後退縮，道太郎却很穩靜地向他道：

「有件事要問你！」

做了個手勢，叫他跟着出來。

走到沿河的一條小路上，道太郎驀地轉回身，喝道：

「我祇問你一件事，你要不說眞話，我叫你十天起不了床！」

青年早已領教過道太郎的滋味！被他一喝，完全失去了反抗心。

「戶部森壯太在酒田，住甚麼地方？」

「本町一丁目的……」

底下一連串的濃重的土音，道太郎追問着：

「在哪裏？說清楚點！」

反覆說了三四遍，道太郎纔弄清楚，又警告道：

「要說了一句假話，我回來打斷你的腿！」

落花

在東京的一隅……

天上陰陰地，境正一像失了魂的人似的走着。

正一深夜從江上醫院逃出來，叫了一輛車，到淺草的貧民區——這裏是許多絕望的人們藏身之處，如同被風捲起的落葉聚向低窪之地一樣。

麕集在此地三十元一夜的小旅館裏的，都是些在這謀生不易的社會陰處吃盡苦頭，對於明天如何生活毫無指望，祇剩下茫然若失的一羣。

——像我這種人，這裏纔是最適宜的安身之處呢！

他雖曾這樣自寬自慰，但在這種忘却羞恥的無知、窮困、飢餓、骯髒，像一潭翻着泡沫的泥漿的世界中，終於沒有能耐到三天。

正一的双足。還是轉向那等着自己回去的女人的公寓。

從澀谷車站出來，向公寓走去，心裏還在嘲笑自己：又回來了！

「嘿！當心！」

差一點碰到汽車上，車上的司機向他怒吼，但是正一置若罔聞，眉毛都沒有挑一挑。

走進公寓，要上樓梯了，才想起：由子見我回來了，不知道將作何表情。也許迎頭就罵我一頓呢？

一邊微微苦笑，站在房門前，抓住旋把。

房門鎖着。

伸出手指，向牛奶箱和牆壁之間的縫裏一掏——還和以前一樣，鑰匙放在裏面呢。

進了房，把疲倦的身體，摔在蓐上，歎了一口疲軟無力的氣，點上一枝烟，對於房間裏的情形，倒並沒有去注意。

——哦喲！

忽然覺得，房間好像特別顯得寬了。

想到這裏，纔向四周望了望，他明白了，因爲房裏的東西都收拾得很整齊乾淨，所以顯得冷靜了。

由子是很會收拾的，她能使房間有一種住着舒服的氣氛，一切用具，看着好像是隨意擺放，却實在經過一番細心安排，所以都能位置得宜。但是這一點現在沒有了。

——怪呀！

正一連忙站起，去看厨房。

厨房裏全部東西，也都收拾得乾乾淨淨，似乎是爲了要出幾天遠門的樣子。

——到哪裏去了呢？

回到房間裏，正一重新注意細看，發現鏡台上生髮油的瓶底下，壓着一封信。

信封上寫着：

『留給正一。』

打開信封看下去，正一的臉上僵硬起來了。

『正一！這封信，恐怕您也未必看得到吧！

我認爲您是永久不回這裏來了，所以，我現在也決心從這房間裏跑出去了。不過，我還不能完全丟掉一個不可靠的指望—萬一您回來了呢——因此纔留下這封信。

正一！我有生以來，初次獲到作爲一個女人的歡悅，是您給我的。我覺得：祇要能使您幸福，我就死也不要緊。這是眞的。我是一個平凡的女人，但是，一旦從心裏愛上了這人，爲了他，赴湯蹈火，我都不在乎。如果，您的夥伴，要殺您，我可以擋住槍口用身體來替代您。孤獨如我，愛你，比愛我自己的性命還要緊啊！

不過，您是永久地離開我了。張先生來過，聽他的口風，似乎您也許已被殺掉。這世界上沒有了您，對於我還有甚麼意義呢？

我決心去死了！我腦中浮起從前去過的蓼科高原上白樺的樹林。我要在那林中靜靜地睡下去！

正一！您也許還活着，也許還活着回到此地來。想到此處，我又動了强烈相反的念頭——啊啊！我的決心是不是太嫌過早了呢！

不過，我的命，也許就只到此爲止。假使，萬一，您回到此地，看了這封信……對了！那時候，我早已不在這世上了嘛！……魂若有知，大概對於做出這種冒失事的自己，一定覺得很可憐吧！

不再寫下去了！我一面想着：您不會看到這封信，一面還寫着這封遺書，太難過了嘛！……』

正一把這封信看了又看，祇覺得陣陣的熱淚由喉管裏向上直衝——可憐可憐！

正一自己，到現在爲止，差不多沒有覺得自己愛了這個女人。

他不過是以一種怠惰的心境：「破鍋配破蓋！」和她同居着而已。

——她竟愛我愛到願意爲我而死嗎！

一切都過去了，他纔明白，纔受到感動！

——遲啦！已經來不及了吧！

正一無力地靠在牆壁上，向自己說着。

但是，在這房間裏，他再也坐不下去了。

他好像後面有人趕着似的，奔出了公寓。

——不能就這樣丟掉不管她啊！

據公寓的管理人說，由子大概是前天黃昏時候出去的。現在就是趕去，十有八九是

來不及了。

但是，雖說來不及，如果丟掉她不理，不太殘酷嗎？應該把希望寄託在剩下的十有一二上，上蓼科去找找看哪！

要是普通人，大概都要這樣辦吧！

正一非常迷惑着，走到澀谷站前。

現在，這麼廣大的東京，竟沒有一處可以供他定下心來的地方，這對於正一是一種難受的痛苦。

信步所之，不知不覺地走進一家氣氛明朗的吃茶店，坐了下來。

收音機裏奏着音樂。侍女們像金魚一樣，嫋嫋地游來游去。一對對像是愛侶的青年男女，流波送盼，眼睛和眼睛傳着心裏的話，一面喝着咖啡。對了！一切都太明朗了！端來了牛奶和土司，正一吃着，一點滋味都沒有。本來想回到公寓，能吃到由子給自己用心用意做的飲食的啊！

這時，一位中年夫人從正一座旁走過，到賬台前去打電話。

先聽到她撥號碼，繼而聽到她和對方講話的聲音，正一不覺大吃一驚。

「喂！喂！江上醫院嗎？勞駕請由香小姐講話……是！我姓境……」

正一全身都變成化石，凝凍起來了。

——媽！

心裏向站在背後的母親，發出無聲的喊叫。

「啊！……由香小姐！……好久不見，您好！……請問您，六郎沒有到您府上去嗎？……不？不是今天，打前天起就……嗽！是呀！前天早晨，出去了就沒有回來……眞是沒有辦法……嗽！嗽！近來眞的變了——什麼也不跟我說……！我想暫時由他去，也許不久他自己可以解決的……嗽？是嗎？拜託你……本來想到府上去的，不過還得上親戚家裏各處打聽打聽……那麼，就拜託你啦！過兩天來拜望！您來玩嘛！……請跟您姊姊問好！」

打完電話，又從自己座旁走過——正一不能不抬起頭來望着自己母親的後影。

她好像知道正一在望着她似的，忽然回過頭來。

正一來不及低頭躲閃了。

剎那之間……

母親的眸子，睜得很大很大。

正一也瞪眼望着母親。

一秒……兩秒……三秒……這短短的幾秒鐘裏正一和母親的耳朵裏，一切旁的聲音，都隔得遠遠的。

母親慢慢地走近兩步，低聲叫道：

「正一！」

眼看着，双眸就汪出眼淚來了。

正一站起來，低低地道：

「出去罷！媽！」

「正一！你，你……」

底下一句：「你還是活着的啊！」舌頭硬得聽不清楚了。

「媽！您到外邊等着！」

但是，母親好像怕這好不容易碰到的兒子又要失踪，不知不覺地捉住了正一一隻垂着的衣袖。而她同時也纔發現正一這悲慘的殘廢姿態，她祇剩得渾身如同秋林亂葉似的發抖。

走到外面，母親還抓住正一上衣的袖子不放。

正一回頭望着母親：

「回家去！」

母親點點頭。

母子二人坐上了計程車，母親纔把臉兒伏在正一失掉臂膊的肩上，嗚咽的出了聲。

正一轉過臉兒，看看母親的頭髮。啊！這是添了多少白頭髮啊！記得那年自己應召出征的時候，一根白髮也沒有的啊！

——媽！你辛苦啦！

心裏面向母親慰勞。

說出口來，反而覺得顯得生疏。像這些的無言與眼淚，正足以把母子兩人的心聯結起來。

直到下汽車，母親的抽咽沒有停止。

到了看得見自己的家的地方，跨下車來，母親道：

「正一！你和媽一起去拜一拜八幡神！」

「我也打算這樣。」

「嗽？」

「媽相信我還活着，每天都上八幡神社來禱告的是吧？」

「你……你也……知道嗎？」

母親的臉上，頓時顯出光輝。

正一覺得這樣的臉兒，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了！

但是，正一沒有能坦白地說出來他曾經在八幡神社裏見到過母親，他知道：做兒子的見到母親而自己竟不露面，這種心情，母親是無法了解的。

北澤八幡神社裏，今天還是和那一天一樣，閑靜得很。

母親和兒子，十幾年後重逢，現在並肩從大牌坊下走了進去。

母親跪在神殿前面，禱告了好半天。

正一低頭看着母親的背影，爲了忍住湧上來的眼淚，好幾次使勁地霎着眼睛。

好久，母親纔站起來，回頭望着正一，臉上方始露出幸福的微笑。對於神明的感謝，使她的心鎮靜下來了。

「我呀！堅定地相信會有這一天的。今天的情形和我一向在心裏描繪的光景，一點也不差。」

「但是，我弄成這副樣子，應該是出於媽意料之外吧？」

「不！我連用手推車子載着丟掉兩手兩脚的你上此地來的光景，都在心裏想到過

！」

這句話大概是謊話——不是母親也說不出口的謊。

正一和母親並肩走下石階，一面叫道：

「媽！」

「什麼？」

「媽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我雖然活着回來，但爲什麼一直到被媽發現爲止沒有回家，您不要問我是什麼原因！」

「知道了。」

母親的脾氣，答應了人家一件事，是絕對守約的。

「幾時有了機會，我會告訴媽的。」

「不！你要不願意說，不說也好！……不過呀！你也要答應媽媽一句話！」

「什麼事呢」？

「以後絕不再離開媽媽跑出去！」

「大概……」

「不！要答應我『一定』！」

「我不會再自己想跑出去。」

走上向自己家去的坡路，母親說了：

「實在我早已知道你回東京了。」

「嗽？」

「三津枝小姐悄悄地告訴我的。」

——哦！原來如此！

正一想：怪不得母親發現自己的一剎那，態度似乎不僅是驚愕而已，現在纔明白了。

「聽說你又受了傷呢？」

母親很擔心地望着行動如常的兒子的身體。

「我的身體，已經練成打不死的了！那一點點傷，祇要四、五天就可以好。三津枝給縫的那幾針，拆線都是我自己拆的呢！」

「我聽了這件事，擔心得沒有能睡！」

「而且，連六郎也給媽添麻煩！」

「是啊！」

母親臉上又蓋上一層陰影。

正一走進自己的家，聽了母親的話，走到樓上自己從前做書齋的房裏一望，驚得呆了。

一切都和十幾年前自己出門的時候完全一樣。

牆壁上掛的畫，書架上排列的書脊上的字，父親留下來的大書桌，廻轉椅子，桌旁放的，樂器BALALAIKA……對了！連桌上放的墨水壺、自來水筆、烟灰缸，統統還是原來的老樣，在等待自己回來呢！

正一輕輕地坐到廻轉椅上。

窗戶外面的喜馬拉雅杉，那年出門的時候，還祇看到一點頂兒，現在已變成粗粗的樹幹，樹梢比屋頂還要高了。

正一眼裏所見到與從前不同的，祇有這棵樹。

後面的房門，輕輕地開了。

母親微笑望着坐在廻轉椅中動也不動的正一：

「後相漸漸的像你爸爸了！」

正一對於父親沒有印象。他五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

「這十來年，家裏居然維持下來啊？」

「想不到，我倒很會做買賣。把鄉下的山林賣掉，蓋了三座公寓。」

「媽還有這一手呀！」

「人家不是說嗎！螃蟹打洞呀，我就想到我能做的事啦。所好，倒很成功。單靠股票的利息，吃飯也未嘗不够……」

「媽在家裏，能這樣平安過日子，眞值得感謝！」

正一說到這裏，忽然想起六郎失踪的事：

「六郎平常也是隨便在外面過夜嗎？」

「不！倒並不！平常不是這樣的……」

母親連忙替六郎分辯。

正一知道六郎爲三津枝失戀的事。對於這樣年歲的青年人，失戀是何等痛苦，也可以想像得到。雖說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本人說不定是拚了命的哩！

正一站起來，推開通往隔壁一間的房門。

那邊是弟弟的書齋。

他的幼時，房裏的玩具堆成了山，現在都換上吉他，洋鼓，喇叭這些樂器了。牆上

貼着爵士樂隊的照片。坐在洋鼓後面笑着的是六郎。

「六郎做這個副業嗎？」

「是呀。他自己賺來的錢，還買過一條圍巾送給我。我總教他不要搞這些，專心用功……」

正一想起自己學生時代好似幽居在陰暗的谷底，覺得不勝感慨。

他慢慢走近六郎的桌前，四邊望望，發現桌上拋着一個，桌子底下滾着一個，都是同樣圖案的廣告火柴盒兒。再看字紙簍，也有同樣的火柴空盒扔在裏面。

上面印着：

「紫雁。新宿。口琴橫町。」

正一回頭望着母親問道：

「六郎這一向是不是夜裏回來得很晚？」

「嘸嘸！……」

「我去找他！」

「嘸？」

「大概可以找到他！」

「不過……」

母親的臉色很擔心。

「哈哈哈哈！媽怕的六郎回來了，我又跑了是不是？」

「正一！」

「您放心！我答應過媽媽，絕不自己再想跑出去。」

「眞的呀？答應媽？」

正一點頭。

——等待我的下會我由子，已經死了啊！

心裏想着，微微的發疼。

洗過澡，吃了晚飯……僅僅半天工夫，完全恢復了家裏的長男的身分。到了十點鐘，正一把和母親談也談不完的話，暫時告一結束，站起了身：

「我找六郎去！」

「找得到嗎？」

「大概可以！」

正一穿上母親拿出來的新襯衫、領帶、襪子，走到二門口。

「找不到六郎，你今天晚上可要回來啊！」

「一定回來！」

××　　××　　××

一個鐘頭之後……

正一走進了新宿的口琴橫町。

立刻就看見一家酒店門首掛的紅燈籠，上面寫着「紫雁」。

正一走進去。

「請進！」

一個客人也沒有，正在茫然出神的馬丹八重子，笑着迎上前來：

「您喝清酒？還是啤酒？」

「啤酒！」

「是！」

端起溢滿泡沫的玻杯，「嘓」的喝了一口，正一裝作無意似的問道：

「常到這裏來的那個慶應BOY，今天還沒有來嗎？」

「啊！您問的境先生？那個孩子，大概不會來啦！」

正一聽了，打了個寒噤。

「什麼道理？」

「前兩天，我大大地教訓了他一頓嘛！」

八重子得意揚揚的說。

正一笑着問道：

「怎麼教訓他的？」

「一個學生，這一個來月，每天晚上都到這裏來嘛！要是我很年輕，很漂亮，那倒又當別論囉！您看！我這麼個老太婆，開的這條口琴橫町上生意最清的酒店，每天每天的往這兒跑，我不得害怕嗎？」

「那倒是啊！」

「因此啊！是前天？還是大前天來着？叫我大大地數說了他一頓。……可是，您是境先生的什麼人哪？」

「唔。他家裏的人託我找他。」

「噢！那麼，那天起就一直沒有回家嗎？」

「那天的神情怎麼樣？」

「也並沒有怎麼樣……倒很高興的樣子。」

「他總是一個人來的嗎？」

「是啊！……那天晚上也是一個人，剛巧我來了一個朋友，捉住他談開了！什麼失戀不失戀，只聽他們在說什麼愛上了陣亡的哥哥的愛人……」

——竟是爲的這件事！

正一黯然無語。

「還有……對了！又說什麼想上外國去。醉是醉得很厲害，可是並不糊塗。後來，和我那朋友一起走了。」

「你那朋友，是女的？」

「噢噢！也是個怪人。生得蠻漂亮，就是不讓男人接近，一直一個人過着。最近有人說她跟一個大富翁做了姨太太……」

「……」

「哪！她做的買賣也稀罕，叫什麼寶石加工……」

正一一驚：

「這倒巧嘍！那個女人，我認識她！」

「噢？您認識阿由？」

「對了！……阿由！由子！下曾我由子！對不對？」

「唷！原來您跟她很熟啊？」

「境六郎和下曾我由子一塊兒出去的？」

「是呀！」

「兩個人談得很投機的樣子？」

「給您這一說，倒似乎是這樣的。」

幾分鐘之後，正一走出「紫雁」，上新宿車站來了。

——由子的遺書裏，說的要上蓼科去。說不定，她也把六郎帶去了呢！

雖說是碰巧，未免巧得太出奇了！正一感覺到一種形容不出的戰慄。

××　　××　　××

由子和六郎到了蓼科高原，住在深深的溪谷裏，一家獨立的瀑布溫泉旅館。他們把溫泉引向斷崖，把衝下來的瀑布接着，做了一個游泳池，大浴室也就是在那裏。三面嵌着大鏡子，另有一種風趣。

由子毫不畏縮，和六郎一塊兒進浴室，不吝惜地把裸體給他看。

倒是六郎不好意思，始終避開視線，不敢看她。

由子偷眼看到他那害羞的神情，悄悄地微笑。

反正要去死嘛！鼓起勇氣來，把這清純的青年的熱情，享受他一下罷！

也曾湧起過這樣自暴自棄的野心。

吃過晚飯之後，霧一般的細雨，籠罩着對面的山林，變成一片灰色的烟景，雨過之後，就已入夜了。

房間裏很冷，叫人想到需要火爐。

由子獨自一人，伸手在火鉢上烤着，呆呆地出神。

樓下的大廳裏，正奏着音樂唱片，六郎吃過晚飯，就上那邊去了。大概和同旅館的女客在那裏跳舞吧。

由子忽然看見月光照在露台上，便把電燈關掉，坐到露台的椅子上去。

祇聽得瀑布的水聲，很高很急。低頭望望浴室那邊，裏面燈光明亮，有兩三個裸體在那裏動着。

在斷崖上面，一片黑黑的樹林，樹頂上看見雲片飛駛，看起來倒好像月亮在穿着跑着。

由子胸中，頓時陣陣的發痛。

她預感到死的氣息，非常猛烈地迫近了自己。

忽然，由子双眼被後面伸過來的兩掌掩住。

由子動也沒有動。

掩着眼睛的手放開了。但是由子還是閉着眼不動。背後的人，探過上半身來，彎着腰，把嘴唇合到由子的唇上。

由子全身掠過一陣舒適的戰慄。

唇和唇靜靜的合着，也不知過了好久。

六郎先抬起身子離開她；

「簡直好像和奈良廟裏的菩薩接了個吻！」

由子想：

——啊啊！他大概在無意識之中，察覺到我的死的氣氛，因此就不硬來抱我了！

「您明天回東京去罷！」

「我的事，由我決定！」

「不！希望您要回去！」

「那麼，你留着做什麼？」

「我……我死在這裏！」

「胡說什麼……」

這一下，六郎猛烈地撲過來要和她接吻了。

由子從他的兩腕之中，「嗤」地滑了出來。

走進房間，隔着桌子對面坐下，由子像個姊姊似的，削了一個蘋菓，遞給六郎：

「眞的！明天回東京去！」

「我的事，由我決定！」

六郎還是同樣的回答。

「您的失戀，是假的呀！」

「胡說！……失戀還有什麼眞的假的！」

「不！有的。您說陣亡的哥哥的愛人——那位女醫師不肯理你，這就是，您發生了一種奇妙的錯覺，想做陣亡的哥哥的替身。替身總還是替身，不是眞的啊！」

「我的心情，你怎麼會知道！別扯這些蠻不講理的話，好吧！」

六郎悻悻的反駁。

「那麼，倒要請問？您跟我跑到這樣的山裏來，還要和我接吻，您自己明白是什麼意思？」

「……」

「您是不是這一回又要把我來做那女醫師的替身？」

「沒有那回事！」

六郎嘴裏雖不承認，臉上却有點發了青。

「您不過是一個接一個的發生着錯覺呀！您一定有和您相配的可愛的小姐。老實點說！」

「有啊！」

由子對於六郎的爽直，微笑了：

「怎麼樣？這位小姐……」

「就是那女醫師的妹妹啊！十九歲。但是，我對於由香，實在吃她不消。」

「怎麼樣的吃不消呢？」

「簡直把我當做奴隸似的。直覺力發達得很，專找我的弱點毛病，所以連和她接吻的空隙也沒有……」

「嗑嗑嗑……您不明白，這位小姐這樣那樣的使喚你，正是她需要您的一種暗示呀！您試試看！拿出男子漢的氣概來，給她一個耳光，接着抱住她就接吻！這樣一來，這位小姐立刻就會癱在你懷裏！」

「是嗎？……給她一個嘴巴，她會撲上來的！我滿臉都要讓她抓破啦！」

六郎抱着膝蓋苦笑。

「會兒，下女來了，舖下兩副被蓋，祇留下枕畔的電燈，走了。

由子去洗澡的當兒，六郎睡進被裏，仰面躺着，閉上眼睛。

由子想：還是熄燈？還是不熄呢？沉吟了一會，還是把燈關了。

凝視着暗中的一點，由子覺得從身體的芯子裏發起熱來。

突然地……

蓋的被上，來了一個重重的東西，壓得由子喘不過氣來，醒了。

輪廓隱隱的臉兒，帶着氣喘吁吁的呼吸，迫近前來，嘴唇正要碰上嘴唇的一剎那，由子使出渾身的氣力，把他推開了。

這一下，六郎反而引起了狂暴的反應，「刷」地拉開蓋被，直接的撲上來了。

「不行！不行！」

由子拚命地抗拒，但到底敵不過男子的氣力。好容易掙出一隻手，伸到枕畔去找抵抗的武器。摸索着，碰到電燈。

抓住燈，立刻捻開開關，「叭」，房裏亮了。

就在這一瞬間。

放大在由子眼前六郎的臉上，她發現了和正一非常相像的地方。

「啊喲！」

驚愕得叫起來了。

六郎看到由子臉上激烈的變化，也不由的放開了手。

由子坐起身，兩手無意識地整理着揉亂了的睡衣，一眼不轉睛地盯着六郎。

「我……我可並不是野獸……」

六郎雖然退縮了，還反抗地聳着肩膀：

「我以爲……你已經……同意了呢！」

由子全身都發軟，眼裏失了神，茫然的道：

「您！……您是正一的弟弟！」

「嗽？」

「正一……」

由子剛說出了嘴，立刻醒悟過來，不往下說了。

「怎麼樣？我的哥哥怎麼樣啦？你怎麼認識我的哥哥的？」

「沒有什麼！不過是，我從前就認識正一的。」

六郎還是懷疑地盯着由子。

由子浮起寂寞的微笑，温和地向他道：

「我呀！您看的不錯，我也曾期待着您，並不想拒絕的……青年人，這是當然的熱情嘛……不過，還是不行！這是冥冥之中有人告訴了我，您是正一的弟弟啊！」

六郎臉都苦歪了：

「你在紫雁碰到我的時候，就看出我是境正一的弟弟了吧？你也是拿我當哥哥的替身吧？」

「您要這樣想，也沒有法子！請原諒我罷！……哪！好好的睡罷！」

也不等由子催他，六郎回到自己被裏，扯起被蓋，沒頭沒臉地蒙了起來。

× × × × × ×

第二天早晨，由子留在旅館，六郎動了身。

六郎一件行李也沒有，兩手插在褲袋裏，從二門搖搖擺擺地走出去，由子坐在樓上露台裏，俯瞰着他。

她心裏悄悄地向他告別：

——再見啦！六郎！

她沒有想到他竟是境正一的弟弟，人生的因緣遇合，眞是太巧了。

倘若六郎不是正一的弟弟，旅館裏的這幾夜，恐怕決不能絲毫無事的過去。

由子想：如果是那樣的話，說不定自己已湧起了新的生命感也未可知！

六郎跨過前面的院子正要走上架在溪流上的圓木橋，忽然轉過頭來向這邊望望。看見了由子，他臉上笑起來了。

由子心臟激烈地發疼。

六郎向她揮手，她却像一尊塑像似的，動也不動。

——再見啦！祝你健康！希望您和那位由香小姐將來幸福！

六郎走過木橋，不再回頭了。

隱隱綽綽地，還看見他走上山坡的路，一會兒就看不見了。

由子回到房間裏，對着桌子坐下，把小皮箱拖過來，取出信箋信封和自來水筆。

可是……

她又茫然發了呆，也不知拿起筆寫甚麼。

到底該給誰寫遺書呢？由子完全想不出。

××　××　××

六郎搭的那輛公共汽車，從平滑的傾斜路，開了下去。

他茫然地想着：

——住在一塊兒三四天，彼此什麼也沒有什麼，恐怕說給誰聽也不相信！

——她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六郎總是不懂：

——唉！別想她啦！

六郎打一箇睡眠不足的呵欠，閉上眼，把身體交給汽車搖盪着。

不久……

公共汽車駛過塵埃很多的街道，到了茅野站前。

六郎從瞌睡中驚醒，跨下車，好似又回到俗惡不堪的凡塵，覺得乏味得很，頓時非

常懷念丟在山上的那位女性。

——再回去罷！

心裏雖一陣衝動，脚下仍向車站裏走去。

這時，忽然有一個人匆匆地走到六郎面前來。

六郎抬頭一望這擋阻自己去路的人，臉上立刻充滿了疑惑。

帶着黑眼鏡，少一隻胳膊。

以前看見過他。

那一天，和由香並肩走着的！

這人靜靜地問道：

「你是從蓼科回來的吧？」

「是的。」

「和你住在一起的女人，怎麼樣了？」

「您是誰？」

這人慢慢地把黑眼鏡拿下來！

「還記不記得？」

六郎瞪着眼向他打量，偏着腦袋思索：

「不認識啊！」

「我是你的哥哥！」

「噢？你說什麼？」

「你的哥哥！我是正一呀！」

「噢？」

六郎驚的反而茫然了。

正一向他笑笑：

「這就叫活鬼出世啊！」

「眞……眞的嗎？」

「眞的呀！你用玩具的刀戮傷了的這條胳膊可丟掉了……」

「嚇壞我啦！」

六郎上前一步，重又向正一臉上細細端詳：

「簡直像做夢一樣啊！你是哥哥嗎？哥哥還活着嗎？」

「哈哈哈哈！別這麼瞪着我，看得我倒不好意思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平空地在這裏，出現到我的面前！」

「來找你們的啊！」

「可是怎麼知道我上蓼科去了呢？」

「跟你一起去的那個女人，等於是我的老婆呀！」

「噢？」

六郎越發驚得呆了。

「那個女人現在怎麼樣了？」

「她留在蓼科。……不過，哥哥！我簡直鬧糊塗啦……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其中的內情，等會兒再告訴你。你跟我再轉回蓼科去！」

「帶她回來？」

「對了！假如還活着的話。」

「假如還活着的話……？」

六郎照樣覆誦了一遍，「喲！」叫出了聲：

「對了！她說過：『要死在這裏！』我還以爲她說笑話呢！」

「是眞話！她誤以爲我丟了她！」

「這不行！哥哥！趕快去！那邊有小汽車！」

六郎奔了過去。

正一跟着走，一面想道：

——大概由子知道了六郎是我的弟弟，打發他先走的吧？

小轎車開動了，六郎把充滿興趣的視線，盯着正一側面的臉兒：

「哥哥幾時回日本來的？」

「六郎！對不起！對於我戰後十年之中的行動，希望你一切不要問！」

「是嗎！……不過，告訴告訴我總可以吧？」

「不！……」

正一暗淡的眼光，望着車窗外面，微微搖頭：

「我想完全忘掉它。至少，正在努力忘掉它……」

「我明白了。」

「老實告訴你，我在澁谷的吃茶店裏，碰到了母親啦。到底是母親啊！」眼就看出是我。」

「母親在心裏頭，始終相信哥哥還活着。眞是靈感啊！厲害！」

「我要是不被母親發現……」說了一半，正一連忙轉過話頭：

「由子這傢伙還活着嗎？」

「不要緊！一點死的意思都看不出來嘛！她要是活着，哥哥還是和她正式結婚的好啊！坦白地說：前天夜裏，我曾撲上她的身，她看出我是你的弟弟，很温和地，像一位姊姊似的，把我制止住了。」

「……」

「……」

「她眞正從心裏愛着哥哥呢！」

「如果母親能允許，我想把她帶回家！」

「母親當然OK囉！……但是，哥哥不是還愛着三津枝姊姊嗎？」

正一聽了，想要逗逗六郎：

「愛着三津枝的，是你吧？」

「噯喲！哥哥連這些事都知道哇！……啊！對啦！一定是聽到由香這個傢伙說的，哥哥也見到了三津枝姊姊吧？」

「見到了。又離開了。……不過，六郎！你的對象，還是由香好哇！比你高明啊！很能幹哪！」

六郎有點不好意思，皺着眉毛，努起了嘴。

正一想：對於弟弟，用不着再忠告了。

汽車加快速度，向高原爬上去。

××　　××　　××

這時……

由子在別墅地帶後面很深的白樺林中，靠在一株樹根上坐着。

「……啊啊！好冷！」

她悄然地獨語。然後，仰起臉兒，把右掌中托着的白色粉末，徐徐的送到嘴裏去了。

薰風

現在，我們要回溯到幾天之前的事了。

川伏道太郎找到木材廠那個青年，問明白戶部森壯太在酒田市的住址，當天就離開村裏，動身往酒田去。

澄江在月台上送行，道太郎向她道別時，祇是低着頭，不讓他看到自己湧出來的眼

淚。

道太郎上身探出車窗外面，伸出兩手，合握着澄江的右掌。道太郎所能向她表示的祇有如此了。

知道愛着人的痛苦的，也明白被人愛的爲難。

這樣的離別，是用不着什麽似是而非的安慰的言語的。而道太郎也想不出這種言語來。

火車動了。

澄江驀地抬起臉兒來，把含着無限情意的眼光，盯着道太郎，嘴唇微微地顫動。她大概在說什麽。

道太郎聽不見，但仍對她大大地點頭。

澄江的身形越來越小，道太郎繼續地向她揮手。

望不見了，道太郎回到座位上，心中向自己低聲道：

——挖温泉是要中止了！

若是千鶴不找來，大概絕對不會中止的。拚着把寄存在時松珠寶店的寶石賣的一顆不剩，他也會勇往直前地幹下去。弄得分文無餘，結果縱使失敗，他也一定不會後悔的。

但千鶴一出現，情勢完全變了。

在道太郎說來，現在找千鶴，比挖温泉要重要到百倍。找到千鶴之後，就不能再離開她了！

不久……

道太郎由酒田站走出來，向路上的人問清了目的地，坐上了計程車。

駛出街市，在海風吹着的路上，大概開了二十分鐘。

司機道：

「就在這裏！」

道太郎下車，交給他一張千元的鈔票。

「你在此地等着！等的錢先給你！」

這所房子，帶一點西洋式，在這種鄉下地方，倒是很少見的。

道太郎走到路邊一家小糖菓店，指着那所房子，問那裏面住的是什麽人。

店裏一個年輕的老板娘，似乎很害怕的樣子，答非所問地不得要領。

「不！……你祇要告訴我有幾個男人幾個女人住在裏面就行了！」

道太郎說着，塞給她一張千元票子，果然立刻見了效。她說：這裏是本市握有絕大勢力的營造廠老板的姨太太住着。平時常有兩三個青年男人寄住在裏面。

道太郎出了糖菓店，向岔道走進去，遠遠地繞到這所房子後面，翻進了牆頭，悄悄地摸到後門口。

輕輕地推開後門，脫下皮鞋，提在手裏，上了走廊，立刻豎起耳朵，聽房子裏的動靜。

祇聽得一陣男人們的笑聲，他正確地測定了笑聲是從那一邊來的。

——好的！

道太郎大膽地，而細心地，「嗤嗤嗤！」梭過走廊，迅捷地上了樓梯。

一看這所房子的構造，道太郎的豐富的經驗，立刻就告訴了自己：千鶴若是被監禁着，一定是關在什麼地方。

道太郎踏上走廊的一頭，就看見有兩個房門。

他走近頭一個房門，一隻眼由鑰匙孔向裏面窺探。

一個穿和服的女人，俯臥在席上，正在看娛樂雜誌。

道太郎故意推開房門發出響聲。

「誰呀！」

女人剛回過身來，道太郎就一陣風似的撲了上去。

把她壓得仰面躺着，一隻手掩住她的嘴，一隻手拗轉她的手腕，膝蓋頂住她的腹部——幾處攻勢，一下子就完全把她制住了。

「你嚷就敲斷你這隻胳膊！」

道太郎的眼裏，放出惟有曾經幾度出死入生的人纔有的凄厲凶光。

道太郎喝過之後，放開了女人。

女人索索地抖着，坐起了身。

「把鑰匙交給我！」

道太郎伸出右手。

女人雖然恐怖得直哆嗦，還是搖頭否認。

「別叫我費事！快拿鑰匙來！關着女人，鑰匙一定是女人拿着的！」

道太郎故意向她微笑。

女人戰戰兢兢地掏出鑰匙來，道太郎接到手中：

「你可乖乖巧巧地就在這裏看着雜誌！祇要你一出聲，不等樓下小鬼們到，我先打發你。看你這鼻子倒生得滿不錯，當心我把你打扁了！」

說完，倏地退到走廊裏，把房門帶上。

把裏面一間房的房門，輕輕推開的一剎那，連道太郎心裏也不免跳盪起來。

果然，千鶴正在這房間裏。

她靠在窗邊牆壁上，虛脫了似的，望着鐵格子外面的天空。

千鶴似乎對於憎惡、恐怖，都已疲憊到極點，她動作緩慢地回過頭來。

一瞬之間……千鶴紙也似的發白的臉，「啊！」的變了色。

道太郎趕快伸出一隻手，示意叫她不要出聲，向她嘻地一笑，招招手。

千鶴好像被繩索牽着一樣，走近前來。

道太郎牽着千鶴的手，走過頭一個房間的門前，順便聽了一聽。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靜靜的。

道太郎順着進來的路線，走出去，把千鶴送到厨房地下，向她耳邊道：

「對過大路上，有計程車等着。你先坐上去！」

「您，您呢？」

千鶴纏住他，一秒鐘都不肯離開了。

「我得謝謝他們去！留個紀念！」

「不！不要！我，我並沒有被他們怎樣……」

「我心裏不服這口氣呢！快去罷！」

道太郎把千鶴送出去，穿上皮鞋，翻身又上了走廊，重重地踏着脚步，奔到裏面的一間。

「刷！」拉開紙門，正圍着桌子鬪骨牌的三個男人，一齊回過頭來。

道太郎双目怒張，瞪着右端的一個，大吼道：

「戶部森壯太！今天你難逃公道！」

所謂制敵機先——大概就是這種情形。

壯太反射地站了起來，但是腰幹挺不起來。另外的兩個，坐在那裏，傻了。

道太郎飛鳥似的奔過去，抓住壯太的右手腕，幌了一幌，一聲大喝，掄圓了一摔！

壯太整個的身體，就好似粗暴的小孩子手裏玩的一個洋娃娃。

在空中掄了一轉，摔倒走廊邊，震得房子直幌。壯太「唔」的一哼，不動了。

道太郎的這一手，使另外的兩個人嚇得噤了息。

道太郎向兩人狠狠地瞪了一眼，見他們沒有起來還手的意思，纔悠悠地走出房間，到了二門。

但是，一出二門，便勢如脫兎地飛跑。

大概跑開了二百公尺，聽到背後有人喊叫。

一邊跑，回頭一看，那另外的兩個流氓，拚命地追來了。兩人手裏都握着日本刀。

道太郎向他們嘻開嘴一笑，脚下跑得更快。

跳上大路上等着的計程車，叫道：

「司機！快開！後面追來的人要殺我們了！」

但是，他的語調，依然明朗豁達。

千鶴向後面車窗一望，嚇得抓緊了道太郎。

司機回頭望見手持兇器的兩個追兵，也大吃一驚，立刻發動車子，飛快地開走！

「怎麼啦？先生！」

「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道太郎溫和地握着千鶴一隻手！

「從今天的現在起，我的性命也珍貴起來啦！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啊！」

××　　××　　××

火車沿着日本海邊駛着。

二等車裏，空得很，道太郎和千鶴的座位周圍，一個人也沒有。

道太郎啃着千鶴削給他的蘋菓，笑嘻嘻地道：

「挖溫泉的事，中止了！」

「噯喲！爲甚麼呢？挖不出熱水來嗎？」

「可能性是有。但是……」

道太郎停了一停，鼓起勇氣來：

「沒有工夫幹那些事了。」

「……？」

可憐千鶴受了大打擊的神經，還沒有恢復正常，聽了道太郎的話，表情立刻暗淡起來。

「哈哈哈！這麼盯着我看，就不好意思說了！」

「您要上外國去嗎？」

「和你結婚！」

「唷！」

千鶴的一双大眼睛，好像要把道太郎的一切都吸進去似的，一霎也不霎，眼看着漸漸地濕潤起來了：

「眞的嗎？」

她大概不是懷疑，而是想要再聽一次這幸福的話。

「眞的呀！我已經從壞蛋的手裏，把你救出來兩次啦。再要這樣滿不在乎地躭擱下去，祇怕又得擔任第三回的騎士了。但是，事不過三，到了第三次，騎士若不冒相當的危險，大概連命運之神，也要不答應哩！說不定那時候得來一下手鎗對炸彈的眞鎗眞刀呢！這種危險，我可敬謝不敏了！所以，趕快趁第二次上解除了職務罷！以後我祇想扮演一個家庭裏的老爺角色，可以向您發發威風……吠！千鶴！倒茶來！」

「嗑嗑嗑嗑！是！請用茶！」

千鶴流着淚，一面笑，一面把放在車窗邊的茶壺拿起，倒了一杯遞過來。

「那麼，你答應了？」

道太郎這一問也是多餘的。

「我也再不想演這種故事裏的公主角兒啦！我眞想做一個烟燻火燎渾身油鹽味兒的

老板娘！」

「謝謝！」

道太郎向她鞠躬爲禮。

「噯喲！還用得着道什麼謝！您要放出『唉！沒有辦法，祇好和你結婚罷』的神情纔對呀！」

「心裏明明不是這樣，我可裝不出來！」

「不！我……我實在想由我提出來求婚嘛！」

「啊？什麼？……」

千鶴很莊重地，兩手放在膝前：

「請您答應和我結婚！」

說完，還很恭敬地一鞠躬。

「好！我答應了！」

「不！您的回答，還得再等一下！」

千鶴說到這裏時，火車已駛進了温海站。

道太郎詫異問道：

「這是什麼道理呢？」

千鶴也不回答，站了起來：

「在這裏下車好不好？」

「這裏是……？」

「『温海』温泉！」

「啊？」

道太郎覺得千鶴眞膽大，居然約自己上温泉地去！

「使得嗎？」

「噯噯！……我有事要跟您商量嘛！」

「好！下去罷！」

從車站出去，要坐一段公共汽車，纔到温海的温泉地。

道太郎在公共汽車裏，還時時詫異地向千鶴的側面臉兒望着。

他總是懷疑：這位向內性的小姐，爲甚麼會這樣大膽放縱呢？

温海的温泉地，和東京附近的温泉地帶不同，沒有那種光怪陸離五顏六色的裝飾。

這裏另有一類樸實厚重的情緒，對於道太郎和千鶴是最合適的了。

下了汽車，千鶴毫不躊躇，一直穿過大街向前走，道太郎越發覺得奇怪。

千鶴走進河邊一家相當規模的旅館：

「對不起！有人嗎？」

裏面立刻出來一個下女，迎着二門內地板上跪了下來：

「請進！」

「媽媽在家？我是東京來的，叫千鶴。」

「是！您請少等一會！」

下女轉身進去，千鶴向道太郎笑道：

「這裏的女主人是我的奶娘，我是她帶大了的。」

道太郎這纔明白千鶴所以要上這裏來的道理，放了心。

「嗳呀！我的小姐！」

一位長長的臉，生得很上品的中年女主人，滿臉的驚訝和歡喜由走廊裏奔將出來。

看她的樣子，似乎恨不得一把將千鶴抱起來：

「您可眞的來啦！我想小姐一定要來的！叫我等的好苦啊！……」

眼看着她的眼眶裏，流出了歡喜之極的眼淚，可見她不是隨便說的應酬話。

「媽媽身體精神很健朗啊！好極了！……這……是我……」

千鶴不知道怎樣介紹道太郎纔好，正在發窘，女主人却抬頭望着道太郎，滿臉是笑道：

「您的先生吧？謝謝謝謝！……我寫過好幾封信給千鶴小姐啦！請小姐新婚之後，蜜月旅行一定要到我這裏來！……今兒個到底眞的來啦！眞的謝謝謝謝！」兩人被領到樓上的房間裏，千鶴立刻道歉：

「對不起，請原諒我！」

道太郎非常愉快地從心裏說道：

「不！太愉快啦！這比了任何神前宣誓，任何要人證婚都可貴！我太高興啦！什麼結婚儀式，簡直可以用不着了！」

女主人端了茶點來，陪着談了一會，馬上很知趣地退了出去。千鶴重新坐端正了：

「我有一件心事，非得跟您說清楚了不可！」

「好！隨便什麼，你儘管說！」

「我……」

千鶴說了半句，又住了嘴，臉上有點發青！

「我那回住到您那裏去，是有原因的！」「當然，我也想一定有緣故！」

「我眞是糊塗！……我那時候，還眞的以爲自己愛着間木先生。可是，到了約定的地方，間木先生却和姊姊在一起。我氣得恨不得要去死！接着，我就碰到那個……松河！……」

「松河？啊啊！那家時松珠寶店的小老板！」

「嘔嘔！他駕着一輛新買的汽車，剛巧經過那裏，他請我上車，我也就昏頭搭腦地坐上去了。」

「我明白了！話就說到這裏爲止好不好？」

道太郎很豁達地說道：

「千鶴小姐！比方說：你使厨刀，割破了手指頭。三四天之後，傷口已經好了，過了十天，過了一個月，你還覺得痛嗎？傷口好了之後，手指頭還是原來的手指頭呀！……也不痛，也不什麼呀，要是你還覺得痛，那就是你得了恐怖症啦！哈哈哈哈！」

道太郎說完，又換了很誠懇的口吻：

「好！我對於你向我求婚，現在要正式答覆了！」

站起身走到千鶴面前，兩手撫到千鶴的肩上。

千鶴閉起眼睛，和身投到他的懷裏去了。

道太郎望着仰面靠在自己懷裏的千鶴的美麗臉兒，覺得似乎是最美味的果實，低頭便將嘴合到她的櫻唇上去。

千鶴沉浸在陶醉之中，覺得就這樣死了都願意！同時又希望這一瞬間永久繼續下去纔好。

唇和唇離開之後，千鶴把臉兒緊貼着道太郎胸口，小聲道：

「您不要再到外國去！」

「不去啦！」

道太郎圍着她的腰肢的兩手，更加有力地將她抱緊起來。

××　　××　　××

在東京……

新宿屋書店兼營的吃茶店裏，間木和佐伯社長對面坐着，佐伯把上衣脫了，襯衫的袖口也捲得高高的，還沒有到夏天，他已這樣的怕熱了。

「……總而言之，你糊塗，忐忑，因循，太沒出息了！」

間木苦笑道：

「一點不錯！」

「對方愛着你的時候，你裝不知道！等到她要跑了，又慌的伸手去拉她！簡直不成話嘛！根本，你這個人！身爲壯年男性，對於情慾却太淡泊了！」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不要再罵啦！」

「唔！不罵到這個份兒，你也記不住吧？……以後，到底怎麼辦？打算還獨身下去？」

「不！也並不是這個意思……」

「你看！你這副曖昧不明的樣兒！你的對象，不是明擺着在那裏嗎！」

「沒有這回事呀！」

「有！又美麗，又聰明，又是女醫師；三絕俱備的江上三津枝！」

「你等一等！這件事……」

「呔！三文錢都不值的詩人！合着我說了半天，你還是不肯把這『等一等』收起來？」

「但是……」

「還『但是』個屁！哪！來啦！」

「嗽？」

間木隨着他的視線望過去，倒吃了一驚。

三津枝進來了。

——這是？……

這一定是佐伯社長有意安排使兩人在這裏見面的。

「好了！我該走啦！再要弄糟了，就只有和你絕交啦！」

佐伯說完，匆匆地出去了。

間木和三津枝，彼此都不好意思地相對微笑，招呼着坐了下來。

「一切經過，我都聽到這位社長談過了！」

「是嗎？我得鄭重地向您道歉呢！」

「不！我纔眞得請您原諒呢！」

話說到這裏，沉默了一下，間木說：

「千鶴小姐到川伏君那裏去啦！」

「唷！是嗎？」

「他們一定很幸福！天作之合的一對兒好夫妻啊！」

「……」

三津枝偷覷了間木一眼，間木的表情很平靜而清朗。

三津枝放了心。

間木歎道：

「人的命運，眞是個奇怪的東西啊！」

「眞的！……」

這時，兩人的心裏，發生了靜靜的一脈相通的感慨。

間木感覺有點焦躁——大概是被剛纔佐伯社長的話在後面催着的——同時也因此而鼓起了勇氣，說道：

「又有一件事要拜託您！」

「啊？什麼事？」

「美奈要回東京了。」

「唷！是嗎？幾時呢？」

「大概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這回有一位遠親的兒子，要到東京來進大學，託他把美奈帶來的。」

「那好極啦！我常是想念着美奈呀！」

三津枝臉兒上發了亮。

「聽說您常常買東西寄給美奈，還忘了沒有謝謝您。」

「不！哪裏！……」

「要拜託您的，就是請您常常給美奈診察診察。這孩子身體不好！……」

「噢！我一定很高興地……」

間木眞想乾脆地說出來：「也許要請您做美奈的母親！」可是，他的性格不讓他這樣說。

正在這時……

聽見窗外有人叫道：

「啊！在這裏啦！這裏！這裏！」

間木抬頭一望，一個頭戴着簇新東大制帽的青年，向自己笑着。

青年立刻轉過身，推開門走進來——牽着美奈的手。

「您好！……美奈到了家裏，找不到爸爸，正在鬧着不依，問了家政婦，纔知道在此地！……」

「辛苦你啦！」

美奈久別重逢，握住父親的手不放，立刻又看到對面座位上的女客，睜大了眼睛，叫道：

「江上媽媽！」

「美奈！」

三津枝覺得一股熱淚向上衝，向她伸出兩手。

這是自己獻身的努力，救回一條命的孩子啊！

美奈立刻投到三津枝兩腕之中。

「胖啦！美奈。眞的！身體好啦！」

「江上媽媽！謝謝您送我許多東西！」

三津枝忍不住，把臉兒貼在美奈嘴巴上偎着。

「那麼，我告辭啦！」

學生行了個禮，走了。

間木微笑道：

「美奈！今天和江上媽媽，我們三個上那裏玩玩去罷！」

「美奈！想到哪裏去？」

「動物園！……」

一會兒，三人一起走出吃茶店。他們三人之間，似乎已籠罩着温暖的家庭氣氛了。

間木、三津枝，還有美奈，他們叫了一輛計程車，向上野駛去的時候……

在新宿站，松本開來的列車，駛進了月台。

正一和六郎兄弟兩個，從最後一節車上跨下來，六郎手裏還捧着一個白布包着的方匣子。

這就是薄命的下曾我由子的骨灰。

「哥哥！似乎還有點暖氣呢！」

六郎低低地說。

火葬之後，馬上就帶着上了車。所以骨灰還有點暖氣。

正一疲倦地答道：

「心理作用啊！」

躺在白樺林中，由子那白蠟似的臉兒，深深地刻在正一的腦子裏。

——糊塗東西！爲甚麼要死呢？

這句無可奈何的話，也不知道在心裏翻來覆去顚倒說了幾十遍。

兄弟倆正要出站，忽然一個人趕過來站在他們面前。

她是由香。

正一向她笑道：

「哦！小妹妹！」

由香彎下腰，傷感地望着六郎手裏的白布匣子：

「到底還是沒有趕得上啊！」

由香昨天到境家打聽情形，境家媽媽把正一上蓼科去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她。

「我和你們一起走好吧？」

六郎道：

「好哇！」

三人坐上了計程車。

由香坐在六郎身傍，把嘴湊到六郎耳邊，低低的道：

「阿六！原諒我！」

六郎嘻地一笑。

不久，汽車開到無邊的青青的麥田當中，一條寬廣的直線道路上。天上亮晶晶的太陽，麥葉像一片綠浪，在風裏起伏地翻飛着。這種明亮的光景，對於正一，是很難受的。

但是，對於身傍這一對和好如初的青年情侶，這樣良辰美景，一定是很愉快的。正一努力裝作不在意的神情，向他們道：

「你們到哪裏山上玩玩去好不好？」

六郎和由香，相對望了望，嘻地笑了一聲。

「你們還沒有兩個人在一起玩過吧？」

「是啊！給哥哥這一提，倒是眞的還沒有哩！」

「那不行！你要知道，到了只剩兩個人的時候，女孩子就會變得非常親切的呀！」

「又說怪話啦！正一阿哥。」

由香故意鼓起了嘴。

正一向她溫和地點了點頭，把視線轉向車窗外面。

青磁色的天空，祇盪漾着一抹細而長的白雲。

——惟有白雲自來去！正一的心上，忽然浮起了這句詩。